

## 第十八回 地狱之门 全人大宴

水燕儿低声说道：“俞兄，船很快就可以靠岸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俞秀凡答非所问地道：“燕儿，我如是走了，你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，是吗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很可能。不过，我不会阻止你离开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燕儿，我答应你去见你的义父，所以，我不离开。不过，我那两个随来仆人，希望他们能够离去，只不知会不会影响到你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们的用心，只是对你，其他的人，无关重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这就样一言为定，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走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他们应该早一点换舟离开，登上了陆地之后再走，只怕会有些麻烦。不过，不要紧，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平安离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儿，我该谢谢你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知道么，咱们这一次晤面帆船之后，使我有了一些的改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改变了些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变的很脆弱，变得更像女人，我变的怕事，变的为你担心。过去，我不是这个样子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燕儿，坚强些，别害怕，也别替我担心，我相信能够照顾自己。”

事实上，要来的总归要来，躲过今天，也无法逃过明日。”

水燕儿默然接道：“俞兄，为我保重，别人不会像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，只管请说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答应我，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能死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！燕儿，我答应你。不过，我只能尽量求生，好好的活出来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如若死了，有一个人也活不下去。”霍然转过身子，行入舱中。

她没有说出什么人，会陪他而死，事实上，也用不着说出来。

情意是那么真实，语气是那么含蓄，但决心却又那么坚定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望着水燕儿离去的背影，暗自出神。其实，夜色、浓雾，目力难及数尺，水燕儿早已经走入了舱中。但俞秀凡仍然望着那舱门处呆呆出神，似乎是那水燕儿一直停在眼前不远的地方，忽然间，火光一闪，船舱中亮起了盏明灯。灯光有些金黄，在浓雾中，光亮十分清明。

俞秀凡缓缓吁一口气，缓步行入舱中。只见水燕儿端坐在虎皮金文椅上，两个女婢各抱长剑，站在身后，两旁十二个穿金黄色衣服的大汉，每人手中抱着一把鬼头刀。

水燕儿脸上仍然戴着面纱，在灯光下微微颤动。她好像心中有着无比

的忿怒，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暗提高了警觉。

突然，一声悠长的钟声，传了过来，行走本已很慢的巨舟，突然间停了下来，但闻水燕儿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准备和我们一起下船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的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们很欢迎你，不过，我们希望你能遵守三件约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说看吧！如是在下能答应，那就答应了；如是不能答应，在下也直言奉告。”

水燕儿虽然尽量把声音放得很平静，但俞秀凡听得出来，她声音中带着轻微的回动。长长吁一口气，水燕儿缓缓说道：“下船后，就进入了我们的禁区，那地方充满凶险的埋伏，所以你必须听从我们的吩咐，不可擅自行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入境随俗，这约定合理，在下可以答应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第二件事，登岸后，你无论遇见了什么样奇怪的事情，都不要生出好奇之心，要视若无睹，不可随便多问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是在下不遵守这个规定，那将如何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为了免去咱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不幸，奉劝俞少侠。最好能留在这艘帆船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第三个约定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在离开这艘大船时，你要留下你的长剑。”

俞秀凡双目盯在水燕儿脸上，但他见到的只是那一张蒙面的白纱，无法从那里得到任何暗示，也无法瞧到水燕儿任何神情。

扬了扬剑眉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好像已经失去了贵宾的身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现在，你已面临着选择，愿为阶下之囚，或是愿作我们座上贵宾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作贵宾必须遵守那三个约定了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，那是必须遵守的约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加是在下选择了阶下囚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是一种很悲惨的际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至少，用不着遵守那三件约定了，是吗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地方，水中有着重重的机关布置，刀轮，铁网，就算是那第一流水中工夫的人，也无法在水中行动，何况你根夺不懂水中工夫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，是要在下答应了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无法生离此地，就算你能全部把我们杀死，也无法离开此地；至多，我们凿沉这条船，你和你的两位从人，都将葬身江中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道：“贵组合的手段，不但恶毒，而且卑下！”他无法了解水燕儿的用心，也无法知道水燕儿的话是真是假，这几句话倒是骂的十分尖刻。

水燕儿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兵不厌诈，就算我们用了些手段，那也不算什么卑下。”

俞秀凡陡觉一股怒火，直冲上来，右手握住了剑柄。耳际间，突然响起了水燕儿的传音之声，道：“俞兄，为我珍重！”

俞秀凡无法分辨真假，心中暗自盘算道：“就算我伤了他们所有的人，王翔、王尚势必要陪我葬身子此了。”心中念转，放弃了拔剑反抗的念头，

道：“要在下答应三个约定可以；不过，在下也有一个条件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愿意答允三个约定；不过，我那两个从人，要安全离此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可以，够格作本组织贵宾的，只要你俞秀凡一个人。”

俞秀凡神情肃穆的说道：“在下要确知他们安全离此，才能交出兵刃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答应你了，自然要为你办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，让我看到他们离开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带王翔、王尚进来！”

片刻后，王翔、王尚并肩而入。两人手中提着长刀，随时准备出手。

水燕儿高声说道：“俞公子已志愿留此作客，两位作何打算？”

王尚道：“咱们公子一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去吧！我承燕姑娘看得起，留此作客数日。”

王尚道：“我们在何处等候公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回家去吧！”

王尚怔一怔，道：“回家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我离此地后，自然会找你们。”缓步向王尚行去，一面施展传音之术道：“离开了十里之后，就想法子易容，潜迹遁形，到璇玑宫去。”说完话，人也行到王尚身前，提高了声音道：

“你们回家等我，如是我半年之后，还不回去，你们就不用等了。”

王尚一欠身道：“公子保重。”

水燕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一起下船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，两个女婢紧追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船身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，眼前是一片黑暗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俞秀凡运聚了口力，向前望去，也不过能看出两三尺的距离。

突然间，冷风拂面，星光闪烁，景物隐隐可见。俞秀凡回头看去，只见王翔、王尚鱼贯行出了一个黝黑的洞口。

水燕儿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送客马。”

俞秀凡暗暗一皱眉头，忖道：“送客马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”

一个青衣女婢，转身而去。片刻之后，带着一个半百老者，牵着老马，行了过来。虽然是夜色幽暗，但几人刚从更暗的地方，行了出来，只见那两匹马，瘦骨鳞峋，但却鞍辔俱全。

水燕儿道：“老马识途，这两匹马都已有近二十年的岁数，它们很老，但它们近十年来，一直出入这一片险恶之区，除了这两匹马之外，没有人能逃过这一片险恶之区。”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肚上，接道：“要他们马上走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地方叫作死亡带，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，里面有很多种的致命布置，任何一种布置，都可以取人性命，这地方共有一百七十四种布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何能知道，他们安全离开此地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两匹马回来时，可以带回他们安全离此的信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王尚，你们安全离去之后，留一个记号回来。”

王尚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们会在马鞍上自下安全与否的记号。”翻身跃上马背。

水燕儿冷冷说道：“马出险区后，会自动停了下来，仰天长嘶，你们就可以下马离去了。”

王尚道：“多谢指点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应该知道。”

王尚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马鞍前面，挂着一副黑色的眼罩，两位应该把眼睛蒙起来。”

王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因为你们要经过几处很险的地方，如若一个人不把眼睛蒙起来，见到的恐怖，必将会影响到胯下坐马，如是老马受了影响，行错一步，可能会要了两位的命。”

王尚道：“不知道有些什么恐怖的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，你见到的恐怖，足以恒任何人心生惊悸。”

王尚道：“在下倒希望能见识一下。”

水燕儿冷笑二声，道：“不要太逞强了，那恐怖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承受。”

王尚道：“难道世上真有吓死人的事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希望你能相信，这是赌命的事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两位生死和我无关，但如是两位死了，这位俞少侠，很可能改变他自己的决定。”

王尚缓缓取下马鞍前挂的眼罩，戴在头上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记着燕姑娘的话，戴好罩布，我在此地，等候你们平安的消息。”

王翔、王尚一点头，提经纵马而去。俞秀凡右手握住剑柄，肃然而立。

足足等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两匹瘦马去而复返。俞秀凡疾上两步，双目在两匹马鞍上瞧了一阵，突然举手，在第二匹马鞍上，拍了一掌。

水燕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用不着毁去他们留下的暗记，我答应放他们，就不会派人追踪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水燕儿一眼，道：“在下是不是应该交出兵刃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错。你交出兵刃之后，我才带你入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城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造化城。”

俞秀凡没有再问，却缓缓把长剑递向水燕儿。水燕儿接过长剑，顺手交给了女婢。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告诉他们，好好守护着我的那把剑，在下能够生高此地时，我还要带走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一把平常的宝剑，也值得如此重视么？本组虽非富有，但还赔得起一柄宝剑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错了。一把剑的名贵，并非在它的本身，而在它能否受武林同道的尊重，武林人身上的佩剑大部沾染过血腥，那血腥有罪恶，也有正义。”

水燕儿接道：“血腥就是血腥，还有什么罪恶正义之分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杀的是万恶不赦之人，那就是正义剑；杀的是无辜善良，那就是罪恶剑，这一点姑娘大概是不会否认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咱们不用辩论这些了，我们会好好的保管你这把剑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那就劳请姑娘带路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少侠已交出兵刃，显然对咱们这个组合有着相当的尊重，诸位可以夫了。”

追随水燕儿的人，大都散去，只有两个女婢，还守候在两侧。

举起素手，轻轻一挥，水燕儿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记着我们的约定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记得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能不能说一遍给我听听？”

俞秀凡一皱眉，道：“可是听从姑娘之命行动，不要多管那些无谓的闲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就是这样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这一番，俞秀凡倒是很仔细的追随在水燕儿的身后。

明明一条平坦的路，但行约数十丈之后，突然向地下斜去。迎面似是一座山壁，两旁也都是连绵的峰崖。那条路，虽然是向下斜去，但斜度不大，走起来感觉不到。

幽暗的夜色，使人无法看到一丈外的景物，水燕儿停了下来，俞秀凡几乎收不住脚步，撞在了水燕儿的身上。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一道黑色的墙壁，拦住了去路。只见水燕儿举起了右手，突然在黑色的墙壁上，击了三掌，那黑色的墙壁，突然间裂开了一座门户。

水燕儿回顾了两个女婢一眼，道：“你们留在这里。”举步行了进去，一面接道：“俞兄，请进来吧！”

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，进入了门户。

突然间石门合起，一道强烈的灯光，直射过来，照的两个人的双目难睁。片刻之后，那灯光突然消失，只见石道两侧；点起了很多灯人之照的整个石道一片明亮。

水燕儿冷冷说道：“俞少侠，现在开始，你要小心了，咱们已进入了危险之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承照应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过了这一段明灯区，就转入了另一个区域之中。

那地方，可能有很多使人看了难过的事，但希望你不要多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一看行不行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要停下来看，更不要多问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可否告诉在下那一处是什么样的地方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的眼睛，到时间就可以看到，既未看到，现在用不着告诉你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燕姑娘，这地方是不是有人在监视咱们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的活大多了。”

俞秀凡只觉一股怒火，直冲上来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人总要经历过很多痛苦，所以，一个江湖人成名之前，必须要有着很多痛苦的经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在下一向自认为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但我想不到，

竟然被你燕姑娘轻易的骗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少侠，眼前你只有面对现实。回顾过去的人，永远会在痛苦中折磨自己。”

一种被轻仍羞辱的怒火，在俞秀凡的胸峰中熊熊燃烧着。胸藏万卷书，使着俞秀凡有着不同于一般江湖人的莽撞，在极度的忿怒中，他仍然能控制着自己，默诵着大学之道，逐渐平消去胸中燃烧的怒火。

不知走了多少时间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眼前又恢复了黑暗已然是灯火尽处。

水燕儿未回顾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可在跟着我么？”

俞秀凡长吁二口气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一直走在姑们的身后，举手之间，就可以够到姑娘的要害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手暗算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俞某人没有你燕姑娘那份卑劣的手段。”

水燕儿一直未回过头，举步直向黑暗中行去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口舌中羞辱我一番，是不是觉着很快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谈不上什么快乐。不过，在下觉得既是事实，说说有何不可。”

这时，两人已然完全行在黑暗之中，俞秀凡地形不熟，更不知走在何处。抬头看去，不见星月，似是又走在一条地道之中。他很想问问水燕儿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但话到口边，又强自咽了下去，转过一道湾，景物突然一变，磷磷绿火映照着三个大字，写的是“地狱门”。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造化城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难道你连‘地狱门’也不认识？”

俞秀凡冷冷道：“难道你要带我进地狱去？里面有什么值得看的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咱们三条约定，你大概还记得，其中有一条，就是要别管闲事。你可以看，但不能停下来看，你能够记得好多，看得好多，那要靠你的才慧了。”

俞秀凡有些茫然的说道：“幽磷蓝焰，布置如鬼域一般，这又代表些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已经说的太多了，进入了地狱，我就不再答复你任何问题，记着我的话，别多管闲事，别胡说八道。”话落口，人已踏入了地狱门中。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就算这里是真的人间鬼域，你水燕儿既然敢去，我俞秀凡难道还怕了不成，”大迈一步，跟进了地狱门。

一阵冷风迎面吹来，抬头看，仍然不见星光。风从那里来，想一想顿觉背脊上升起了一股凉意。流目四顾，只见四周闪动着绿色的磷火，除了一阵阵吹上身来的寒风之外，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水燕儿一直保持着适当的速度，走的是不快不慢。俞秀凡这一阵思索张望，不觉问慢下来，落后了七八尺远。但仍可隐约的看到水燕儿的背影。

突然间，一声尖厉的怪叫声，一下子划破了荒凄的寂静。俞秀凡不自觉的停下了脚步。

就是这一阵工夫，身后两丈外，已燃起了七八盏蓝色的灯光。

虽然有六人盏灯，但并不明亮，对俞秀凡这样的人物，已经足够了。

蓝焰的照射下，只见两个分穿着黑，白衣服的人，各执一柄长剑，相

对两立。忽然间，两人同时举起了长剑，刺向对方的前胸。

那是很侠的剑招，其攻势的凌厉，直可穿心致命。两个人以同样的快速的剑招，把长剑刺入了对方的胸中。鲜血随着激射而出。两个人同时倒了下去。像一道流光，突然出现，又那样快速的消失。

人倒了下去，八盏蓝色的灯火，也突然飘风而起，四下流散。

突然间，俞秀凡想起了那水燕儿的约定，不能管闲事，不能停下来看。但像这等突然发生的事情，怎能会一下子按耐住好奇之心呢？

抬头看去，哪里还有水燕儿的影子。忽的脑际间灵光一闪，俞秀凡想到了这是一个圈套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。

他满腹诗书，才慧过人，非一般的江湖人士可比，想透了这是故意安排下的陷阱，心中反而平静下来，也激起了豪壮奋发之心，暗自运气，调息了一下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缓步行约五、六丈远，眼前忽然亮起了一盏红灯。那红灯亮的很突然，似乎是忽然由地下长出来一样。任何人都要为这突然出现的红灯，大力震慑一下，但俞秀凡却十分镇静，缓缓转眼望去。

那是由地下竖起来的一根木竿，红灯就挑在木竿之上。

“俞秀凡缓步行了过去，仔细看了一阵，发觉那木竿早已埋在了地上，而且十分坚牢，那说明了这根木竿早已在此处，自然不可能突然由地下冒了出来。毛病出在那盏红灯上。但俞秀凡相信不论何等快速身法的人，决无法在点燃起红灯之后，能轻易逃过自己的目光。

他文才过人，才慧之高，决非一般的江湖人物能够比拟。略一思忖，已想出那毛病全在灯上的设计了，如若用一种易燃之物，用一节烧香，在接那易燃物上，烧香的火势燃到，自然起火，很轻易烧起了那挑起的红灯，隐起一根香头的火光，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。

想通了个中的道理，俞秀凡忍不住微微一笑转身向前行去。

了了这地方都是人化费心思设计的机关埋伏，就算是满眼恐怖的鬼火形像，俞秀凡也不放在心上了。

行约数十步，突然听到一声冷冰的声音，由身后传了过来，道：

“站住。”

俞秀凡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那红灯之下，站着一个人长发披垂，面色雪白的怪人。

这等情形之下，任何一个人，见到这样一副形貌，都不会认为他是个人。这等形式如鬼域的地方，骤然间出现这么一个人样，任是他俞秀凡心中胆大，但也不觉由背脊上升起一股寒意。镇静了一下心神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是人还是鬼？”

那白面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认为我是人是鬼？”

俞秀凡心神已完全镇静下来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是人、但扮成了鬼样子。”

白面人道：“不用研究我是人是鬼，你这胆气，很叫在下佩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

白面人道：“阁下既有这份胆气，但不知敢不敢入屋坐坐？”忽然移开了身子。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面人的身后，果然有一个黑色的房子。这一下倒使俞秀凡大吃了一惊，暗忖道：“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那也罢了。”

但这一幢房子，突然出现在红灯之下，那决非一般的障眼小术所能办到，难道这就是造化城。”

但闻白面人道：“你不敢进去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手中没有宝剑，人也变的持重了很多，略一沉吟，道：

“那座房子中，都有些什么人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阁下怕不怕我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的感觉中，人比鬼更为可怕。”

白面人道：“阁下既有着不怕鬼的豪气，何不进来坐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你是否要陪我进去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自然要陪你进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有劳了。”缓步行了过去。

白面人一转身，行入室中。俞秀凡行至屋前，仔细打量了那黑色房屋一眼，只见那黑色房屋，上下不见一点杂色，不知是何物作成。

只听那白面人，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阁下请进！”

黑色的屋子，室内又未点灯火，看上去更为黑暗。刚刚跨入室中，那黑屋的两扇门，突然关起来了。

室外透入的一点灯火，也因室门的突然关闭，完全隔绝。

夜暗、黑屋，密不透光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俞秀凡凝目力望去，只见一片黑暗，哪里还能瞧到那白面人？

忽然间，感觉停身的黑屋，开始旋动，向下沉落，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俞秀凡暗暗咬一口气，忖道：果然制作的十分灵巧，屋舍移动，竟然不闻声息。暗暗吸一口气，内人丹田，全神戒备。

只听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阁下感觉到怎样？”听声音，就在身前不远的数尺之处。

俞秀凡暗暗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座黑屋，带区区到什么地方？”

那冷冷的声音应道：“不论到什么地方，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。”

过约一刻工夫，黑屋突然停了下来。黑屋两扇门突然大开，一阵白色的灯光透了进来。

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停了一阵，骤然间看到了灯人，有着一种特别明亮的感觉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那白面人，快步向黑屋外面行去。俞秀凡右手一伸，一把扣住了白面人的右腕脉门。

他的擒拿手法，乃金笔大侠艾九灵综合天下擒拿手法的精粹，向无虚发。

白面人怔一怔，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俞秀凡一步跨出黑屋，淡然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到这里都是一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一样。在下是贵组合的贵宾，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。”

白面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贵宾！贵宾怎会到这地方来？”

俞秀凡剑眉耸动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穿着一身鬼衣服，大约不会是想真的作个鬼吧？”

白面人道：“你想杀我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可是认为我不敢杀你？”

只听一个娇甜清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放开他，他只是一个传话的鬼卒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才发觉自己正停在一座小厅之中，敢情那举步一跨，人已进入了此厅。厅中的布设，简单的很，一张木桌，两张木椅，木桌上放了一枝熊熊燃烧的白色蜡烛，和一个白色的茶壶，一个瓷碗。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果然是构造的十分精妙，不过，这房中的布置太差了。”

那女子也穿了一身白衣，一张脸也白的像雪一般，白的恐怖，白的不见一点血色。但他两条眉毛，却是又黑又浓，一对眼睛，生的十分灵活，总之这女人除了肤色的可怖之外，每一处都生的十分秀美。

只听那白衣女人冷冷说道：“这地方哪里不好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布置的太简单，而且色彩也不调和。”

白衣女人道：“这地方根本就没有第二种颜色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所以看起来有些凄凉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这倒不要阁下费心，咱们住在此地，时日也久，觉着并无不便。”

俞秀凡内力涌出，一下子把那白面人震退了五六步远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是不是此地的首脑人物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要看你问的范围了，如是单指那小小的房舍而言，我就是这里的主人。”

那白面人被俞秀凡内力震退之后，突然转身而去。

俞秀凡随着那白面人的背影向外望去，只见门外一片黑暗，瞧不出一景一物。暗自提聚了一口真气，目光转注到白衣女子的身上，道：“你们准备如何应付在下，现在是否已经决定了。”

白衣女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别把我身份看的太高，我比那传话的鬼卒的身份，高不了很多，我能够管辖的，只是这一间小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既然连一点力量也没有，想必是完全无法作主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只是不能答复你的问题，我奉到的令谕是留你在此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是否自觉有这份能力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没有。但这房子中的机关布置，却有把你困于此地的功能。”

俞秀凡心头大大的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困住以后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以后，等待第二道令谕传来再说。”

俞秀凡镇静了一下心神，道：“只怕姑娘对在下还不太了解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不要了解你什么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是造化城主和燕姑娘的贵宾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你如不是贵宾，怎能到此，早把你打入血池、刀山中了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地狱门还有刀山、血池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十八层地汰中，该有些什么，这地方应有尽有。”

俞秀凡淡笑道：“想不到，世间真的会有人间地狱。”

俞秀凡已经完全镇静下来，索性坐了下去，笑一笑道：“这是一座人造地狱，自然所有的鬼卒都是活人改扮的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们是人，但也不过是比死人多一口气，没有太多的分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何以这样的自暴自弃，在下的看法，你们躲在筑造精妙的地狱中，虽然像鬼，但如一旦离开此地，和常人有何不同？”

白衣女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看我和常人有些什么不同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脸上涂的白粉太厚了，厚的不见血色，不像一个普通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看我脸上是涂的粉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是粉，是什么？”

白衣女子脸上的肌肉僵硬，看不出什么变化，但双目中，却现出泪光。叹口气，道：“地狱门中人，没有什么伪装，你看到的我的脸，是我真正的面目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一个人怎么是这样一张脸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活人的脸，有肉有血，鬼的脸，没有血肉，我们是介于人和鬼之间。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跑到人间去么？不论我们如何委屈求全，别人也不会把我当人看待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的脸是……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的脸是经过特殊的改造，成了现在这副模样，它不太像一个人的脸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残酷的手段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因此，就算有一天大开地狱门，放我们出去，我们也不能离开这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地狱中人都是但你这个样子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都是如此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说，地狱之中，也不是很公平的地方了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到处都是一样，人间，鬼域，都有不平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人间的不平和罪恶已然够多，想不到鬼域中竟也有这样多不平的事。”

白衣女子没有立刻回答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些话可能太深奥了，我不太懂，自然也无法答复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把我诱入此地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要你留在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在这样一座小室中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地方是贱妾宿住的地方，自然不是招待贵宾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座白色的小屋，门里是和平，门外是搏杀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错，一个是斗智，一个是斗力，贵宾可以选择其一。”

俞秀凡双目凝注在那白衣女子的身上，仔细打量了一阵，发觉这白衣女子，除了脸色白得特别可怕之外，身材十分娇小玲瓏，五官也很端正，肤色也很细腻，但那一张白的像银板一样的脸，怎么看，也不象一张活人的脸。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姑娘准备如何招待在下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贵宾已决定留在此地了？”

俞秀凡实未想到会遇上了这样一个环境，敌人的意向，是那么妙不可测，看来，想见到那造化城主，似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。

俞秀凡第一次感觉到困惑，也失去主动的能力，一切都要看敌人的来势，才能随机应变。

但闻白衣女子道：“贵宾有绝对的选择自由。留在这里，还是行出去，

不过，只有一个选择，一旦决定了，就无法再行更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决定了，姑娘有些什么手段，可以施展出来了。”

白衣女子突然转过身，推并了一扇门，道：“贵宾走前面呢，还是由贱妾带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劳带路。”

白衣女子一侧身行了进去。俞秀凡大跨一步，紧追在那白衣女子的身后。有了水燕儿的一次经验，俞秀凡不得不更加小心一些。

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行过了一条南道，景物突然一变，只见一座空空荡荡的大厅，燃着八盏蓝色的灯火。虽然有八盏灯火，但都是蓝色光焰，看上去并无明亮之感。这座厅不很小，也下太大，中间放着一张木桌。

白衣女子把俞秀凡迎在客位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贵宾可要吃什么？”

俞秀凡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就是你接待我的地方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是进食的餐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有咱们两个人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贱妾如非占了贵宾之光，只怕永无机会在这座大厅中吃一餐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倒有些饿了，但不知这地方和人间的食物，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此间的佳肴美味，别处很难及得，贱妾招呼他们送上来，请贵宾品尝一下。”

俞秀凡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可是不用再等第二道令谕传下来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敢欺瞒你贵宾，贱妾已得到了令谕，负责招待贵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地狱门内这传谕之法，也非常人能够看到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们有二种很特殊的传讯之法，不知内情的人，无法看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你可以自作主意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全是贵宾所赐，贱妾作梦也没想到这一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希望姑娘别在食物之中下毒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不妨小心一些，我吃过的食物，你再食用。”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奏迎宾乐。”

但闻一种难听刺耳的怪声突然间响了起来。

俞秀凡本精音律之学，但却从未听到过这难听的声音，那是天下最不调和的乐声了。该是鼓声的时候，却突然响起了两声尖厉的梆子，该是弦声配合的时候，却突然冒出来凡声大鼓和金钱之声。该是钟鼓交作的时刻，声音却一下子低了下去，轻管但弦，完全变成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怪声音。

这是一种完全叛经离道的乐声，但又并非是全无章法，只是它的高低、快慢，急鼓多弦，完全出人想象之外。世上若有难听的音、乐，这一阵乐声实是当之无愧了。

乐声足足响了一刻工夫，才停奏了下来。大厅中又恢复了原来的镇静。

俞秀凡长长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地狱和人间，果然有着很大的不同，在下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。”

白衣女子笑一笑，露出了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，道：“你现在听到的乐声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极端不调和，刺耳锥趴要有一点修养的人，才能听得下去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是自觉很有修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听过了，仍然好好的坐在这里。”

白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很少有人能够听完这一段乐声而能端坐不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的乐声，也不是随随便便敲打出来的，最好最坏的声乐，最感人最难听的配合，都是一样的耗费了无比的心血和才慧谱出的。”

白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阁下这点年纪，知道的可真不少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目光盯注住白衣女子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这一张脸，是怎么造成的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一种药物。唉！不谈也罢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是药物伤害的，也许能够医好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只有连皮带肉的挖下这张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所以，还是不谈的好。”

俞秀凡神色肃然的说道：“可惜，他老人家一直不愿出世，以他的医术之精，医学之博，我相信只要他肯出于医治，一定可以解除这等痛苦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是说世间真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医术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人能把一张有血有肉的脸，变成僵硬雪白，不像一张人脸，而你们又能活下去，保持血液流畅，不会溃烂，就应该有人能够医好它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说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花无果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花无果……”沉吟了良久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接着：

“我好像听人说过这个名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号天下第一神医，当今之世，以医道而言，只怕再无人高过了他。”

白衣女子忽然一变话题，道：“贵宾，咱们吃饭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姑娘要他们上菜吧。”

白衣女子举手互击三掌，道：“上菜！”

大厅一角处，突然开启了一座门户，一个面色血红的黑衣大汉，手中托着一个大瓷盘，快步行了过来。瓷盘中放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菜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全人宴，先从人头上起。”

那人头太像了”俞秀凡双目盯在那人头上良久，竟然瞧不出一点破绽。俞秀凡暗自忖道：“难道那是一颗真的人头不成？”

只见那白衣女子伸手把一双筷子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贵宾请啊！”

你如是想保持着体能活下去，总不能不吃饭啊！”

俞秀凡实在举不起手中的筷子，摇摇头，道：“算了，这顿饭不吃也罢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为什么？你害怕，不敢吃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伸出筷子，挟住那人头上的鼻子，微微一拧，鼻子应手而下，放入了小口之中，吃的津津有味。

俞秀凡只觉腹中一股酸气上升，张口欲呕，咬咬牙强自忍下去，算还未呕吐出来。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味道如何？”

白衣女子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缓缓说道：“味道不错。贵宾既然腹中饥饿，为何不进些食用之物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在下确有很多不及姑娘之处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贵宾好生客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生食人肉这份本领，不但在下不能下咽，天下敢吃的人，只怕也没有几个。”

白衣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贵宾连这一点胆气也没有，如何能够在江湖上闯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进入这地狱门后就敢吃人肉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如是你饿的太厉害了，大概什么都可以吃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在下生生饿死，也无法食进一口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何不吃一口试试？”伸出筷子，又在那人头上挟了一只耳朵下来，放入口中吃了起来。

俞秀凡摇摇头，转过脸去。

白衣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贵宾，人头过后，就开始了五腑六脏，然后四肢，你要一口不吃，就要撤下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谢啦！姑娘，这全人宴，你一个人吃下去吧！”

白衣女子突然伸手抓起了俞秀凡面前的筷子，挟下来一片耳朵道：“贵宾请吃一口尝尝吧！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生吃人肉，除非有一天二地的大仇大恨，你们为我生生杀了一个活人，这手段的残忍。当真是闻所未闻了。”

白衣女子突然把挟在筷子上一片耳朵，放入俞秀凡的口中。

俞秀凡来不及防，一片耳朵已被放入口中，正待吐出来，突然觉着有一种甜香之味，流入咽喉。不禁心中一动，嚼了两口，品尝一下，顿觉一片香脆美味。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不是人肉？”

白衣女子笑一笑道：“很多事，不能他太早的下结论，需知一个人的见识终是有限的很，跑上一辈子江湖，也无法识得万事万物。”

俞秀凡顿觉着脸上一热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白衣女子道：“吃一只眼睛吧！这颗人头，每一处的地方，都有不相同的味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来这里有多少时间了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记不得了，这里面不见太阳，十个时辰，一般模样，很难叫人记得时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就没有一个大约的数什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真的是记不得了。一定要说一个时间，总该有四五年了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四五年了，那该是一段不短的日子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在这里，时间对我们并不重要，甚至连生命都很淡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你却没有面对真理的勇气。”

白衣女子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谈这个，我的职司就是要善尽招待之谊，贵宾希望什么，只管吩咐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突然举起筷子，夹起另一只眼睛，大吃起来。

那白衣女子说的不错，眼睛有眼睛的味道，吃起来有一种蜜桃、脆梨的感觉。除了难看之外，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可口的美味。

一闭双目，俞秀凡又在那人头上挖下来一块，放入口中这一次是颊上之肉，入口又是一种味道，松软、清香，似是吃了一口最好的千层糕。

白衣女子招呼川流不息的送上佳肴，果然是一个人全身所有的肢体，腑脏形状。虽然是每一道佳肴都有独特的口味，但它的形状，却给人一种无法入口的威胁。

上完了最后一道手足羹汤，白衣女子才起身说道：“贵宾想看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些什么可看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声色之娱，应有尽有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只管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姑娘觉得能给在下看些什么，在下就看些什么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要不要看看地狱中的歌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些歌男舞女，是人是鬼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像我一样的人，不过，他们有一张鬼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像你一样白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那就难说了。他们有红脸，也有白脸，也有全黑的脸，鬼域中形形色色，此地无不具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这样，不看也罢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好吧！贵宾既无欣赏歌舞的雅兴，咱们就随便走走吧！”站起身子，向前行去。

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，穿过了几处殿院，突然闻到一股浓重奇异香气。行过不少地方，但在俞秀凡的感觉中，并无不同。因为到处是一片黑暗，就算是有几盏灯光，也是幽幽磷火，照不过三尺方圆。但那浓重的异香，却给人一种刺激、诱惑的感受。

俞秀凡吸了两口气，道：“姑娘，这是什么味道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福寿膏的烟气，不知公子是否听人说过？”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福寿膏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是的。一种清心提神的药物，可以使一个人忽然间精神大振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鸦片产自苗疆边区，花鱼艳丽，本名罌粟，结果取液，熬制成膏，气味芬芳，有提神之效。但其质绝毒。”

常嗜常瘤，一旦成痛，戒绝不易，终身受其毒害。”

白衣女子呆了一呆，叹道：“贵宾渊博的很，此物初入中原，知晓的人不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也算不了什么，书上早有记述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前面就是福寿院，贵宾是否愿意去见识一下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看吧！在下虽知其名，但却没有见过。”

白衣女子很温婉，笑一笑，道：“贱妾带路。”

## 第十九回 黑籍幽魂 万家院主

俞秀凡紧随白衣女子身后，行入了一座大院中。

这地方本已不见日光，所有的房舍、墙壁又全都是黑的。所以，非到近前，简直无法辨认。

白衣女子行在一座黑色大门前面，轻轻的敲了三响，木门呀然大开。

在这里，俞秀凡见到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，在一盏蓝色光焰的灯光下，面目清晰可见。有些意外的感觉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地狱门内，竟然也有不是鬼脸的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他们也是鬼，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是什么鬼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烟鬼！在福寿膏的诱惑下，他们虽然没有鬼脸，但却有了一个鬼心。什么事，他们都作得出来，我们只是地狱门的鬼卒，他们才是真正地狱门中办事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都办些什么事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什么事都可以办，能进入福寿院中的人，也不是平常的人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也是贵组合中花费心血训练出来的人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是。他们都是武林中一方的英雄人物，有德高望重的大英雄，有纵横江湖的剑手名家，也有心狠手辣的大盗，一时间，贱妾也说它不完。阁下，何不进去自己瞧瞧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座高大围墙环绕的院落，十分辽阔，黑暗中，分别挑起了十盏昏黄的灯火。灯光虽然昏黄，但比起那蓝色光焰的鬼火，多少带一点人的气息。

十盏灯，分距的很遥远，俞秀凡凝聚目力望去，只见那每一盏高挑的昏黄灯光下，都有着一片房屋。那十盏昏黄的灯光，代表着十个不同的院落。

行到了第一盏昏黄的灯光下，白衣女停下了脚步。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灯光下写的是“少林别院”四个大字。这少林天下闻名，怎会在这地狱门中，冒出了一个少林别院来。

怔怔神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这少林别院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一座院落中，以少林寺的僧人为主，有很多不是少林寺出身的人，但他们也都是和尚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少林寺乃武林中人人敬慕的大门派，怎会到了此地来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自然是有原因。你何不进去瞧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应该进去见识一下！”

白衣女子低声说道：“贵宾，他们的脾气都不大好，你最好不要招惹他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白衣女了推开木门，立时有一个身着深灰僧袍、头有戒疤的和尚，拦住了去路。他手中执着一把戒刀，脸色却是一片青灰，但双目中神光炯炯，单看眼神，一望即知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。

白衣女子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方金牌，在手中扬了一扬，道：“我奉谕带贵宾观光十方别院，不得无礼冒犯。”

那灰衣老僧望了那金牌一眼，一语未发，退到一侧。

白衣女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燃起火炬。”

灰衣老僧转身行去，幌燃手上火招子，点起了一支巨大的火炬，火光熊熊，照亮了整个院落。

俞秀凡道：“院子倒是很大，只是太空旷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是他们练武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里有很多人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一直保持着五六十人左右。”

俞秀凡未再多问，心中已然明白，这里的人有出有进，进的自然是新来的，出的应该是死去的别称了。

只觉一阵阵浓重的烟香气，由大厅中传了出来。望望大厅，俞秀凡缓辍说道：“姑娘，可不可以到那大厅中瞧瞧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既然带贵宾来了，我们就不会再保留什么，贵宾请吧！”

进得厅堂门，迎面扑过来一片如雾的烟气，这座大厅，简直是一座烟馆。十张木榻，十盏烟灯，倘着十个和尚，十个秀丽的女子，在燃着烟泡，十个侧卧在木榻上的和尚，都在吞云吐雾。冲入鼻中的烟气，香味浓烈，充满着一股诱惑。厅中的灯火，十分明亮，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、仔细看去，只见那十个燃烟的女子，个个身材窈窕，姿容秀丽，脸上是一片艳红。但那抽烟的和尚，却是一个个面色青灰，不过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很好，他们躺在床上，对一个进来的陌生人，竟然视若无睹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不会替姑娘找麻烦。”

白衣女子举步而行，到了大厅右侧第五间门前，伸手一推，道：

“瞧瞧这一间，你想知道些什么，也许可以在这一间中找到答案。”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房中一片黑暗，隐隐间似是有个人盘膝而坐。

突然间，火光一闪，亮起一个火招子，点起木榻头上的灯火。

只见一个白冉垂胸的灰衣老僧，盘膝坐在木榻上，神情一片肃然。

白衣女子扬了扬手中的金牌，缓级说道：“我奉命带贵宾观光十方别院，希望老禅师善于接待。”

俞秀凡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晚进未学俞秀凡见过老前辈。”

灰衣老僧缓缓把手中的火招子熄去，双目转注在俞秀凡脸上。

道：“你找老衲，有何见教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，晚辈想请老前辈几件事情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好！你请说吧！”

俞秀凡回顾了白衣女子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怕我听到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很多事，有姑娘在场，谈起来有些不便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好吧！但时间不能太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会太久，咱们谈好了，就招呼姑娘一声。”

白衣女子未再多言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俞秀凡掩了木门，回头又对灰衣老僧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老禅师，可否见示法号？”

灰衣老僧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老衲居此甚久，法号早已忘记，不说也罢！”

俞秀凡肃然说道：“老禅师既然活在世上，就可能有一天重见天日，法

号又为何不能告人？”

灰衣老僧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这一点年纪，能被视为贵宾，想来必然是江湖上很有身份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我如不自吹自擂一番，这老和尚不把我看在眼里，自然不会说实话了。心念一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区区能被他们视为贵宾，自然是有着原因，在这段时日之中，区和这一组合中的高手，有过不少次的接触，但晚辈却侥幸一直未落下风。”

灰衣老僧双目中神光一闪，盯注在俞秀凡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

“阁下这名字老袖从未听过，但不知可否把令师的姓名见告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可是可以，不过，兹事体大，晚辈不能轻易说出。不过老禅师的处境，似是无对晚辈保密的必要了。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老衲不是保密，而是觉着惭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惭愧于事何补？”

灰衣老僧震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老禅师也染上那福寿烟瘾了么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老衲十分惭愧，不过，三年静坐，老衲也把它戒除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禅师能在烟雾缭绕中戒绝此痛，足见高明了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些人都无法戒除么？”

灰衣老僧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办法，以老衲这份定力，戒除此痛，还自断了三个指头。”伸出左手，接道：“小施主请看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怕呀！可怕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把自己进入地狱门中的经过，简略他说了一遍。自然中间删除了很多不便出口的地方。

灰衣老僧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还能记得来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乘船而来，已记不得如何离去了。”

灰衣老僧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就为难了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既然来了，希望能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，别太自信了，他们这组合中有多少高手，老柏不太明白；单是这十方别院中的人，就足可和当今任何一个大门派抵抗。小施主不论有多强的武功，你一人就无法走出这十方别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禅师，如若天下高手都被这个组合控制，咱们又有什么办法找到一批人和他对抗？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，沉吟不语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，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，老禅师虽被囚于此，那只囚住老禅师的人，并没有征服老前辈的心，是么？”

灰衣老僧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老袖能摆脱了烟毒的控制，才敢有此想法；但身受烟毒控制的人，他们根本不敢心生叛离，每日所求的，只是有一日福寿膏来熏熏。”…”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人，久受佛门熏陶，难道就没有救世之心么？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道：“小施主，不能太责怪他们，小施主没有受过这福寿膏的毒害，不知这福寿膏的厉害；老衲是过来人，深知这中间的痛苦。唉！那造化城主的利害，就是用来时间来磨去这些人的仁侠之心，所以，我们初到此地之时，那造化城主并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，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，只是供应福寿膏给我们吸食，但等我们一个个上了瘾之后，他们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性情特别刚烈的人，自己已然无法反抗，自绝而死；这些未死的

人，经过了一段很长久的时间折磨，已然完全改变了性情。小施主，一个未中毒的人，根本就不可能想到一个身中剧毒之人的痛苦，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只怕从没有一个组合，能够有如此精密的安排。他们不但神秘莫测，而且使用着很新奇的药物，把武林中很多精英人物，收为己用。”

灰衣老僧叹口气道：“他们的手段很阴险，方法很新奇，又不怕这些人心生背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想到一件事，请教老前辈。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些吸食福寿膏的人，一个个面色青灰，是不是仍能保住原有的武功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武功上自然会打些折扣，不过，那并不十分明显，每天他们都还保有着一定的习武时间，没有荒废，只是在体能上有些消退，但就老袖观察，他们有一些地方，却弥补了他们逐渐消退的体能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哪些地方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和人动手搏杀的手段。似是那福寿膏，能够逐渐的改变一个人的性情，原本是心地很慈和的人，忽然间变得毒辣起来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可曾想过这中间的原因么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老衲曾经苦苦思索此事，花了甚久时间，才想出两个原因，但老袖对福寿膏了解的太少，不敢说一定正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老前辈见教！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他们吸食福寿膏，已上了瘾，每日一定的时间发作，一旦发作，那就无能力再和人动手。所以，一和人动手，即求速战速决，拼出个生死存亡；第二个原因，那是福寿膏的毒性，可能侵害到他的本性，使和善的人变得恶毒，阴险的人更为阴险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晚辈想带些福寿膏，若能把此物交给一个医学精博的人，也许能够找出配制解药的办法。”

灰衣老僧想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倒有可能。老衲知晓一人，其医术的精博，前不见古人，就算华陀、扁鹊重生，也未必高明过他，只是不知他是否还活在世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说的什么人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花无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奉告老前辈，那花无果还活在世上。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见过。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那真是武林之福。”突然脸色一变，叹道：“小施主，你能够活着出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此番受骗，被送入地狱门，能否生离此地，不敢妄言。不过，这总是个机会。”

灰衣老僧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找一点福寿膏，交你带走，并非难事，老衲去想想办法。”

起身离去，片刻后，重回室中，把几片福寿膏交给了俞秀凡，道：“我佛慈悲，保佑小施主平安离去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老禅师多多珍重，晚辈就此别过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灰衣老僧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！”

俞秀凡人行到了门口，闻声停下脚步，道：“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灰衣老僧道：“老衲法号闲云，出身少林寺，但望小施主能代老衲守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老禅师但请放心，如非必要，晚辈不会轻易告人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老袖并非怕声誉受损，方外人早已勘破了名关，老袖只是觉着惭愧，有负先师之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大师的心情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你如有暇，老衲希望能多走几处别院看看，就老衲所知，每一座别院，都有几个人，凭仗本身的决心、毅力，摆脱了福寿膏的控制，只是这些人太少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里有十方别院，晚辈希望能都走一遍，也希望能见那些摆脱毒瘾，身具大智慧的高人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自老衲被困于此，你是唯一到此的外人，虽然匆匆的一晤，但却给老衲不少的希望，你去之后，老衲也要振作起来，有些作为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愿老禅师佛光普照，使他们能及时醒悟，摆脱毒蛆。”

闲云大师道：“小施主雄才大略，文武兼资，老衲又见到一代武林奇才。”

俞秀凡一欠身，道：“老禅师过奖了。”转身行出室外。

那白衣女子早已在门外等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谈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姑娘通融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已见识过了福寿膏，咱们到别的地方去瞧瞧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！在下希望能走完十方别院。”

白衣女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贵宾既有此雅兴，贱妾只好带路了。”

俞秀凡喜道：“多谢姑娘！”

白衣女子摇摇头，叹口气，道：“贵宾被想的太过如意，你离开此地机会不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我虽然被改造成一张鬼脸，但我的神智还很清明，本组合肯这么优容你贵宾，自然是极受重视的人了，不过，愈受重视的人，离开此地机会的也就愈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若是在下不能生离此地，死去之前，多些见识也好。”

谈话之间，又到了一盏黄色的灯光下面。转脸望去，只见大门横匾写着“武当别院”。

俞秀凡道：“这地方的人，是以武当为主了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错，这里的十方别院，是以江湖上九大门派命名，整个的福寿院，也就是整个武林的缩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第十个别院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那叫万家别院，那是十方别院中堂皇的一座院落，但人等也最复杂，贵宾看到武当别院之后，再看看万家别院也就够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为人很好奇，地狱中不见明轮转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，咱们就看个仔细。”

白衣女子笑道：“能不能看完十方别院，贱妾实在也作不得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不是奉命侍候在下么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错。但贱妾随时可能接到令谕，改变计划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笑道：“姑娘在未接到新的令谕之前，还是招待在下的的人，请叫门户吧！”

白衣女子说的不错，这座院落，和少林别院完全一样，一样的房舍院落，一样的房间布置，唯一不同的是人，这里的人，每个人都穿着道装。

俞秀凡进入大厅中略一瞧看，道：“姑娘，这里有没有负责的人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有，每一院中，都有一位院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刚才在少林别院中，在下见到的那位老禅师，是不是少林别院的院主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是的，不过，每一座别院中情况都不相同，你见过武当别院的院主时，也许会使你失望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姑娘似乎知道的事情不少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如是贱妾没有一些见识，怎会被派担任侍候贵宾的职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每一院的院主，不尽相同，那才能叫人增长见识，请姑娘带在下一晤院主如何？”

白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贱妾遵命。”缓步行到一个佩剑道人的身侧，低声数语。那道人点点头，指了指大厅。

不用白衣女子开队俞秀凡已然知道这武当别院的院主，正在吞云吐雾，大过其瘾。当下一挥手，道：“走！咱们到大厅中去见见他们。”

白衣女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贵宾，不要想的太好，都能像少林别院院主一样，戒绝那些毒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没有这样高的希望，姑娘请带路吧！”

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行入大厅。大厅中的布置，和少林别院一样，十张木榻，每一张木榻上，都是有一个身着薄纱的美女，在一盏铜灯下，烧着福寿膏。十个身着道装的道人，分躺在十张木榻上，正在大过其瘾。厅中的烟气很浓，一般浓重的香味，直透肺腑。

俞秀凡皱皱眉头，道：“那一位是院主，请姑娘替在下引见一下。白衣女子点点头，直行到中间一座烟榻上，望着一个六旬左右的青袍老道人道：“这位就是武当别院的院主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俞秀凡，见过院主。”

那青袍人口中正含着一个玉嘴烟枪，虽然瞧到了俞秀凡，但却无法开口说话，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示意他等候一下。直等到他这口烟抽完，才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衣女子接道：“这一位俞少侠，是咱们的贵宾，希望院主能回答他的问话。”

青袍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对贫道有何见教？”

俞秀凡看他脸色一片青灰，心中大为感慨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老前辈，这地方谈起来只怕不大方便吧！”

青袍人道：“俞少侠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院主有暇，在下希望咱们能够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谈谈。”

青袍道人回头望望那白衣女子，欲言又止。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妨事。你院主如若愿意和俞少侠谈谈，尽管请便无妨。”

青袍道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俞少侠请随贫道来吧！”转身直向外面行去。

俞秀凡紧随在那道人身后，行入了一间小屋之中。青袍道人随手幌燃火招子，点起了一枝火烛，灯火耀照下，景物清明可见。

俞秀凡随手关起门户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可是出身武当门下么？”

青袍道人沉吟了一阵道：“不错，贫道出身武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道长可否把仙号见告？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俞少侠是什么身份”俞秀凡道：“那位姑娘已经告诉道长，在下只是这组合的贵宾。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如果俞少侠不是这组合中的人，怨在下无法奉告道号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贫道很惭愧，我不愿把名号张扬于江湖之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道长还活在世上，总有一天，你要和故旧、尊长见面。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贫道在此地已经有很多年了，他们不会想到我还活在世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道长，这是俺耳盗铃的事，因为，道长没有死。”

青袍道人双目一瞪，神芒如电，盯在俞秀凡的脸上，凝注了良久，道：“小施主，对贫道如此蛮横的人，江湖上并不多见。”他过足了大烟瘾，精神饱满，双目中神光炯炯逼人。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这老道士与闲云大师，完全是两种大不相同的人，不但陷溺已深，而且还有些冥顽不灵，应该给他点教训才是。”心中念转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道长，现在遇到了。如是道长真是一位风骨鳞峒的人，似乎也不会屈就武当别院的院主了。”

青袍道人怒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说话怎的如此无礼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物必自腐，而后生虫；如是道长要人敬重，那就得做出一些使人敬重的事。”

青袍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小施主太放肆了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道长既是心中不服在下，何妨划个道子出来，”青袍道人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用顾虑什么，在下只是一个宾客的身份，”青袍道人就在等这一句话，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对！咱们是私人之间的比试，用不着让别人知道，贫道手下，自有分寸，不会把你伤的很重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道长只管出手，伤了在下，只怪我学艺不精。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贫道是主人，小施主请先出手吧！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不能喧宾夺主，道长请先。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好！恭敬不如从命，阁下小心了。”右手一探，抓向俞秀凡的左肩。

俞秀凡左手一抬，突然间，扣住了青袍道人的右腕。这一招快如电光石火，而且奇幻莫测，青袍道人竟然闪避不及。这一下，青袍道人整个的愣住了，呆呆的望着俞秀凡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放开了右手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一个人若想受到别人的尊重，不能只凭武功高强。”

青袍道人的蛮横神情，一扫而空，神情惭愧，黯然说道：“贫道久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了，想不到后起之秀中竟有俞少侠这样的人才。”

俞秀凡只觉着青袍道人比起少林的闲云大师，不可同日而语，心中对他有了几分讨厌，冷冷说道：“今日道长见识了？”

青袍道人突然叹一口气，垂下头去，道：“地狱中不见天日，贫道也无法清楚的记得这里有多少时间了。隐隐约约的计算了一下，贫道到此已经有十年左右了。十年时间，就算是一块钢也被溶化了，何况是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苏武牧羊北海，十九年志节不亏，文天祥在囚牢之中，手书正气歌传诵千古。阁下不过在此十年，已经是志穷节亏了！”

青袍道人一抬头，双目暴射出两道神光，直逼在俞秀凡的脸上，道：“那不同，他们没有受福寿膏的折磨，如著他们受了福寿膏的折磨，只怕还没有贫道这一份生存的勇气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害元益，那样活着倒不如死了的好。”

青袍道人脸上泛出怒容，但却忍下未言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想告辞了。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恕贫道不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过，还要道长告诉在下一件事。”

青袍道人道：“请说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知道你的名号，不过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。”

青袍道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贫道武当松花子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多有打搅了。”拉开木门，转身而去。

青袍道人望着俞秀凡远去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俞秀凡行出数步，那白衣女子快步迎了上来，道：“贵宾谈的不太愉快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怎生知晓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离开的太快了，如是你们谈的投机，只怕贱妾也得好好等一阵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你对这十方别院，是不是都很清楚呢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不敢说都很清楚，但大部分都知道一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很好，在下想请教一事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十方别院的院主，有几人断了福寿膏的毒瘾？”

白衣女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就贱妾所知，少林别院、昆仑别院和万家别院，三处院主，都已断去了毒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有劳姑娘，带在下先到昆仑别院去看看如何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第五座别院是昆仑别院，布置与前面相同。俞秀凡暗中数计，每一座别院，均相距约两里左右，中间是空旷之地。

白衣女子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一定要进去瞧瞧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请姑娘叫门吧！”

白衣女子叩开院门，说明来意。这一次，两人未再进入大厅，直行到

院主的宿室之中。

室中，早已燃起灯火，一个身着淡蓝道袍的长髯中年，早已在室中恭候。

俞秀凡目光一掠蓝袍道人，立刻生出一种敬重之意，只见他方面大耳长眉入鬓，盘膝坐在木榻之上，陋室昏灯，掩不住他的神武气势。

俞秀凡回顾了白衣女子一眠道：“咱们还是仍如旧规，请姑娘回避一下。”

白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。不过，贱妾建议贵宾最好别耽误时间太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不劳吩咐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你如是要再看看万家别院，别把时间拖的太久。”言罢，欠身退到门外，随手带上了木门。

俞秀凡加上木栓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后进未学俞秀凡，见过道长。”

蓝袍道人长眉微一耸动，道：“不敢当。小施主有何见教”俞秀凡道：“道长可是出身昆仑门下么？”

蓝袍道人道：“除了贫道之外，这院中弟子，半数都是昆仑门下，所以这座别院叫作昆仑别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道长可否见告法号？”

蓝袍道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的身份是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造化城主的贵宾。”

蓝袍道人道：“贫道天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领教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道长到此有多少时间，是否染上了毒瘾。”

天星道人沉吟了一阵，笑道：“阁下询问的这样清楚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道长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肯回答在下的问话呢？”

天星道人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小施主这般气势凌人，似乎是贫道非要回答你的问话不可了？”

俞秀凡突然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言语间多有得罪，道长不要见怪才好！”

天星道人神情严肃，冷冷望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内蕴神华，外罩灵秀，应该是一位很受敬重的人，贫道身陷地狱，惭愧万分；不过，贫道自信还没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事……”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贫道到此，已有七年八个月了，如非染上毒瘾，自然不会到此；但我到此后，就发觉了那烟毒之害，所以很快戒绝，幸好我中毒不深，戒绝并非很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此后数年，道长处在这些烟香诱惑之下，一直未重新开戒过么？”

天星道人道：“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忍耐的事，贫道有几次痛苦挣扎，托天之助，贫道总算熬下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

天星道人合掌当胸道：“客气，客气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不宜多留，就此别过。”

天星道人道：“恕我不送了。”俞秀凡启门而出，大步向外行去。白衣女不知隐在何处，快步追了上来，道：“这一次很快啊！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怕姑娘等的不耐烦啊！”

白衣女叹口气，道：“贵宾，事实上，我无法控制自己。同时，我觉着贵宾要看，也应该多看看万家别院。万一你在未看到万家别院之前，贱妾奉到令谕，那岂不使贵宾大失所望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她再三强调那万家别院，倒应该仔细看看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就到万家别院去。”白衣女子放快了脚步，道：“贱妾带路。”

俞秀凡紧追身后，道：“姑娘！受人点滴之恩，应该涌泉以报，姑娘请随便说一句暗语，记在心中，日后，也许有用得着的地方。”

白衣女子极是聪慧，思索了片刻，道：“地狱门户为君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‘引动一片佛光来’，姑娘，牢牢记着这两句话。”

白衣女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但愿贱妾得有再闻此句之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已经度过了无限的艰苦岁月，为什么不再忍耐一些时间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贱妾如大江中一滴秋雨，活着不多，死去不少，我担心的是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是的，少侠是位有心人，也是地狱门内唯一受此厚礼的贵宾，你虽是有为而来，但别忘了这也是城主有意的安排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了万家别院之前。万家别院的势气，果然是与其他有些不同，灯光也似是更明亮一点。

白衣女子击动门环，木门呀然大开。四个劲装大汉，各抱鬼头刀、一排横里拦住了去路。

白衣女子冷冷说道：“我奉命带贵宾观游各方别院，请四位上告院主，善为接待。”

左首一人，大量了俞秀凡一阵，道：“朋友，报个姓名上来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区区俞秀凡。”

左首大汉道：“先请入院，容在下禀过院主。”当先带路而入。

俞秀凡缓步行入院中，借机打量一阵，只觉这地方的院落房舍，比起别处大了一倍还多，想来这别院中的人数，定比别处多上许多了。行到一座房舍前面，带路人停下脚步，道：“贵宾请稍侯片刻，容我通报一声。”

室门大开，两个人相随行了出来，当先一人，正是那手执鬼头刀的大汉，一指俞秀凡道：“就是这一位了。”快步奔返原位。

紧随那鬼头刀大汉的身后，是一位年纪很轻的人，不过二十左右，穿着一件海青长衫，面目很英仗，只是面色上有些苍白。

年轻人一抱拳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家父在厅中恭候大驾。”

俞秀凡一拱子，道：“请教兄台高性大名。”

年轻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兄弟海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领教了。”举步行入了室中。

这虽然只是一座厢房，但比起那少林、武当掌门人住的地方，却是大的很多了。一座下大不小的客厅，高燃着四支火烛，照的大厅中一片明亮如同白昼。正中间并排放着两张太师椅，一个白髯垂胸身着青袍的老者，端坐在左面木椅上，一个白发老耆，端坐在右面木椅之上。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晚辈俞秀凡，见过两位老前辈。”

青袍老者道：“俞少侠不用多礼，请坐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谢坐，”退一步，在旁侧木椅坐下。

青袍老者拂髯一笑，道：“老朽海长城，一侧老伴唐梅。”

俞秀凡陡然间脑际中灵光一闪，想起了大哥艾九灵纵论江湖时，提过了海长城夫妇两人。当下一欠身，道：“久仰两位老前辈的大名，今日有缘拜识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俞少侠是……”

那跟进来的白衣女子，接道：“俞少侠是我们城主的贵宾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老朽失敬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初出茅庐，识见不多，对地狱门中事务，更是感到新奇的很。”

海长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难免，难免。就是老朽进入地狱门之前，也不知武林中有这么一个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到此很久了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时间不短了，八年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是这万家别院的院主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不错。他们推举老朽出来，此时此情之下，老朽也是义不容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是否也曾染上过毒痛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是的。那是很难忍的一种痛苦，但也并非绝无克服的办法，我们夫妇同时戒去了毒瘾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

海长城微微一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贵宾还想知道些什么？”听口气，显然是海长城已把俞秀凡当作了造化城主派来的人。

长长吁一口气，俞秀凡回顾了白衣女子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可否请暂时回避一下？”

白衣女子望了海城长和俞秀凡一眼，回身举步而去。

俞秀凡回头见白衣女子已走出大厅，乃正容道：“老前辈愿否和在下深入些谈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在这幢房里的人，都是老朽的心腹，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想说明一件事，我不是造化城主派来的人。”

海长城笑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我也应该是被害人之一。”

海长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不是造化城主的贵宾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是被他们诱骗至此的贵宾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既是被诱骗到此，怎又能被抬举为贵宾身份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问的好！”于是简明的把经过说了一遍。

海长城似是听得很用心，听完话点点头，却不发一言。

俞秀凡等了良久，不见对方说话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可是不相信晚辈的话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相信。俞少侠说的很仔细，老朽岂有不信之理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此老城府很深，只怕是很难在他口中套出什么内情来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在下想听听老前辈的指示。”

海长城哈哈一笑，轻拂长髯道：“老朽在此，一住数年之久，如是有什

么好办法，老朽岂不早用过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前辈对在下的话，是绝难相信了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俞少侠，你可能说的字字真实，但老朽无法相信。

就算是相信了，老朽也想不出对你有什么帮助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并非求助而来，但老前辈是否愿常驻于此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咱们夫妇加是真的放手向外冲出，能够拦阻老朽的，只怕也没有几人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那老前辈何以不走呢？”

海长城叹息一声道：“老朽两子两媳，和一位爱女，被他们留作人质。”语气一变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老朽奉告的已经很多了，咱们从此刻起别再谈论老朽的事，”俞秀凡道：“可惜的是在下除此之外，又想不出有什么好谈的了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天下万物，无不可谈，为什么一定要谈老朽一家人呢？”

俞秀凡心中暗忖道：这老儿夫妇毒痛，都已戒除，却又甘愿留此，如若只为他媳、女和两子彼扣作人质，那也该想法子解救才是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但不知令郎，令媛和两位媳妇何在？”

海长城怒道：“老夫说过了，不再谈这件事，”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着，老前辈留此的原因，非得弄个明白不可。”

海长城咬牙说道：“阁下虽是贵宾身份，但也不能在万家别院中太过放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道：“如若你海老前辈很满意目下这份院主之位，对在下这个贵宾，就该小心侍候才对。”

海长城霍然起身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你太狂了！”右手缓缓扬起，准备拍下。

那白发老嫗突出掌封住了海长城的攻势，道：“老头儿，暂请忍耐一下，老身还要问他几句。”

海长城冷哼一声，坐了下去。

白发老嫗目光转注到俞秀凡身上，道：“到万家别院之前，阁下已到过什么别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多，少林、武当、昆仑之外，就到了贵院。”

白发老嫗道：“你都平安无事的走了出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谈不上平安，但在下好好的到了万家别院，总是不错。”

海夫人头上的自发，突然无风自动，片刻之后，一头白发忽然开始自行卷起。似乎是每一根头发，都像活的一样。

俞秀凡心中暗暗震动，忖道：“力贯发梢，可以伤人，已非容易，像这样的舒卷自如，实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。”

海夫人道：“希望你能露一手，让我们夫妇见识一下。”

俞秀凡目睹那海夫人白发自行舒卷时，已心知难善了，但自己知道的太少了，艾九灵传给他的武功，虽然是天下武术的精华，但那都是实用的武功，无法在不动手的情形下表露出来。但他很快地想到了“惊天三剑”，当下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海夫人好高明的内功！未学后进，既承推爱，也只好从命了。”

海长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夫人，瞧到没有，这小子狂到什么程度，真要

和你比比苗头了。”

海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也许这年轻人确有过人的能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区区自然难和海夫人的深厚内功相比。”

海长城接道：“那你要表露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摆出一剑式，请两位指点指点！”

海长城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摆一个剑式出来，那必然是天下最深奥的剑式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也许两位的眼中，只是一种很普通的剑式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像阁下这样摆个剑式……”话说了一半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原来，俞秀凡已然摆出了剑式。海夫人的脸色，突然间变的十分凝重，双目盯住在俞秀凡摆出的剑式之上。

俞秀凡手中并没有剑，只是用手摆出一个拿剑的姿式，左腿微屈，左手五指半握，手心上，有一种跃跃欲飞的气势。

海长城两道锐利目光，也立刻被那摆出的剑式所吸引。但见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右手不停的摇动，左摆右挥。俞秀凡一直是摆着那一个剑式，没有改变，但那海长城却连连改变手势。片刻工夫，累得一头大汗。

忽然间海长城两只手一齐动作，忽前忽后，推拒迎送，似是在和人搏杀一伍。海夫人虽然没有举动，但脸色却十分难看。

过了约半盏茶的工夫，海夫人突然吼叫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俞秀凡收起手势，缓缓说道：“献丑！献丑！”

海长城骤然失去了目标，不停地挥舞着双手，吃力地停了下来。举手拭去脸上的汗水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剑式？”

俞秀凡不理海长城，目光转注到海夫人的脸上，道：“夫人，在下这剑式，还过得去吧？”

海夫人道：“贵宾很高明，咱们夫妇失敬了。”

俞秀凡一拱手，道：“海老前辈，在下想再谈谈老前辈和万家别院的事，不知老前辈愿否回答？”

海长城叹口气，道：“海蛟，看守在门外，任何人不许接近一丈之内。”

海蛟一欠身，退出室外。

海长城道：“少侠，万家别院中情形不像其他别院那么单纯，老朽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晚辈是否可以随便问了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就凭少侠一身能耐，自然可以问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位海蛟兄弟，是老前辈的什么人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是太子。也是一直追随老朽身侧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是否试过救助子媳和千金？”

海长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试救他们的机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不在这人间地狱中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至少不在这座‘福寿大院’之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是否也染上了吸福寿膏的毒瘾？”

海长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们离此之时，毒瘾还未完全戒除。

此刻，他们是否还在吸食，老朽不敢妄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几时你才能和他见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每年两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一定的时间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没有。他们突然把老朽的子媳、小女，送回到万家别院来，父子母女们会面不久，就匆匆分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没有试过留下他们么？”海长城道：“自然是有，但他们告诉老朽，无法留下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像令郎、令媛这样遭遇的人，当今天下，不知有多少个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少侠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想劝说两位背离你们的组合，两位愿否答应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题目太大了，老朽实有无法回答之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在武林中时，必然是盛名显赫的人物，如是两位甘心留此，为人所用，江湖上，还有些什么人敢挺身而出呢？”

海夫人摇摇手，阻止了海长城答话，道：“少侠，你究意是什么身份，怎会劝我们背离城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名不见经传，说出来，两位也不认识。但两位如不愿长年作阶下之囚，在下愿试助两位一臂之力。”

海夫人道：“你怎么帮助我们？”

## 第二十回 无名哑巴 白衣罗刹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所以甘愿留此，无非是为了子媳、爱女被留作人质，如若他们获得解救，两位心中就没有顾虑了。”

海夫人回顾了海长城一眼，道：“老头子，我瞧咱们用不着对人家装作什么了。”

海长城一挥手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兹事体大，也不完全为了老朽等与子媳爱女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不错，俞老弟，别说的这样轻松。如若事情真如你俞少侠说的这么简单，别说这座福寿院中，一共有十方别院，单是这座万家别院，就具有了莫可轻侮的力量，能控制这一股力量的人，又岂是等闲之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乃是这万家别院的院主身份，难道也不能控制这万家别院么？”

海长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俞少侠认为怎样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着，老前辈既是一家之主，自然是能够作得主了。”

海长城整容道：“单是万家别院，就够复杂了。至少有两个人，不会听老夫的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人？可是造化城主派来的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不是。只是几个桀骜不群的江湖人物。”

海夫人接道：“其中白衣罗刹最为狂傲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白衣罗刹，那是个女的了？”

海夫人道：“是的。一个修为极深的女人，她不但武功精深，且通达媚

术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魔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是这些人不听两位的指挥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他们我行我素，全然不把我们放在眼中；就是造化城主派出的巡使，他们也一样不放眼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在武林同道的份上，老前辈夫妇可以忍受，但造化城主怎会忍受这些狂傲行为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造化城主如不愿忍受他们的狂傲，势必要大费一番手脚，那可能造成重大的冲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是否可以说的详尽一些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万家别院中，是福寿院中最大、也最复杂的一个别院，这里有一百数十位武林高手，大都是江湖上一方的豪雄人物；当得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之称的，至少有十个以上，或者更多一些。

因为这里面大庞杂了，其中有很多人，我不但没有见过，而且根本就没有听说过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除了你们才说的白衣罗刹等人之外，还有些什么特殊的人物。”

海长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有两个表面上看去，全不引人注目的人，但如经过长期的观察后，就发觉了他的特异，与众不同；到目前为止，对这两个人，我仍是有些莫测高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可否告诉在下，那是两个怎样的人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其中一人，自进入万家别院，五年来从没有说过一句话！”

俞秀凡嗅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会不会是个哑巴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老夫相信，他绝不会是哑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会不会是被人点了哑穴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不会！他举动灵活，一点不像被人点了穴道的样子。”

俞秀凡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还有一位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那个人更奇怪了，就一般来说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毒瘾发作一次，吸食后精神饱满，但到毒瘾发作的时候，那萎靡失神的样子，完全不像一个人，但那个人很奇怪...”俞秀凡接道：“他可以不按时间吸食？”

海长城笑一笑，道：“他可以连续的吸毒两个时辰，但也可以连续两三天一口不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他常常打坐，有时能把自己关入房中，一连数日不吃不喝，而且还能睡觉，睡它个三日三夜不起来，更是平常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的武功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从未见露过武功，他也从不和人冲突；有时碰到别人的情绪不好，给予他很大的羞辱，他也能视若无事，忍了下去。”

突然间，俞秀凡对这么一位怪人，发生极大的兴趣，急急说道：

“他有多大年纪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很难说，三十左右，四十上下，都说得过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海前辈没有找他谈过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谈过！他为人和蔼，十分健谈，但却从来不谈正经事，问起他的来历，更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叫人难测高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的姓名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他自称无名氏，不肯见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天下有这等人，在下应该去见识一下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俞少侠，是要他来此会面呢？还是咱们去找他？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咱们应去拜访他。”

海长城点点头，道：“俞少侠这点年纪，身怀绝技，又全无狂傲之性，确是难得的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夸奖了。”一抱拳，道：“那就烦请老前辈带我一行了。”

海夫人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慢着，俞少侠，老身有一事请教，不知当是不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海夫人道：“俞少侠，你刚才摆出的剑式，是什么剑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惊天三剑。”

海长城、海夫人同时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那就难怪了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海长城道：“惊天三剑，已经失传于江湖，老弟在那里学得此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是无意得到了一本剑谱，上面记述的惊天三剑。”

海夫人道：“看情形，俞少侠已把这惊天三剑参悟透澈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照着剑谱练习，但已参悟了多少，晚辈也不大清楚。”

海夫人道：“俞少侠，那剑谱还在你老弟身上么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前辈的意思……”

海夫人道：“俞少侠不要误会那惊天三剑的剑谱，如若还在你的身上，那就设法把它毁去。此一剑谱，一旦落在别人的手中，那就大大的麻烦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不用担心，在下身陷危境前，已把惊天剑谱毁去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那就是说今日天下唯一会惊天三剑的人，就是你老弟一人了！”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那惊天三剑，在武林中，可是很有名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那是震动江湖的一套剑法，江湖上只传出惊天三剑，也有很多武林高手，死于惊天三剑之下，但却没有人见到过惊天三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因为，见过惊天三剑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的。所以，江湖上只是盛传，但却没有人见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老前辈，咱们去见见那位无名氏吧！”

海长城目注夫人道：“此间事请夫人照顾一下。”

海夫人道：“你请去吧！家中事，有我负责。”

海长城带着俞秀凡出室而去。白衣女子当门而立，拦住了去路；道：“贵宾还要停留很久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在下还要见几个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还要多少时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就很难说，反正姑娘正在奉命陪我，你留这里等候就是。”

海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请进来，咱们谈谈。”伸手一把抓住了白衣女子，拖入室中。

紧随在海长城的身后，俞秀凡行人了一座小室之中。不知道是为了省油，或是地狱中人适应了黑暗，每一座小室中，都没有点灯。两人行入了室

门，室中才亮起了一盏灯火。一个面目清瘦的人，卧在一张木榻之上，手中还拿着一把火招子，点燃案头灯火。

海长城一拱手，道：“无名氏，在下带一位朋友来看你了。”

无名氏一跃下榻，肃容一抱拳，道：“原来是院主大驾，在下怎么敢当。”

海长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名氏，这一位是俞秀凡俞少侠，城主的贵宾。”

无名氏回头望了俞秀凡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！不敢。无名氏今天还未过毒瘾吧？”

无名氏笑道：“今日不用了。兄弟昨天一连吸食十余筒，连今天一起食用过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，台端是如何被请入这地狱门中的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和他们差不多，造化城主看着在下顺眼，就把我给请进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真的是要言不多，简明的很啊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事实上确也如此。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一般被造化城主看上的人都校送入地狱，阁下怎会作了造化城的贵宾？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此人脸上不见灰气，分明未受烟毒侵害，但他大智若局，不说正事，我何不用话点他一点。心中念转，冷冷说道：“无名兄，有一句俗话说，虎行千里吃肉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狗走千里吃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就是在下被造化城主视为贵宾的原因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对！所以，阁下是贵宾，咱们入地狱门了。”

他的修养好极，俞秀凡虽然出语尖锐，辱及到他，这无名氏竟也能轻描淡写的应付过去，全然不见一点火气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好耐心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夸奖，夸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，在下想带阁下同入造化城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这样一个人，也能进入造化城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不能呢？阁下深藏不露，留在地狱中岂不可惜的很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已经习惯了地狱的生活，骤然被带往造化城去，在下只怕不能适应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似乎是对这份生活十分留恋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谈不上什么留恋。不过，这里卧龙藏虎，而且管吃管住，又没有什么工作，很对在下这份好吃懒做的性格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海长城一民，道：“海院主，这位仁兄深藏不露，留在贵院中，有害无益。”

海长城一时间也未想通俞秀凡的用心何在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俞老弟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之意，希望带这位无名兄同往造化城一行，不知院主的意下如何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个，老朽倒没有什么意见，要看这位无名兄的意思了。”

无名氏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弟走过很多的地方，但却一直没有地方像这里舒服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在此终年不见天日，有什么地方舒服呢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了。像你海城主，在江湖上地位显赫，手下的仆从如云，过的是豪富生活。至于区区在下，只是一个流浪江湖的人，从来没有过像这么不愁吃，不愁穿的舒服日子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不论你装的如何像，我也要揭穿你的伪装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无名兄，造化城中的生活，大概要比这地方舒适一些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工作是不是很忙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如是不喜欢做事，咱们可以替阁下找一个只吃饭不做事的工作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院主，在下这些时日中，无功可也无过，在下不愿离去，还望院主作主了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无名兄，你知道，海院主也听命于造化城。”

无名氏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是海院主答应了，在下也只好跟阁下同往造化城中一行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由现在起，你就跟着在下。”

无名氏回目望着海长城道：“海院主的意思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无名兄如是听老朽的意思，那就最好听从贵宾的吩咐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院主如此吩咐，在下也只好从命了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有劳海院主，咱们去见见那位三年不讲话的人。”

海长城应了一声，转身向前行去。俞秀凡、无名氏鱼贯相随。

这是一座边问房舍，双门紧闭。

海长城轻轻叩动门环道：“老朽海长城，有人在么？”

未闻回答声，木门却呀然而开。无名氏晃燃手中的火招子，点起了案头火烛。明亮的灯光下，只见一个黑袍人冷冷地站在门后。

无名氏一挥手，道：“得罪，得罪！”

黑衣人冷冷的站着，似乎是根本未听到无名氏说的话，连头也未转一下。

海长城一指俞秀凡，道：“这位是造化城主的贵宾，特来探望。”

黑衣人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摇摇头，摆出一个送客的手势。

海长城低声道：“贵宾来自造比城，不可轻易得罪。”

黑衣人一皱眉头，突然转身行回木榻，盘膝而坐，闭上双目。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回顾了无名氏一眼，道：“劳请无名兄，把这位不说话的朋友给拖出去。”

无名氏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这个恕难从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不肯出手，俞某人只好自己来了。”大步行进木榻，突然一伸右手，抓向黑袍人的肩头。

黑袍人双目未睁，身躯未动，被俞秀凡一把抓住。

俞秀凡只觉五指如同抓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一一般，心中暗暗一震，暗忖道：“这是什么武功？心中念转，右手向上一提，竟把那黑袍人给生生提了起来。但那黑袍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双腿盘收，双手合什，有如一座铁铸木雕的神像一般。

俞秀凡心中暗作盘算忖道：这人一语不发，看来只有逼他出手一途了。内劲暗发，右手一挥，硬把那黑袍人抛向院外。但闻蓬然一声，摔落在实地上。无名氏手执火烛，当先奔出室外。只见那黑袍人仍是双掌合什，盘膝坐在实地上。他脸色平静，盘坐的姿势，也和室中木榻上一洋。这一摔不但不见他有什么痛苦，而且，连他的姿势也保持原来的样子，没有改变。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好定力！”

俞秀凡快步行了过来，看那黑袍人仍然闭着眼，心中暗暗敬佩，忖道：“这人的定力，果然叫人敬佩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冷笑道：

“阁下有这样一份好定力，才能一直闭口数年，不说一句活了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一个人，到了这等境界，不论他说不说话，实也无关紧要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我不信，他真的能忍下去。”右手缓缓伸出，扣向那黑袍人的脉穴。

黑袍人静坐下动，竟让俞秀凡抓住了右腕脉穴。手指触及那黑袍人的右腕，俞秀凡立刻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向外面膨胀，而且手指握住的右腕，突然开始发热，俞秀凡一皱眉头，提聚真气，五指紧收。黑袍人脸上突然变了颜色，双目也缓缓睁开。俞秀凡承受少林群僧合力打通奇经八脉，又得花无果用药物和本身绝世功力，助他突破了十二重楼。他已具备了当世第一流高手的功力，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。这一运功抗拒，那黑袍人手腕上的热力，顿然开始减低，逐渐消失。黑袍人脸上，开始滚落下汗水，片刻工夫之后，汗水湿透了黑袍。但是，黑袍人确有一股狠劲，虽然人已大感不支，但仍然咬着牙，一语不发。冷眼旁观的海长城和无名氏，却看的，心中震撼不已。海长城心中有些底子，还可以保持着镇静之色，但无名氏却看的脸色大变。

俞秀凡心中大感不忍，但形诸于外的神色，仍然十分凌厉。

无名氏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一个人如是死了，那就永远不能说话了。”

黑袍人望着无名氏一眼，仍然未发一言。

俞秀凡不停的增加内力，那黑衣人的脸上已然开始扭曲、变形。那是因为全力抗拒自秀凡内力压迫的原故。

海长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贵宾，请手下留情。”

俞秀凡已看出对方无能支持下去，借阶下台，立刻松了五指。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他已许是被人下了毒手，变成了哑子，一个人不论如何装作，也不会连命也不要。”

这时，俞秀凡也无法确定这人是不是哑子了。他已存心征服此人，心中虽然有些抱疚，神情却仍然十分冷漠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口不能言，想来定然是可以写字？”

黑衣人吃足了苦头，锐气尽失，已不敢再和俞秀凡抗拒了。点点头，表示可以写字。

俞秀凡道：“请阁下跟区区离开万家别院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黑袍人又点点头。

俞秀凡目光一掠梅长城，道：“请海院主替在下作个见证。”

海长城做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见证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看上了无名兄和这位哑兄，请他们作兄弟的随从侍卫士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就算是你俞少侠带他们两位离开，也用不着老朽作见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心中定然有些不服，所以，兄弟想叫他们心服口服，日后也好不生背叛之心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俞少侠的意思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请他们两位联手而出，和兄弟动手一博，如是他们两位胜了，在下愿听他们两位的发落。”

海长城接道：“你是城主贵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就是在下要请你海院主作证了，在下自愿和他们两位比武，就是死于他们两位手中，由你海院主作证，造化城主也不会追究他们了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老朽只怕担当不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海院主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他们，决不会伤害到在下。”

海长城目光一掠无名氏和黑袍人，道：“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无名氏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要看看那位哑兄的意思了。”

黑袍哑子忽然站了起来，点点头。显然，他已同意了比武的事。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！那就请海院主替咱们作个见证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同意了比武，但不知是否同意在下的条件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如是败在区区手中，愿否作在下的从卫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有没有一个时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！至少三月，至多半年，由在下决定。半年之后，悉凭两位决定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值得一赌，哑巴兄，高见如何？”

黑袍人点点头，表示赞同；俞秀凡将身形移开了三步，道：“两位请出手吧！”

海长城似乎是有意的把这件事烘托的热闹一些，吩咐点燃了两支高大的火炬。高达两尺的火苗，照亮了方圆七八丈的地方。

黑袍大汉恢复的很快，就是这一阵工夫，人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。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二打一，那就请俞少侠先出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是两位先请。”

无名氏一抱拳，笑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多有得罪了。”突然欺身而上，左拳击向胸前，右手却五指半屈，横胸而立。他口中虽是说的客气，但却掌出如风，直击要害。

俞秀凡道：“好拳法！”倏然之间，挪开半步。一股拳风，掠着俞秀凡的前胸险过。

无名氏左拳落空，身子冲过俞秀凡身侧时，那平胸的右掌，却呼的一声，推了出去，五指分取俞秀凡五处大穴。俞秀凡微微一凛，吸了一口气，又向后退开了两步。

只见拳风破空，那黑袍人却在俞秀凡脚步停下时，急袭而至。

双方立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斗。

无名氏和黑衣人联手施力，攻势凌厉的很，一招一拳，无不恰到好处。俞秀凡凭仗一套闪转的身法，躲避了两人攻击，但却一直没有还手。

黑衣哑子双拳同施，一招连环撞掌，拍了过来。无名氏却一掌扫过俞秀凡的背后，嗤的一声，衣衫破裂。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双手突然一齐拍出。右手掌力，排山倒海般拍向黑

衣人，左手却施展擒拿手法，抓住无名氏的右腕穴道。急漩涌浪的恶斗，忽然间静止下来。

无名氏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俞兄，高明啊！咱们不用再打了。”

黑衣人被俞秀凡一记强猛绝伦的掌势，给迫退五六步远。

俞秀凡望望黑衣哑子，道：“阁下怎么样，还要打下去么？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垂下了双手。显然，两人都已被俞秀凡所折服。

轻轻叹息一声，无名氏缓辇说道：“俞兄，咱们认输了。不过，在下觉着应该先把事情谈清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阁下不会留在这万家大院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会。我要带两位进入造化城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造化城，是不是有福寿膏食用呢？”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摇摇头，道：“造化城中没有福寿膏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因为，兄弟的毒瘾很大，如若没有福寿膏，就不能随你俞兄进造化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的毒瘾，真的很深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。兄弟的瘾很大，如是没有福寿膏，那就完全断去了生机，”俞秀凡皱皱眉头，道：“海院主，这是否能够想办法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倒可以想办法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老朽可以想法子取一些福寿膏，给你带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带多少？”

海长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想要多少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位兄弟限我们三月到半年时间，在下希望能带三月至半年的用量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看在俞少侠的份上，老朽给两位凑合三个月的用量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三个月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你们知道，万家大院中，只有三天的存量。你们两个人，每人九十天，带走了二九一百八十天的存且，万家大院中，被你们带走了四分之一的存量，这方面如何安排，在下还要大费周折！”

无名氏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既是如此，咱们带三个月存量就是。”目光一掠黑袍人，道：“哑巴兄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黑袍人点点头。

俞秀凡目光一掠无名氏和黑袍人，道：“两位的事情已都办完了，现在，该听听兄弟的意见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可知道作一个从卫的责任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兄弟什么事情都干过，就是没有干过从卫这一行，你说说看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从卫的责任是：第一、要保护主人的安全；第二、要有为主人生；为主人死的决心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一副活奴隶的嘴脸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人生如做戏，咱们要唱这出戏时，大家只好凑合凑合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好！在下同意，但要问问哑兄的意见。”

黑衣人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应该记着一句话：主人的话，作从卫的只有一个决定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怎么一个决定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命行事。阁下如是有什么意见，可以先说明白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没有什么意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劳请海院主替我准备一下。”

海长城一欠身，道：“老朽这就去叫他们准备一下。”举步而去。

俞秀凡神情冷肃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听着，由现在开始，两位就算是在下的从卫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这个咱们早就答应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然答应了，两位就要合乎从卫的身份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如是咱们不记得，而有所违犯之处呢？”俞秀凡道：“那就别怪在下施下毒手了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俞兄的意思是说咱们如有疏忽之处，那就要受惩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！追魂龇狐，决不宽容。”

无名氏脸色一变，未再多言。这时，海长城已然手提着一个大包行了过来。无名氏伸手接过，道：“海院主，诨是三个月份的福寿膏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不错，两位一旦离开了俞少侠，希望两位还能回到万家大院来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海院主但请放心。除了万家别院之外，天下还有什么地方能供应福寿膏呢？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包袱之内，分为两个包袱，每人三个月份，最好两位请分别带上。”

无名氏打开包裹，分了一个给黑衣人，两人分别背好。

俞秀凡冷眼旁观，看两人分好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再去看几个人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看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去看看那位白衣罗刹。”

海长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俞兄，那位白衣罗刹正在戒除毒瘾期间，只怕是不大方便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只要她肯合作，咱们不会耽误她太多时间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接道：“海院主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都由在下承担，不让你担当一点风险。”

海长城道：“好吧！既然是贵宾坚持要去，老朽只好带路了。

不过，老朽希望能先去通知一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只管请便，”海长城道：“老朽先走一步。”举步向东北方位上行去。

这时，大院中高燃着数支火炬，照的一片通明，俞秀凡目睹那海长城行人了一座跨院中去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座别院之中，怎的会有一座跨院。”

但闻无名氏低声说道：“俞兄，咱们此后应该如何称呼你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倒不在乎，两位看着办吧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可以去了。”

俞秀凡摆出了主人的架子，大步向前行去。黑袍哑子、无名氏鱼贯随在俞秀凡身后，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没有看错，那确是一座跨院，木门掩虚。无名氏似是对作为从卫一事，极为内行，俞秀凡一步踏入门内，无名氏已快步越过了俞秀凡，抢在前面。但无名氏立刻停了下来。他走在最前面，他一停下，俞秀凡和黑袍人全都停了下来。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雪白的白衣女子，站在院中。

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跨院，院中也燃起了一支火炬，照的一片明亮。火炬映照下，清晰的看到那白衣女的每一部分。

只见她启唇一笑，露出来一口细小如玉的白牙，缓缓说道：“无名氏，你来此作甚？”

无名氏笑一笑道：“找人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海院主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他来过，现在厅中，不过，海院主没有交代过，说你要来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？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一个字，滚！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罗刹姑娘，如是咱们这样快的滚出去。

那就不如不来了，”白衣女子道：“你自己不愿走，我只好动手撵你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你就是白衣罗刹？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。你大概是造化城中的贵宾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俞秀凡。这位无名兄是受区区之请而来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听说无名氏和那位不说一句活的哑巴，都已经被你收在身侧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承他们两位帮忙，愿意跟着区区在下去那造化城中走走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造化城的名字，在这里确有点震慑人心，不过，小女子没有把造化城三个字放在心上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果然是很狂妄。”

白衣罗刹冷笑一声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今年几岁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得年龄的大小，和咱们之间的事，似乎是没有多大关系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我是说，你少不更事，说话太狂妄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是猛龙不过江，如是在下真如你罗刹女说的那样脆弱，在下也不会来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自从进入这鬼地方之后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杀过人了。”

忽然一长柳腰，白衣飘动，人已到了俞秀凡的身前。衣袖飞扬，纤纤玉指，已经指向了俞秀凡的前胸大穴。

俞秀凡一吸气，倏忽间飘退五尺，闪到了无名氏的身后。

无名氏心中已明白，这是要他出手，当下右手一抬，拍出一掌。

白衣罗刹一扬柳眉儿，右手突然划出，尖厉的指甲，划向了无名氏的

右腕脉穴。

无名氏一吸气，疾退三尺，左手又疾快拍出。

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凌厉搏杀。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人拳来、脚去，指点、掌劈，见招破招，极尽变化能事。转眼之间，两人已拼斗了四五十招。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“这无名氏的武功，如此高明，怎的刚才和我动手时，不过数招，即已落败。”

这无名氏的武功高强，不但俞秀凡大感意外，就是白衣罗刹也有着意外的感觉。不禁激起杀机，柳眉耸动，掌法一变。但见掌影幻起，立时把无名氏迫的向后退去。

俞秀凡回顾了黑袍哑子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可以出手了！”

黑袍人一点头，侧身而上，人来到，掌势已到，呼的一声，劈向了白衣罗刹的后背。

白衣罗刹反身一指，点向哑子的穴脉，迫哑子急的向后退，避开了指风。但这一来，无名氏承受的压力大减，立时放手反击。

三人这一番恶斗，只打的奇招百出，极其凌厉。白衣罗刹力敌两人，虽无败象，但却也无法取胜。

俞秀凡看别人搏杀，只觉拳风呼啸，指点影影，激烈绝伦，但自己和人动手时，却从未有过如此情势；最多两三招，就分出胜负了。

所以，他看的十分用心。这一来，立刻从三人的搏斗中，看出了很多的破绽。

原来，金笔大侠艾九灵传给他的武功，都是化繁为简的招数，一招擒拿，一指变化，无不花费了艾九灵极大的心血。所以常能在三二招之内，克敌制胜。

双方斗了百招左右，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。白衣罗刹的攻势，也愈来愈见奇幻，但黑衣哑子和无名氏也渐斗渐见功夫。

俞秀凡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黑衣哑巴和无名氏，应声向后退开。

白衣罗刹目光转注俞秀凡的脸上，道：“怎么不打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像你们这样打下去，几时才能分出胜负？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你的意思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应该明白了，你连我两个从人，都打不胜，还有什么法子能够胜我，你已无能阻止我们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我这个人，很奇怪，一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就算我胜不了你，也得试试才行。”

俞秀凡大行两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然不服气，那就请出手吧！”

白衣罗刹格格一笑，缓步向前行去，距离俞秀凡两尺左右时，才停了下来。

俞秀凡肃然而立，双目凝注在白衣罗刹的脸上。

白衣罗刹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怎么不出手啊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例不先行出手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很谦虚了。”突然右手一招，五指尖尖，逼向了俞秀凡的前胸。这一招变化万端。五道指尖，内劲外透，手指未到，暗劲已然逼上前胸。俞秀凡斜斜侧身，右手一扬，五指反向白衣罗刹的手腕搭去。

白衣罗刹右腕一沉，向后缩去。那知俞秀凡右腕忽长，斜里一抄，竟然抓住白衣罗刹的右腕。他指上早已满蓄真力，五指一收，内劲骤发，白衣罗刹立刻感觉到半身麻木。

俞秀凡右手一抬，掌势已然逼在了白衣罗刹的顶门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认输么？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看来，我不认输也不行了。”

俞秀凡放开了白衣罗刹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可以闪开了。”

白衣罗刹叹一口气道：“自我出道以来，还没有遇到一招就拿住腕脉的人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今天遇上了。”

白衣罗刹不但全无怒意，反而望着无名氏一笑，道：“你也高明得很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夸奖！夸奖！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阁下想是太有名了，说出来，恐怕惊世骇俗，自号无名氏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把在下估计的太高了。”

白衣罗刹目光又转到那黑袍哑子身上，道：“你朋友这身成就，也算得是武林中一流高人了。不过，你能忍住数年不发一语，也实在叫人佩服。”

黑袍人神情冷漠，恍如未闻，望也未望。

白衣罗刹看那黑衣人的神情，心中大感恼火，一扬柳眉儿，似要发作，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。

无名氏道：“越是微小的毛病，越是易犯，如若这个哑巴兄是存心装作而来，必然也有了很完全的准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一个准备法呢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方法很多，譬如他自行闭了哑穴，或是破坏了声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闭了哑穴，还可以活开穴道；如是破坏了声带，那岂不是永远就不能恢复了。”

白衣罗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还有很多别的方法，有一种药物，吃下去，可以使一个人暂时失去声音。”

前秀凡道：“世界之大，当真是无奇不有了。”

白衣罗刹奇道：“听阁下的口气，你似是在江湖上走动不久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是初出茅庐，姑娘有什么指教？”

江湖上事，就是这样，强强为尊，白衣罗刹领教了俞秀凡的武功，心中已有些畏惧，也很佩服。他虽然语中带刺，听了也若无其事。当下赔笑说道：“不敢。校好只是觉着俞兄的江湖阅历差些。”

俞秀凡话题一转，道：“在下听海院主说，姑娘是这万家别院中最杰出的几位高人之一，否则，他不会离群独居，住在这样一处幽静的跨院中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那是海院主抬爱校好。其实，这座跨院中，住的也不是我一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除了姑娘之外，不知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除了校好之外，还有五台天雷老人，岭南千臂魔两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天雷老人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何，啊，在下问他的是正是邪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如若一定要分个正邪出来，天雷老人该是白道上声誉卓着的人。岭南千魔和校好这个白衣罗刹的名号，一听就是绿林道上的匪号

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天雷老人，是一位正正当当的人了。”

白衣罗刹笑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正邪之分，严格说起来，那是见仁见智的看法。所谓正大门户中人也有很多作了不少见不得天日的事；绿林道上，也有很多讲义气、明是非的人，他们在武林中的名声虽然不好，但却受着很多百姓的敬爱，他们在默默积修善功，而又不愿为人知道，所以，只以在江湖的声誉量人，那就有遗珠之憾。”

俞秀凡听得一怔，双目凝注在白衣罗刹脸上，瞧了良久，突然叹一口气道：“姑娘说的有理。这世间有很多欺世盗名的人，他们被人尊为君子、大侠，但暗中的作为，却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。”

白衣罗刹格格一笑，道：“这座福寿院中；虽然是深处在密谷山腹之内，终年不见天日，但十方别院，却无疑是整个江湖的缩影。

在福寿膏毒瘾的熬煎之下，九大门派中人，表现出的刚毅不屈之气，也未必强过我们这些江湖草莽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姑娘的指教。”

俞秀凡心中，原对白衣罗刹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，一个人取了个罗刹的名号，其恶毒可想而知。坦白白衣罗刹一番话，使得俞秀凡的印象大变。

只听白衣罗刹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很难得啊！你这点年纪，又有着那样一身惊人的成就，却没有年轻人那股自负不凡的傲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行走江湖，只服义、理两字，义理所在，虽死不屈。姑娘言之有物，句句合理，在下自是佩服。”

白衣罗刹双目中闪动着明亮的光辉，道：“你读过不少的书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学无止境，在下读书实也有限的很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咱们到厅中谈吧！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、黑衣哑巴对望了一眼，紧随在俞秀凡的身后，行入厅中。

也许是限于形势，这里所有的房屋，都很小巧，所谓厅，也不过比一间房子稍为大些。

厅中早已坐着三个人，海长城和两个长髯青袍的老者。加上了白衣罗刹和俞秀凡等三人，立刻挤满了整个厅房。

白衣罗刹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当年我所住房子的浴室，也比这座客厅大上三倍，俞少侠只好委屈一下了，请坐吧！”

俞秀凡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在这样的环境，有这样一幢独立的跨院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”

白衣罗刹亲手倒了一杯茶，送了过来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请喝茶！”

俞秀凡接过茶杯，但却茶未沾唇，就放在了木案上。白衣罗刹目光一掠两个比青袍老者，道：“你们两个老怪物，过来见见这位俞少侠。”

两个青袍老人一皱眉，目光一掠俞秀凡，冷哼一声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白衣罗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看你们的神态，似是心中有些不服。”

左首白髯老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在江湖上行走，很少称人一个侠字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位老前辈怎么称呼？”

左首白髯老者道：“老夫岭南千臂魔项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是项老前辈，久仰！久仰！”

千臂魔冷冷说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白衣罗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项老魔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，能让我白衣罗刹尊他一声少侠的，江湖上为数不多。”

千臂魔项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夫倒要试试他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你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了。”

项侗道：“老夫一向不太相信传说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你最好自己试试了，不过，校好希望你小心一些。”

项侗道：“小心什么？”

白衣罗刹浅笑道：“校好之意是，你选一个适可而止，可以下台的试法。”

项侗哦了一声，突然回手一指，点向了俞秀凡的前胸。俞秀凡一抬手，扣住了项侗的腕脉。

项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手法？”

俞秀凡松开了五指，道：“晚辈侥幸，老前辈承让了。”

项侗道：“阁下很谦虚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只是取巧罢了，如若是真正相博，晚辈只怕不是敌手。”

项侗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你有什么话，可以说了，万家别院，在十方别院是较受优待的一座别院，这地方更是很隐密，俞少侠有什么心腹之言，可以说给咱们听听了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掠右首青袍老人，道：“这一位想是五台山的天雷手老前辈了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朽正是天雷手纪飞，俞少侠身手绝伦，使老朽又目睹一代武林奇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夸奖了。”

纪飞道：“万家别院，能在十方别院中较受优待，并非是造化城主对咱们有所偏爱，而是经过几番搏杀之后，争来这一点点放宽的尺度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项侗轻咳一声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可知道咱们为什么要同住这一座跨院中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不知。”

项侗道：“造化城中的杀手，一个个武功高强，我们三人同住于一处，就是防备他们暗中下手算计我们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万家别院中有这么多人手，难道还有别的人会来行刺么？”

项侗道：“是的。福寿膏并非是不可戒绝之物，只要一个人能下定决心，忍受一些痛苦，就可以摆脱福寿膏的控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样说来，造化城对十方别院的控制，并没有绝对的把握了。”

项侗道：“那要看能不能摆脱福寿膏的控制，摆脱不了的人，只有听命行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万家别院中，有多少人可以摆脱福寿膏的控制呢？”

项侗道：“海院主一家人和我们三个，另外，还有两位可能也摆脱了毒瘾的控制，但他们一直不表明出来，叫人心中存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两位是什么人？”

项侗道：“那是这位哑巴兄弟和这位无名兄了。”

俞秀凡回顾厂两人一眼，道：“两位究竟是有没有毒瘾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有！而且毒瘾还不小。”

俞秀凡耸耸肩，未再多言。

白衣罗刹道：“俞少侠，走过了另外九处别院，他们有好多人摆脱了福寿膏的控制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只走了另外三处别院就在下观察所得，每一座别院中，可能只有一二人摆脱了毒瘾的控制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俞少侠，我们很希望你能说出来此的真正用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奉告诸位来此的经过，至于我有什么用心，现在还无法深谈。”述说了被诱骗来此的经过后，叹口气道：“未进入这人间地狱之前，在下实未想到造化城中，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。”

天雷手纪飞道：“怨老朽托大，叫你一声老弟，这也为了表示亲切一些。”接着又道：“老弟，你准备怎么进入造化城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。晚辈既然来了，希望进入造化城中看看。”

纪飞道：“老弟，你必有着旷世奇遇，才能突破常规，有此超越年龄的成就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晚辈确有一点不寻常的奇遇，也在江湖上走动了一段时间，使晚辈奇怪的是，江湖上似乎是十分平静，对这么多武林高手，被诱入地狱一事，似乎是全无所觉。”

纪飞道：“可怕的也就在此了。所以，老朽觉着，老弟应该先把这消息传入武林，最好能找到金笔大侠艾九灵，以他的声望，登高一呼，才能使整个江湖觉醒。”

## 第二十一回 鬼卒判官 断魂狂人

海长城道：“纪飞兄，艾大侠已经失踪了近二十年，只怕早已被造化城主谋害了。”

项侗道：“如若艾九灵还在人间，岂容得他们如此的胡作非为。”

纪飞摇摇头，道：“老朽不作此想，艾大侠的绝世功力，怎会被他们谋害”项侗道：“纪兄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原来艾九哥在江湖的声望，是如此之高，不论黑白两道，都对他如此敬重。”

但闻白衣罗刹说道：“这位俞少侠武功的精绝，实已到不见招式的境界，一挥手，一投足，都可克敌制胜。不过，校好发觉，他除了武功之外，还有满腔的学问，和惊人的说眼力，也许，他是有意进入造化城来。”

俞秀凡缓经说道：“谈不上有意进来，不过，现在在下倒希望进入造化城中去看看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你准备一个人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准备带贵院中两个人去。”

白衣罗刹目光一掠无名氏和黑衣哑子，道：“带这位无名兄和哑兄同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正是带这两位兄弟同去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他们两位同意了么？”

俞秀凡笑道：“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，他们两位已经同意了。”

白衣罗刹笑一笑，道：“校好不才，已把福寿膏的毒瘾戒掉，项兄和纪兄，也已开始戒，只要能再熬过三五天，大概也可以戒除了。

只要能摆脱福寿膏的控制，咱们就不必再畏惧造化城主了。”海长城道：“造化城中，武功高强之士很多，不可轻敌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只要一刀一枪的打，不幸战死，也死的瞑目了。”

俞秀凡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，如若人人都有姑娘这份豪气，武林中才有再生的机会。”

白衣罗刹叹口气，道：“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九大别院中是什么人，单是看我们万家大院中的人，黑，白两道中的人，虽然未被他们一网打尽，但已被他们收服了十之六七，这些人都是各霸一方的英雄人物，如今部已被送入了地狱之中。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看起来，江湖上能够反击造化城的力量，都在造化城的内部，”这当儿，跨院外传来一个尖厉的声音，道：“我要见俞少侠，你们不能阻拦。”

海长城高声说道：“放她进来！”

一面色惨白的女子，快步冲了进来，道：“贵宾，我已接到令谕，立时得离开此地，”俞秀凡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好！咱们走！”

抱拳一个长揖，接道：“诸位老前辈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要不要三个从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用了，有无名兄和这位哑兄相从，兄弟已经很满意了。”

白衣罗刹道：“好，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，想法给我们送个信来。”

无名氏默然不语，信步向外行去。俞秀凡大步出厅，紧随在无名氏的身后。

白衣罗刹娇躯一横，拦住了黑衣哑巴道：“哑兄，我现在还不相信，你真的不会说话。”

黑衣哑巴笑一笑，突然一闪身，越过了白衣罗刹，追上了俞秀凡。

俞秀凡平和他说道：“姑娘，现在要带我们到那里去，说说何妨？”

白衣女子苦笑一下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到地方自会有人接待你们。”突然放快了脚步，向前奔去。

俞秀凡目光一瞥问，发觉她双目中满含着泪水。暗自叹一口气，紧随身后而行。离开了福寿院，又恢复了一片幽暗。

白衣女子带几人行到了一座黑色的房子前面，突然停了下来占俞秀凡抬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白衣女子摇摇头，垂手行到门前，高声说道：“贵宾到！”

但闻木门呀然而开，两个鬼卒形的大汉，并肩行了出来。一个手执着一张大铁牌，一个手执着一一条长长的铁链子。蓝色的脸，一套紧贴身上的肉色衣服，远远看去，他似乎赤身露体一般，像煞阴曹地府中拘魂。索命鬼。

俞秀凡望望两个鬼卒一眼，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那手执铁索的鬼卒道：“你到处惹事生非，已撤去了贵宾身份，咱们奉阎王之命，锁你去见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这人间地狱中，还有阎王，你两位就是

阎王帐前的鬼卒了。”

手执铁牌的鬼卒哼了声道：“不错，阁下是束手就缚呢，还是要抗拒锁拿？”

俞秀凡一闪身，退开了五尺，道：“把这两个鬼卒给废了。”

无名氏和哑巴同时出手，突向两个鬼卒扑去。

那手执铁牌的鬼卒，铁牌一挥，迎面拍来，随着那拍来的铁牌。

数十枚银针，一齐射了过来。

无名氏吃了一惊，一吸气，仰身倒卧，身体几乎贴在了地上。

数十枚银针，掠面而过，无名氏厂挺而起，右手疾快的拍出一掌。

那执牌鬼卒一牌落空，立时身随牌转，手中铁牌施出一招横扫，斜里划来。这一招十分玄妙，不但避开了无名氏的一掌，而且第二牌连续攻到。

无名氏一闪避开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是真人不露相啊！”双掌连环拍出。

那手执铁牌鬼卒，一语不发，铁牌纵横，展开了一轮猛攻。这人不但铁牌招数凌厉，而且铁牌内还藏有暗器，若非无名氏这等武功的高手，势必伤在那铁牌飞针之下。

黑衣哑巴和那手执铁索的鬼卒，也展开了一场凶厉的搏杀。

只见他手中铁索伸缩，忽长忽短，变化万端，莫可捉摸。

俞秀凡一侧观战，只看得心中震惊不已。暗道：“小小的鬼卒，竟有如此武功，阎王可想而知，何况造化城中人了。”

四人拼搏五六十招，无名氏才找到了一个空隙，欺身而上，一掌拍在执牌鬼卒的后背之上。那执牌鬼卒冷哼一声，倒摔在地上。

原来，无名氏掌内暗蓄真力，一掌震断了那鬼卒心脉。

黑衣哑巴眼看无名氏已然得手，心中大急，顾不得暴露身份，突然一个旋身步，直欺入那鬼卒怀中，左手一招“摘风捉影”，抓住了铁索，右手一掌，劈向了顶门。

那鬼卒一缩头，斜斜避开了半尺，让过一掌。但他未料到黑衣哑巴双手并用的同时，又飞起了一支右脚。

但闻蓬然一声，右脚正踢在那鬼卒的小腹之上，身躯飞起了七八尺高，又重重的摔在地上，连哼也未哼一声，人已气绝而亡。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遭：“一式三招，心分手足，哑兄原来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。”黑衣哑巴苦笑一下，抱拳一礼。

俞秀凡虽然看的明白，但却不知两人之间打的什么哑谜，虽他文武兼资，聪慧过人，但究竟是江湖上阅历太少，未曾想到黑衣哑巴行礼的用心，是怕那无名氏说出他的来历。

无名氏一回头，道：“小主人，这两个鬼卒，武功不弱，不知是什么出身。可惜，他形貌全变，未留下一点可以追寻的线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武林中分有等级，他们应该名列几等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要看怎么一个分法了。用在下作准呢，还是以你小主人作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算几等身手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未遇你小主人之前，在下该是第一级中的人物，遇你之后，我似是应该降一级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两位鬼卒呢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三级身手。不过，他们只是鬼卒身份，如是牛头、马面、

判官、阎王之流，咱们就算不落败，只怕也难取胜，那就要看你小主人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对我很有信心了。”

无名氏笑道：“加是没有一点信心，我等也不会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合作斗斗阎王爷，闯闯造化城，就算咱们战死此地，也是一桩扬名千古的事，”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能不死咱们最好不要死，俗话说的好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我只有十招掌法，三招擒拿，如是碰到了武功高强的对于，我这十招用完，三招拍拿抓不住对方的穴道，那岂不是没有了咒念。忽然间想到了长剑和惊天三剑的剑谱，不但记述了惊天三剑的威力，而且还记了一套剑法，至少，在剑上的变化，比掌法、擒拿的招法多上很多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这些鬼卒用的兵刃，似都非兵器谱上之物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如是是不用这些奇奇怪怪的兵刃，又怎会算是地狱门中人物！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默然不语。

无名氏道：“你是咱们三人中的主脑，现在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往地狱之中时日很久了，对这地方，是否熟悉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地方一片混沌，再住二十年，也是瞧不出一点名堂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只有乱闯它一阵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怎么一个闯法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白面女子进入这室中，咱们也进去看看。”

俞秀凡突然举步而入，抢先行入室内。

室中一片黑暗，目难见物，无名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主人，哑兄，两位请闪开，兄弟先砸烂这空中之物，然后，再放把火，把它烧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忖道：这地方到处不见天日，除了见房子就烧，闹它一个天翻地覆，等他们找来之外，确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因这地方不但没有光亮，而且，所有的建筑，也都是一片黑色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多多小心。”快步返了出去。黑衣哑巴也跟着退到室外。

无名氏大声喝道：“屋里如若有人，那就请回答在下一句话，如是朋友不肯回答，那就别怪在下打它个一塌糊涂，烧你个片瓦不存。”但闻四下回声盈耳，并无回答之人。

无名氏右手挥转，铁索飞出。只听一阵乒乒之声，似是有不少木器碎飞之声。

这室中，大约只有一张木桌，铁索挥动之下，木桌很快都被击成碎屑，铁索击在了墙壁之上，火星飞溅，响起了金石相撞的声音。显然，这座黑室，是黑色的岩石作成。

无名氏打了一阵，突然收回铁索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了一个人招子，一晃而燃。火光映照之下，只见那室中一张木桌，已被打碎，除了木桌和一对撞破的木门之外，室中都是黑色的岩石堆成。

无名氏苦笑一下，缓步行了出来，道：“房子盖得很绝，简直是无物可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该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要看你主人的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白面女子进入这石室之中，此刻既然不在石室，那证明了这石室之中，定然有着秘道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他们一直在地道中往来，所以，才能神出鬼没的叫人防不胜防，”俞秀凡脑际中灵光连闪，道“是了，那造化城主通筑建之学，所谓地狱，必然是另有天地。

这地方，只不过是用来囚禁十方别院的高人。”再仔细想一想，进入地狱的经过，心中突然悟出了很多的道理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无名兄，把你手中的火招子给我。”

无名氏递过火招子，俞秀凡大步行入室中。

俞秀凡迅快又仔细的查看过四面的墙壁，又缓缓退了回来。

这时，火招子已经燃尽，火光一闪而熄。

无名氏道：“小主人，瞧出了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明明知道那石室中有个地道，可惜咱们找不到地道入口，唉！如是她在此地，这些机关布置决然瞒不过她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璇玑宫中人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认识璇玑宫中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到过璇玑宫，”无名氏道：“你认识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璇玑宫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小主人认识璇玑宫主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其实，在下认识的人不多，不过，在下确然认识璇玑宫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并非怀疑小主人说的是谎言，只是希望小主人能告诉咱们的真实来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没有来历，所以，也无法奉告什么？”

无名氏突然觉着这位年轻人十分精明，立刻生出了一种敬畏之心。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有璇玑宫中之人在此，定然能很快找出这室中机关所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璇玑宫中人，咱们也该想法找出这室中的机关。”

俞秀凡突然向后退了两丈，盘膝而坐，道：“在下相信，咱们一直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，如是咱们能够静止下来不动，他们忽然失去了咱们的行踪，他们急于找到咱们的焦虑，决不在咱们之下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高明啊，小主人！看来，不止是在武功方面，兄弟和哑兄只能作一个从人的身份，就是在机智、才能方面，我们也只能追随学习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言重了。”

三人放轻了脚步，行出约三四丈远，悄然停了下来，分成了三个方位，用背相对，盘膝而坐。三个人静下心来，冷眼向四面观察。

事情果然不出俞秀凡的预料，三个人坐下不过顿饭工夫之久。

黑室中突然亮起了一盏蓝色的灯火。蓝火出现在黑室门外，隐隐间可见口五条人影，站在那蓝色的火焰之后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他们来了，这次，咱们要想法子生擒他们几个才行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他们似乎是有四个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；是四个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和哑兄突然施袭，只能各生擒一个人，余下两个人，看来要主人亲自出手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实在没有把握能够一举生擒两人，但他心中明白，无名氏这番话半是敬仰，半是刁难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

只见那蓝色的灯人，级缓向前移动，四个人影，也分开向四周散开，布成了一个扇面的阵势。俞秀凡等也缓缓移动，分别选了几个有利的形势。

那蓝色灯火后四条人影，突然间四下分开，向前行来。中间两个，一个举着灯火，一个手执三股叉。另外两个人分在左右相距了大约一丈余，手中也各执一柄三股叉。

俞秀凡、无名氏、黑衣哑巴，也各自选择好对象。突然间，三条人影，疾如流星一般，直向四个鬼卒，扑了过去。俞秀凡左右双手齐出，快速绝伦的抓住了居中两个鬼卒。

无名氏和黑衣哑巴，也快速绝伦的欺身而上。但左右两个鬼卒，已然心生顿觉，钢叉抖动，直向两人刺了过去。无名氏右臂一抬，蓬然一声，震开钢叉，右手一把抓向了执叉人之手腕。他蓄势出手，力道强猛无比，那钢叉又被震飞起五六尺高，但右手却未扣上对方的腕穴，只是扫中了那鬼卒的脉门。

但这一击，也使那执叉鬼卒，战力大伤，身驱一晃。无名氏费了十招变化，才制服了左首鬼卒。

黑衣哑巴也未能一击得手，也费了一番手脚，重创那鬼卒之后，才把对方制服。

这时，两人对俞秀凡的敬佩不得不更进一层，只觉俞秀凡一举擒住了两名鬼卒，那么轻轻松松，全无半点吃力的感觉，自己两人只各擒一个，却费了不少的工夫。

无名氏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小主人，咱们心服口服了。”缓步行了过去，点了两个鬼卒的穴道。

就是这一阵工夫，四周突然亮起了十盏蓝色的灯火，鬼影幢幢，把三人给围了起来。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放了两个鬼卒，道：“你们那一位可以讲话的，请出来一个。”

只听一声冷厉的长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人说话如此可恶？”

蓝色灯光闪动，人影分裂，闪出了一个身穿红袍的怪人。这人的一身衣着十分奇怪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着大红袍，手中拿着一支有如儿臂的判官笔，挺着一个大肚子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红袍人道：“本座阴府判官庞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阴府判官不是人了。”

庞龙道：“判官掌人间生死大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道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你带我会见见你们的阎王去。”

庞龙道：“先过了老夫这一关，再见阎王不迟。”

俞秀凡突然飞身而起，直向庞龙冲了过去，但见人影闪动，庞龙身侧突然飞起了数道寒芒，直向俞秀凡迎了过去。

俞秀凡大喝一声，双掌一分，强猛的掌力，震偏了四把近身钢叉，人却在寒芒交错中直窜进去，欺到了庞龙的身侧。

庞龙吃了一惊，想不到护驾四鬼，竟然挡不住俞秀凡这一冲之势。就在他念头转动之间，庞龙突然感觉着右手腕上一紧，竟然被人扣住。庞龙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立时呆在了当地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常听人言，鬼是一口气，视之有形，触之无物。但阁下不但脉穴跳动的厉害，而且还有血有肉，完全不像是鬼，是活生生的人。”

庞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就是我们城主的贵宾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俞秀凡。”

庞龙道：“老夫奉命特来请阁下往阎王殿中晋见阎王。”

俞秀凡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想请教一事。”

庞龙道：“老夫洗耳恭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组合中，是城主人呢，还是阎王大？”

庞龙道：“自然是城主大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是城主的贵宾，用不着去见阎王了。”

庞龙道：“目下在这地狱辖区之内，最大的就是阎王，阁下既在人间地狱，自然是应该先见阎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是一定要见阎王，那也用不到晋见二字。”右手突然加力，一抬一扭，但闻格登一声，庞龙右臂，由时间彼生生扭作两断。

庞龙强行咬着牙，未哼出声，但却疼出了一头大汗。

庞龙右臂骨折，苦疼难忍，那里还敢发作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

“好！在下替贵宾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紧追在庞龙身后，冷冷说道：“判官，你如想要出一点花样，当心那条左臂。”

庞龙道：“在下既是奉命来接待贵宾，自然是应遵守礼数了，阁下但请放心。”

在判官庞龙的引导之下，三个人行人了一座巨大的黑屋前面。

十数盏蓝色灯火，紧随在俞秀凡等三人之后，行近黑屋。

庞龙举手在那巨大黑屋的木门上，步了三下。但闻木门呀然而开，一阵强烈的害光，直射出来。

俞秀凡定定神，向里望去，只见一座敞大的广厅中，高燃着十几把火炬。每一把火炬上，升起了一尺多高的火焰，散发出强烈的碧光。十二把碧火，照得敞厅一片惨绿颜色。

判官庞龙一欠身，道：“贵宾请。”

俞秀凡吸一口气踏入大厅。但他立刻又停了下来，道：“阁下领头。”

庞龙轻轻咳了一声，进入厅中。无名氏和黑衣哑巴，紧追在庞龙的身后，行了进来。众鬼卒，都留在大厅门下。无名氏和黑衣哑巴最后一步跨入大厅时，那两扇大开的黑门，突然间闭了起来。

俞秀凡已回手一把，又抓住了判官庞龙的伤臂。

庞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你是贵宾的身份，也是很有名望的大侠，这样的作法，岂不有失身份么？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庞龙，你错了。俞秀凡在江湖上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谈不上什么大侠，贵组合把我俞秀凡当作贵宾接待，实是不值的很。”

庞龙道：“你如是默默无闻之人，城主怎么对你如此的恭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不幸的，那是贵城主的错误，贵城主不是神，不是永没有犯错误的机会。”

庞龙道：“我们这地狱之中，囚禁了不少的高人，但像阁下这等的高手，在下还是初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算你倒霉，我既是默默无闻的小卒，也用不着讲什么江湖规矩，只要你能忍受肉体上折磨的痛苦，你就不要回答我的问话。”

庞龙道：“你知道，你们现在进入了什么地方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人间地狱之中，还会有什么动人的地方么？”

庞龙道：“这地方叫作断魂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叫作断魂垒？”

庞龙道：“这里是人间地狱，所以这里住的也都是人，不过这里住的人，和一般人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哪里不同了？”

庞龙道：“这里的人，都是疯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疯人？”话未说完，突闻几声尖厉的怪啸，传入耳际。那是一种人耳刺心的声音，是人性另一反面的兽性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转头看去，只见数十个长发披垂，衣服褴褛的怪人，尖叫着扑了过来。俞秀凡伸手抓起了判官庞龙，竟把庞龙高高举起，当作兵刃。

庞龙心头颤动，忘记了臂上的疼痛，恐怖的叫道：“他们会把我撕成碎片，快快放过我。”

在碧绿火光下，扑过来的数十个长发怪人，面形怪异，形如厉鬼一般，看的俞秀凡也不禁心头颤动。无名氏、黑衣哑巴，也被这等恐怖的气氛、形势所震慑，挥动了手中的铁牌、索链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庞龙，可怕的不是鬼，而是人。”

无名氏突然发出龙吟般的长啸，铁索抡动，疾向当先扑来的两人扫去。黑衣哑巴也挥动铁牌，迎了上去，那样重的一块大铁牌，被他舞的呼呼生风。

那些人虽然衣衫芒褛，发出兽性般的呼喝，但武功却高强的很，无名氏和黑衣哑巴手中的铁牌、铁索，浑动的风声呼呼，疾如闪电，但那些疯人，竟然能轻轻松松的闪避开去。

这些人似是饿了很多时的老虎，又像是地狱中放出来的一群厉鬼、恶魔，形状丑怪，却偏又身负绝技。只见他们忽进忽退，手指挥舞，长长的指甲，在碧绿的火光下，闪动魔爪似的光芒。

这些人，虽然是疯疯癫癫，但对伤亡的感受，还极敏锐。在铁牌和铁索的交织挥舞之下，构成了一片寒芒光幕。那些一拥而上的狂人，突然分开了一部分，向俞秀凡攻了过去。

俞秀凡双手抡动，竟把判官庞龙当作了兵刃，横里击去。

那群狂癫之人，对俞秀凡手中的人肉兵刃，竟然视若无睹，掌指分至，抓了过去。只听一阵啮噬之声，传入耳际，中间又夹杂着庞龙的凄厉惨叫。不过四五十招，判官庞龙已然不成人形，这个抓下一块肉，那个抓下来一片衣服，整个人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完全不像人形，已被完全撕成了片片碎肉。

俞秀凡内力强猛，虽然只余下庞龙的半个身子，但仍然把围攻的狂人，逼在四五尺外。

无名氏和黑衣哑巴，手中的铁索、铁牌，虽然好的凌厉、严密，但那围在四周的狂人，仍然抵隙、蹈虚，挥掌攻击。

两个人合力对付十个狂人，并不得轻松。这些癫狂之人，除了高明的武功之外，还有一种混不畏死，勇往直前的气势，十分慑人。

俞秀凡突然间感觉到手中缺少了一支长剑，对这些声势吓人的威胁，

也不禁暗自震骇。

付思之间，突然手中一紧，手中已死的判官庞龙，突然又被人撕去了一半。

碧绿的灯光下，只见两只带着一寸多长指甲的怪手，突然向脸上抓了过来。

俞秀凡大喝一声，把手中一截尸体，投了出去，因用力甚猛，这一截尸体蓬然一声，击在近身怪人的前胸之上。那怪人被这一击，震的向后退了三步。但两侧又伸过四只怪手，分别攻向俞秀凡的双肩和前胸之上。

不论俞秀凡何等胆气，但此情此景之下，心中也生了很大的惊恐。震骇之下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那些形如疯狂的怪人，一见俞秀凡向后退避，突然怪啸一声，潮水一般，向俞秀凡攻了过去。

这些疯人，有如泄在地上的水银一般，无孔不入，俞秀凡这一向后退避，正是对付疯人的大忌。

无名氏突然一伸手中的铁索，刷的一声卷了过去。铁索舒展，击中了几个伸向俞秀凡的怪人手臂，清晰的可以听到骨折之声。

就这一挡之势，使得俞秀凡避过了几只抓向胸前的怪手。这一挡之势，也使得俞秀凡神智一清，大喝一声，劈出两掌。

在这等惊恐之下，这两掌迸发出俞秀凡全部的潜力。强劲的内力，有加排山倒海一般，涌了过去。只听得一阵波波大震，近身的六七个疯人，被震的直向后面飞去。

这些狂人，虽然在动手时还保有着适当的清明神志，但他们究竟不如常人那样反应灵敏，俞秀凡强大掌力震退的六七个，当然是身难由己，但后面的狂人，却又不知让避，于是一上一退之间，撞在了一起。耳际响起了连声怪吼，四个被震退的狂人，被身后冲上的怪人的手贯穿背心，溅血而死。三个被身后拍来的掌力，前后夹击，立时气绝。

## 第二十二回 天龙禅唱 地狱奇女

俞秀凡逃避一次大难，但无名氏的铁索却被一个狂人抓住。

无名氏全力一带铁索，未能收回到；抓住铁索的怪人，却借机一转身躯，直做人无名氏的怀中，像一股洪流般；另两个狂人，紧随着，欺入了无名氏的身侧。无名氏不得不弃去了手中的铁索，疾快的拍出了一掌。

俞秀凡两手并出；抓住了两个怪人的衣领，突然一带，施出卸字诀，把两个怪人摔了出去。

无名氏和当先一个怪人，对了一掌。彼然轻震之中，那怪人被无名氏震退了三步，但无名氏本人却也被震得迟了一步。

俞秀凡身子一转，和无名氏并肩而立，道：“无名兄，快些捡起铁索。”口中说话，双掌连连劈出，避开向前涌来的狂人。

碧光映照在断魂垒中确有着了一幅见者断魂的悲惨画面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惨景，阻不住这些狂人，在搏斗的过程中，他们似乎已经忘了生死，失去

了恐惧，足踏着同伴的尸体、血迹，向上攻来。这等狂勇的豪壮之气，确是叫人有些心寒。

无名氏在俞秀凡掌力护卫之下，捡起了地上的铁索，也使他在这等瞬息死亡的空间中，获得了一些余暇，从容的看了四周剪形势一眼。碧绿灯火；悲惨景像，疯狂的怪人，看一眼就叫人头皮发炸。

忽众向。无名氏觉着双手有些发软，似乎握不住手中的铁索。

回头看黑衣哑巴手中的铁牌有，如轮转一般的快速，带起了疾劲的风声，浑如一体，逼住了旬围的狂人攻势。

无名氏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闯荡江湖，身经百战，从没有见过今日这等场面，真是触目惊心，终生难忘。”他自说自语，也没有人理会于他。

他猛的一提丹田真气，运动行人双臂，抬起手中的铁素。目光一瞥间，发觉文雅、滞洒的俞秀凡，此刻似乎也变了样子，双目圆睁，脸上是一股无法描述的神情，半是悲忿，半是惊恐。

忽然间，响起了悠扬的声音，清亮、明脆，传入耳中。像歌声那样的好听，但却有符咒一般的力量，狂如涌潮，不畏死亡的疯人，突然间停下了手，脸上一股暴戾之气，也逐渐的消去，缓缓的向后退去。

那是一种平和的歌声，人耳之后，有着春风过体一般的温柔。

俞秀凡、无名氏，都停下了手，但那黑衣哑巴，还在狂舞着手中的铁牌。

无名氏叹口气，手中铁索一抖，直向铁牌迎去。一声金铁大鸣，黑衣人狂舞的铁牌，力道强大，几乎碰飞了无名氏手中的铁索。

但这一挡之势，也封住黑衣哑巴手中的轮转铁牌。

俞秀凡借势欺人，一把扣住了黑衣哑巴的右肱脉穴，夺下了他手中的铁牌。凝目望去，只见黑衣哑巴，脸上肌肉僵硬，双目发直。

似是已陷入了神志迷乱之境。

俞秀凡轻轻一掌，拍在黑表哑巴背心上，内力透人，道：“哑兄，醒一醒！”

在极度紧张后，突然间恢复了过来，黑衣人忘我的冲口说道：

“我不哑了！”

这时，那平和的歌声，已然消失，碧火绿洗的大厅中，却坐着一个长发披面的怪人。

俞秀凡缓步行了过去，三尺脚步一抱拳，道：“多谢援手之情。”

长发人突然一甩头，曰面长发，抛到脑后。露出了一张清丽的面孔。敢情，竟然是一位女的，长长的柳眉，端正的五官，嘴角还带着微微的笑意。

俞秀凡无名氏、黑衣人脸上都泛出了惊异之色，虽然都没有说话，但三人的神色，可以看出了三人心中的激动之大。那长发女子只是望着三人笑笑，似是极不愿意先开口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姑娘的歌声，充满着祥和之气，竟能使那些癫狂的人完全听命行事。”

那长发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夸奖了。”她穿的衣服，到处破损，但脸上却绽开着百合花般的笑容。

这女人除了一副美丽的笑容之外，还具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，那气质给人一种春风化雨的感觉，她好像不论多么暴虐、狂癫的人，一和她目光接触，立刻就平静下来。

俞秀凡突然间有一种惭愧的感觉，回顾了那些尸体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很惭愧，失手杀了这许多人。”

长发女子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说起来，也不能全怪你们，他们这些人都已失去了理性，成了无法控制自己的狂人，你们就算愿意忍让，他们也无法感受得到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，在下敢说一句，就算把天下修养最好的人请人此地来，也一样无法忍让，在下半生江湖，身经百战，经历的事情不能算少，但在我的记忆之中，从没有经过这等恐怖的所在。这地方，这些人，就算是真的有地狱，也下会比此地还恐怖。”

长发女子道：“他们虽然疯癫了，但他们也是人啊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人，他们还算是人么？世上加若有鬼，也没有他们可怕。任何正常人，到这里，都无法忍受、相处下去。”

长发女人道：“我呢？”

无名氏呆了一呆，接道：“你！你……”

长发女人道：“我是否也是疯癫的狂人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你不像。”

长发女人道：“我不是不像，而是根本没有疯。但我和他们相处的很好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倒是一桩很奇怪的事了，好生叫人难解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无名氏，这位姑娘是具有大智慧的人，心悟妙谛，行如慈航，普渡众生，歌如梵唱，能叫顽石点头。”

长发女人道：“这大玄妙了。我那能有如此大智慧，不过我了解他们，才能以声音引渡他们回复到自我之境。”

俞秀凡叹道：“姑娘不要客气了，在那等生死一发，全力傅命的时刻中，姑娘几句清音妙歌，使他们忽然间收住了狂性，这一份神奇德能，就算我佛说法，也不过如此了。”

长发女人两道清澈的目光，投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微微含笑。

她笑的是那么纯洁，那么仁慈，如朝阳旭日，像和风拂面。

她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阁下读了很多书？”

俞秀凡一欠身，道：“小生出身一寒儒，因一点机缘引渡，弃书学剑。”

长发女子穿了一件黑色的罗裙，但已多处破裂，隐隐间露出浑圆的小腿和雪白的肌肤，赤着一双天足。只见她举手理一下披肩的长发，道：“三位请坐息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破裂的长裙，在她举步行动之间，忽张忽合，一双玉腿，更为清晰可见。

她是个很美的女人，行动之间，可见一副好身材。在那个时代中，像这样暴露肌肤的女子，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事。但俞秀凡等三人，不但心无杂念，反有着一一种崇敬无比的心情，只有领悟到佛门上乘大法的人，才能有这样的仁慈，和这些疯人们相处一起而下生厌恶。只有具有着大勇的人，才有这样无畏的勇气，面对着这失去理性的狂人，不生畏惧。

忽然间，俞秀凡内心生出了无比的敬慕，对着那长发少女的背影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。无名氏、黑衣人学着俞秀凡，也各自抱拳一个长揖。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的镇静工夫太差，适才咱们和一群狂人动手时，似乎已经到了神智迷乱的境界。只要百打下去，就算咱们不死于那些狂人之手，

自己只怕也要变成了疯狂之人了。”

无名氏做徽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和那些狂人动手，如是不变的疯狂，那就会丢了性命，单是他们那股拥上来的气势，就足以震吓人心了。”

黑衣人望了无名氏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无名氏道：“阁下，现在兄弟不能再叫你哑兄了，对么？”

黑衣人叹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哪，我数年之功，废于一旦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也想不到这人间地狱中会有这么一座断魂垒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无名兄，你贵姓啊？”

无名氏怔了一证，道：“无名氏三个字叫起来蛮顺耳的，阁下如是觉着不对，叫我无名兄也行。”

黑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，你以后也还叫我哑兄就是。”

无名氏耸耸肩，道：“你可是觉着咱们还能回到万家别院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如不死在这断魂垒中，造化城主如何还会放过咱们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如若这断魂垒中这些疯狂杀手，无法杀死咱们，这人间地狱之中，只怕再没有什么能对付咱们的力量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逃过了这次劫难，一是那位女菩萨的无敌禅唱，消去了那些狂人的悍戾之气；二是小主人强劲的掌力，拒挡住他们的攻势，你如认为是你那画铁牌之能，那就谬误千里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在下适才全力拒敌，已经记不起搏杀的经过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亏小主人的强猛掌力，才算把咱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阁下装哑巴跑到人间地狱中来，大概不是自己的原意吧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阁下呢？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是受人之托而来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兄弟命苦，我是奉命而来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有没有受毒瘾控制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兄弟是有备而来，自然不会受福寿膏的控制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阁下呢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既是受人之托，自然要忠人之事，所以，兄弟也不敢中毒。”

黑衣人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脸上，只见他微闭双目已盘膝而坐，神色肃穆。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无名兄，咱们可是真要跟着这位俞少侠，作三个月和半年的从仆么？”口中说话，右手一探，突然按在了俞秀凡的背心之上。

无名氏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阁下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在下不想跟人作为从仆，所以，希望和这位俞少侠再谈谈了。”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假哑巴，你如杀了俞少侠，咱们两个人，立刻都将被这些狂人撕成片片碎肉。”

黑衣人笑道：“那些狂人，不是为那位女菩萨的禅唱之声，完全控制住了吗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所以，你就想杀了俞少侠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如若咱们真的跟着他作了三个月或是半年的从仆，那可是

终身大憾大恨的事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就算是一大恨事，但咱们也不能冒着生命之险，赌这一记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人死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在下觉着，就算咱们要死在此地，也不能留作别人的话柄啊！”

无名氏双眉耸动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多想想，你如真的伤害了俞少侠，第一个咱们就没有朋友作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么严重么？”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何止如此，在下在江湖上走动的时间不短，见识也不能旧下多，但在下从没有见过像他那样武功的人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就能制服住像你阁下这样的高手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。他武功诚然很高，但在下觉着，他这点年龄，如何配作咱们的主人呢？”

无名氏暗自提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，你未必能杀害得了俞少侠。”

只要你一击不能置他于死地，俞少侠的反击，可能一掌取你之命，何况，还有在下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要帮他？”

就在黑衣人心神一分之际，俞秀凡突然斜里滑开了五尺，脱出了黑衣人的掌势控制。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你够险但却不够稳。”

俞秀凡已缀缀站起了身子，多道：“阁下，可是还想和兄弟动手一搏么？”

黑衣人突然转身一跃，隐入了暗影之中。原来，这座大厅上的害绿火炬，光焰都对着里面和门口照射。但那火炬后面，却是一片阴影。黑衣人就窜入那阴影之后不见。

无名氏低声说道：“小主人，可要把他搜出来。”

俞秀凡插摇头，道：“这断魂垒中，充满着杀机，他这一闯，必将引起一阵骚动，如若咱们再跟着乱闯一上，只怕立刻要章法大乱无名氏道：“他如闯入了囚禁狂人之处，必将引起那些狂人的攻击，以那些人的武功，他闯出的机会不大。”

话未说完，突闻一声大喝，人影闪动，那隐人人炬后面的黑衣人，突然飞奔而出。

无名氏沉声喝道：“过来！”

那黑衣人大约已经吃了苦头，竟然不再坚持己见，身形转动，人已闪在俞秀凡和无名氏的身后。

俞秀凡双掌挥出，拍出两股强力，一先一后，拦住那些狂人。

当先奔行的狂人，被俞秀凡遥发的掌力击中，向前奔行的身躯，突然一顿。那长发狂人身受掌击，突然转身向前秀凡扑了过来。

但俞秀凡第二波掌力，却又及时而至，蓬然一声，击中那狂人前胸。这一击的力量很大，那向前奔行的狂人，突然张口喷出一股鲜血，身子忽然停住。但后面的狂人，却未停住，双手一推，当先一个狂人的身躯，忽然飞了起来，直向俞秀凡等撞了过来。

无名氏双手伸出，抓住那飞来的尸体，俞秀凡却连续拍出了两掌。强猛的掌力，拦住了三个狂人的扑攻之势。他发出掌力，只用六成内劲，生恐

再伤到了人。

三个狂人，却不知俞秀凡手下留情，身形一顿之后，忽然散开，分由三个方位，向俞秀凡等扑了过来。无名氏和那黑衣人分别拒挡两侧扑来的狂人，俞秀凡只好迎上居中攻来的敌势。

这一次，几人手中都无兵刃，而且是一对一的局势。俞秀凡一招擒拿，抓住敌手的左肩，顺手点了他的穴道。”

回头看时，只见无名氏、黑衣人和另外两个狂人，却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搏杀。但见拳脚纷陈，指影点点，打的难解难分。

俞秀凡不敢出手助拳，目睹四人搏杀的激烈，心中感慨万端，忖道：“这些狂人，一个个武功如此高强，不知是原来具此等身手，或是变成了疯癫人之后，才在武功上有此进境。

无名氏和这位黑衣人，既然受托奉派来到这人间地狱中，自然都是武林中一流人物了，但这两人之间，竟然也不过和这些疯癫之人打上一个平分秋色，这断魂垒中，人人都可以列为武林中一流高手了。

心念转动，突闻歌声传来，两个狂人手脚同时缓了下来。那祥和的歌声，有如春风过体一般，使得各人顿生出一股心平气和的感觉，不自觉间，齐齐停下了手。两个狂人缓缓转过身子，行入那火炬光亮之外的暗影中不见。

俞秀凡迅快的拍活了另一个狂人的穴道。在催眠般的歌声下，那人也级缓行入了火炬之后。

歌声顿住，耳际间，传来了清亮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三位，请坐息片刻。这些人虽然受我的天龙禅唱感染，暂时失去了野性，但他们受不得一点撩拨，任何人只要受到一点撩拨，立刻就激发出他们的狂性，这一点，希望记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是菩萨化身，深入疯人群中，救苦救难，德行崇高，令人钦敬。但望能指明我等一条出路。”

那女子声音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诸位请稍候片刻，容我把他们安抚好后，再和诸位作长时之谈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如此吩咐，咱们只好恭候待命了。”

无名氏望了那黑衣人一眼，道：“阁下，现在可以奉告咱们姓名了吧！”

黑衣人望望俞秀凡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石生山。”无名氏道：“失效，失敬。阁下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飞云剑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无名兄，在下两度承蒙俞少侠相救，看来，也只好承认他主人的身份了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石兄，谈不上什么主人身份，咱们目下的处境，是一个同生共死的局面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小主人，咱们既然认了你，你也不用推辞了。”目光转到了无名氏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无名兄，这无名二字，大概也不是你的本名了吧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兄弟有名字，不过，我目下不能说出来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我这个哑巴已开口了，你这无名之人，为什么不能说名字？”

无名氏叹道：“兄弟进这人间地狱之前，立过誓言，如是不能打开这人间地狱，在下就不再以姓名闻于世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原来你不是真的无名氏啊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就算是一株草木，也该有个名字的，何况在下是个人呢！”

石生山叹口气，道：“无名兄，既有这样的苦衷，兄弟也不便再问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谢石兄。”

石生山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身上，道：“小主人，这座人间地狱中，有这样一座断魂垒，在下等竟然全无所知。唉！看来，只怕还有很多的隐密，没有彼咱们发现，这几年我们真是白白度过了。”

无名氏轻轻叹道：“石兄，这人间地狱，只不过是造化城中的一个环节，这里面目囚的高手之多，放眼江湖，就没有能笋抗拒的实力。不过，好的是，这些人大部分都还心存着武林正义，未完全屈服在造化城主的威武之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以我佛舍身喂虎的大仁大勇，混入这人间地狱之中，单是这一份豪气，就足以叫武林中人敬重无比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混入此地，已经三年多了。十方别院的情形，倒是了解了十之八九，但对十方别院以外的情势，那就完全隔阂了。不过，万万没有料到，这断魂垒中的疯人，竟都具有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问题在造化城主，用什么手段把他们磨炼成这样的狂人，在神智迷乱之下，而能够武功不失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对！只有先找出他们被折磨的办法，才能想出刑付之法。”

俞秀凡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、石兄，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的凶残恶毒之人，企图谋霸江湖，但却就是那一些心怀正义的仁侠之上，不畏强暴，不顾生死，揭发、诛绝了这些好恶之徒。看到了那位绝世才女，在下这份信心，就更为坚定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说起来，当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那位姑娘，怎的能混入这群疯人之中不被发觉？”

只听一个清脆柔和的声音接道：“方法很简单，我也变成了疯人，他们就疏忽过去了。”

俞秀凡转自望去，只见那女子已然换了一身可蔽肌肤的灰色衣裙，长发也被一条灰色的布带束起，露出了清晰的面目。那是一张很美的脸，栅栅的行了过来。

俞秀凡三人，内心中对这位灰衣女子，生出了敬意，齐齐起身，抱拳一礼。

灰衣女子欠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三位请坐，这地方没有锦墩木椅，咱们就席地而坐吧！”盘起双膝，当先坐下。

俞秀凡等依样坐好，道：“这断魂垒中，没有管理之人么？”

灰衣女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等闲之人，谁也不敢进入一步，”俞秀凡道：“这些人的吃喝之物呢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那碧火之后，有数十间小室，整个断魂垒用黑色的巨石砌成，竖牢异常，另外还设有机关埋伏。吃喝之物，都用机关控制，送入那小室之中。供应的食物，倒是十分丰富，便溺也可排泄出去，这是一座设计很精密的机关堡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些人又怎么变成疯狂的呢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就贱妾研究所得，他们用一种药物，和一种奇怪声音，使他们逐渐的消失了意志、记忆，脑际间变成了一片空白，这时，他们唯一能记忆的，就是一种声音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也就被控制在声音之中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真是旷古绝今，闻所未闻的恶毒法子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他们对声音有一种特殊的感应，任何一个轻微的声音，都可能引起他们的反应，而且一出手，就很难自禁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精神、药物并施，改造了人性，当真是可怕得很啊！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他们并未完全失去理性，每一日中，总有一个半时辰，变得十分正常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在精神和药物双重摧残之下，怎能还保有人性？”

灰衣女子点头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这份过人的才智，好生叫人佩服，破镜、覆水，很难再收回重圆。后来，我仔细的查寻之下，才发觉，每一天有一种极低微的乐声，传送进来，那是常人很难听列的声音，但这些狂人的听觉，胜过常人十倍，在那乐声下，他们恢复了某种清醒。”俞秀凡道：“乐道本是娱人性情，却不料竟能变为毁人的利器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可怕呀，可怕！姑娘所言之事，都是江湖上罕闻罕见的奇事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这大约是音律学上最高的成就了。真可惜，那具有此才智的人，未把它用于正道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和他们两番动手，觉着这些狂人武功之强，可列江湖上顶尖高手，如若他们无法恢复了正常的神智，那真是可怕的杀手。”

灰衣女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就是我留此不去的用心了。”

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可是准备以无边的仁慈、爱心，渡化他们么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我是这样想。但能不能做到，连我也没有把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如若很不幸，无法渡化这些狂癫之人，那将如何呢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这个，我还没有想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姑娘，在下觉着，如若上乘大法无法渡化这些狂人，那只有一个办法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与其日后让他们造成江湖大劫，倒不如现在把他们毁去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你是说杀了他们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有别的更好办法，自然是用别的办法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这一群狂人，有很多固然是未疯狂之前，就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但也有很多，未入人间地狱之前，是江湖上的有名大侠，如若犯他们全数毁去，心中是有不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如若无法两全其美时只有择一而行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我倒想过一个办法，不过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，助他们一臂之力，今见俞兄武功高绝，又具文才，对音律一道，似也有极深的修养，真是最为恰当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，可是要在下为那些狂人效力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正是此意。不过，贱妾却不敢勉强俞兄愿否为之，还是由俞兄自作决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希望能先请说明内情，俞某人能够作到，自然会助他们一臂之力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那乐声能使他们暂时恢复神智，如是乐声不停下来，他们就可以永远清醒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道理上说，应当如此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那乐声能传入此地，想来，离此地不会太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奇怪的是，他们如何能把声音控制的那样细小，而又能清晰可闻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这不是大难的事，在这座断魂垒的冶壁上，有着传音的铁管，就是为了训练这一批人，才建了这座断魂垒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姑娘，那散括乐声的人，不会在这断魂垒中吧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自然不会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听过那乐声，是弦管，还是鼓钱？”

灰衣女子摇摇头，道：“都不是，听起来，好像是一种由人口内发出的声音。”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也是一种禅唱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那应该是一种魔音。听起来，比我的天龙禅唱，更为柔媚。动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以姑娘的才智去分析，这些狂人是药物所致呢？还是魔音所迷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药物为本，魔音为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未服药物的人，会不会受到魔音的影响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自然会受到影响，不过，个人的修为、定力，也有很大的关系，善于控制自己的人，那就不至于受害太重。”

俞秀凡经过了连番的搏杀之后，突然对自己的武功有了信心。

最显明的一件事，就是适才和几个狂人动手的情形，无名氏和石生山只和两个狂人，打的秋色平分，而自己只一招，就擒拿住了那狂人的穴道。心中风车般打了两个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如若对方只凭武功和在下动手，在下倒不会害怕。不过，如若对方唱出魔音，在下就无法应付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你有足够的聪明才智，我可以把天龙禅唱传给你，学会此技，你就不用再怕魔音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传给我？这要多少时间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那要看你的聪明才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估估在下呢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大约要三天时间，你才能学到要诀，至于要多少时间始能够用于克敌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非短期内能够用于克敌，在下学来，也是无法济急了。”

灰衣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用于克敌，自然是需要一段时间，但你如用来自保，只要学会就行了。”

俞秀用暄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照姑娘的说法，咱们必须留这里很久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这座断魂垒修筑的很奇怪，整座堡垒，都是用生铁和坚石合铸而成，坚牢无比，决无法破壁而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照姑娘的说法，对方一日不打开门户，我们就一日无法出去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是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他要是十天不打开门户，我们岂不都要饿死在此地了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不错，他们如若真的硬了心，十天不打开堡门，你们只有留在这里十天。不过，诸位不要担心饿死的事情，我可以想法子给你们吃

的东西。这地方，大约是天下最奇怪、最冷酷的地方了，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只有一个字‘忍’，等待着他们打开堡门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姑娘不是说过么，这里的食物都有毒药。”

白衣女子道：“这一点倒是不能不同虑，这些人未疯狂之前，他们的食物中，都混有毒药。但现在是不是仍然有毒，连我也不方清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在此甚久，是否也吃的混有药物的食物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起初之时，我也不愿食用，但饿了几天之后，说不得只好冒险吃下去了。不过，吃了这多时间，并无中毒之征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内功深厚，也许已到了百毒不侵之境。”

## 第二十三回 出断魂垒 飞轮四煞

灰衣女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是否有这样的功力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不过，我没有中毒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我们中了毒，那将如何？”

灰衣女子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别把我看的无所不能，我不是万能主宰，你们会不会中毒，那由你们自己决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尽量忍耐，如是实在忍耐不住时，那就只好试试看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三位请作一事情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但请姑娘吩咐！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三位急于想离开这断魂垒，那就想法子多找点机会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自然如此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三位请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一件，分穿在三具尸体身上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我去舍你们安排一个住宿之处，你们运气好，也许很快就会打开堡门。”站起身子，缓步而去。

俞秀凡等脱下衣服，选了三具尸体穿好。”

灰衣女子去而复返，带三人行到了一只火炬后面。推开一扇木门，是一座形如山洞的小室。灰衣女子道：“这是最靠在外面的一座小室，你们在这里，正对堡门，堡门一开，你们就可以看到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由现在开始，我们开始打坐，尽量减少体能的消耗。”

灰衣女子笑一笑，道：“你要跟我来。”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学天龙禅唱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不错。你虽然才慧过人，满腹经纶，但至少也得三天时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这三天之内，开了堡门，在下也是无法出去了。”

无名氏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小主人，如是这三天之内，堡门开了，我们又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在下也无法确定了。”目光转注那灰衣女子的身上，道：“姑娘，这件事，应该如何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你们三位一体，如是不愿分开，两位只好等他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石兄有何高见？”

石生山略一沉吟道道：“兄弟觉着，我们应该等候小主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好！我们等候三天，不过，在下希望姑娘能答应我们一件事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你可以说出来，但我希望不是和我谈条件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个我们怎敢，只是请求姑娘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好！你请说吧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可不可以把敝主人留在此室学习天龙禅唱，一则，我们可以为他护法，二则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天龙禅唱的心法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你们的才慧，只怕很难学习此门武功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就算我们才慧不足，但至少也可以懂点皮毛，对我们坚志清心，抗拒魔功上，也好有点作用。”

灰衣女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，你们既有此想，那就不妨试试。不过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有失望的感受才好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此刻尊俞少侠为小主人，已是由内心中生出了敬服。他的武功，不但是高过我们，而且和我们已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里。我们不会失望，而是觉着应该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人贵自知，你们有这种想法，已然摒弃了嗅、忌之念，勘破人生两关了。”

石生山突然问道：“姑娘，人生有几关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酒、色、财、气、贪、嗅、忌，着相即关，你这样问我，就着了相。”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佛门本无度，慈航在自心，但过等大乘之法，世间能有几人参透。所以，两位还是先学学做人的道理。”

无名氏一袍拳，说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灰衣女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三位请在此室中等候片刻，贱妾去安排一下就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有一件事，在下想清姑娘指点一二！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你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些狂人受不得一点刺激，一但受到了刺激，立刻就激发狂性，如若他们发了狂性，又开始向我们攻袭，我们又该如何应付呢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当然你们可以保命，要你们存在着舍身喂虎的心，那未免太不公平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杀害他们太多，我们又心有不忍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如此指示，在下等就有所遵循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俞兄，别把我看成神，我也是一个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人有很多种，像姑娘这种人，虽然也和我们这凡俗之人一般，但你的精神，已经接近了神的境界了。”

灰衣女子叹口气，道：“你们把我看得太高了。”转身缓步而去。

俞秀凡望着那灰衣女子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无名兄，对这位姑娘，你们的看法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绝世才智，慈悲心肠，确定已接近了神的境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的也是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过，小主人，在下心中还有一种想法，但不敢说出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说出来在下怕亵读了那位姑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只管请说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我觉着她像雾里之花，带着一股神秘的味道，”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石生山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也有此感。这位姑娘才华博大，实在叫敬佩，但她好像和咱们之间，有着很遥远的距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的博大仁慈，有如当空皓月，咱们只能见她的光辉，却无法和她接近。

但她又能兼顾情理，就事论事。说她是神，也许稍有过奖，至少她是位超人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石兄高见啊！”石生山道：“以她的武功成就，岂是咱们能望项背，但咱们在江湖上走动之间，却是从未听过她的姓名。”

无名氏点点头，道：“石兄，你看咱们小主人多大年岁了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兄弟的看法，他应该有四十上下。”

俞秀凡听得一呆，道：“我这样老么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一个人的内功修行到了某一种境界，不但可以延年益寿，而且青春长驻。

如若单从外形上看，你小主人不过二十左右，但以你武功而论，如无四十年的火候，决难达到这等境界，单以外貌取人，那就失之千里了。”俞秀凡哑然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石生山看俞秀凡没有承认，心中大是不服，道：“无名氏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无名氏道：“兄弟和石兄的看法一样。”

石生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了。”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小主人，可否把你出身、来历，见告一二，也不枉我们追随你一场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之相交，贵在知心。经过了这一番生死与共，两位都已经证明了乃心怀大愿的义人，从此之后，咱们以兄弟相称就是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至于在下的来历，就算据实说了，两位也很难相信，不说也罢。”

这时，那灰衣女子已去而复返。

对这位独处于疯人群中的美丽姑娘，三人内心中都有着无比的崇敬，齐齐起身行礼。

灰衣女子一摆手，道：“不用多礼。请坐下，我传你们天龙禅唱。”

三人聚精会神，集中心意，听那灰衣女子讲解禅唱心法。三人的才慧，禀赋各不相同，那灰衣女子虽是一样的传授，但三人成就，却是大不相同。俞秀凡对音律之学，素有研究，学起来自然是事半功倍，而且很快有成。但无名氏和石生山，却只能一知半解。

垒中无日月，三人觉着腹中的饥饿，十分难忍，却不知过了多少时间。这时，垒中高燃的火炬，早已熄灭，整个的垒中，黑暗如漆。好的是三人都已经适应了这份特别的黑暗，隐隐可见近身景物。

无名氏叹口气，道：“俞公子，不行了，咱们不能这样饿下去，我已经全身无力，这时，只要一头野狼，就不是我能对付了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心宜慌，与其饿死，还不如中

毒死了算啦！”

只听步履声响，那离开许久的灰衣女子，突然行了回来，道：

“三位，是否觉着很饿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，我们都很饿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我带了一些饭菜来，你们是否吃一点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试试看吧！”灰衣女子拿过饭菜，俞秀凡开始进用。无名氏、石生山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饭菜多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三人分食，虽不全饱，但也差不多了。”

三个人大约是饿坏了，一阵狼吞虎咽，吃个点滴不剩。”

友衣女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三位吃饱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八成多了。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好！三位养养精神，可能他们有人要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我不知道来的什么人，但他们一定会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应该如何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我想，你们应该出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呢？是不是要跟我们一起去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多谢好意，你们三位走吧！不用管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还要留在这里？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是的。我的心愿还未完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姑娘这份博大的精神，实在可钦可敬！”

灰衣女子道：“三位，咱们就此别过了，日后有缘，也许咱们还能再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也希望日后有机缘能够重见姑娘一面；仰能多得一些教益。””灰衣女子未谦辞也未再多言，转身快步而去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无名兄、石兄，两位是否好一些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饱餐一顿，精神恢复了不少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大概可以和人动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位姑娘，似乎已到了通灵境界，对她的话咱们不能不信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。咱们应该好好的坐息一下，一旦有何变局；咱们也可以应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几日，咱们集中全神学习天龙禅唱，又饿的筋疲力尽，初次饱餐一顿，最好能活动一下身体四肢。”

三人活动了一下手脚，感觉到气力已复，然后才盘坐调息。三天都对那灰衣女子有着极深的崇敬之心，也对她有着无比的相信。

等约一顿饭工夫左右，突然有一阵灯光透入。不知何时，垒门已经大开，一个手执绿灯的人，当先行了进来。身后面一排跟着八个手执三股叉，赤着上身，生有一寸多长黑毛的大汉。

灯光耀照下，看的甚是清楚。这八人全是本来面目，一点也未改变。无名氏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想不到，这八人也在这人间地狱之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，你认识他们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是的，这八人号称甫荒八怪，本是生长甫荒的蛮人，已进入中原十余年了，一度在江甫道上，称雄为霸。后来败在海院主长城的手中，销声匿迹，想不到在此碰上了。”俞秀凡道：“这八人在江湖的名声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杀人如麻，声名狼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想通了一件事，杀一个坏人，可以救千个好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。所以，咱们不用手下留情了。”

俞秀凡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咱们以最快的速度，冲近垒门，退出垒外。”

这时，八个手执三股叉的大汉，已然行到了大厅中间。俞秀凡一挥手，三个人同时飞步抢出，直向垒门冲去。三个人举步快速，八个执叉人发觉时，人已冲到了八人身后。

只听一声大喝，八双手，齐齐一扬右腕，八个飞叉，带着一股疾风，分向三人袭去。

八个人除了手中的三股叉外，每人腰中系着一根宽皮带，上面插着十二把小型飞叉。

三人掌势齐出，拍落近身暗器，直向垒门外面冲去，也许那一声大喝，惊动了狂人，十几个狂人，呼喝着奔了出来，直对八个人冲了过去。俞秀凡等三人以急速无比的奔行，冲出了垒门。

南荒八怪，大约也知道这些狂人的利害，并不还战，返身向外奔去。俞秀凡三人冲出垒门，有四个执叉人已经如影随形般冲了出来。大约是看守垒门的人，未料到有此变化，一时关闭不及，直等俞秀凡等三人冲出了垒门之后，四个执叉人追了出来，垒门才突然关上。

俞秀凡等奔出了两丈多远，回头见只有四个执叉人追了出来。

也就不再逃避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四个执叉人奔行极快，几乎撞上了俞秀凡等。

未待对方的三股叉刺出，俞秀凡已抢先出手，左右手一探；抓住了两把钢叉。他的动作；是那么快速、自然，有如随手取物一般那么轻松的抓住了两个人的钢叉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同时出手，向两把钢叉上抓去。两人虽然是蓄势而发，但却没有俞秀凡那份快速自低一把竟未抓住对方的兵刃。

两个被俞秀凡抓住钢叉大汉，猛力向后一拉，竟未能挣脱，心中大骇，齐齐吐气开声，全力向后夺去。却不料俞秀凡突然一松双手，两个人用力过猛，无法控制，直向后面退去。

俞秀凡一上步，飞起双足，踢向两人前胸，两人正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刻，自然无法闪避那攻来之势，双脚落处，踢个正着。但闻蓬蓬两声，两个身体直飞起来，跌摔在一丈开外。

俞秀凡一照面间，收拾了两人，目光转动，只见无名氏和石生山，正和两个执叉人打的难解难分。

两人已然欺近两个执叉大汉的身侧，三股叉是长兵刃，已近身即无法施展，无名氏和石生山虽然赤手空拳，反而占尽了优势。

俞秀凡没有出手助拳，站在一例，静静的观战，他发觉无名氏和石生山，武功都很高明，两人忽掌忽指，变化不已，实有着神鬼莫测之妙。但有一点，却叫俞秀凡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两人如此高明的武功，在对敌之时，竟然不能像自己一样，克敌致胜。

足足打了二十合，无名氏才一掌击倒强敌。石生山也在二十一合中，点中了敌手的死穴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二兄武功很高明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惭愧！惭愧！”石生山道：“公子一招克敌，而且是以一对

二，我们两人，却费了二十回合的手脚，全力施为之下，才算击毙了敌人，你夸奖我们，岂不是叫我们难过么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幸好我是一招克敌，如是遇上了三五招我不能收拾的敌人，真还不知道该如何打法呢。一念及此，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长剑，不该那么相信水燕儿。把兵刃也交了出去，自己既是贵宾身份，如若坚持带剑，或可通融一下。他觉着自己的剑招，比掌法、擒拿要高明很多，而且招式也多了很多，尤其是参悟了惊禾三剑之后，更觉着自己剑法变化极多，胜过拳掌。

无名氏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主人，咱们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久居此地，难道对这人间地狱内情，一点也不熟悉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地方到处都是一样，就算是住上数年的人，也不易分辨出方位来。何况，我们大都没有离开过那十方别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既然没有办法找他们，只好让他们来找咱们了。”无名氏道：“对！咱们照着一个方向走，遇上阻力，就全力破除，照一个方位走，至少可以找到尽头，一处不通，咱们再找一处走，总可找到出路。”石生山肃然而立，侧耳听了一阵，道：“走！咱们向左回绕过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左面有风来，而且风力不小，所以，咱们先到东面看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，请石兄带路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这地方想来不会太大，咱们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、无名氏并肩而行，随在石生山的身后，双方保持着约五尺的距离。

行约十几丈外，突闻一声厉喝，道：“站住！什么人鬼鬼祟祟的乱闯。”

石生山停下脚步，俞秀凡和无名氏却加快了脚步，分守在石生山的两侧。

无名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，站出来，给我们瞧瞧！”

两丈外突然闪起了一道绿光，站起了四个黑衣人。碧绿的灯光下，只见两个黑衣人，每人手中执着两个飞轮一般的怪兵刃。

俞秀凡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刃，看的十分奇怪，一皱眉头，道：

“这是什么兵刃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名动江北的飞轮四煞，竟然也投入了人间地狱。”

靠左首的一个黑衣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认出我们四兄弟，想来也是江湖上有名人物了，何不报个姓名上来。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无名氏，四位听人说过么？”

左首黑衣人低声诵道：“无名氏，无名氏，简直胡说八道。”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看你形貌如常，还具有人的味道，显然是志愿投入在人间鬼狱中了？”

左首黑衣人道：“不错。咱们兄弟身受造化之恩，自愿投入造化门。担任巡守地狱之职。三年以来，妄想逃出地狱的人，何止你们三位，但却从无人能够如愿。这几年，咱们兄弟年事增长，不愿再多杀人，给你们一条生路，快快退回去吧！”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除了那套飞轮手法之外，还有什么惊人之技，竟敢出此狂言。”

石生山一语不发，身子一侧，向前冲去。

俞秀凡一把抓住了石生山，道：“等一下。”目光一掠飞轮四煞。

道：“四位认识在下么？”

只见绿光闪动，又燃起两盏绿色的灯光，光焰更加明亮，景物也更为清晰。

左首黑衣人仔细打量了俞秀凡一眼，摇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但看阁下这身衣着，却又不像是地狱中囚居之人。”

俞秀凡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本来不是地狱中人，四位可曾听说过水燕儿请来了一位贵宾的事么？”

左首黑衣人道：“你就是那位贵宾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左首黑衣人道：“阁下虽然是贵宾身份，但既身陷地狱，一样的不能随意乱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走过十方别院，也闯过断魂垒，这人间地狱中，也许还有更高的所在，但我去过的地方，都平平安安的出来了。四位加想拦住在下，那要看四位的能耐了。”

飞轮四煞，脸上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，缓辇说道：“阁下能生离断魂垒，倒是叫人难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信不信是四位的事，很快就可以证明区区是否夸口，不过，咱们在动手之前，我想请教四位一件事。”

为首黑衣人道：“阁下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四位在江湖上，也许是恶名昭著的人，但却有一点可取之处，那就是知恩必报，四位肯在这不见天日的所在，担任巡守之职，而且一巡效年，不生怨忿，这一点，颇为可取。”

为首黑衣人道：“咱们兄弟在江湖上虽然名声不好，但一向是恩怨分明，言而有信。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有此一德，就可教化。四位身受造化之恩，但不知能否告诉在下详情？”

为首黑衣人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有什么不能说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为首黑衣人道：“咱们四兄弟，身受少林、武当两派人物联手追杀，负伤十余处，倒卧荒野，自忖必死，遇上造化公主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且慢。那造化公主，可是水燕儿么？”

四个黑衣人齐声说道：“造化公主只有一个，自然是她了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他自具有一股震慑人心的气度，为首黑衣人竟未觉着他的话有什么不对，缓缓接了下去。道：“她以造化手法，治好了我们沉重的外伤，又传了我们吐纳之木，疗好内伤，岂不是恩同再造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疗伤需要药物，为什么称它为造化手法”为首黑衣人道：“但公主不用药物，只用她一双玉手，治好了我们的外伤，无以名之，只好称它为造化手法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此中定有原因，只可借四位没有留心罢了。”

为首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你问完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。还要劳请四位，代我通报水燕儿一声，就说我已游

过地狱，想进入造化城中观赏一番。”

为首黑衣人怔一怔，道：“你想见我们公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是想见她，而是非要见她不可！”

为首黑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，这件事，只怕你作不得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为首黑衣人道：“我钱大德在江湖上闯荡了不少年，见识过不知多少不更事的狂人，但狂到你阁下这等境界的人，却不多见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很不幸的是，这一次让你遇到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遇上了又怎么样？你要见公主，那是你的想法，但公主愿否见你，却要她来裁决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不是你们飞轮四煞能够作主的事，对吧？”

钱大德听得一愣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作不了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既然作不了主，为什么不替我通报上去，别忘了我是贵宾身份，就算是水燕儿，对我的事，也未必能作得了主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公主居处，离此甚远，在下就算肯替你通报，也不是一时半刻，能得回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要好多时间，才有回音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最快也要一个时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慢呢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那就很难说了，也许要一天半日时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久时间，那就不用阁下通报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狱无日月，等上十天半月，也是一样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你错了，在下不愿等下去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哼！不等下去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只好自己去找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四位可是有些下信么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信不信那是咱们自己的事，能不能过咱们四兄弟这一关，那是你们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你小心了！”突然，举步行出，直对四人行去。

钱大德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狂的口气！”右手飞轮一挥，横里直击过去。”

俞秀凡左掌拍出，迅如电火，击向了钱大德的左时，右手五指一伸，施出了擒拿手法，巧妙的手法，准确的计算，钱大德握轮的右腕，就像是故意的送入了俞秀凡的五相之中。

俞秀凡发出的左掌，同时击中了钱大德握轮的左时，钱大德双手中二抬，还未发出，人已完全受制，左手的飞轮，在掌力撞击下，脱手向后飞出。

这一击，快如闪电，只看得另外三个黑衣人呆在当地。无名氏、石生山，也看的敬服不已。

俞秀凡右手五指加力一带，钱大德全身的劲力顿失，身不由己的转了一个方位，变成了背对三位盟弟。无名氏、石生山分开行动，一左一右，护住了俞秀凡的两侧。

俞秀凡轻声一笑，道：“钱大德，在下这双手，比起水燕儿的一双造化手如何？”

钱大德点点头，道：“高明的很。在下遇上过不少武林高手，但像阁下

这样一招将在下制服的，确还未曾遇到过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这点武功，是否可以当得贵宾身份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阁下武功之高，钱某生平仅见，被本门公主邀为贵宾，理所当然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松开了钱大德的手腕，道：“去吧！代我通报水燕儿，就说我要见她。”

钱大德活动了一下双碗，道：“咱们可以把贵宾的话，一字不改的禀报公主，但公主愿否接见，在下等实在不能作主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你们前往通知水燕儿时，再带上一句话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贵宾吩咐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告诉她，就说两个时辰之内，还无法得她回音时，在下就不再手下留情了，如是激起了我的怒火，我要毁去这座人间地狱。”

如是他未出手对付钱大德时，说出这几句话，定会招来飞轮四煞一阵狂笑。但此刻，飞轮四煞却是一语不发，四人闯荡江湖，身经百战，从未遇到过一招被擒的事。照此推理，这人的武功，举世少见，有些世间少见的武功，自然也可能有毁去这人间地狱的手段。这就使人不能不信他的话了。

钱大德心中念头转了几转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原活转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个时辰够不够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应该够了。但在下唯一担心，是公主不在居处，再用飞鸽传书，遍寻她的行踪，那就不知道要多少时间了。”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咱们只好赌赌运气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诸位请在此地等候片刻，咱们这就替阁下转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慢着！”

钱大德道：“阁下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传讯的事，用不着四位都去吧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一个人就可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那就劳动人钱老大，派遣一人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老四去！箭号、信鸽，一齐施放，把这位贵宾的话，全文转告，不得遗漏一句。”

站在最右的一个黑衣人，欠身一礼，疾奔而去。

俞秀凡道：“这几天来，咱们陷身断魂垒中，一直未能好好的吃顿酒饭。”

钱大德接道：“这事容易，老三去叫人整治一桌酒席送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钱兄的口气，这地方已是地狱边缘了？”

钱大德沉吟一阵，颌首道：“不错。这是地狱边缘，这地方叫阴阳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起来，造化门建筑这一座人间地狱，规模也不算太庞大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方圆数十里，鬼卒三千名，囚犯八百个，这规模也算是前所未有的，江湖之最了。”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钱兄是一位很合作的人。”

钱大德笑一笑，道：“夸奖！夸奖！”

无名氏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钱兄，‘福寿膏’味道不错，钱兄可曾试过？”一钱大德道：“这一点，兄弟惭愧，除了地狱中一部分鬼卒和囚犯之外，造化门中人，都未吸食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，你看看兄弟是什么身份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在下听得公主身侧女婢说道，贵宾有两位从仆，武功了得，想来就是两位了。”

无名氏笑道：“从仆倒是不错。不过，咱们已不是原来那西位了，咱们是俞公子在地狱中收服的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两位不是原来跟着俞少侠的人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是十方别院中人，恐怕也就是钱兄口中的囚犯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两位是哪一院中的人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万家别院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哦！两位是万家别院中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在万家别院中，吸食了很久的福寿膏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说起那福寿膏，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，这东西吃上瘾的人，一天就不能离开，所以，任何人不管你是铁打的金刚、铜浇的罗汉，只要你吃了福寿膏，那就永远被福寿膏所控制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两个在万家大院中，吸食了数年的福寿膏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那两位的毒瘾很大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吸食了很久，可惜的是这些福寿膏的力量这不够大，没有法子使咱们上瘾。”

钱大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两位吃了福寿膏数年之久，竟然没有上瘾！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这福寿膏么，实也算不得什么厉害的毒物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阁下这话当真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千真万确。加是钱兄有朋友中了福寿膏的毒，可以和兄弟研究、研究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你是说，你有解除福寿膏毒瘾的药物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单是药物也不行，还要配合在下的一种方法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阁下，能不能把你的方法告诉在下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可以。钱兄是不是也有了毒瘾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咱们飞轮四煞，倒是没有毒痕。不过，咱们有一位很好的朋友，上了毒瘾，如果阁下有法解救，咱们四兄弟感同身受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，你有几位朋友上了毒瘾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六、七位吧！他们身受毒害，痛苦万状，但又无法解脱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好吧！在下可以把你方法传授钱兄，再送你钱兄十粒药物，可以解救十个人，脱出福寿膏奇毒的控制。不过，除去这毒危十分辛苦，但如是毅力不够的人，戒除之后，再行染上，那就白费钱兄一番心机了。”

俞秀凡静静的听着，未多加一句活，但他心中明白，这无名氏甘愿沉沦在人间地狱之中，似乎不止在试探这地狱中的消息了，而是研究解除这福寿膏的毒性。

这时，无名氏已开始传授钱大德一种打坐之法。那是和一般坐息完全不同的打坐，双足架在两臂之上，看上去那姿势，就叫人感觉到十分难过。钱大德学习的十分认真，问的也十分详尽。足足耗去了将近一顿饭的工夫之久，两人才站起身子。

这时，酒饭已经送到，俞秀凡暗中试过，确然无毒，才开始食用。

一餐饭匆匆用过，俞秀凡趁空儿低声对无名氏道：“无名兄，那等奇异的打坐之法，真能解除毒瘾么？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是一种来自天竺的奇术，又叫瑜伽术，坐多怪异，再加上内腑中激烈的运动，确能使一个人忘去痛苦。

药物助威，确可解除毒瘾，但必需持之以恒，如是戒除之后，再行染上，那就很难再行戒除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对医道方面，很有成就吧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略知一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万家别院中，是否已留下了无名兄的解毒之法？”

无名氏叹口气，道：“不容易。那地方，那环境，除非具有大智慧、大定力的人，很难戒除毒瘾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确然如此，在下再不敢传授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，你在这万家别院中潜伏了很多年，一直没有作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因此，在下才答允追随你公子离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想不明白，你既没有毒瘾，为什么带了很多的福寿膏来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我没有能力改造这个环境。只好想法子抽出一部份福寿膏来，使他们减少些存量，希望激起一些变化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目光转到了石生山的身上，接道：“石兄有瘾么？”

石生山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在下也没有上瘾。不过，我这办法只能自保，没有助人的能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行了。你们在福寿膏的烟雾中，而没有被福寿膏所困，那证明福寿膏并非有着绝对的力量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在下的办法很笨，我把吸入口中的烟毒，全部逼在了口中，没有吞入腹内，所以，我食了数年的福寿膏，而没上瘾。”

无名氏叹口气道：“石兄，天下大约不可能再有第二人，有你这种毅力了。”目光突然转到了钱大德的身上，接道：“钱兄，你听到咱们的谈话了。”

钱大德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我什么也没有听到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对！咱们也没有说什么，所以，钱兄什么也没有听到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阁下只传授了兄弟一个奇怪的打坐之法，兄弟记熟了。除此之外，兄弟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钱兄，这地方太黑了，咱们真不知是人是鬼啊？”

钱大德低声道：“这地方有人有鬼，人鬼混杂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相互望了一眼，突然飞身而起，直向两个手执碧色灯笼的黑衣人扑了过去。两个动作奇快，左拳右掌，全力击出。但闻两声惨叫，两个黑衣人在骤不及防之下，双双死在无名氏和石生山的手中。

无名氏捡起了碧色的灯笼望去，只见一只绿色的火炬，熊熊燃烧。那绿色的火炬，不知是何物作成，燃起之后，发出碧色的光焰。

钱大德微微一笑，把两具尸体移开，道：“现在，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说。”

无名氏一抱拳，道：“钱兄，造化门中的人，是否都和钱兄一般的心

意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就不大清楚了。不过，在下觉着，咱们飞轮四煞有此想法，凡是在地狱中的人，只怕都和咱们的想法差不多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谢钱兄指点咱们不少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钱兄，这地方离开造化城还有多远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这就难说了。造化城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活怎讲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如若他们想要你们前去，诸位行不过百丈，就可能进了造化城。如若他们不愿你们进去，你们再走三百里，也一样找不到造化城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的意思，可是说那造化城是一个很神秘的所在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是的。严格的说起来，这人间地狱也在造化城的涵盖之下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，这人间地狱，是什么所在？”

钱大德笑一笑，道：“以诸位的才智，用不着兄弟说，大约诸位也明白，这是一处山腹。不过，这山腹边缘有一片死亡地带，就算没有人防守，也没有人能够通过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，咱们如死在此地，欠你钱兄这点情意，那是永远无法回报了。如若咱们能够生离此地，对钱兄必有一报。”

钱大德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飞轮四煞，在江湖上行事为人，算不得什么好人，但看到人间地狱这等悲惨景象，也不禁为之心生寒意。咱们兄弟虽有拯救武林同道之心，但却没有这份力量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四位只要有此一点心意，那就够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钱兄刚才提出有一处称做死亡地带，可是机关埋伏？”

钱大德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实在说，咱们也帮不上诸位什么忙，只能就胸中所知，提供一二了。”

黯然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所谓死亡地带，那是大约十五丈宽窄的一片地区，任何高明的轻功，都无法飞渡。”

## 第二十四回 柔情似水 百折不回

俞秀凡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在下所言，都是亲眼所见，句句真实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可是一片毒区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不知道。反正是人一进入那片地区，就会很快死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片地区和其他的地方，颜色有什么不同么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可怕的是，那死亡地带的颜色，和其他地方的颜色，并无不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个很恶毒的布置了！”

钱大德道：“所以，进入了人间地狱之后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自己的人出出入入，难道也要经过那一片死亡地带么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我们出入那一片死亡区时，都由地道中通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，你帮忙帮到底，能不能告诉我们那地道所在？”

钱大德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兄弟有些疑难，因为那地道的隐密，只有我们四兄弟才知道，如是从地道超过那一片死亡地带，咱们兄弟很难脱去关系，兄弟虽是我们四人中的老大，但也不能擅自作主，这件事，必得我们兄弟商量之后，才能作主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钱兄既有疑难……”

一阵急促的步履声，疾奔而至，打断了俞秀凡未完之言。

钱大德回目一顾，道：“老四，可是燕姑娘有了回信。”

奔来的黑衣人一欠身，道：“是的，燕姑娘已有指示到来，要咱们放过贵宾和他的两个从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怎么一个放法？”

飞轮老四道：“燕姑娘说，要老大简单的说明那死亡地带的险恶，由他们自己通过，或是蒙上他们的眼睛，带他们由地道中通过，两条路任凭贵宾选择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俞少侠如肯相信钱某人，最好是选择第二条路。”

俞秀凡目光投注在四煞的身上，道：“那燕姑娘还说些什么？”

飞轮第四煞迟迟疑疑的说道：“燕姑娘说，说这个……”

钱大德一瞪眼睛道：“老四，什么这个，那个，吞吞吐吐的一句话也说不清楚。”

飞轮第四煞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燕姑娘的指示中说，咱们兄弟决不是俞少侠的敌手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和他动手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那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。咱们这点武功，本就同人家俞少侠相差的很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我们甘愿蒙上眼睛行过地道以后；有个什么结果呢？”

飞轮第四煞道：“燕姑娘派人在出口接待三位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毛病就可能出在这里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算起来，总比超过死亡地带好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咱们就选择第二条路。”

石生山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答应那位女菩萨的事，完全未办，如何向人交代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已经留心过了，那断魂垒突出地面，借几盏鬼火碧光，方圆十丈不见有建筑之物，但却高耸不见垒顶。”

无名氏接道：“公子之意，可是说，那垒顶突出于山峰之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如此。要找出那魔音来源，恐已非人间地狱中所能为力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控制那断魂垒中狂人的人，来自造化城中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钱兄，请蒙上咱们三人的眼睛吧！”

钱大德道：“那就委屈三位了。”

亲自动手，蒙上了俞秀凡的眼睛。

黑巾蒙上了脸，无名氏立刻感觉到情形不对，只觉那黑布蒙上了眼睛之后，立刻收的很紧。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，这是什么蒙脸的布

巾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是一种特制的蒙面布巾，诸位最好不要擅自移动。”

无名氏笑道：“看起来，我们是着了道儿，上了贼船啦！”

钱大德道：“阁下言重了。钱某人无害诸位之心，这蒙眼的布巾虽然是特制之物，但诸位只要不擅自动手，那就不致力害及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无法解除这蒙眼的黑巾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在下也无法帮诸位解下了。”

无名氏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钱兄也无法解除了。”

钱大德道：“是的！在下也不知解除之法。”

无名氏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咱们走到了地道尽头，如何解除这蒙眼之物？”

钱大德低声道：“这地方，每一件微小之物，都经过特别的设计，诸位以后要小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付道：“这地方当真是奸诈的很，我已经上过水燕儿一次当，仍然不知道存下戒心。”

只听钱大德说道：“三位请跟在我身后行动，地道中曲折回环，又道分歧，行之不易，就算不蒙上眼睛，三位也不易找寻，何况还要蒙上眼睛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走前面，公子居中，石兄清断后，用左手拉着衣襟。”

他说的很含蓄，用左手拉着衣襟，自然是要用右手准备应敌了。

钱大德道：“无名兄请拉着我的衣襟而行，老二、老四，你们走前面开路。”俞秀凡没有讲话，牵着了无名氏的衣襟。但不约而同的，俞秀凡、无名氏、石生山，都暗中运气戒备。

感觉着又行入了地下五六尺处，然后开始折转。但着足的地面倒很平坦，显然是常常有人行过。

俞秀凡心中默作了数计，曲转了三十六次，行约一千八百步，才转向上面行去。

登上二百零七步，地势重归平坦，好的是一路行来，未生事故。

只觉一阵凉风，掠体而过，无名氏突然生出了一种解脱之感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天无边际，地有尽处，看来咱们又重睹天日了。”

耳际间，响起了钱大德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已经离开了地道，咱们兄弟送到此地，三位保重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钱兄，咱们此刻应该如何！”

钱大德道：“三位只好在这里等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等到几时？”

钱大德道：“等到几时，在下也不敢断言；不过，我相信不会太久，三位请忍耐一些！”

但闻脚步声逐渐远去。无名氏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等下去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一定会有人来解去咱们蒙眼的黑巾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没有人来，咱们也要很耐心的等下去。”

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燕姑娘说的话，一向是言出必践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是什么人？”

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在下是可以解去三位脸上蒙面黑巾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在此恭候。”

只听那冷漠的声音说道：“三位不可妄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只管放心。”

一个黑衣人行了过来，先解去俞秀凡脸上的蒙面黑巾，依序解下了无名氏和石生山蒙面之物。

抬头看去，但见星光闪烁。这是一个无月的夜晚。

黑衣人道：“很抱歉！”突然转身，快步而去。

无名氏收回投注天空的目光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一个人不见天日，就算他还活着，也和死人无异了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我明白了！那些人为什么酷尝福寿膏，毒瘾故然难忍；但更难忍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苦闷，那不见天日的斗室，一片黑暗的生活，只有每日吃它几口福寿膏，才能打发这些日子过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个很残酷的组合！他们手段是那么恶毒，不但要改变人性，而且还让你自趋死亡。”

无名氏振振精神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豪气奋发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不识路径，也没有一定的去处，那就随便闯闯！闯到那里算那里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很奇怪，那位燕姑娘不是派人来接我们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物以类聚，造化门中人，还有讲信义的人么？我进入了地狱中，学会了一件事……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什么事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门中人的话，不可相信，尤其是女人的话。”

只听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一个清冷的女子声音接道：“俞少侠，你这样轻蔑我们姑娘，不觉着太武断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女子的声音应道：“小婢如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哼！又是女人！”

如玉道：“燕姑娘告诉小婢，说俞少侠是一位怜香惜玉的人，对女孩子，从来不发脾气，想不到咱们姑娘说的话，竟然也会有错。”

俞秀凡忽然觉着脸上一热，说道：“正因为在下太相信燕姑娘了，所以，吃了她很大的亏。”

如玉道：“俞少侠和我们姑娘的事，婢子不大清楚。不过，小婢奉命来，专为迎接公子而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正要见见燕姑娘，那就劳请带路了。”

但见火光一闪，幽暗的夜色中，亮起了一盏明灯。那是一盏白绫制成的灯笼，上面写着“听松楼”三个字。灯光下，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少女，紧傍在一块大岩石旁而立。

那岩石高过九尺，黑衣女紧贴石壁而立，夜色黑暗，无怪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了。也许俞秀凡等很久没有见过这等明亮的灯火了，只见那灯笼明如皓月，耀人眼睛。

如玉举起手中灯笼，道：“咱们姑娘正在候驾，三位如若没有别的事，咱们可以上路了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等紧随在如玉身后，行在一条崎岖的小径上。只觉愈行愈高，

山风也愈见强劲，吹的衣衫飘飘作响。俞秀凡目光转动。

发觉正行在一处悬崖边缘。四周一片黑暗，几人紧迫在灯光下面行走，也未自心到行过之处。

俞秀凡留心一看，发觉行经的悬崖，下临绝壁，一片幽暗，也不知多深多高，心中大感震动，暗道：行此险地，惊心动魄，如若造化门在山上设下埋伏，打下滚木擂石，不论多高强的武功；也是无法逃过此劫。心中念转，突然移动身躯，紧追在如玉身后，道：“姑娘，水燕儿住在何处？”

如玉道：“灯笼上写的明明白白，燕姑娘住在听松楼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有多远距离？”

如玉道：“就要到了，再转一个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地方很险恶啊！”

如玉道：“是的。这地方叫作愁云崖，下临千丈绝壑，摔下去，势必要粉身碎骨不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为什么要在这里一处所在？”

如玉道：“因为这地方很清静，没有人敢打扰，也很险要，易守难攻。”

谈话之间，到了一处转弯所在。这时，无名氏和石生山都看清了处境，只见一条不足两尺的山径，凿开在千寻峭壁之间，夜间幽暗，上不知山峰多高，下临崖壁，寸草不生，一片光滑。胆气不够的人，别说行过这样险径了，就是吓也吓的半死。

无名氏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地方可是人工开凿的吧？”

如玉道：“不错。”无名氏道：“此地距离山顶有多高？”

如玉道：“约有百丈左右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当真是费尽昔心了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一个人，为了自己的喜欢，不惜如此劳师动众，建筑了这么一座听松楼，这人的好大喜功，实是可悲可叹的很。”

他心中对水燕儿有极端的不满，一听到水燕儿有关的事，就不禁怒火上升。

如玉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你是说我们姑娘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说水燕儿。”

如玉道：“俞少侠，你说话最好小心一些，别伤害到我们姑娘。”

俞秀凡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照燕姑娘的为人而言，在下的言语，已经很客气了。”如玉道：“俞少侠，我们姑娘很敬重你的为人，但你却对她十分歧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因为在下上过她的当了。”

如玉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有一件事，只怕你还不明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如玉道：“我们姑娘因你的失落在人间地狱，心中很不快乐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未再接口。

如玉叹口气，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姑娘那么忧郁过，俞少侠，你应该谅解她，我们姑娘有她的苦衷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她有什么苦衷？”

如玉道：“造化门中事，非局外人所能了解。”转头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已经听出了一点苗头，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如玉姑娘的话中，有很多含蓄之处，公子不妨多用点心思想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想想如玉姑娘的话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改用极微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公子，此刻咱们的处境，似乎是茫无头绪，这方面，也不是单凭你公子的绝世武功可以克服，最好咱们能用点心机，”忽然一脚踏空，直向悬崖下面摔去。

俞秀凡吃了一惊，回手一把抓去，没有抓住。

石生山急急叫道：“无名氏，镇静一些，运气贴上峭壁。”

突见如玉右手疾挥，一片网穿，撒了下去。同时抢前一步，将灯笼提把放入樱口，左手抓在石壁上一个突出的石柄上。那片网索撒的很快，几乎和石生山的喝叫同时行动，无名氏滑落不过一丈多些，网索已罩向头上，右手一探，抓住了网索。如玉用力一带，无名氏滑落的身子，借势飞起，又踏上了小径。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，但却是生死分别。

无名氏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多谢姑娘相救。”

如玉道：“这地方太险恶，走路时应该小心一些，别只顾讲话，丢了性命，那就划不来了。”

又转过一山角，踏上了一片突出的石岩，这片石岩，足足有一亩地大小，但却生的十分险恶，它突出在悬崖之上，孤零零的像一块伸出的石板，上不见峰顶，下不见谷底。

一座红砖砌成的小楼，屹立在那突出的石岩中。

踏上突岩，先闻到一阵袭人的花气。数百盆各色奇花，环绕在突岩的边缘。忽然间，一阵山风吹来，山顶、谷底，传过一片松涛。

如玉举起手中的灯笼，直行到红楼门前，一块门匾，写着“听松楼”三个漆金大字。

如玉举起左手，轻轻叩动了门上的铜环，木门呀然而开，一个青衣女婢，当门而立。

如玉道：“姑娘在么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姑娘在厅中候驾。”

如玉一侧身，道：“诸位请进吧！”

俞秀凡也不谦让，当先大步而去。听松楼规模不大，但却布置的很雅致。

俞秀凡转过一个回廊，行入了大厅之中。大厅中一片绿，绿缎子蒙顶，绿绞慢壁，绿的毛毡铺地。白色的松木桌椅，椅子上铺着绿色的坐垫。

一个全身绿衫绿裙的绿色少女，面含微笑，站在厅中迎客。

四盏垂苏宫灯，照的大厅中一片通明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都不禁多望了那绿衣少女两眼，只觉得她美丽眩目，动人无比。

绿衣女举手，理一理披肩长发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俞兄你好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不到吧，水姑娘！在下竟然活着走出了人间地狱。”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很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用不着多说了，在下听姑娘的甜言蜜语很多次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看来，俞兄对我的误会很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不是误会，而是真真实实的经过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来看我，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想先听听姑娘的狡辩，如是你真能说出了个番道理，纵然是句句谎言，在下也就自认霉气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如是我说不出一番道理呢？”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是姑娘露几手惊人的武功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先礼后兵。在下觉着并无不对之处，”水燕儿道：“听松楼从没有发生过凶杀事情，也没有留过男客。

诸位今夜至此，小妹破例招待，我已叫他们备下了水酒，替俞兄压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倒不用了。在下只要讨还一个公道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我觉着很多事，用不着一定要兵戎相见；谈一谈，也许能解决很多事，消除很多的误会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再听听姑娘花言巧语。”

水燕儿一挥手，道：“上酒。”一面请俞秀凡等落座。

俞秀凡道：“酒不用，姑娘有什么话可以说了。”

水燕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兄，进入地狱之前，我已经再三的警告过你，要你紧追我的身后，不要离开。但你没有照小妹的活去办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的解释，在下你能接受。”

水燕儿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俞兄的意思是非要找小妹拼个生死出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姑娘的解释，在下既不满意，除了放手一拼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解决咱们之间的这场纷争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好吧！俞兄既然决意和小妹一分生死，也不用急在一时，先让小妹一尽地主之谊，再决一死战不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倒不用了。既然彼此已经决定了放手一战，似乎也用不着再耍什么花招了。”

水燕儿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兄，世上有很多的办法可以解除争端，以命相拼应该是最坏的方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也许咱们是庸俗一流的人，咱们没有办法，把事情办的诗情画意，而又能把事情圆满的解决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么要不要小妹提出一个办法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姑娘请说说看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小妹觉着，咱们用不着立刻动手拼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如你来此用心，旨在一战，固不论胜败如何，咱们这一战之后，三位就别想离开了这座听松楼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，姑娘这听松楼，是龙潭虎穴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能算龙潭虎穴，因为，这里面没有什么机关埋伏，不过，这地方的天然的形势大险恶，除了你们的来路之外，再无可通之路。如是那条路被人封锁之后，你们只有老死这听松楼中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水姑娘遣人引我们到此，那也是一个大阴谋了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要凭你俞兄的看法了。如是你一定要逼小妹动手，小妹只有奉陪了，如是小妹胜了，俞兄固是大感失望，就算俞兄胜了，他们不会放你们离开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这话可是威胁咱们？”

水燕儿笑一笑道：“我在和俞兄说理，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燕姑娘，如是咱们不动手你就可以保证我们安全离开此地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不用我保证什么，听松楼本就是一块平净地，这地方从没有过杀劫。”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你不但很恶毒，而且也很阴险！”

水燕儿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你能由地狱中脱身而出，武功高明。

虽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最重要的，还是你运气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的运气也不算太好，如果运气好，至少不会遇上你姑娘了。”

水燕儿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的成见对小妹看来已深，小妹纵然说一个唇干舌焦，俞兄也不会谅解小妹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一个人受同一个人欺骗，应该下会再有第二次，俞某人虽然很笨，但也不愿再上姑娘的当了。”

水燕儿微微一笑道：“古往今来，从没一个成大器，立大业的人，不具备容人的气度。”

俞秀凡忽然笑一笑，接道：“姑娘指桑骂槐，但骂的却十分有理、在下确实缺少一点风度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知过能改，仍是完人。过去不用追思，未来的却可惜鉴，容易冲动的人，不但会忽略去机会，也容易造成错误。”

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领教！领教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下敢当。俞兄，只要不再决心取小妹之命，我就十分感激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你说服人的力量，有时十分强大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但要说服一个人，有两个必要的条件：“一个是说服人的智慧，一个是听话人的智慧，有很多大道理，但却有很多人不能领受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在下已经承教了。这方面的事，可否暂作结束，咱们谈谈别的事情如何？”

水燕儿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我们谈谈别的事情，俞兄发问呢，还是要小妹自己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自己说吧！在下心中是一片空白，还没有想到要问姑娘什么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好！那么小妹就随便谈谈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等铄耳恭听。”

水燕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俞兄，当真准备要进入造化城中瞧瞧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在下能由人间地狱中逃了出来，也算是死里逃生了，如不到造化城中走一趟，岂不是此生一桩大恨事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你在人间地狱中的时间不长，不知走过些什么地方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对那人间地狱有多少了解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只是看到地狱中阎王的报告，对地狱中实际情况，了解不算太多。不过，重要的地方，我都知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十方别院，姑娘知道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知道。大地方，十方别院中，容纳了人间地狱中第一流的人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可怕啊！所谓十方别院，竟是整个江湖的缩影，除九大门派之外，竟然连江湖草莽也不放过，成立了一个万家别院”水燕儿道：“那

也是造化门中一支主力，除此之外，你还到过什么地方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断魂垒。”

水燕儿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断魂垒你们也去过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可是觉着很奇怪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们遇上些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疯人、狂人，可以说不是人，因为，在下从没有见过那些疯狂的人，世上也不应该有这等疯狂的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们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一场凶残、激烈的搏杀，那是惊心动魄的恶战，在下从没有想到过，世间会有这样悍不畏死的人。”

水燕儿叹口气道：“俞兄，如若你没有骗我，你该是举世无敌的高人了。因为，从没有一个人，能够在进了断魂垒后，生离其地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运气好，逃过了那次劫难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是万家别院中人，你没有名了，却自号无名氏？”

无名氏冷冷道：“不错，想不到在下在造化门中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名气。”水燕儿道：“你是位很特殊的人物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客气，客气。”

水燕儿目光转注到石生山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一位，好像是不会说话，是怎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那些地方，不说话，似乎是比较好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你去过十方别院么？”

水燕儿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去过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既没有去过十方别院，怎会认识我等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两位都是很可疑的特殊人物，存有画像，送到我这里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你在造化门中，确有着很大的气派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见笑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指教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想劝俞兄，到此为止，用不着再深入了，但我知道，你不会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燕姑娘，造化门中，难道还有比断魂垒更可怕的地方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那要看怎么一个计算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教燕姑娘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断魂垒中人，虽然狂悖凶狠；但他们缺少智慧，这里的人，一个个，都有着一团很清晰的头脑，还有着重重机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有一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想到的事，非要办到不可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算小妹白说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有一事请求燕姑娘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想来，定是一件为难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想收回我一件东西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的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的！我的剑是一把凡铁打成的宝剑，在别人手中，完全没有价值，但对我而言，那是一把不可失去的宝剑。”

水燕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剑的价值，在江湖人的眼中，完全一样，俞兄这把剑，既是凡铁，不知有什么珍贵之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柄剑的价值，贵重的是在它的纪念价值上，并非是它的锋利和功能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愿不愿帮在下这个忙呢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剑不在我的手中，但我可以派人去取来，不过，那要一段时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知要等候多久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大约有两个时辰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就等候两个时辰吧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好！俞兄既然愿意等候，小妹拼着违犯门规，这就遣人去给你取来。”

举手招来一个女婢，低声吩咐了几句，那女婢一欠身，转头而去。

水燕儿回阵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离开听松楼后，你们很可能有一段忍受饥饿的时间，小妹既已备了酒菜，何不在此小饮一杯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！那就叨扰燕姑娘一顿。”

水燕儿立刻吩咐摆酒，片刻见酒菜摆上。

俞秀凡虽然答应了叨扰一顿酒饭，但内心中，对那水燕儿仍有着极大的戒心，暗中示意无名氏和石生山，如若她自己没有食用之前，而人最好不要食用。

水燕儿似乎是早已思虑及此，坐下之后，立时先喝了两杯酒，然后遍尝了桌上佳肴。

俞秀凡笑一笑，举起了筷子，道：“姑娘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，咱们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都很小心，目睹俞秀凡吃过的菜，才跟着食用。

水燕儿喝了不少的酒，双颊上飞起了一片红晕。俞秀凡酒量不好，一直在克制着自己，不敢多饮。无名氏、石生山的酒量虽然不错，但却不敢开怀畅饮。四个人中，水燕儿喝酒最多。

无名氏放下酒杯，轻轻咳了一声道，道：“姑娘，你的酒量，似是并不太好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本来也不会喝酒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不觉着喝的太多一写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酒可消愁，多喝两杯，打什么紧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看姑娘在造化门的权限很大，想来，对造化门中的隐密知晓不少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我还没有醉，你应该等我再喝几杯酒，问我不迟。”

俞秀凡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不怕我们暗施算计么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别勉强我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俞秀凡耸耸肩，道：“别太自信了，咱们一直还是敌对相处。”

水燕儿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我好像有些醉了。”

无名氏笑道：“姑娘，这座听松楼，可已在造化城中？”

水燕儿摇摇头，道：“还没有进入造化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谓造化城，大约是凭仗机关埋伏造成的一处险恶之区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造化城中的景物，无奇不有，你们三人见识之后，亦将叹为观止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是洞天福地呢，还是人间鬼域？”

寸燕儿道：“两者兼有吧！不过，一个人感受上的不同，对境遇的看法，有着很大的差异。所谓布衣暖、菜根香，生性自甘淡泊的人，并非身着绫罗、日日酒肉，才会过的快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之言，深含哲理，但颇有使人费解之处，姑娘何不解说的明白一些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非诸位亲眼所睹，也很难讲的清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，是非让我们进去看看不可了？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小妹只好提供一些进入造化城中的资料，希望能对俞兄有些帮助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不论造化城中是人间仙境或是阎罗屠场。

但在下既然有机会见识一番，实是不应放过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，咱们准备进入造化城中，已不打算活着出来，姑娘能给咱们一些指点，咱们也不过多逃过几次险难，死去之前，多长一些见识罢了。”

水燕儿叹口气，道：“进入了造化城，有很多的结果，不一定非死不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。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投入你们造化门中，既可保全性命，又可享受到某一些富贵荣华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这条路，大概是有些走不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咱们宁可战死在造化城，也不会作为造化门弟子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除了降和战之外，我想还有别的办法，俞兄何不及试呢？”俞秀凡沉吟有顷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指点！”

水燕儿端起酒杯，道：“劝君更进一杯酒、离此一步无故人。”

俞秀凡凝目望去，只见她手执酒杯，回含泪水，情意十分真挚。

忽然间，俞秀凡有着一种自责的感觉，暗暗忖道：她确然有着苦衷，酒后吐真言，她如对我全是一片假情，此时此地，实也用不着如此做作的了。心中念转，也端起酒杯，道：“不论在下能不能生离造化城，姑娘这一份情意，在下永记心中了。”

水燕儿眨动了一下眼睛，两行情泪，顺腮而下，举杯一饮而尽，道：“俞兄，小妹不敢企求的太多，只希望俞兄能冰释对小妹这份误会，小妹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俞秀凡也喝干了杯中的酒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很惭愧，也很抱疚。这杯酒，表达在下一点敬意。”

水燕儿的脸上泪痕未干，却已绽出了微微的笑容，道：“俞兄。能得你谅解这份误会，小妹心中就安乐多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一个青衣女婢，手中托着一柄长剑，快步行进了进来。

水燕儿站起身子，由女婢手中取过宝剑，递给了俞秀凡，道：

“俞兄，看看是不是你的兵刃？”

俞秀凡接过宝剑，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姑娘，谢谢你！这正是下的兵刃。”

水燕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兄，小妹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俞兄答允！”

俞秀凡听得呆了——呆，暗道：又来了，不知道又要出一个什么难题了，这女人真叫人难测高深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姑娘请说！”

水燕儿道：“你如能离开造化城，希望能再来这听松楼看我一次！”

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理当如此。”

水燕儿目光转注到无名氏和石生山的身子，道：“两位带有兵刃么？”

无名氏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可要借用两件兵刃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如是姑娘方便，在下倒希望能借用两件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谈不上方不方便，我能还给俞兄的宝剑，借两件给你们有何不可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谢姑娘了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两位用什么兵刃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用刀，石兄用什么？”

石生山似乎是不愿再讲话，伸手蘸酒，在木案上写了“判官笔”三个字。

水燕儿皱皱眉头，道：“没有判官笔。我这里有刀有剑，有软鞭。”

石生山沉吟了一阵，又在桌上写道：“软鞭。”

水燕儿点点头，道：“去取一把卑刀和一条软鞭。”

两个女婢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片刻之后，两个女婢，拿着一把单刀，一条软鞭，放在了木案上面。

无名氏拿起单刀，在手中掂了一掂，道：“姑娘，谢啦！”

石生山取过软鞭，抱拳一礼。

水燕儿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俞兄，如若你还没有改变心意，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姑娘，在下等就此别过。”

水燕儿道：“俞兄，离开听松楼，百丈外就进了造化城，三位多多保重，恕我不送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水燕儿站起了身子，脸上是一片自怜自惜的神色，双目中满含着泪水。但她强忍着没有移动身躯，也没有说一句话。

一个青衣女婢，带三人离开了听松楼。行过来时的悬崖险地，折转上一座山峰。

青衣女婢停下了身子，道：“三位，峰下就是造化城，小婢告退了。”

那女婢神情严肃，说完了一句，立时泪水纷披，转身而去。

俞秀凡大感奇怪，沉声喝道：“姑娘留步！”

青衣女婢停下了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公子，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那青衣女婢，本来还在忍住没有哭，俞秀凡这么一问，青衣女婢突然双手蒙面，泪水由指缝中涌了出来。

俞秀凡叹一曰气，道：“姑娘，什么事，使你哭的如此伤心？”

青衣女婢黯然说道：“我为我们的姑娘流泪，为她不平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她流泪，为她不平，为什么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她伤痛把你留在了人间地狱，日夜独坐凭栏低位，祝告上苍，希望你能够脱险归来，生离地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未去听松楼前，在下对她确然有一点误会，见面之后，已然误会冰释。”青衣女婢道：“俞相公好轻松啊！只是误会冰释四个字，你可知道我们姑娘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多

大的牺牲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牺牲了什么？”

青衣女婢突然放下了蒙面双手，脸上泪痕纵横，双目中神光湛湛，直逼在俞秀凡的脸上，道：“她不惜身犯门规，交还了你的宝剑，又赠与你两个从人兵刃，且泄漏了不少造化门中的隐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犯了什么规戒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她身犯天大门规，任何一条，都是腰斩分尸之罪，三条并发，就算她是公主的身份，也是一样的非死不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有没有补救的办法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没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交回兵刃呢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大错已铸，回头已晚。交还兵刃，也是一样无法救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九死也有一生，难道这件事，就没有一点侥幸求生的机会么？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，那就是你们生离造化城时，带她离开此地。”

语音稍停，接道：“俞相公，难道你一点也听不出来，她要你归来再到听松楼去看看她，那是死别的留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松楼天险绝地，一夫当关，万夫难渡，如若你们都肯帮助她，合诸位之力，死守绝地，造化门中的人手，未必能越过那奇险关口。”

青衣女婢举手拭去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你要她抵抗捕拿她的杀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归去告诉水姑娘，就说这是我说的话，我们能够生离造化城，会尽快来此接应她。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这些话，我都可以转告，但姑娘怎么决定，小婢就不知道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自然不关姑娘的事，只要你把话传到就行。”

青衣女婢道：“婢子不会少说一个字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目睹青衣女婢离去之后，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两位，咱们就要进造化城了，两位带有很多福寿膏，行动只怕也有些不便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道：“公子说的不错，咱们把它烧了。”

石生山放下背上的福寿膏，无名氏也放了下来。无名氏摸出一个火招子晃燃，堆上枯枝干叶，烧了起来。但见一股淡黑色的浓烟，升了起来，逐渐向四周扩散。黑烟中带着一般浓重的香味。

无名氏目睹福寿膏全部燃了起来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是十方别院中人，见到了这数十斤福寿膏，被一把大火烧去，不知要如何心疼呢！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，如那丫头说的不错，咱们再向前进，所进人造化城了，两位的心情如何？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在下觉着能死在青天白日之下，强过苟安于人间地狱了。”

俞秀凡豪气奋发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两位怎的如此气馁，在下相信，我们能进人造化城，就能够安全出来，两位振作一些。”

## 第二十五回 造化之城 声色娱宾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，只有存必死之心，咱们才有勇气进入造化城，是怎么？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前面一片苍翠，不见房舍行人。一面举步向前行去，一面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两位请和在下走在一起，进入造化城后，咱们尽量不要分开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，前面数十丈就是造化城了，怎么一点也看不出异样的感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造化门中最大惊人处，就是出入意外。”

谈话之间，到了一排翠树前面。

这排翠树，都被高大的苍松掩遮，直到近前两丈处，才看到那排翠树。满山翠松，但这一排翠树到翠的特别，翠的像翡翠一样，而且枝叶很密，密的像一堵墙，看不到里面景物。

俞秀凡停下了脚步，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这排翠树，有些奇怪。”

无名氏伸手捡起了一片石块，缓缓说道：“公子，请向后退退，我试试那片翠树看。”

俞秀凡向后退了四步，笑道：“不妨事啦，你可以出手了！”

无名氏暗中提气，右手一挥，石块破风而出。但闻蓬然一声，击在那形同墙壁的翠树之上。只见那片翠树，忽然间开始转动，卷向后面收去。

一座鲜花扎成的门楼，却随着那卷收翠树，现了出来。

门楼很高大，足足有一丈六七。全是鲜花结成，还带着芬芳的香气。门楼不但结扎的唯妙唯令而且，还有白花铺成的一块横匾，金色花朵扎成了四个字“欢迎光临”，显然，这是特别为三人扎成的一座花楼。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巨大门楼，全力鲜花扎结而成，花色鲜艳，证明采下不久，花楼所用，不下数万朵，不但配色适当，而且结扎精密，决非三五人能在极短的时间中完成。如是数十人合作完成，岂不是表现他们分工的精密，合作的效率。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道：“公子不但武功精博，叫人佩服，这份观察入微，不遗细小的精明，也叫咱们望尘莫及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处处留心皆学问，这实也不算什么。咱们不能有负人家的雅意，进城去吧！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突然快行两步，抢在俞秀凡的身前，道：“属下开道。”手握刀柄，当先而行。

进了那鲜花门楼，景物忽然一变。只见一片平整的草地，足足有数十顷大小，地上下见高树，也没有长草，一片广大的平川地上，全生着一般高低如茵短草。

俞秀凡纵目四顾，思索了良久，竟然想个出这片广大草地的用意究竟何在。

冈力能及处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也不见一座房舍，看不见一只鸟儿飞过，也听不见一声大吠、蝉鸣。不见一棵树，也听不到一点风摇枝叶轻啸之声。

青草如毡，一地翠色，蓝天上飘浮着几朵肉云，这该是诗情画意的境地，但它大静了。

静的像一他死水，静的大背常情，静的是那样诡异，静的使人心生恐怖。

无名氏突然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静啊，好静！静的不像是人住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静的是步步凶险，咫尺杀机，两位小心了。”

不喜说话的石生山，似是也整不任心头那股大过沉静的忧闷之气，说道：“难道这数十顷的辽阔草地，那是没有埋伏的险地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妙的是不着痕迹。极目眺望，一片短草，没有一处不同，没有一处会引人注意，就是天下第一等擅制机关的人到此，也无法瞧出何处设有埋伏，”无名氏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单是这一股寂静的威胁，定力不够的人，就承受不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过，咱们也不用太担心，他们不会让咱们死亡在这片草地上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因为，这不是造化城的极致，他既然让咱们进来了，总希望咱们能见见他们最巧妙的东西。所以，他不会叫咱们死不瞑目，生不敬服。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公子见解实非等闲，看来，在下这个跟班的职司，得先行续约了。”

俞秀凡叹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咱们已感觉到造化门的厉害，怯由心生，单是这一份感受，咱们已输了一筹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咱们放开步子走吧！”

三人鱼贯而行，举步落足之间，无不小心异常，脚踏在如茵草地上，给人一种轻软的舒适之感。但三人的心情，却是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每一个落步之间，都可能有着凶险变化，因此三人都走的极感吃力，本该是一段轻快、舒服的行程，但却走的三个人一脸汗水。

好不容易，行过了那一段广阔的草地，足足耗去了大半个时辰工夫。

草地尽处，景物又变，一流清溪横赵而过，溪前是一座玉栏红瓦的小亭，亭中白玉砖上，摆着一把细瓷茶壶和三个白玉茶杯。一个全身绿衣的少女，含笑站在亭前。

这一阵全神戒备行来，三人都有着口渴的感觉。

绿衣少女欠欠身，道：“请三位亭中稍息，饮杯香茗，前面有三座小桥，分通三个大不相同地方，三位还要化上一番心思，选择去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咱们进去瞧瞧吧！”举步行入了小亭之中。

绿衣少女很多礼，先对三人福了一福，才轻移莲步，伸出皓腕，端起瓷壶，斟满了三人面前的茶杯，道：“三位，茶中无毒，三位可以放心的喝。”当先拿起茶壶，倒入口中，喝下了两口，放下茶壶，退出小厅。

俞秀凡端起茶杯，喝了 - 口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，确定了茶中无毒，才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两位请喝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原来，公子在替咱们试毒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这些事，应该由我们承担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下一次吧！”

三人借喝茶的时间，好好调息一阵，等体能完全恢复，才离开小亭。

那绿衣少女，仍然端端正正地站在小亭外面，对三人欠身微笑。

无名氏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！请问芳名。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贱妾小亭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姑娘在造化门中是……”

绿衣少女接道：“是守护这小亭的女卫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名字倒不错，以物命名，当真是既简单，又好记。而且姑娘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工作。”

小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造化门中的事，都以简明为主，一句话能说完的事，决不说第二句话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小亭道：“不客气。”

无名氏放开脚步，追上了俞秀凡。行不过十丈，果然到了一条清溪前面。这条溪流不深，清可见底，但却很宽很宽，足足有十五六丈，三道石柱木板搭成的木桥，并排而立，但桥到溪中，却突然分开，分对着三个谷口通去。

溪流对面，是一道不太高的悬崖，但却像刀切的一样光滑异常，不见一株矮松，一丛杂草。

远远的估计，三个谷口，相距大约有三十余丈。

无名氏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走那条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论走那一条桥，都是一样的凶险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造化门太小气，至少应该给咱们一些提示，让咱们有一个选择机会，这等完全叫人碰运气的事，没有一点大门大派的气度。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居中而行吧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对！三条大路走中间。”当先行上木桥。

三人行到溪中，三桥分叉之处，只见桥中光亮的木板上，写着两行小字，道：“停步想一想，人生转眼空，繁华岂是梦，成败论英雄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这是一条充满着功利的桥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要不要到另外两条桥上瞧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要咱们能活着，三处地方都该去见识一番。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咱们先去见识一下，造化门中的繁华生活。”加快了速度，向前行去。

谷口不大，严格点说，应该是一个山洞，天然的形势，加上了人工，开凿出一座形同门楼的谷口。由谷口向里面瞧去，只见那各口深达十余丈，看上去，像一个石筒。

俞秀凡停下脚步，望着谷口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什么谷口，简直像一个陷阱，如是咱们行入一半，两面被堵了起来，那就被困在山壁中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，虽然形势险恶，但咱们也不能不进去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进去是总要进去，不过：咱们得想个法子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有个意见，咱们一个一个的过，直到一个人通过了全程之后，另一人再行通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虽非万全之策，但目下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先过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他本是一个见多识广、处事慎重的人，此刻却突然变得十分豪勇，大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概。

俞秀凡、石生山，四道目光，盯注在无名氏的身上。无名氏走得很慢，

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的景物。直到谷口尽处，足踏实地，才回头来举手相召。

俞秀凡道：“石兄先走。”

石生山一欠身，放开了脚步向前奔去，十余丈的距离，转眼已到尽头处。俞秀凡也以极快的速度，奔了过去。三个人通过石洞似的谷口，未引起任何动静。

俞秀凡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造化门这些布设，似乎处处都是险绝之地，但他们这份深沉，更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看看这片木牌。”

俞秀凡转头望去，只见道旁插了一块木牌子，上面用朱砂写了四个红字，道：“欢迎光临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看来他们早已算就咱们走这一条路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不足为奇。不论咱们走那一条路，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块木牌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在下也正在想这件事，公子却一语道破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一个清亮的声音，接道：“那一位是本城贵宾俞少侠？”

俞秀凡转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衣，赤手空拳，年约三旬的中年人，停身在八尺以外一株粗大的古松之下，面带微笑。

流目四顾，感觉停身处，是一片两亩大小的盆地，被一座浅山环围，盆地中除了几株粗大的矮松之外，都是短不及膝的育草，没有一座瓦舍草棚。

打量过四面的形势，俞秀凡才缓缓说道：“区区就是俞秀凡。”

青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奉命迎客，请贵宾进城。”

俞秀凡一拱手，道：“有劳阁下。”

无名氏冷冷接道：“咱们记得那桥上留字，有一句繁华岂是梦，但看此地的荒凉景象，有何繁华可言？”

青衣人笑道：“无名兄，请稍安勿躁，造化城主自具有造化之能，兄弟就是要带贵宾观赏一番造化城中的繁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在下能早些见见你们造化城主，可省去不少繁文褥节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不忙，不忙。贵宾是第一个以外客身份，进入我造化城中的人。如不见识一下造化城中的绚丽繁华，岂不是有虚此行了。”语声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敝城主自然会接见贵宾，不过，什么时间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公子的脾气不好，你朋友说话最好能小心一些。路走错，可以回头，话说错，可能会丢了性命。重要的是一个人只能死一次。”

青衫人不悦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，你威胁够了么？”不容无名氏再接口，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身上，接道：“贵宾，咱们可以进入繁华城中了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劳阁下带路了。”

青衫人笑一笑，回身在那粗大的古松之上举手一挥，那枝叶密茂的粗大古松上，突然裂开了一座门户。那木门高约五尺，宽约两尺多些，可以容一人通过。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“无怪他来的无声无息，徒然在身后出现，敢情这株高大的古松，竟然是一处暗门。”

青衫人对俞秀凡一直保持适当的敬重，回身一札，道：“贵宾，在下走

在前面带路了。”

俞秀凡一侧身，紧追在那青衫人的身后，行入了古松的木门之中。无名氏、石生山，鱼贯随在身后，进入了古松木门之内，是一条斜向地下的阶梯，大约向下行了一丈多深，改成了平行小径，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暗中数计，这条地下小径，直行了九百九十九步，才踏到向上行去的阶梯。

这等地下密道，狭窄只不过可容两个人并肩而行，黑的目光难见三尺外的景物，除了暗中计数步子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可想。

上行梯级十八层，带路的青衫人突然举手，击向头顶的盖子。

俞秀凡听声音，那似乎是一种精铁所铸，入耳的声音，十分清脆。

忽然间日光透人，铁盖开启，青衫人一跃而上。俞秀凡早已留心戒备，紧随在那青衣人的身后，飞出洞口。无名氏、石生山相继跃出地道。

青衣人向后退了两步，一欠身，道：“贵宾，请恕我不送了，前面就是繁华城。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青石砌成的城墙，拦住了去路，三人停身处，正在城门口处。但闻蓬然一声，那开启的铁盖，突然又合了起来，青衫人也同时消失不见；想是又回到那密道之中。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石兄，我可以打赌，那青衫人叫作‘密道’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这座繁华城，倒是看不出繁华的景象。”

一语甫落，突然弦管乐声，传入耳际，城门内鱼贯行出来一行身着白衣的女子乐于。

无名氏暗中数了数，那一行白衣女子，总共有一十二人。十二个白衣女子，大约部在十六八岁左右，个个娟秀清丽，虽然谈不上什么天香国色，但十二人都有着很美的身材，个子也一般儿高，显然，这些人，都是经过了特别的挑选。

俞秀凡冷冷的站在路中，无名氏、石生山分站两侧。十二个白衣女子，行到俞秀凡身前五六尺处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欠身一礼，道：

“见过俞少侠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

十二个白衣女子，齐齐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公子。”分成两列，举起手中的弦管，吹弹了起来。

无名氏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可要在下去问问她们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过去问问她们。”

无名氏踏前两步，越过俞秀凡，冷冷说道：“诸位姑娘，可以停下来了。”

十二个白衣女子停下了手中的弦管，瞪着二十四只眼睛，望着无名氏，脸上是一片茫然之色。无名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公子，一向不喜这些排场，用不着诸位这样辛苦了。”

十二个白衣女子愣了愣，又举起手中的弦管吹弹起来。

无名氏皱皱眉头，道：“看来，诸位姑娘很喜欢吹弹这些弦管乐器了。”

十二个白衣女子不再理会无名氏，仍然继续吹弹手中的乐器。

无名氏冷笑一声，突然向前行进两步，右手一探，向左首一个手执琵琶的少女抓去。那白衣少女，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无名氏伸过来的右掌，被无名氏一把扣住右手的腕穴。白衣少女啊一声，手中的琵琶，跌落地上。

无名氏尴尬一笑，放开了右手，道：“姑娘不会武功么？”

白衣女一欠身，道：“小女子只会弹琵琶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哦！”一时间，竟然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。

白衣女子活动了一下被扣手腕，伸手捡起了地上的琵琶，又开始弹了起来。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我看咱们不用理会这些排场了，直接走进去吧！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好！冲进去！”

无名氏手握刀柄，大步向前行去。这真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，十二个白衣美女乐手，吹奏的十分热闹，但受欢迎的人却是神情严肃，对那些悦耳动人的乐声，充耳不闻。

十二个白衣女子，没有阻拦无名氏、俞秀凡等，只管不停的吹奏手中弦管。弦管配合，发出悠扬的乐声，但却无法制造出欢愉的气氛。

无名氏当先带路，穿过了十二个白衣女分列的乐队，行近了城门，就是这一道城墙阻隔，城里城外，完全是两种大不相同的世界。

城里面酒馆罗列，商店林立，人来人往，接区摩肩。所有的人，都穿着鲜明的衣服，酒肉香气，扑鼻而来，动人食欲。每个人的脸，都带着欢愉的笑意，看起来充满着一种祥和之气。这些人有男有女，也有着八九岁的孩子，目光都投注在三人的身上，不住点头微笑。

行过了半条街，人人如此。无名氏突然间有着一一种惭愧的感觉，握在刀柄的右手，不觉间放了下来，这是一个充满着欢乐的小城，人人容光焕发，衣着鲜艳。不论是男女、儿童，没有一个人带有愁苦。

无名氏回头对俞秀凡道：“公子，这地方真奇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人人都带着笑容，似是很快乐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奇怪的是，这些人的笑容，都不是勉强装出来的，他们的快乐，似乎是发自内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改变山川形势，工程虽然浩大，但还不算难事，但如造化城主，能够控制到一个人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那真是一件震惊人心的事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行到十字街民一座高大的酒楼，巫立街口，迎风飘动的酒招，写着“天下美酒一家收，四悔佳肴出本楼。”一块金字大横匾，写的是：“人间第一楼。”

无名氏冷笑一声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

只见两个身着白衣的堂信，快步行了出来，欠身笑道：“三位，请里面坐，本楼有京都御厨，江南名师，天下口味，都可在本楼尝到。”

另一个白衣堂值接道：“世间佳酿，南北美酒，只要能叫出名字，本楼中无不具备，三位请人楼品尝一下，就知小的所言不虚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发觉除了自己一行通过的西大街外，还有东、南、北三条大街。

每条大街上，都有很多人，看上去都够热闹。最奇怪的是北大街家家商店门民结彩、挂灯，似是每一家都在办喜事似的，想到入夜后一街灯火，彩绸飘动，那份热闹，不言可喻了。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公子，咱们要不要见识一下这座人间第一楼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进去瞧瞧吧！”

两个堂信带路，引导三人行入店中，果然是“座上客常满，博中酒不空”，数十张木桌上，坐满了酒客。

不论这地方如何印繁荣，但在俞秀凡等三人的心中，都有着故意安排的感觉，抹不掉人间地狱中那悲惨的形象。

白衣堂棺带三人，直行上二楼，才找到一张空桌子，欠欠身，笑道：“小号生意太好，虽然已快过吃饭时刻，但酒客还不停的拥上，委屈三位，先坐一刻，如是不满这个座位，小的当尽快替三位换过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贵号的生意，天天这样好么？”

店伙计道：“是的，日日满座，很少虚席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真是财源广进，贵号赚了不少银子吧。”

店伙计道：“敝号的利很薄，用料道地，虽然每日满堂，但赚头不大。”

俞秀凡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，这些人，都是故意找来给在下等看的吧！”

店伙计道：“给你们看的，为什么呢？”他的神情一片茫然，任何人都无法对他的话生出怀疑。

俞秀凡也有些茫然了，暗道：“难道，这座繁荣城中人，别是一番境界，这里的人，当真都日日生活在这等锦衣、玉食的繁华之中？”

但闻店伙计说道：“本楼中酒菜，包括了南北口味，但不知三位要吃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随便来一点吧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要贵楼中最好的菜。”

店伙计道：“本楼有一桌名菜，叫作十全宫贵，这桌菜中，包括了南、北口味，全国所有的名菜，真是鱼与熊掌兼俱，山珍和海味并列，三位尝过之后，就知小的所言不庄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好！就给咱们来一个十全富贵。”店伙计一欠身，道：“小的这就去叫他们准备。”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伙计，告诉大师父一声，别在酒菜里面下毒。”

店伙计道：“客官说笑了。”

片刻工夫，酒菜摆了上来。每一次都是两道菜，一齐上来，一道是北方手艺，一道是南厨名菜。

也许是无名氏一句话，发生了作用，上菜的伙计，每人都带了一把筷子，放下了菜盘之后，自己先挟了一块尝尝。

无名氏果然是一个很小心的人，试菜的伙计，吃下第一口菜后，不能马上离开，直到无名氏确定他们没有中毒之后，才放他们离去。因此，这席酒吃的很慢，足足有两个时辰之久，才算把一席酒菜饮用完毕。本来，俞秀凡等都可以早些停箸，但这些菜烧的大好了，每一道菜，都有着特殊色香，入口之后，别有风味。

直到全席吃完，无名氏才放下筷子道：“兄弟足迹，遍及大江南北，论吃一道，自信颇有见识，但我却从未吃到过这样好的名菜，人间第一楼，单以菜肴美味而论，倒也不算夸大。”

一向不爱讲话的石生山竟也忍不住，说道：“单是这等可口美味，就可以使很多人，心甘效死，不作别想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的确好吃，但如因为有了几口好菜，就能使一个人甘心为虎作帐，那人也未免太过轻贱自己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在江湖上走动的时日不久，不知江湖中千奇百怪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有人爱利，有人爱名，有人喜色，有人爱吃。一道美味，

可以使他们终日里念念难忘。”

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付道：江湖代代有高人名家，但能够使后人景慕不忘的，却难有几个，这大概不是他们识见不足，就是有某种癖好之故了。

他心中感慨万端，深深觉着，一个人如想立下千秋大业，为后世楷模，不偏不倚，识见远大，于大是大非间有所遵循，那就不是单纯武功一道能够做到了；必须文武兼具，才能当全才之称。

忽然间，想到了自己。艾九灵行踪遍天下，识见是何等广博，为什么竟然会选择自己这样一个贫寒出身，全无武功基础的人，不借大贫手脚，乞求他人，把自己造就成这样一位出奇的人物。

以艾九灵在武林中的声望，他尽可由武林各大世家门户中，选一个出类拔革的人承继他的衣钵，以他声望之隆，武功之高，自非难事。为什么，他竟选择了我？是不是因为我救了他，因为他，我受了很多的痛苦。但酬恩的方法很多，似是用不着如此大费周折。

他借重佛门传薪之木，授我功力；借重花无果绝世医道，助长了我的成就；把他毕生穷研苦思的绝技，简化为十掌、三拿，全不藏私的传授于我；又为我找到了一位毕生苦思拔剑手法的名家，传授了我的剑法。那千败老人，由千次失败中，修正了拔剑的手法，实已超越了一般剑法之上，拔剑一击中，已非一般剑法所能封挡。

这些人自非他在一时间所能找到，这根本是一个很精密的计划。艾九灵仆仆风尘走遍天下，其用心——就是在寻找能承受这个计划的人。

但他选中了我！一念及此，心中凛然顿生出一种警惕，只觉肩负沉重，有不得一步差错之感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，冷眼旁观，发觉那俞秀凡神情严肃，似正在思索一件重大之事，不敢惊动，暗中招呼，严作戒备。但见俞秀凡神情数番变化之后，突然长长吁一口气。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你在想什么？想的那样入神，想的这样长久！”

这时已到了掌灯的时分。不知何时，第一楼上，已经点起了灯火，而且楼上显得十分清静。

敢情，楼上已经没有了客人。但整座二楼，灯烛辉煌，点了十二盏垂苏宫灯。两个身穿白衣的店伙计，恭恭敬敬的站在木桌前面，一语不发。

俞秀凡打量过四周景物，深深一笑，道：“我在想一个人。”言犹未尽，话题突然一转，接道：“现在什么时刻了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晚饭已过。”

俞秀凡回顾了身侧两个穿着白衣店伙计一眼，道：“现在，这繁华城中的人，都该体息了。”

店伙计一欠身，道：“东、西、南三条街上的人，都已经休息了。

但北大街，却正是刚刚开始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北大街，是什么行道？”

店伙计道：“这个很难说了，风雅点说，那是风月地方，如是俗说一点，那该是歌姬云集之处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多华城弹丸之地，想不到名堂还真是不少啊！”

店伙计道：“离开了声色犬马，繁华二字，那很难表达出来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让咱们夫瞧瞧么？”

店伙计道：“那地方最欢迎外乡人夫，本地的人，反而不受欢迎。”

## 第二十六回 歼魔音教 春风仙子

白发老嫗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老夫人不作抗拒，在下也下会放过你。”

白发老嫗道：“你这算什么侠义人物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我既非侠客，也非义士，所以，不用遵守很多对自己全然无益的规矩。”

白发老嫗脸上闪掠过一抹惊骇之色，但很快就恢复了镇静，笑道：“古往今来，黑白两道中，一向都有着很大的不同，一直支持着双方在江湖上的作为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，我不是出身于白道中人。”

白发老嫗真的有些害怕，全身微微抖动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的师父是……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人传投我这身艺业，但却从没有人告诉我应该遵守什么？”

白发老嫗大声叫道：“我不信？”但见寒光一闪，森冷的剑芒，已然逼在她的咽喉之上。不禁骇然道：“好快的剑招，老身这一生中，从没有见过出剑如此快速之人。”

俞秀凡冷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不吃这个！你加觉着我不会杀了你。

咱们就不妨试试。”长剑微一颤动，白发老嫗的咽喉处肌肤破裂，鲜血淋漓而下。

越是生性残暴、冷酷的人，对死亡体会也越是深刻，他们杀人时，手段百般狠毒，但自己却是很怕死。白发老嫗右肘关节处，剑伤很重，几乎没有再抗拒的力量，何况，俞秀凡的快剑，已使她明白了自己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，一阵死亡的恐惧感，袭上了她的心头，只觉双腿一软，叹了一口气，跪了下去。

这一下，倒是大出了俞秀凡的意料之外，但也使俞秀凡生出了一阵厌恶。

缓缓收回了长剑，俞秀凡冷厉他说道：“看来，你很怕死！”

白发老嫗道：“是。老身目睹过千百人的死亡，因此对死亡了解的很深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在下也不愿杀一个全无骨气的人。”

白发老嫗脸上突然泛现出一抹笑意，接道：“多谢少侠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别太高兴，在下的话还没有说完。”

白发老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少侠请说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答复我所有的问话，我满意了那些答复之后，你才可以不死。”

白发老嫗道：“那虽然能逃过你的剑下，但仍然无法逃过死亡，而且死的更是悲惨。”

俞秀凡忽然拔剑一挥，顿然飘飞起一片银丝，那是黑衣老奴的满头白发，洒落了一地。

她一生杀人无数，但轮到了自己面对死亡时，却生出了无比的畏惧，望着那飘落一地的白发，身躯微微抖动。

俞秀凡长剑入鞘，冷冷说道：“造化门中，可能有很严厉的门规，但至少你可以晚死一些时间。”

黑衣老抠叹口气，道：“你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用问我想知道什么，只考虑你能答复我些什么！”

黑衣老抠道：“咱们试试看吧，老身尽我之能答复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黑衣老抠道：“老身是魔音教中的大护法，人称鱼姥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魔音教主，现在何处？”

黑衣老抠道：“也在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叫魔音教？”

黑衣老抠道：“因为本教是用音律制人，故称魔音教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那地狱门中耐狂人，不是受制于魔音么，想不到竟让我撞上了。如能制服了魔音教主，或可解救那一批狂人。心中念转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魔音教中，一共有多少门人？”

黑衣老抠道：“我们魔音教中人，主精而不在多，除了教主之外，只有两大护法和教主门下四个弟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有你们七个人么？”

鱼姥姥道：“一共十三个人，我们两大护法门下，还各有三个女弟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刚才死去的一人，是什么人的门下？”

鱼姥姥道：“是老身的门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位红衣姑娘呢？”

鱼姥姥道：“也是老身的弟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教中有没有男子。”

鱼姥姥道：“没有，我们全教一十三人，全部都是女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贵教中人，在造化城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？”

鱼姥姥道：“好听点说，是客卿地位。如若说的真实一些，咱们是受了压迫，不得不听命行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造化城中，容纳的人物不少吧？”

鱼姥姥道：“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，江湖上有名的门派，大约都有人在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！”语声一顿，道：“叫他们住手吧！”

原来，无名氏、石生山仍在和那红衣少女打的难解难分。

鱼姥姥高声叫道：“秋儿，住手！”

那红衣少女应声后退，脱身而出。无名氏、石生山，也未乘势追击。

红衣少女回头望去，看师父狼狈之状，不禁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师父！”急步奔了过来。

鱼姥姥冷冷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红衣少女停下了脚步，望着鱼姥姥出神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秋姑娘，请过来！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，“如是姑娘不肯听在下的话，那就只好请令师叫你了。”

鱼姥姥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秋儿，俞少侠既然请你过来，为什么不过来呢？”  
红衣少女皱皱眉头，道：“弟子这不是过来了么？”缓步行到俞秀凡的身前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秋姑娘，令师告诉了在下不少的事，在下也希望姑娘能和我们合作。”

只听一阵银铃似的笑声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，用不着问她们了。我知道的比她们多。”

俞秀凡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玄色宫装，头戴金花的妇人，站在大厅门口处。那妇人年龄很奇怪，看上去似乎有三十多岁，也像二十多岁，总之，这女人给人第一眼就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。

在那宫装妇人的两侧：各站着两个年轻的少女，身佩长剑。宫装妇人的右后方，站着个白发老嫗。白发老嫗的身后，并排站着三位少女。

俞秀凡暗中数了一下，连那宫装妇人在内，计有九人，连同鱼姥姥的师徒三人在内，合计有一十二人，整个魔音教，总共有十三人，还有一个未到。

心中有了一个底子，俞秀凡轻轻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们过来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，经过这数日相处，内心中对俞秀凡已生出了无比的崇敬，感觉之中，确也只有为人仆从的份儿，立刻应声奔了过去，分立在俞秀凡的两侧。

这时，站在一侧的鱼姥姥，突然飞身而起，左掌一挥，拍向俞秀凡的背心大穴。

这等近距离的突起发难，极为难防，无名氏、石生山，都不禁失声而叫。

忽然间，剑芒一闪而逝。无名氏、石生山叫声未绝，鱼姥姥已然被腰斩两截，溅血而死。

俞秀凡长剑已然归入鞘中，肃立原地，好像根本没有动过。这一手快剑表演，使得全场中人，无不看的一呆。

俞秀凡缓缓伸出右手，指着那红衣少女，道：“秋姑娘，你是要回去呢，还是过来？”

红衣少女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，呆在原地，茫然无措。她已被俞秀凡快剑镇住，但又显然不敢背叛魔音教。宫装妇人原本带着满脸笑容，此刻，却似是被冻了起来，变成了一副哭不得的样子。”

俞秀凡右手缓缓放到剑柄上面，冷冷说道：“秋姑娘，你是否已决定了？”

红衣少女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决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过来，还是回去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回去”。转身到那宫装妇人的身侧。

宫装妇人缓缓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是我所见用剑中最快的剑手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夸奖了。你大概是魔音教中的掌教了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正是贱妾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们大概是江湖中最小的组合，我们只有十几个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十三个！不知何故，只有十二位到此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看来，鱼姥姥确已告诉你很多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死亡对她有着很大的威胁，但她见你之后，竟然敢起而反

击，足证贵教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却有着很严酷的控制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一个门下，效忠教主，本属天经地义的事，有何不可呢？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说的不错，那本是贵教的事。不过，贵教中人，想加害区和两位朋友，似乎和在下有关了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你已经杀了本教两个人，自己却毫发无伤，也该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要我到哪里去？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北大街上，有很多欢迎阁下的准备。魔音教，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教主，似是有意放我们一马了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也许阁下的快剑，有了威慑的作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教主不怕受到造化门主的惩处么？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那是本教的事，不劳费心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我看咱们之间，应该有很彻底的解决办法才好；免得日后，再度为敌。”

宫装妇人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今天，非要把本教击溃、歼灭不可了。”

俞秀凡似是突然间变的十分冷厉，缓缓说道：“贵教还可以选择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请教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要教主告诉在下一句话，从此退出造化城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俞秀凡突然一迈步，欺到了宫装妇人身前，道：“教主，造化门中高手太多，在下不得不施用些霹雳手段了。”

宫装妇人神情凝重，双目钉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准备动手？”缓缓举起右手，理一理鬓边散发。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不喜欢伤人，但目下的形势逼迫，在了不能不借剑为助了。”

宫装妇人叹口气，道：“你不觉着欺人过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了千百位武林同道，在下只好得罪。”

那宫装妇人右手移到头插的金花之上，道：“好吧！本教……”

突然银线一闪，俞秀凡握着剑柄的右手突然一抖。那是剧烈奇毒淬炼的毒针，藏于金花之中，由机簧控制。

俞秀凡虽是聪慧过人，但却未想到那头插金花之中，竟然会藏有暗器，在完全意外之下，不足数尺的距离之中，俞秀凡右臂被毒针射中。一种极为强烈的奇毒，立刻使俞秀凡右臂麻木，握剑的右臂，已完全失夫了作用。

虽然那宫装妇人明知毒针的厉害，但她仍然不敢稍存大意之心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三尺。

这不过是一转眼间的时光，无名氏和石生山已双双抢到了俞秀凡的身前，各亮兵刃，护住了俞秀凡。俞秀凡的右手，已然无法再握住剑柄，五指缓缓松开。

目睹俞秀凡的反应，宫装妇人才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也许是魔音教三个字害了你，你想不到，魔音教中人，竟然还会用暗器。”

俞秀凡神情冷肃，脸上全无惊惧之色。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公子中了毒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枚毒针，射中了我的右臂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属下瞧得出来，那该是很厉害的奇毒，快些运气，闭住穴道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我不会自己闭穴，你快点了我右肩穴，把毒性闭于右臂。”

无名氏心中虽然觉着奇怪，但却仍然依言点了俞秀凡的穴道。

俞秀凡左手握着剑柄，轻按机簧，长剑出鞘，冷冷说道：“夫人，咱们再试试！”缓步向官装妇人行了过去。

官装妇人心中有些半信半疑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天下不是没有用左手刀法的人，只不过左手，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练习，像你一样，突然左手用剑，只怕未必能施出你的快剑手法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不劳夫人担心。如是在下一定要死于夫人的毒针之下，在下也要死的瞑目。”

官装妇人道：“怎么样你才能死的瞑目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死去之前，先取了你夫人的性命。”

官装妇人突然一挥手，两个佩剑少女，分由两侧欺了上来。

二女在欺身前进的同时，右手一抬，长剑出鞘，两支剑同时攻向俞秀凡。

俞秀凡左手疾抬，刺了过去。但闻当当两声，分由两侧向前攻上的二位姑娘，右腕各中一剑，手中的兵刃落地。二女伤的很重，右腕对穿，长剑落地之后，鲜血也淋漓而下。

二女呆住了，官装妇人也呆住了。她想不到俞秀凡的左手剑法，仍然是这样的快速。

俞秀凡对自己的左手运剑，心中也没什么把握，但伤了两个女婢之后，信心大增，长剑平举，护住前胸，直向官装妇人行去。

官装妇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杀了我，你将毒发而死。”

俞秀凡的快剑，已给了她无比的威胁，使她发觉着，就算她存心反抗，也无法逃过俞秀凡如电光石火的剑招。

俞秀凡道：“我也感觉得到你的毒针毒性很强烈，所以，我必须在毒性发作之前，取你性命。”

官装妇人道：“两个人同归于尽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没有选择的机会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官装妇人道：“我可牺牲一位护法和两个弟子，挡你一击，夺路而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你相信自己有逃走的机会，那就不妨试试。”

其实，俞秀凡心中也无把握。

官装妇人想到俞秀凡的快剑，逃走的希望实在不大，只好缓缓说道：“如若咱们换一个两个人都不死的方法，俞少侠是否同意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心中暗道：看来她也很怕死。

官装妇人道：“我给你解毒药物，解去你身中之毒。”

俞秀凡心中想道：这妇人虽是一教之主，但在造化城中，只不过是一个三四流的角色，我要死，也该和造化城主拼个生死。

数年来的江湖经验，使他感觉得到手段愈狠、心地愈毒的人，愈是怕死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已缓缓说道：“如是你给我真的解药，我就可以放你离开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你说话算数么？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在下一向言出必践，不可信任的是你。所以，你也不用动脑筋骗我，给你逃走的机会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听说你学了天龙禅唱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不错，鱼姥姥已经施展过她的魔音了，夫人可也要试试？”

宫装妇人未再多言，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丹药，递给了俞秀凡。

俞秀凡右臂麻木，左手执剑，不敢弃剑去接。他已学会了谨慎。

无名氏及时行了过来，伸手接过丹丸，放入俞秀凡的口中。俞秀凡虽然封了右臂穴道，但强烈的毒性，仍然由行血，渗入内腑，如是再不及时服下解药，已难再撑过一盏热茶工夫。

对症之药，神效快速，药物吞下，俞秀凡已感觉腹中毒性消退。

暗中运气，顿觉丹田中一股强大的热力，直冲而上。那热力强大无比，俞秀凡感觉到右臂穴道被封中一阵暴胀的痛疼，竟然自行冲开了封穴。

运讨的真气，带着解毒的药力，片刻间，运行一周天，感觉到右臂可以运用自如时，顿觉精神焕发，精力充沛。这时，他才把少林群僧传薪、花无果药力引导的内力，全部收为己用。

宫装妇人只见俞秀凡脸上泛着红光，里目闪烁着如电的神芒，心中大是紧张，道：“我们可以去了吧？”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回答我一句话再走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俞少侠请说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人间地狱有一座断魂垒，里面有不少人被魔音所困，那可是你们魔音教的杰作？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不是。我们还未到那等境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告际我是什么人？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是城主的三夫人——纶音仙子的手段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的三夫人……”语声顿一顿，接着道：“造化城主，一共有几个夫人？”

宫装妇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不太清楚，但就我所知的，已有五位夫人。”

无名氏摇摇头，道：“看来，这位造化城主，是一位很会享受，艳福不浅的人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那些夫人，一个强过一个，只要她们愿意嫁，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娶她们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五位夫人的事？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这也在咱们的约定范围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是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那我可不可以不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，你请便吧！”

宫装妇人回身行了两步，突然又走了回来，笑道：“看来，你确实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些人，相处了数十年，仍然是尔虞我诈；有些人虽只匆匆一面，就可以给予信任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你是属于后一种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夸奖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我们虽是一个很小的门户，但也自由自在，我们研究音律，只是想过得舒服一些，卖唱江湖，能多得一些赏银。”

但到了我师父那一代，在这一门学问上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已可以用音律影响一个人的行动；传到我，更上层楼，可以用音律控制一个人，甚至可以杀人。但却未料到，会被造化门中人看上，把我收入造化城中。”

只听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说够了么？”

俞秀凡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红袍，手执金棒的大汉，肃立在入门□处。”

宫装妇人大力震骇，道：“神火执法！”

红衣大汉口中啧啧两声，道：“造化城中，不是没有叛徒，但他们至少是在离开造化城门后，才敢背离；像你们这样，就在造化城中背叛的事，我还是初次见到。”

宫装妇人急道：“我们不是背叛，我只是……”

红衣大汉接道：“我听得很清楚，怎么冤你们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四大执法有权随时处决背叛本门的人，你们一齐上吧，还是束手就缚。”

宫装妇人道：“我们没有错。”

红衣大汉手中金棒一指宫装妇人，一道金黄光芒，直飞过来。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这是什么暗器，怎的竟有如一片光幕。心念转动之间，忽闻那宫装妇人惨叫一声，全身燃起了一片火焰。那火势很激烈，一燃之下，不可收拾，全身都陷入了一个大火之中。但闻那宫装妇人，不停的发出惨叫，似是有着无比的痛苦。

无名氏久走江湖，见过了很多冷血的屠杀，但如此生生被火烧死，也是初次见到，不禁一呆。

就在几人一怔神间，那红衣大汉，已连连挥手，打出一道道的黄光。

只听一阵阵连绵惨叫，传入耳际。魔音教中人，全数都陷入了燃烧之中。

这真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，十来个活生生的人，眨眼间，变成了十几团烈火。所有陷入大火中的人，都已无法看到面目，全被大火掩遮。十几团烈火在窜动，看的人惊心动魄。

惨叫很快的静止，所有的魔音教中人都已经被括生生烧死。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你们两人退开，免得分我心神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虽然对那俞秀凡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，但对他的武功，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，依言向后退去。俞秀凡突然一提气，欺到了红衣大汉的身侧，双方相距大约有四五尺的距离。

冷笑一声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段，在下从没有见过一个像阁下这样冷血的人，杀人杀的这样惨酷。”口中说话但心中却有无比的谨慎；右手早已握住了剑柄。

红衣大汉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能使魔音教中人，在片刻间，完全屈服，想必是有些本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可是想试试么？”红衣大汉道：“你可是觉着我怕你么？”

红衣大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阁下再三的出言相激，那是存心逼我出手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我不能对付你，那就不如死在你的毒火之下。”

红衣大汉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淡笑道：“因为，我如不能对付你，自然更对付不了造化城主了！”

红衣大汉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能深入此地，大约不全是靠口气吧？”

红衣大汉怒道：“好！你一定想试试老夫的神火，那就请小心！”右手疾扬而起。

忽然间寒光一闪，红衣大汉的右手，刚刚举起，却蓬然跌落在地上。俞秀凡的剑势太快了，不待毒火出手，长剑已斩落红衣大汉的右手，齐腕而断，手落实地，鲜血才冒了出来。

红衣大汉只觉手腕一凉，看到鲜血，才觉着一阵剧疼刺心。有生以来，从未见过如此的快剑，也从没见过那样出剑的手法。

转眼看去，只见俞秀凡肃立原地，长剑已然归入鞘中。

尽管红衣大汉已痛得脸上变了颜色，但他却咬牙苦忍，没有出声。

俞秀凡冷冷的说道：“阁下，要不要再试试改用你左手打出毒火的速度？”

红衣大汉出于一种本能的意识，忽然间后退了两步，转身欲去。

俞秀凡长剑一闪，平递了出去，剑尖上翘，已然抵向了红衣大汉的咽喉之上，道：“不许走！”

红衣大汉道：“阁下想杀我，尽管出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要杀你，就算你有三条命，也早已死于我的剑下了。”

红衣大汉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也不用羞辱你，但你必须回答我几句问话。”

红衣大汉道：“那要看你问什么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们如何才能见到造化城主？”

红衣大汉道：“至少你们要走完了北大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回去告诉造化城主，就说我们愿意试试他这条北大街上的埋伏，不过、走完这条北大街之后，在下就希望见到造化城主，那时，他如是仍不肯出面，就别怪在下要大开杀戒了。”

红衣大汉点点头，伸出右手，捡起地上的右手，转身而去。

无名氏缓步行了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我从没有见过像那红衣人打出的暗器的手法，也没有见过那样的毒火暗器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也没有见过象公子这样的快速剑法，那真是莫可言喻的速度，无与伦比的快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一条北大街中，表面上张灯结彩，似是极为热闹；事实上，内中却是步步杀机，处处凶险，咱们只有减少自己的错失，才有渡过危险的机会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说的是，咱们以后，决不擅自行动，听从公子之命行事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，别误会兄弟的意思，我是希望借重两位的经验，共渡难关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不敢谦辞，尽全力施为就是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豪壮他说道：“走！咱们再去闯其它机关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这次，几人心中，都已经有了很充分的准备，对那些彩花、灯人，未见多望它一眼。

到了第二座彩门前面，无名氏连头也懒得抬了，冷冷说道：“这里面，是什么埋伏？”

一个年轻的汉子，闪身而出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这里面是美人宫”

无名氏哦了一声，问：“什么叫美人窝？”

一面目光微抬，果见彩花环围着一个竖立的主字招牌，写着“美人窝”三个大字。

那年轻汉子，穿一身海青色绸子裤褂，大眼薄唇，一眼间就可以瞧出，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。

只听他滔滔不绝的说道：“美人窝中夫人多，北地胭脂，江南佳丽，西域美人，中州才女，应有尽有，那真是目迷五色，使人眼花缭乱。”

无名氏冷冷一笑，接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！我知道你很会说话，事实上，用不着这样的大费口舌，咱们只想知道一件事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里面埋伏的是些什么人物？”

年轻人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如是一定要清楚一些说，这里应该叫作‘美人关’。”

无名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公子，是世间第一美男子，只怕你这美人关中，美人不够美，无法留得住他。”

年轻人一欠身道：“那么，三位请进吧！”

无名氏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属下带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事情已经揭穿了，当心他们突施暗算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属下知道，”手披在刀柄之上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落后三步，紫随而行。大门距离正厅，大约百步以上的距离。厅里的灯火很暗，但却有一种神秘的诱惑气氛。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已见识过魔音教的手段，也见识过那位什么神火护法，用不着再摆设这些排场，事情既然已经挑明了，大家要凭真本事、硬功夫较量，实也用不着多这些过门，排场了。”

大厅中暗淡的灯光，突然间大放光明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才对，真是绝色美人，也要明火亮灯之下才能看得清楚。”

口中说着话，人已经跨进了大厅。日光到处，不禁一呆。只见十二个绝色的美人，分穿着四色衣服，分站在大厅中四个方位，每组三人。

每一处距离，不过有十几步远，一丈多些。辉煌的灯火下，看的十分清楚：

第一组穿着粉红色的衣服，灯红罗衫、粉红裙，一对小莲足，也穿着粉红色的绣花鞋。

第二组一身绿，翠绿衫裙、翠绿鞋。

第三组一身黄，黄纹罗裙、黄绽鞋。

第四组一身白，白衣如雪，白的不见一点杂色。

十二个人，个个都当得美人之称，右手中提一条两尺多长的汗巾和身上的衣服颜色一样。二十四双美丽的大眼睛，不停地转动，在无名氏的身上

溜来溜去。

无名氏在那十二位佳丽的眼波流转之下，不自觉的有一种飘然欲醉的感觉。心生警觉，立时移开了目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可有一个领头的人么？”

一个身着翠绿罗衣少女，莲步姗姗的行过来，欠欠身，道：“爷有什么吩咐？”燕语莺声中，飘过来一股奇香，中人欲醉的奇香。

无名氏冷冷说道：“退后一些，别走得离我太近！”

绿衣女听话得很，退后了三四步，道：“爷！这地方可以么？”

这时，俞秀凡和石生山也都行了进来。打量了厅中十二美女分站的气势，竟是一个很严密的合簿阵势。

无名氏道：“再退两步！”

绿衣美女果然很听话，又依言向后退了两步。无名氏突然感觉一阵迷惘，不自主摇动了一下身躯。

俞秀凡快行两步，轻轻在无名氏身上拍了一掌，道：“快退出厅去，调息一阵再进来。”

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。她们身上有一股奇异的香味，中人欲醉。”

口中说话，脸色却突然飞浮出两片红晕，双目中，也飞出了异样的神采，盯在绿衣美女身上。

俞秀凡出手点了无名氏一处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是你弄的手脚么？”

绿衣女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位爷，你看的很清楚，婢子站在这里没有动过，能动什么手脚？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用不着再耍花招了，在下要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出剑很快，快的像闪电一样。”

绿衣女道：“我明白，不过，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女孩子，你就是杀我们，我们也不会还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们都不怕死了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怕！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，我们都这么年轻，死了不是很可惜么？”

俞秀凡突然间有着一种茫然的感觉，不知该何处置目前这群女孩子，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们如若真的都是被迫害而来的，现在，你们都可以走了。”

专衣女摇摇头，笑道：“爷！我们如若能走，那就不会来了。”只见她柳腰款摆，举步向前行来。

忽然间，俞秀凡闻到了淡淡的幽香，俞秀凡冷哼一声，一面闭着气，右手一抬，拔剑击出。

但见寒芒一闪，那向前行来的绿衣女，啊哟一声，停下了脚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绿衣少女，头上青丝囚落了一地，而且还赔上了一只左耳，鲜血淋了一脸。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我说过，我的剑很快。”

绿衣少女本来极为美艳，但此刻，满头青丝飘落一地，又缺了一只左耳，看起来，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她呆呆的站着，任凭鲜血由脸上滴落在前胸之上，放声痛哭。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我就要死了，难道连哭也不可以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都可以不死，退回去，找你们的头儿，那些该死的人出来。”

绿衣女道：“我们十二个人，先请公子慈悲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希望公子的快剑，能让我们死的痛快一些。”

俞秀凡怒道：“你们可是觉着，我不敢杀你们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公子错了。我们只是求你慈悲，让我们少些痛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你们真的不怕死？”

绿衣女泪如泉涌，道：“别的姊妹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怕的很，我的心在跳，全身在颤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既然怕死，为什么不让我避开去？”

绿衣女摇摇头，道：“公子也许不知道，因为你是强者。这世间，一直是强食弱肉。所以，你不知道，世界上有很多比死亡还要痛苦的事，因此，死虽然可怕，我们宁可选择死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是你一人之意呢，还是所有人的想法？”

但闻，另外十一个少女，齐声应道：“我们都是一样，愿死在公子的快剑之下。”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这些人，竟然连死都不怕，不知造化城主，用的什么方法，竟然使她们如此畏惧。他心中明白，此刻决不能有一点心慈手软的表现，他已发觉到，这些美丽少女，身上散发出幽香，可能就是对付自己一行的手段。只有硬起心肠，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没有我同意之前，任何人不可离开原地一步。”

绿衣女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我们都是很可怜的人，希望你能让我们落得一个全尸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难道只有死路一条么？就不能另外找一条可走生路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正因为我们无路可走，所以，我们才到此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诸位是非死不可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我们是死定了。目下我们只求死的舒适，那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但在下可以奉告诸位，我不会杀你们。”一挥手，道：“咱们走！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绿衣女突然尖声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俞秀凡回过头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绿衣女道：“你不肯杀我们，我们也不能活下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。你们死定了。不过，我不想杀你们。”

绿衣女道：“你这人一点也不仁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加是一定要死，死的方法很多，难道一定要死在俞某人的剑下么？”

绿衣少女突然一扬手，道：“你走了，我们死的很惨。”

俞秀凡右手一抬，长剑出鞘，寒光一闪，飞起了两条断臂。但谨慎的俞秀凡在长剑出鞘的同时，人已闭住气，跃退八步。

一片粉红色的粉末，随着那绿衣女的两条断臂，飘飞而起，笼罩了数尺方圆。两条断臂，却飞出一丈开外，撞在墙壁上，跌落下来。俞秀凡却已

借机会跃出大厅，随手一带，砰然关上了厅门。抬头看去，只见石生山扶着无名氏，站在那里发愣。

俞秀凡大步行了过去，低声道：“无名兄怎么样了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他全身发热，血流迅快，似乎是得了什么怪病。”

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不是病，是中了春风散。”

俞秀凡转头看去，只见大厅门户已被打开，一个全身粉红衣着的少女，当门面立。

俞秀凡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什么叫春风散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明白点说，春风散是一种很强烈的春药，任何人，不论他定力如何强，都无法抗拒春风散的药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是非死不可了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只有二个办法，可以救他的性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女人，只有让他接触女人，才可以救他之命。”

俞秀凡怒道：“好卑劣的手段！”

红衣少女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我们用的是天下最强的春药，只要是人，他就无法忍受这种煎熬，这种痛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说说看，你们有些什么条件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放下你的剑，请入厅中坐，我们姑娘，想和阁下谈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姑娘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是，我们的姑娘，春风仙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春风仙子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是，她像春风一样，行踪所到之处，带来了一片春意，掀起了一片情海风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哼，看来这造化城中，是五花八门、无奇不有了。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俞少侠，你的朋友，支持不住了，你必需尽快的决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如是真的不幸毒发死去，姑娘，那就有得你们的好看了。”

红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少快，我们还有十一个人，你的剑虽然快速，但却无法一举把我们十一人全数杀死，我们站的方位，可以打出春风散，使你无法让避。我们七八条命，换了你俞少侠一条命，那是死的很值得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诸位很看得起我俞某人，不过，你们别把算盘打得大如意，春风散虽然恶毒，但必需吸入腹内才能发作，在下可以闭气一个时辰以上，春风散对我，构不成很大的威胁。”

红衣少女脸色一变，沉吟不语。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但在下不愿损失一位朋友，我可以和你们姑娘谈谈，你们姑娘和俞某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俞某人不愿轻易牺牲掉一位朋友性命。”

红衣少女耸然动容，望了俞秀凡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俞秀凡察颜观色发觉自己的吓唬、挑拨，已生出了相当的效力，暗暗吁一口气，又道：“我把这位朋友交给你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我要他保留下性命，保下武功，不能有毫发之伤。”

红衣少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作不了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去请示能作主的人。不过，我要我的朋友，不受伤害。如

是他受到了任何伤害，咱们就不用谈了。记着！我是个不受威胁的人，也是个诚实的君子，我不会说谎，只要我的朋友受到了任何伤害，咱们就不用谈了，我要大开杀戒！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你已经用够了威吓的手段，不过，我已经告诉你作不了主。”转身行入厅中。

俞秀凡回头看去，只见无名氏双目赤红如人，神情间的痛苦之状，流露无遗。暗暗叹息一声，顿有着心急如焚的感觉。

那红衣少女入厅片刻，重又行了出来，道：“我们姑娘答应了，把你的朋友交过来。”

石生山望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公子，无名兄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不论他们要用什么手段，救命要紧，送他过去。”

石生山抱起无名氏，缓步向厅中行去。

红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站住，用不着你送他过来。”

石生山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他不能动。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他中了春风散，人并未晕迷过去，解开了他的穴道，他自己就会过来。”

”

石生山放下了无名氏，拍话他身上穴道。

红衣少女道：“你们仔细的看一看，在欲焰焚烧中，男人的丑态。”话未说完，突闻无名氏大吼一声，饿虎扑羊一般，直向那红衣少女扑了过去，双臂一张，猛抱那红衣少女。红衣少女一闪身，避开了无名氏的扑击之势。无名氏却快速的冲入了大厅之中。

红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看到么？他像渴驴奔泉，那是人性的本能，潜伏在另一面的兽性。这时，别说你们是他的朋友，就是他的兄弟父母，他也不会听你们的招呼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你既然作不了主，咱们本不用多费唇舌了。

不过，我只想纠正你一句话。人性中有很多弱点，必需要理性和意志，去择善固执。药物乱性，算不得什么丢脸的事。”

红衣少女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道：“希望你能说服我们的姑娘。”

侧身退后三步，接道：“请进！”

俞秀凡长长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缓步向厅中行去。

石生山目睹无名氏的悲惨际遇，心中忽生寒意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我也要进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用了，你守在厅外。”

突然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石兄，我如不幸步上了无名兄的后尘，中了春风散，我会尽全力搏杀这些女魔。但我怕力不从心，所以，你要在我药力发作时，点我死穴。我不能在她们面前出丑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公子内力精湛，春风散如何能够伤得？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不能不防，记着我的话！”

正想举步入厅，瞥见站在三尺外的红衣少女口唇启动，用极度低极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不能进入厅中，春风散的香气，一样能使人心神醉迷。”

俞秀凡半听半猜的了解那红衣少女的意思，但他并未立刻停下脚步，向前行了五步，越过那红衣少女，才突然停了下来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二五六岁的少妇，端坐在一张木榻之上。她穿

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，俞秀凡竟看不出是用什么质料做成。在地面前三尺处，摆着另一张木椅，虚位相待，显然是留给俞秀凡的。

目睹俞秀凡停下了脚步，金衣妇人，突然轻启樱唇，说道：“怎么不过来？”声颇娇媚，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诱惑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春风散很可怕，在下不想冒险。”

金衣妇人笑道：“原来，你有些害怕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！在下一向不受激，别打算让我生气。”

金衣妇人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我想奉劝你几句话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如是想劝我离开造化城，你最好不要开口。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是不能谈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谈你能力所及的事，谈咱们的处境。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好！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解去我朋友身中的春风散毒，我们离开。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我手下春风十二钗，被你杀伤了一人，难道就这么白白算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你不要误会，咱们不是谈条件，你如不救活我的朋友，春风十二钗中，还有十一个人，也要血溅当场，包括你夫人在内，是十二条人命。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你好大的口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为什么不试试看！”

金衣妇人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你欺人太甚了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见识过贵门中的手段，那份恶毒、冷酷，使在下自叹弗如。”

金衣妇人突然举步向前行来，俞秀凡抬手握住了剑把。

突然间，金衣妇人一扬手，两团白影闪电一般直射过来。俞秀凡长剑一挥，斜里斩去。

剑出如风，横里斩中了两团白影。但那两团白影被利剑斩过之后，突然飞洒出一片茫茫白烟。

俞秀凡有着根深的警惕之心，剑势触及飞来之物，已然觉着不对，一面闭住气，一面翻身一跃，退出大厅。

金衣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，不要你朋友的性命了么？”

俞秀凡强按下心头怒火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终于发觉一件事。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门中人，大都是些冥顽不灵之辈，在下用不着存仁慈之心了。”

金衣人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见识过你的快剑，那确然是高明的很。不过，世上事，也不能全凭武功，就可以惟吾独尊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夫人可是准备毁约？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谈不上什么悔约，大小我也是一教之主，说出口的话，怎能够不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既然准备践约，那就交出我的朋友。”

金衣妇人又是一阵娇笑，道：“姓俞的，我们答应你治好他身中的春风散毒，然后由你带走，对不对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那就不错了，我们把他放在这座大厅中，你自己把他带走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们在厅中施放春风散？”

金衣妇人道：“就算你猜对了，你有什么法子救他出去？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春风仙子，你为人的恶毒，实是死有余辜，早晚你要作我剑下之鬼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俞秀凡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柳下惠重生还魂，不论有多深的内功，只要你中了春风散，你就会和你的朋友一样。

天下能够解得春风散的，只有我配制的独门解药，你不信，你就试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春风仙子，你把他放置于大厅之中，在厅中施放春风散，岂不是又让他中了毒？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这就是春风散的奥妙之处。凡是中了春风散的人，除了服用本门中的解药之外，只有女人可以解除他身中之毒。

中毒后，他有着无比的痛苦，但解毒时，他也会享受到从未享受过的快乐。”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很难叫人相信。”

春风仙子怒道：“你可以不信，但我决不是信口胡说，你如中了春风散的毒，你将会亲身经历，你如能救出你的朋友，你可以在他口中得到证实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春风散的罪恶，似是很大、很大了，都已到了处死的地步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人的说法，有些人确认为我们该死，但有些人，却希望我们能更扩大一些，广收上千万弟子，使他们能够真正尝试到男女间的快乐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住口，我的朋友现在何处，为什么不把他送过来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他现在正置身飘飘欲仙中，麻烦你俞少侠耐忍的等等吧！”

俞秀凡目光一掠那站在厅门口的红衣少女，缓缓向后退了五尺，肃然而立。

石生山缓步行了过来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我看等一会，在下涉险去抢人出来，公子在外接应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你站远些，我如在救人时不幸中了春风散毒，我想，应该还有一段短暂的清醒，我会利用那一段时间，自作了断。至于你，石兄，只好请你自己拿个主意了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公子，你如死了，那不但是天道瞎眼。而且，武林中也不会有正义公理，石某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。我会相随泉下，侍从公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石兄，生死事，决断于大是大非，不能以区区个人适从。我不过是武林中一分子，生死何足道，石兄如若有机会，还望英勇的活下去。俞秀凡来自有处，自然会有强我十倍的人，挺身而出。”他没有提起艾九灵，但神情间，却有无比的崇敬。

石生山笑一笑，笑的很凄凉，道：“就算我石某人贪生怕死吧，他们也一样的不会放过我，这一点，我很清楚。”

这是实情，俞秀凡未再多言。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可以来看看你的朋友了。”

俞秀凡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只见大厅正中，一张太师椅上，坐着无名氏，他微闭双目，似是睡的正甜。

两恻，排着春风十钗，春风仙子，却站在无名氏的身后。这是一个严密无比的阵势，任何人只要接近无名氏，都无法逃出那春风十钗的春风散。那穿红衣的少女，仍然站在大厅门口。

俞秀凡行到大厅口处，那红衣少女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只听春风仙子冷冷说道：“放他进来。”

红衣少女横移一步，道：“请进吧！”

俞秀凡摒住呼吸，向前行去。耳际间突响起了一种如蚊呐的声音道：“公子，相信我，别回头，也别动，保持原速，向前面走去。”

## 第二十七回 泥淖莲花 弃暗投明

俞秀凡很沉着，脚未停步，头来回顾，但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在下的剑势很快，春风十二钗中，有一人就是死在我的剑下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缓步移动身躯，故意挡起了那红衣女子的身子，隔断春风仙子的视线。

他无法预测那红衣少女有些什么反应，只是出于一种意识上的配合，感觉中，挡住春风仙子的视线之后，她才方便行动。

突然间，觉得一件细小之物，飞入后颈之中。俞秀凡立刻一提气，使那飞入后颈之物，挟在了衣领和肌肤之间。停下了脚步，俞秀凡缓缓用左手举起了长剑，右手却借机会一探颈间，取出了一粒绿豆大小的药丸。他的举动很自然，以那春风仙子的精明，也未瞧出一点破绽。但俞秀凡手中拿住了这么一颗丹丸之后，却有着不知如何处置之感。

这时，他距离春风十钗只不过六七尺远，必需及早把这粒药物用上，以防止春风散的药毒。但他无法决定，是把这粒药丸吃下去呢，还是把它含在口中，还是用其他的办法施用这粒药物。

春风仙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过来呀！你的朋友正在期待着，你能救他出去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她既没有告诉我，药物使用之法，定然是服用下去了。”

”心中念转，右手又缓缓握上了剑把，冷冷道：“不要激起了我的杀机，你们都是积恶如山的人，死有余辜，一旦我动杀机，只怕请位都不会有好的收场。”

春风仙子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多谢你先给我们这个警告。这份光明磊落的态度，好生令贱妾佩服，我这个痴长你几岁的大姊姊，也不能暗施算计了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春风散有一股特殊的香味，只要你闻到了部股香味之后，就算中了毒，不论你内功，回何的精深，武功如何高明，都无法抗拒春风散强烈的毒性。中毒后，情形如何，你已经亲眼目睹，似乎是用不着我再说了。”

俞秀凡经缓缓把长剑高举，借剑柄掩护，把药丸投入口内。他已经无法再多想这药丸是否可以吞下去，就咽入腹中。“春风仙子目睹俞秀凡静静的站着不动，心中大感震骇，暗道：这人的沉着，的确莫测高深。双方又僵持了片刻。春风仙子已忍耐不住，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攻上去。”

原来，排列在无名氏两侧的春风十钗，突然一齐向前扑去。十人一动，右手同时打出，一片如雾白粉，笼罩了一丈方圆，强烈的香味，钻入鼻中。

俞秀凡正想着眼下的药物，是否真能克制春风散，忘记了闭着呼吸，香气直入肺腑。想到无名氏中毒的疯狂，俞秀凡心中十分震惊，一面运气行开药力，等待反应，右手紧握剑柄，准备出手。

春风十钗眼看俞秀凡陷入了一片浓密的春风散内，也就停下脚步，静候他毒性发作。

俞秀凡原本的想法中，万一中了春风散的奇毒，就立刻全力施为，准备先杀了对方一些人，然后再自绝而死。但那红衣少女及时赠送了一粒丹丸，使得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俞秀凡服下了药物之后，就存了侥幸之心，希望那一粒丹丸，真的能解去春风散的奇毒。

他静静的站着，等待毒性的发作。但过了一刻工夫之久，竟然是全无感觉。

俞秀凡自知吸入了不少的春风散，如说毒性强烈，那不知超过无名氏多少倍了。

但无名氏中毒后的疯狂，立刻显露了出来，自己却全然无事。

心中念转，几乎已确定了自己没有中毒，不禁胆气一壮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春风仙子，贵教中除了春风散之外，还有什么厉害的药物？”

春风仙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春风散无孔不入，就算你能闭住气，但你这一说话，也应该已中了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可以奉告仙子，在下吸入了不少的春风散，那是一股很清幽的香味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倒下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因为，我不怕春风散的毒性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不可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，在下毫发无伤，不是仍然好好的站在这里么？”

右手缀缓握在了剑把之上，冷冷接道：“各位大部分都已见过了在下的剑招，如是各位自信能够逃过在下的快剑，那就不妨试试，自知无法逃过在下快剑的人，那就站着别动。”

春风十钗没有人接口说话，但也站着未动。

他了然春花教的内情之后，本已动了杀机，准备把春花十二钗和春风仙子，一鼓作气，全数歼灭，但那红衣女暗中赠药，顿使他感觉人性本善，动了恻隐之心。

原准备要大开杀戒，此刻只准备搏杀春风仙子。

眼看俞秀凡安然无恙，春风仙子也觉着情形不对，但她想来想去，就是想不出俞秀凡何以会不怕春风散。她阅历丰富，看透人情世故，眼看俞秀凡目中杀机闪动，心中忽生警觉，立刻向后退去。

俞秀凡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寒芒一闪，长剑疾如雷奔，冷锋已逼上了春风仙子的咽喉。

春风仙子走南闯北，见过无数的高人英雄，但却从未遇上过这样的快剑——那是完全没有闪避机会的快剑。呆了一呆，春风仙子说道：“俞少侠，你……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我剑势只要向前送上面寸，立刻就要你溅血剑下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你杀了我，你朋友也无法逃得生命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只见春花十钗，肃立原地，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在两人的身上。

春风仙子叹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大错未铸，双方都还有退步余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着，姑娘似是已经没有和在下谈条件的身份了，你是败兵之将，不足言勇了。是不是？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我从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你这样的快剑手，以你的剑法而言，确有杀死我和春花十钗的能力。不过，你的朋友，也要赔进去一条命，他现在全身无力，只要一个普通的人，都可以轻取他的性命。”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春风仙子，你是不是怕死？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在下是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我如放了你，姑娘准备如何酬谢在下？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只要我有的，但凭你俞公子吩咐一声。”

俞秀凡知她有所误会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姑娘，我和你谈的是大是大非，江湖正义，武林公道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哦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难免要死，但要死得心安理得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你说的太深奥，希望你说的明白一些。”

俞秀凡突然放低一声音，道：“很抱歉的是，在下杀了你一个门下，春花十二钗，变成了十一个人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也不能怪俞少侠，对阵相搏，互较智、力，难免有伤亡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十一金钗靠得住么？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他们都追随我多年，自然是靠得住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敢不敢弃邪归正，倒戈造化门？”

春风仙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是敢不敢，而是没有用。在造化城内，我们春花教，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聚沙成塔，把很多小的力量合于一处，就是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，汇涓滴而成江流、大河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要我怎么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要你姑娘去策划了，要选择适当的时机，不能作无谓的牺牲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俞少侠如若肯相信我，我只能答应试试看。”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道：“尽快救醒我的朋友。”

春风仙子有些意外，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快给他一粒还元丹。”

一个白衣少女行了过去，喂一粒丹丸到无名氏的口中。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这一粒还元丹，可使你的属下很快康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春风仙子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，道：“这瓶中有一十二粒丹丸，可

以救十二个人，俞少侠内力精湛，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不畏春风散，但除了俞少侠本人之外，只怕还有很多人，难以抗拒这多风散的奇毒，服下这颗丹丸之后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春风散奇毒不侵，也许日后，咱们还有碰头的时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应该如何，由仙子自作决定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一死，但死有抱憾而没，也有死的重如泰山，留给后人无比的怀念。”

春风仙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这时，端坐在木椅上的无名氏，突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我惭愧。”

春风仙子放开了无名氏的右腕，道：“春花教有一本记事录，记载着中了春风散奇毒后，失身之人，比你壮士名气大的人物，不下数十个。老实说在本教春风散下，能够不中奇毒的俞少侠是第一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，咱们走吧！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无名氏吁一口气，跟着俞秀凡身后而行。

只听一个细微的声音，传入了俞秀凡的耳中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带我走！他们会查出来，那将会使我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”

俞秀凡人已行出厅外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日望着那站在大厅门口的红衣少女。

只见她脸上是一片祈求神色，双目中满蕴着泪水。

暗暗吁一口气，俞秀凡举手对春风仙子一拱手，道：“教主，在下想请求一事。

”

春风仙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位站在厅门口的姑娘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春花十二钗，以花命名，她叫莲花，本姓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仙子，在下想把这位萧莲花姑娘带走，不知仙子意下如何？”

春风仙子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可以带走。不过，我要先说明两件事，由莲花回答我之后，你再带他离开。”

俞秀凡回顾萧莲花一眼，道：“萧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萧莲花点点头，道：“贱妾从命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过来，我问你几句话。”

萧莲花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举步向前行去。俞秀凡紧随在萧莲花的身后，行了过去。

春风仙子道：“莲花，你决定了要跟俞少侠去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错，弟子决定了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你离开之后，就算脱离了春花教，此后，你要小心谨慎，别要再遇上我们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弟子明白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去吧！希望你好自为之。”

萧莲花扑身跪了下去，春风仙子也不谦辞，生受了萧莲花大拜三拜。

萧莲花拜罢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师父请保重，弟子去了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俞秀凡拱拱手，道：“仙子，在下感激。”

春风仙子道：“用不着感激我，我是为势所迫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紧随在萧莲花的身后行去。

春风仙子目睹两人离开大厅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掩上厅门。”

两个女婢应了一声，行过去掩上厅门。

萧莲花欠欠身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莲花感激万分，不知该如何报答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言重了，姑娘。感激的应该是我，如非姑娘暗赠解药，在下也要伤在那春风散下了。”轻轻吁了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进入了造化门之后，我才发觉造化门果然不是个简单的组合，我们的前途命运，无法预卜，也无法保证你的安全。不过，我们是危难与共，姑娘和我们走在一起，希望能自己小心一些。”

萧莲花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弱女子欲海沉沦，今天得庆重生，生死事早已置之度外，公子不用为我担心。”

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非你暗中相助，在下确无法逃过那春风散的暗算，单是这一份情意，就叫人感激莫名。”

萧莲花突然流下泪来，而且呜呜咽咽，哭的十分伤心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你哭什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好久好久了，我都没有听到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看的都是弱肉强食，听到的都是冷酷的责骂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接道：“萧姑娘，单是贵教如此呢？还是整个造化门都是如此。”

萧莲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俞公子，造化门中事，一言难尽，而且，小女子知道的有限，也不知从何说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要紧，你知道好多，就说好多，知道些什么，就说什么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造化城只是一个总称，这里面，容纳了无数的组合，他们属于不同的门户，来自不同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这般群雄济济，难道都甘雌伏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的身份太低，从没有见过造化城主，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段，竟然能使所有的人唯命是从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就拿我师父说吧，她本是一教之主，仗凭独门春风散，闯荡于江湖之上，浮沉欲海，为所欲为，不但雄踞一方的霸主都和她有过来往，甚至有很多江湖上德高望重的人物，也和她暗中勾结。如若一个女人，只是想纵情色酒，游戏人间，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组合，所以，我们一些姊妹中，也有些自甘堕落，不愿跳出欲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人性本善，但近墨者难免染黑。”

萧莲花苦笑道：“不过，春风教有一个很好的规矩，也算是春风教能够生存在江湖上，不遭正大门户中人全力追杀的原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规矩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准杀人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难道这也算盗亦有道么？”

萧莲花摇摇头，道：“如若春花教能够再修正几条门规，那就不算太罪恶了。但它却有几条门规，森严冷酷，全无人性，所以，它谈不上盗亦有道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可否仔细的说明一下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也许小女子身陷在春花教中时间太久，我的看法，也许有

很大的偏差，如有不对之处，还望三位指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是出污泥的白莲，我们钦佩得很。”

萧莲花拭去了脸上的泪痕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夸奖了。”

那是出于内心的欢欣，人性中的光辉，萧莲花很多年没有这样笑过了。缓缓举起右手，理一下鬓边的秀发，萧莲花缓缓接道：“自作孽，岂能怪人。有很多妹妹们，贪恋春花教的人欲、欢乐，自甘下贱，那就任她们去吧！有很多自命风流的男人们，追逐在春花教的周围，有如蚊蝇逐血，那也只有任他沉浮于海了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春花教的门下，以色身诱人入伙，也能说太大罪恶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纵然是有罪，但也不致算罪大恶极。玫瑰多刺，偏偏有喜爱折花的人，但他们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与人无关，也还罢了。但春花教，却仗凭春风散，使人在药性的压迫下，失去了自主，这一点，贱妾觉着罪无可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药毒害人，罪加三等，春花教不应该再在江湖之上存在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还有一条是，对春花教中人的约束太苛，身入春花教，不管能否适应，就必需要布施色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就无法反对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没有办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果遇上三贞九烈的女子，至死不从，那又如何呢？”

萧莲花暗然说道：“如若能一死了之，弱女子尸骨早寒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春风仙子用什么方法，使门下的弟子就范呢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药物。春花教中，有对付男人的春风散，也有对付女人的药物。”

无名氏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也是一种强烈的春药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错。强烈尤过春风散数十百倍，不论什么样的贞烈女子，只要服下了那种药物，就无法再克制自己，淑女贞妇，都变成了荡妇淫娃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就太可恶了！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就是在那药物下，失去了贞操，留下了残花败柳之身。”

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莲花姑娘，一个人的价值，主要在心灵的纯洁和她的胸襟、气度与对人类的贡献，以姑娘的作为，不但在下感激不尽，就是这位无名兄也是一样感激不尽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俞公子，很多年来，我都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。是那么平实、感人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姑娘，除了春花教之外，你对造化门中事还知晓好多？”

萧莲花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以春花教在造化门中的地位而言，似乎是并不得意，一切要听命行事，而且活动也局限于一定的地方，那地方只不过三四亩地大小。

”

抬头望了俞秀凡和无名氏一眼，接道：“俞公子；实在抱歉，我知道的只有这些，造化门中事很难叫人预料，贱妾不敢妄言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姑娘，你对这北大街的事情，知晓好多？”

萧莲花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贱妾似听说，北大街中为诸位设下七道埋伏，但是否可靠，贱妾就不知道了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论他们有几道埋伏，咱们都要闯过去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、萧莲花并肩追随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行约五丈，到了一座朱漆大门前面。两个身穿黑色疾服劲装的少年，并肩站在大门外面。俞秀凡距两人还有七八尺远，两人已并肩拦在了路中。

左首黑衣少年道：“咱们如不能把俞少侠邀入厅中，也是难免一死，那就不如死在俞少侠的剑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怜，也很可悲？”

两个黑衣少年苦笑一下，垂首不语。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你们是什么门户？”

左首黑衣少年道：“五毒门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好！你们带路。”

两个少年转身向前行去，神态间十分恭谨。

无名氏突然加快脚步，行到俞秀凡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五毒门是一个很奇怪的门户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我知道，但咱们没有法子不去，是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多加小心。”

两个黑衣人，带着俞秀凡直入厅中。整座大厅，空空荡荡，除了平中一张八仙桌、八只木椅之外。厅中再无陈设。但大厅中却高吊了八只垂苏宫灯，照的一片通明。

八仙桌上摆着五个大瓷盘子，每一个瓷盘上面，都盖了一只大海碗。

俞秀凡道：“主人何在？”

只听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侯驾多时了。”

横梁上液落下一条人影，蓬然一声摔在实地上。摔的很结实，只震的大桌上碗盘直响。

俞秀凡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矮瘦中年人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湘西五毒门中人，善于用毒，但在下还不知道你们会装死。”

黑衣中年人一挺而起，道：“谁在装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躺在地上不动，自然是装死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要你见识一下我练的神功。”：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很高明。不过，那还不足以吓倒俞某人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突然一横身，在主位上坐下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请坐！”

俞秀凡手握剑柄，缓缓在客位上坐下，道：“五毒夫人没有来么？”

黑衣中年道：“你对五毒门了解好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多。但至少我知道，你在五毒门中，不是掌门的身份。”

黑衣中年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你对五毒门了解的太少了。”

俞秀凡说道：“五毒门在造化城中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合，就算是五毒夫人亲临此地，也不配和俞某平行平坐，谈事论非，何况是你这么一号人物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的见识太少了，对区区似乎是也下放在眼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说的不错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五毒门包罗很广，分用死毒。活毒两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用的死毒还是活毒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活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用活毒的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。阁下是否要开开眼界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不过，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手中的宝剑很快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在下练的一身枯木神功，大概还可以承受三剑、五剑！”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心中暗道，如若他真的练成了一身刀、剑不入的武功，那倒是一桩很大的麻烦事了。

但见黑衣人缓缓站起了身子，伸手揭开了五个大瓷盘上的海碗。

海碗揭开，俞秀凡不禁一呆。原来，那五个大瓷盘中，放了五种不同的毒物。

第一盘中放着五条红色的小蛇，第二盘中放着五只长约半尺的蜈蚣，第三盘中放着五只大蝎子，第四盘中放着五只蛤粽，第五盘中放着五只小拳头一样的大蜘蛛。

俞秀凡目睹五种毒物，顿觉头皮发炸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五种毒物，有什么作用？”

黑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要作一个比赛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比赛什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五个瓷盘中的毒物，无一不是奇毒之物，平常之人，被它们咬上一口，立刻就要气绝而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蜘蛛、蜈蚣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你没有见过，今日，倒要你开开眼界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目力所及，确然是奇绝恶毒之物，不过，在下觉着，这些东西，虽然恶毒，要它们伤人，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是要它们杀人，而是咱们用来作一种测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测验什么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胆量。但不知你俞少侠敢不敢答应？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说说看，咱们如何一个比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咱们各自选择一种毒物，把它吃了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吃了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俞少侠请先选择一种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种毒物，咬人必死，如何能够下口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就要各凭本领了。”伸手抓住一条蜈蚣，放人口中大吃起来，而且吃的是吱吱喳喳直响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算什么比赛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吃毒比赛。这也是一种能耐。如若你阁下自知不如在下，自然还有一种办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认输。”

萧莲花突然接上了口道：“这比法不公平。”

黑衣人双目一瞪，道：“哪里不公平了。”

萧蓬花道：“一个人各有专长，你学会了生食毒物，别人没有学过，自

然是无法和你比赛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那是他的事了，和在下何干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和俞少侠比试武功，比试快剑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生食毒物，是老夫选的，先比过之后，咱们再比试别的，那自然由俞少侠选一种了。”口中说着话，人却把一条大蜈蚣，完全吃了下去。伸手又抓起了一条红色小蛇。

生食一只活生生的大蜈蚣，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事了，如若再生食一条毒蛛，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了。但那黑衣人抓起了一条毒蛇，竟然放入口中大吃起来。

俞秀凡只觉一阵呕心，几乎把吃进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

萧莲花冷冷喝道：“你吃吧！你把这五盘毒物吃完了，俞少侠也不会吃一个。”

黑衣人放下手中的半截毒蛇，道：“姓俞的，你吃不吃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吃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选一样，咱们先比试过。然后，咱们再比试食用毒物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法子虽然很公平，不过……”

黑衣人冷冷接道：“总不能样样都由你选择，你既然觉着很公平，咱们就开始比试了。”

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先比试兵刃。”

萧莲花接道：“俞少侠，不能答应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……”

萧莲花道：“因为，你根本就不能食用毒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相信，他逃不过我的快剑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错，他逃不过你的快剑，但如他中剑不死，你是不是要食用毒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萧莲花突然上前一步，对那黑衣人道：“俞少侠身份太高，你不配和他动手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姑娘的意思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看咱们两个人身份相同，还是咱们两个人比试一下如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比试什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是男子汉、大丈夫，我只是一个女流之辈，自然是由我先选了。”

”

黑衣人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要先想想，你敢不敢吃下毒物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大不了它们把我咬死，没有什么不敢的。”

黑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豪壮的很，有你姑娘这句话，在下无不应允。你说说看，咱们先比些什么呢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只要能受我一掌，那就算你胜了。”

黑衣人双目盯注在萧莲花的身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练的什么掌上功夫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什么掌也没有练过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那你如何能打伤我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那是我的事了，用不着你管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好，你出手吧！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小心了。”右手一挥，拍了出去。

掌势将近那黑衣人的前胸时，突然向上升高了半尺，一片白色的粉末，直向黑衣人脸上飞了过去。

黑衣人鼻息间闻到了一股异香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你这丫头，用的什么药物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快些运气，闭住呼吸，不然，立刻就有得你好瞧的了。”

黑衣人冷笑一声道：“老夫有些不信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信你就等等看。”

黑衣人还未来及再答话，突觉一股欲火，由丹田直升上来。随着血流，很快的遍布全身。

无名氏吃过这等苦头，知道那欲火焚身之昔，不禁脸色大变。

黑衣人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火红之色，双目中也开始变红，大喝一声，突然向萧莲花扑了过来。

萧莲花一闪避开，冷冷说道：“欲火焚身，不死不休，任你是金刚、黑汉，也无法逃过此劫。”

黑衣人双目中，直似要喷出火来，口中发出野兽般的怒吼。

萧莲花道：“只有我能救你之命，但你必需要先替我办两件事。”

黑衣人口齿启动；有如一个在烈日沙漠中，奔走了一日，未进滴水粒米一般，那种饥渴之情，看上去狼狈万分，但他的神志还很清醒，只是不能克制住那高涨的欲火，急急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去，把守在厅外五毒门中的弟子，全部给我杀了。”

黑衣人狂吼一声，飞身扑出大厅。但闻连声惨叫，传人了耳际。

萧莲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春风散的厉害处，就在中毒人神志还很清醒，但他却无法控制自己，明知是大恨大错的事，仍然无法自禁，在欲火焚烧之下，勇往直前，无所不为。

“俞秀凡道：“他在此等情景之下，怎会还能听你的话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奇妙处也就在此了，中了春风散之后，只肯听女人的话。这时，就算是他的亲手足在此，他也一样会出手屠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起来，果然是可怕的很。”

但闻一声怪吼，黑衣人像飞鸟投林一般，直向萧莲花扑了过来。这一招来势快速，有如电光石火一般，一闪而至。萧莲花全然无备之下，势将闪避不及。

俞秀凡突然一伸右手，五指扣上黑衣人的肩头上。

黑衣人虽然被拿住了肩穴关节，但他的冲奔之力，仍然十分强大。

俞秀凡借势一送，更加快了黑衣人向前飞扑的速度。眼看着撞上了墙壁，黑衣人就是无法闪开。只听蓬然一声，撞在墙上。一撞之势，十分强大，只震的梁上尘土飞落。黑衣人被撞摔跌在实地之上。

萧莲花低声道：“好手法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，有你这样认位奇准的手法。”

”

俞秀凡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果我们不救他，那将会如何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他会被那升人心腑的欲火，活活烧死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真是这样严重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他愈来愈无法忍受那焚身欲火之苦，只有自裂肌肤而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还有解药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有，我收藏了三粒解药，也收藏了三份对付恶人的春风散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在下也无法决定，咱们是否该救救他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这人武功诡异，练了一身刀枪不入的工夫，若饶了他，他也不知感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我过去点了他的死穴，免得他多受痛苦，”萧莲花摇摇头，道：“慢着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莲花，你该明白，我们和造化门中人，有很多的不同，其中最大一样的不同，就是我们不喜歡害人，更不愿别人有着太悲惨的遭遇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唉！公子，你如杀了他，为什么不让他为我们尽一份力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已经受了很重的伤，只怕很难帮咱们效力了。”

萧莲花还未来及答话，那跌摔在地上的黑衣人，已然挺身站了起来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公子，我瞧这个人有些装作，他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武功，撞一下自然不会受伤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黑衣人已清醒过来，大喝一声，又向萧莲花扑了过来。

萧莲花又一个闪身，避开了一击，道：“站住！听我几句话，我就救你！”

黑衣人大喘几口气，道：“我撑不住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愿意，愿！姑娘有什么话请快些说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再去杀两个造化门中人，我会解了你身中之毒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此地没有造化门中人！”

萧莲花道：“想办法，出去找两个，不论什么人，只要造化门中都成。”

黑衣人双目如电，盯注在萧莲花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全身突然抖动起来。

萧莲花对处置这些事，似是有着很充分的经验，娇声喝道：“张开嘴巴！”

黑衣人听话的很，依言张开了嘴巴。萧莲花挥手一弹，一片解药，飞入那黑衣人的口中。对症之药，立见奇效，黑衣人立刻安静了许多，闭上双目，似是在运气调息。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你给他解药服下！……”

萧莲花接道：“公子，那不是解药……”

俞秀凡奇道：“不是解药，是什么？”

萧莲花笑一笑，高声说道：“你听着，他只是暂时免去些欲火焚身之苦，但只有片刻工夫；下一次的发作，更要强烈过千百倍！”

黑衣人睁开双目。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萧莲花道：“去杀两个造化门中人，我就可以解去你身上的奇毒。”

黑衣人略一沉吟，突然转身一跃，飞出大厅。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春风散还有这样的妙用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春花教在江湖上横行霸道，一直没有伤到过自己人，就是用这种办法奴役其他的人，代为受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看起来，江湖上的险诈，真是无奇不有。如是单凭武功，在江湖上走动，实是无法应付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有人说五分机智，五分武功，才能够无往不胜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照在下的看法，武功、机智，各占三分，另外四分靠幸运了。就拿刚才的事情说吧，如著不是姑娘给了在下一颗解药，只怕现在我早已气绝而逝，就算一身武功，世无匹敌，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造化门不会杀你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那真是很大的幸运了！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那黑衣人提着两个人头，大步跑了进来，直向萧莲花冲了过去。

萧莲花这一次未再闪避，任由那黑衣人冲近了身侧。就在两人将要接触之时，突然伸出手指，点中了黑衣人的前胸。黑衣人向前奔冲的身子，陡然间停了下来，双手一松，两个人头也跌落在地上。

萧莲花迅速的取出了一粒解药，投入那黑衣人的口中。回目望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把这件事交给贱妾处置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处境险恶，实也不能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对付他们了。”

萧莲花微微一笑，扬一掌，拍在了那黑衣人的前胸之上。

黑衣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杀了他们两个人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看到了，所以，我给你一粒解药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现在，你觉着如何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好多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等一会，你会再行发作，痛苦比刚才更要深重数倍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这个，我应该如何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从此刻起，一直听我之命，才能免去你欲火焚身之苦。”

黑衣人一皱眉，沉吟不语。

萧莲花道：“你也许不相信我的话，那就随你去。”

黑衣人突然一伸手，抓在了萧莲花的右腕之上。

萧莲花回手一掌，拍了过来，打的那黑衣人泛出了五六尺远。

黑衣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……”

萧莲花飞身一跃，踏在了黑衣人的前胸之上，接道：“听着，我现在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”

黑衣人圆睁双目，似是还想不通何以会被萧莲花一掌打倒地上。“萧莲花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你想死想活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想活如何，想死怎样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想死很容易，我就一掌劈死你，如是想活么，那就从此听我之命，心不应口，有得你苦头好吃。”

黑衣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并无难过的感觉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但片刻之后，药性发作，那份痛苦，比起刚才来还要悲惨上十倍。”

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你可以杀了我，但我不能背叛五毒门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别忘了你已经杀了自己的从人，而且还杀了两个造化门中人。”

黑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还是杀了在下吧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暗奇道：“这人一身武功，非同凡响，何以忽然间变的全无气力，一副任凭宰割的样子。”

只见萧莲花伏下身子，轻轻两掌，拍活了那黑衣人的穴道，道：“看你如此英雄，我们也不愿伤害你了。”

黑衣人站起身子，双目中奇光闪动，道：“怎么，你们放我走了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错。我们敬重英雄人物。不愿这样伤害你，所以，放你回去。”

黑衣人满脸疑惑之色道：“你们真的放了我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是啊！你现在可以去了。”

黑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相信。”

俞秀凡心中忖道：“看来，这黑衣人，还多疑的很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们此刻要杀你，只不过举手之劳，为什么还要别用心机。”

黑衣人双目望着萧莲花和俞秀凡，缓步向后退去。

萧莲花果然未再有所行动，目睹那黑衣人退出厅外。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姑娘，真的就这样放了他么？我虽不识其人，但我看他一身的武功成就，非同小可，留着他是一害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，兄弟认为萧姑娘处理的十分恰当。咱们此刻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和造化门中不同，他们规戒森严，咱们就尽量宽大。能饶人处且饶人，能放手就放手。咱们走吧。”举步向厅外行去。

但见黑影一闪，一个人蓬然倒摔在大厅外面。正是那退出去的黑衣人，去而复返。

俞秀凡道：“石兄，扶他起来。”

石生山大步行了过去，扶起那黑衣人，道：“老兄，萧姑娘已饶了你，你又来作甚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我要见萧姑娘。”

萧莲花快行两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姑娘毁了我一身功力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已经告诉你，养息一天，你就可以恢复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行，我立刻就有性命之忧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造化门了不容你，五毒门要杀你，我有什么法子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姑娘是春花教中人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错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在下也不想死，所以愿意跟姑娘学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我作不了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愿和我们甘苦与共的人，我们欢迎的很，萧姑娘，能不能让他立刻恢复功力尸萧莲花道：“可是可以，不过，咱们如何能相信他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用人不疑，咱们既然欢迎他来，就不可多心。”

萧莲花伸手从怀中取一粒药物，道：“吃下去，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就可以使你恢复功力。”

黑衣人接过丹丸，看也未看，就一口气吞了下去。

只听衣袂飘风，一条人影，疾如流星般直撞过来。无名氏大喝、一声，拔刀一挥击出。

只听一声冷笑，接着是一阵金铁相击之声。无名氏被生生震退了两步，但来人也被无名氏这了击，给挡了下来。那是一个穿着很俏的年轻人，一身天蓝劲装，滚镶着近半寸的白边。手中执着一个三棱长剑。日光下，剑身泛着一片蓝色的光芒。

黑衣人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躲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蓝衣人两道恶毒的目光，一直盯注无名氏的身上，道：“阁下可要再接我一剑试试？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这身衣服很特殊；不知在造化城中，是何身份？”

蓝衣人道：“你就是俞秀凡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在下。”

蓝衣人道：“我是监察堂中人，专管杀叛徒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地就在造化城中，想不到，贵城主竟然还不放心，还派有杀手，除杀弃暗投明的人。”

蓝衣人冷笑一声，三棱剑指着俞秀凡身后的黑衣人，道：“你和我谈善、恶，他就是世间至恶至毒的恶人之一，不但是他练的武功歹毒，他的生性更残忍，双手血腥，杀人无数。

你如说是非、论善恶，就该先把他杀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说的也许不错，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

”

蓝衣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们监察堂中人，向来不和外人动手，专以对内除杀叛徒。如阁下要阻止，咱们就不客气了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监察堂中人，想必都是造化城主的亲信了。”

蓝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造化门的组织十分庞大，难免有良莠不齐之徒，在下的任务，就是专门处置这些叛徒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所谓的叛徒，大约就是指他们弃暗投明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人世之间，本无正邪之分，所谓正邪，只是论事的角度不同罢了。

你口口声声说他们弃暗投明，何谓暗又何谓明呢？”

## 第二十八回 过关斩将 破飞钹阵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不但有一身好武功，还有一口辩才，看来造化城监察堂中人，都是特经挑选，训练而成的精锐人物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俞少侠夸奖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城主对你俞少侠十分器重，所以，才准你穿宅过街，接受招待，没有派人阻拦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阁下的活，果然是婉转动听，这重重难关，无一不是凶

险绝伦的地方。

”

蓝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自然。你想在造化城中行来行去，必需要有一点能耐才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看看在下这点能耐如何？”

蓝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似乎是有点能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现在准备如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俞少侠只要放开本门中的叛徒，在下决不侵犯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是在下不放呢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就只好得罪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监察堂中人，想必是造化城中的精锐高手，在下领教一二。”

蓝衫人缓缓举起手中的三棱剑，道：“咱们奉有严命，不得向贵宾侵犯，但如向区区挑战，那就又当别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就算我向你挑战吧！”

蓝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先出手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还是阁下先出手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右手一挥，三棱剑突然出手，刺向了俞秀凡的前胸。

俞秀凡右手一抬，长剑出鞘。当的一声，震开了蓝衫人的三棱剑。

蓝衫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好快的剑势。”

口中说话，右手三棱剑一连攻出七剑。这七剑招招相连，一气攻出。

俞秀凡似是在考验自己，一直未出手抢攻，长剑挥动，只听一阵连绵不绝的金铁交响，蓝衫人七招快攻，尽被封开。

蓝衫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道：“阁下可以去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是我的敌手，更不配和我谈论什么，是不是应该退走呢？”

蓝衫人连攻了八剑之后，已知遇上了劲敌俞秀凡的快速剑法，是他生平仅见，一时间竟不敢答活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一个人只能死一次，如是阁下真的不怕死，在下就要出手了。”

”

蓝衫人一声不吭，突然转身而去。

望着那蓝衫人远去的背影消失不见，俞秀凡才回头望着萧莲花道：“莲花姑娘，这些监察堂中人，在造化门中的地位如何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很特殊，他们直属造化城主，凡是造化城中的人，他们都无权干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中似乎还有另一股力量，专门管理背叛造化城主人的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对于造化城中的事情，我们知晓的有限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入耳中，道：“我知道的比这姑娘多些。”

转头望去，说话的正是黑衣人。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身体好些

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对症之药，自然是见效奇速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多谢姑娘赐药之情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咱们遭遇一样，我是春风教中的人，在监察堂杀手的眼中，我也是叛徒之一。”

黑衣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是五毒门副门主的身份，一个监察堂中的杀手，就可以随便的惩罚于我，而且要置我于死地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所以，你也决定背叛造化城主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台作何打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如若愿意带我同行，在下愿为先锋，如若诸位不愿带我同行，在下毒伤已愈，我就与他们拼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台如愿和咱们合作，我们欢迎还来不及，焉有拒绝之理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那很好，我再去宰他们两个回来，出出久积胸中一口恶气。”

俞秀凡一伸手拦住了黑衣人，道：“兄台且慢。”

黑衣人叹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有何吩咐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造化门中有的只是人，就算咱们宰了他们十个、八个也于事无补。咱们要动手，也要找那些有点分量的人动手。”

黑衣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说的是，咱们往前面闯。”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台，从此之后，咱们要生死与共，兄台可否把姓名见告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兄弟的名声，不太好，不说也罢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兄弟和这位石兄，都是从地狱中出来的人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好吧，兄弟巫灵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昔年江湖上人称毒怪的就是巫兄。”

巫灵笑一笑，道：“正是兄弟。昔年兄弟在江湖上杀人大多，名声不好，不过，从现在起...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接道：“过去的事，不用再提了。巫兄以五毒门副门主的身份，进入造化城，想来必可参与机密了。”

巫灵摇摇头，道：“敝门主五毒门夫人，倒是很受那造化城主的敬重，但他们对兄弟，说起来就叫人上火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对巫兄不好，才能使巫兄知过向善，但不知前面还有几关。”

”

巫灵道：“还有两关。就兄弟所知，前面一关不足挂齿，倒是最后一关，是少林高僧的飞拔大阵，倒是有点麻烦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闯过最后一关，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见到造化城主了？”

巫灵道：“闯过飞钦大阵，咱们就可以穿过此城，但是否会见到造化城主，那就知道了。”

俞秀凡听他口气，确然所知不多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合力向前闯吧！”

巫灵突然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慢着，诸位请稍候片刻。”转身行人厅

中，把木桌上大海碗的五毒，全都收入怀中。那样多不同的毒物，只见他一放人怀内，也不知他放在何处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亚兄，你身上带有多少毒物？”

巫灵道：“三五十个总是有的。咱们走吧！兄弟带路。”当先举步，向外行去。

俞秀凡紧追在巫灵身后，萧莲花鱼贯相随，无名氏、石生山二人并肩断后。

巫灵轻车熟路，直闯入一座红砖围墙的院落之中。

一个身着青衫，身佩双刀的中年大汉，横身拦住了去路，道：

“那一位是俞少侠？”

巫灵一扬手，两条毒蛇，应手飞出，道：“你不配见俞少侠，要你那鬼里鬼气的师父出来。”

青衫人急急拔刀击出，劈死了一条毒蛇，另一条却蛇尾一卷，缠在了青衫人的右腕之上。

俞秀凡着的一震，暗道：原来，他把身上的毒物，当作暗器施用。

那青衫人目睹毒蛇缠腕，心中大惊，丢了手中单刀，挥手一甩。

但觉右腕一痛，蛇口尖厉的毒牙，已然咬入那青衫人的肌肤之中，这是一种伤害神经的毒蛇，青衫人一疼之下，立刻感觉到半身麻木。

巫灵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回去，叫你那老鬼师父出来，老夫赏你一粒药物，饶你不死。”

青衫人脸色灰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但闻一声阴森的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姓巫的，你倒了戈？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脸长如马，身着青袍，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老者，缓步由厅堂中行了出来。

巫灵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色鬼，你也是一方豪雄，但在造化门中，不过是一个马前卒的身份，如是你识时务，那就跟巫老怪学，咱们跟着俞少侠，斗斗造化城中监察堂里那些趾高气扬的杀手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你认为背叛了造化城主，还能够生离此地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就算战死此地，血溅五步，也比受那些窝囊气好些。”

青袍人阴森一笑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不过，老夫还没有活够，还想多活几年。”

巫灵接道：“咱们不能生出造化城，至少现在还可以活下去，你老色鬼如是敢和姓巫的作对，我要你立刻死在眼前。”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巫兄，请后退一步，在下会会这位高人。”

巫灵脸色怒容未消，但人却向后退了四步。

俞秀凡越过巫灵，一拱手，道：“在下就是俞秀凡。”

青袍人双目在俞秀凡脸上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只道你是三头六臂，原来是个毛孩子。”

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很叫阁下失望，是么？”

青袍人道：“至少，老夫看不出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能把造化城闹的人仰马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造化城主的事，和在下何关？”

青袍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如若能够把你小子生擒活捉了，老夫岂不

是大大露脸的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世人有谁不想露脸出头，不过，必得先自量力。”

青袍人打量了俞秀凡一阵，道：“你小子的意思是，老夫不是你的敌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么，很难说了。不过阁下可以试试。”

青袍人脸色一寒，道：“老夫正要试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请出手吧！”

青袍人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身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巫兄，你说这姓俞的很高明。”

巫灵冷冷说道：“不错。你老色鬼自寻死路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当真是叫人难信啊！”忽然一转，疾如一抹流星般，扑向俞秀凡。

俞秀凡右手一抬，寒芒闪电击出。扑向俞秀凡的青袍人，突然向后倒跃而退。

两方面的动作都够快，快的叫人目不暇接。青袍人向后退开了五尺，才听到蓬然一声轻响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小臂连带一只右手，跌落在实地之上。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还要再试试么？”

青袍人望着鲜血泉涌的右臂，突然说道：“老夫一生中，从没有见到过这样快的剑。”突然伸手捡起了断臂，转身而退。

巫灵冷冷说道：“老色鬼，给我站住！”

青袍人停下脚步，回头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还要老夫如何？”巫灵道：“你伤了一条手臂，还有再战之能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老夫不是俞少侠的敌手，甘愿认输。”

巫灵道：“认输可以，留下你余下的一只左手再走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巫兄，算了。他已成残废之身，放他去吧！”

巫灵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不知道这老色鬼的能耐，留下他一条手臂，会是他很大的祸患。”

俞秀凡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等一会，在下详细奉告。趁他新创未愈，先处置了他再说。”

一扬手，一团黑物，直飞过去。

青袍人扬起左手一挡，那黑物突然向后一滑，落在了青袍人的身上。那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蜘蛛，立刻绕身行走，在青袍人的双腿上转了起来。青袍人左手高高举起，望着那巨大蜘蛛，却是不敢拍巫灵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你老色鬼还是一个很识货的人了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这是西域的化血毒蜘蛛，它体内的毒血，中人溃烂，无药可救，老夫岂有不知厉害之理。”

巫灵道：“毒血中人溃烂，倒是不错，但如说无药可救，那是小看兄弟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毒蛛之血，可以中人溃烂，但也应该知道这毒蛛之丝，有着同样的毒性，你双腿已被毒蛛吐丝缠住，只有受死一途了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听口气，你是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俞少侠不知道你的利害，在下确是清楚的很，你老色鬼那一招压箱底的本领，如是不肯交出来，兄弟别无选择，

只好要了你这条老命了。”

青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姓巫的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姓马的已经认输了，你难道真要逼我拼命？”

巫灵道：“可惜的是，你连拼命的机会也没有了。”

青袍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夫倒是不信。”

亚灵右手一抖，一条红色的小蛇飞出，缠在青袍人的脖子上。

蛇口张动，正对着青袍人的鼻子。

青袍人道：“姓巫的，老夫要仗凭那点压箱底的本领保命，你逼我也没有用，你该知道这造化门中的情势，如若我交出那一点本领，我决难活得下去。”

巫灵道：“你可以保命，也可以伤亡当场，算算这笔帐吧！不肯交出来，你就先死在毒蛇口中。”

青袍人道：“老夫再交出这只左手如何？”

巫灵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斩掉左手，我就放你离开。”

俞秀凡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慢着！”

目光转到巫灵的身上，道：“巫兄，为什么一定要他斩去左手？”

巫灵道：“左右手都是一样，只要有一只手，他就能施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算了，巫兄。看在兄弟的份上，放了他吧！”

巫灵道：“公子不知道，这人放不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巫兄，咱们和造化门不同，他们在制造仇恨，咱们在广播仁义；就算他以后真的会找咱们报复，那也该放了他。”

巫灵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公子这么吩咐，小的怎敢不从。”举步行去，先取过毒蛛，又取下毒蛇。

青袍人倒也很江湖，冲着俞秀凡一躬身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在下记在心中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老前辈多多保重。”

青袍人一转身，快步而去。

俞秀凡回顾了巫灵一眼，道：“巫兄，只余下最后一关了，是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是！少林僧侣的飞拔大阵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，少林寺的飞跋大阵威力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厉害得很。据说，武林之中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飞跋大阵中全身而退。”

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巫兄，对此有何高见呢？”

巫灵道：“如若俞少侠不太认真，咱们可以想法子避过飞跋大阵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如是咱们无法过得飞跋大阵，如何能见到造化城主。”

巫灵叹口气，默然不语。显然，他对那飞跋大阵，有着无比的畏惧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走吧！进入飞跋大阵时，诸位都留在阵外，在下一人先去试试。”

无名氏突然一转话题，道：“巫兄，你一生中杀人不少吧？”

巫灵笑一笑道：“记不得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是啊，冤冤相报，就算咱们死在飞跋大阵，那也是早已够本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说的是啊！走！在下带路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紧行一步，追在巫灵的身后，道：“巫兄，兄弟有一件事，一直想不通，想请教巫兄。”

巫灵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老色鬼有什么样的一招绝技，巫兄一直不肯放过他，而且，到了生死关头，他还不肯施展。”

巫灵道：“你听过水火雷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听过。”

巫灵道：“那老色鬼就是江湖上名重一时的水火叟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原来是他，怎会落得老色鬼的称号？”

巫灵笑一笑道：“他交上了春风仙子，男贪女爱，弄出了一场大病，几乎送了那条老命。据说，造化城主救了他，所以，他才投入了造化城中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他是水火叟，为什么刚才不肯施用水火雷？”

巫灵道：“他没有机会。后来，俞少侠放了他，被面子拘住了他，不好意思再对咱们下手了。”

俞秀凡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如若他施出水火雷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？”

巫灵道：“方圆三丈之内，人物化为劫灰。”

俞秀凡啊一声，未再多言。

巫灵走的很但，到了一座大宅院的前面。

俞秀凡道：“是这里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进入大门，就可以看到飞铍大阵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，你们留在门外，我进去看看。”推开木门，大步行入。

巫灵、无名氏、石生山、萧莲花，互相望了一眼，没有人讲一句话，跟在俞秀凡的身后，行入了大门之内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座广大的庭院之中，站着十三个身着红衣袈裟的僧人。当先一人，年逾古稀，身后，区分三行排列着一十二个僧人，每行四人。每一个僧人的手中，都拿着两面铜铍，身上还背着两面铜铍。十二个僧人，一共有五十二个铜铍。

四周的围墙上，分插着十二只火把。一尺多长的火舌，放射出熊熊的火光。

俞秀凡抬头看了面前的群僧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那一位是领队的大师？”

那古稀老僧，突然间向前行了一步，把两面铜铍挂在腰间，缓缓说道：“贫僧冷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俞秀凡。”

冷云道：“俞施主可是要闯飞铍大阵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看来很清醒啊！”

冷云大师道：“老初本来就很清醒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很清醒，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？”

冷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少林僧侣，一向被武林中尊奉为泰山北斗，想不到少林高僧，竟然会助纣为虐，做出为害武林的事。”

冷云大师道：“俞施主，这不是说道理的地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的意思是……”

冷云大师接道：“只要你能闯过这飞钹大阵，贫僧就甘愿认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，兵刃无眼，动起手来，只怕难免会有伤亡。”

冷云大师道：“小施主说的不错，唯一的问题是，伤亡的不知是何许人？”俞秀凡道：“大师的看法呢？”冷云大师道：“小施主的高见呢？”俞秀凡淡淡一笑，豪壮的说道：“只怕是诸位大师。”冷云大师道：“小施主好大的口气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咱们立刻可以试过。”冷云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当今武林，敢如此夸口的人，只怕还没有几个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，在下夸口了，但咱们立刻就可以证明。”

冷云忽然举起了手中的双钹。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大师且慢动手，在下话还未说完。”

冷云道：“快些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，动手搏杀，难免会有伤亡，这一点，在下希望大师再想想。”冷云道：“老衲不用想了，因为，一开始我就知道了结果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年逾古稀了吧？”

冷云道：“不敢，老衲今年七十六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大师活了这把年纪，仍然精神墨钎，体能充沛，想来定然是修为深厚之上了。”

冷云接道：“你是恭维老衲呢，还是讽刺老衲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讽刺！大师应该是年高德动的有道之士，想不到竟然是一位不辨是非的人，这七十余年的光阴，真是白白渡过了。”

冷云大师道：“好啊！你竟敢污藐老衲！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对少林高僧，在下本有着一份很深的敬慕之情，但像你大师这样的人，不但很难叫人敬慕，而且……”

冷云厉声喝道：“住口！你这样出言无状，当真是死有余辜了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大师已到至死不悟的境界了。”

冷云怒极而笑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有些疯狂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疯狂的是你，请出手吧，不过我的剑法很快，而且，也不会对你留情。”

冷云右手一抬，准备掷出飞钹。但见寒芒一闪，俞秀凡的长剑，已指向冷云大师的右腕。

俞秀凡拔剑的速度，似乎更快了一筹。两个极端的快速，但仍然有先后之别，俞秀凡的长剑过处，鲜血迸飞，斩下了冷云大师的右手。

但冷云大师的飞钹，仍然飞掷出手，只是准头已偏，那是“毫厘之差，千里谬误”的大错，飞钹盘旋而起，打个转，向后飞去。飞钹升起，才听到波然一声轻响，那是冷云大师右腕落地的声音。

一招斩下了少林云字辈高僧的右腕，不但使得少林众僧吃了一惊，就是巫灵、萧莲花、无名氏和石生山，也不禁看的呆了一呆。

没有人能预料得到，俞秀凡的剑势，快速到如此的境界。

事情经过，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工夫，俞秀凡长剑再起，剑尖已指上了冷云大师的咽喉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师，天下有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？”

冷云大师脸色大变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好快的剑法！老衲活了七十多岁，没有见过如此快速的剑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本是有道高僧，但却甘愿为造化城主所用。”

冷云大师道：“老初不愿回答施主任何问题，你尽管出手杀死老初就是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似乎是一点也不怕死。”

冷云大师闭上双目，不再答理。这时，十二个少林僧人，都拉开了架势，准备投钹飞出。但眼看冷云大师被剑尖顶住要害，又不敢轻易出手。

一阵金风啸空，冷云大师投出的飞钹，在数丈外打了一个旋转，突然飞了回来。飞钹去势，虽然十分缓慢，但回来的速度，却是快似闪电。

这旋转的飞钹，讲究的是出手力道，冷云大师飞钹力道用偏，飞钹的路线全变，斜飞而下，竟然向群僧之中飞去。少林僧侣自然知晓飞钹的厉害，眼看飞钹旋转而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最近一人，一扬手，投出一钹，疾向来钹迎去，两面铜铁悬空触接，响起铜铃似的金铁相击之声。

原来，两个飞钹旋转的力道不同，接触之下，相斥相吸，忽然间一撞分开，但立刻又撞击一处。

就这样，连续撞击了五次，才把力道减缓分开，双钹一错而过，掠过头顶，直飞向数丈之外。

俞秀凡剑尖虽然顶在那冷云的要害咽喉上，但双目仍然望着那飞钹的变化。目睹旋转力道的奇异，有如活物一般，亦不禁暗暗惊奇，付道拖放暗器变化到此等境界，实当得绝技之称了。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声佛号，十二个群僧之中，突然行出一个四旬左右的和尚，对着俞秀凡一抱拳，道：“小施主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有何见教？”

中年和尚道：“俞施主能在举手之间，斩下敝师叔一只右手，使他在全无反抗之下，制住了他的要害。这种快剑，和这份豪勇，实叫贫僧等佩服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掠那中年和尚，只见他目光闪烁不定，脸上一片阴森之气，一看之下，就知是一位心机深沉的险恶人。不禁心头火起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不用转弯抹角，有什么事，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吧……”

中年和尚道：“俞施主是英雄、侠义人物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大师用不着客气，那要看对付什么人了。”

中年和尚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敝师叔既落入少侠之手，少侠要杀要放，也该作个决定了。”

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在下自会作主，用不着大师替在下操心。”

中年和尚道：“贫僧师叔现在俞少侠手中控制，生不生，死不死，贫僧怎会不操心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的意思是他杀了？”

中年和尚道：“贫僧师叔，本是有道高僧，生死事早已看穿，决不会把死亡事放在心上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杀不杀和大师无关，不用多口。”

中年和尚道：“俞施主如此说，贫僧只好不问了。”合掌一礼，向后退。

转到冷云身后时，突然收了合在前胸的双手，就借那一收之势，暗中发出了一股暗劲，撞在冷云大师的后背之上。冷云大师身子突然向前一栽，咽喉撞上了剑尖。一缕鲜血，顺着剑身流了下来。这是人身三大要害之一，冷云大师身子一阵陨动，气绝而逝，蓬然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但闻那适才出面讲话的中年和尚，高声说道：“师叔受人所制，咱们投鼠忌器，如今师叔已死，咱们也用不着有所顾虑了。诸位师兄，师弟，飞钹替师叔报仇。”

十二僧侣，齐齐举起了手中的铜钹。

两钹威力，已然震撼人心，如是这数十面铜铁，一齐发出，那份强大威势，定是不可想象。

俞秀凡满腹文章，一胸才机，思维的灵巧，自非一般江湖人物所及，脑际运转，忽得玄机，只有欺近群僧侧身搏杀，才能避开飞钹的威势。至少，可以减少飞钹的劲道威力。不论发出飞钹的手法如何巧妙，但他们总会顾虑伤到自己。

心中念定，成竹在胸，哈哈一笑，回顾无名氏等道：“你们退到门外去，飞钹虽然厉害，但却无法攻入死角，飞钹在视线难及之处，就不致受到伤害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俞少侠，在下发出毒物，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如死于飞钹，单凭毒物，也难对付他们，诸位请后退一步，免得分我心神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主人眉宇间彩光照人，似已窥破飞锁大阵的奥妙，捕得玄机，咱们退出门外吧，免得分他心神。”

石生山、萧莲花、巫灵等齐齐行动，退出门外。但几人既不愿放过这毕生难得一见的飞钹大阵，又替俞秀凡担着一份心事，人虽退出了门外，但并未隐人墙后，四个人分两侧，站在大门外面，八道目光，投在俞秀凡和群僧身上。

俞秀凡手执长剑，缓缓向前欺进两步，道：“诸位大师，俞某人一向敬重少林高僧，适才冷云大师之死，内情如何，想必无法瞒得过诸位大师法眼。在下的剑法如何，诸位大师已见过，如是发出飞钹，俞某人也只好全力施为一搏了。为了替武林保存一份浩然之气，俞某人死而无憾，但如不幸的伤了诸位大师，也请诸位大师担待一二了。”言罢，长剑举起，摆了惊天三式中的第一式“惊天动地”，对准适才说话中年和尚。

这一招剑式，具有着无比的威势，架势已摆出来，立刻有一股逼人的气势，不但是那被剑势指定的中年和尚，被那股剑势所震动，就是其他所有的少林僧侣也都被那招剑式吸引，脑际之间不自觉地转动着，想出各种武功招术来破那一招剑式。但觉平生所学，闪电一般在脑际之间转动起来。但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招武功，能够破它。

群僧都被那剑招吸引，忘记了发出于中的铜钹。被剑招指定的中年和尚，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。俞秀凡的剑招没有出手，但那股森寒的剑势，却已逼到他的身上。

突然间：俞秀凡发动了攻势，长剑一震，闪电奔雷一般，冲向了那中年和尚。这一招名叫“惊天动地”，确也有惊天动地之威，剑势有如一道长虹，带着风啸之声，冲了过去。

刹那变化，瞬息发动，剑气波荡，威镇八方。那暗算冷云大师的中年和尚，骇然向后退去。群僧都为所震，一时之间，忘记了移动身躯。那中年和尚，向后退了两步，撞上一个和尚的飞钹。

用于杀人的飞钹，和一般的铜铁外形，虽然一样，但边缘锋利，尤过利刃。

那中年僧人撞在了飞钹之上，一下子刺入腰中，深入半寸手执铜铁的僧人骤不及防，也被飞钹刺入了小腹半寸多深。俞秀凡的剑势，已挟迅雷之势，排空而至。

中年和尚腰中剧疼，一分心神，俞秀凡的剑势又破空而下，惨叫一声，被长剑劈成两半。

俞秀凡未想到这一剑威力，如此厉害，不禁也为之一怔。

就是这一怔神间，群僧已纷纷向后退避，飞钹出手。两面出手最快的飞钹，已然挟着啸风之声飞掠而至。

俞秀凡心中一惊，长剑忽然点出。他出剑快速，认位奇准，那盘旋而至的飞钹，竟然被一剑点中。飞钹打个旋，忽然向一侧偏去，但另一面飞钹，却已到了头顶。俞秀凡氏剑疾收疾点，又拨开了另一面飞钹。

这些飞钹的旋转力道，十分奇怪，俞秀凡一剑拨去，那飞钹并未向旁侧飞去，却突然向下沉落，涮的一声，掠着俞秀凡头顶滑过。

一股金风，扑面而来。

俞秀凡心头震动了一下，暗道：好厉害的飞钹，看来，不能有丝毫大意了。心中念转，人却突然转入了群僧之中。但见剑光连闪群僧纷纷惨叫，倒了下去。他贴身近攻，剑如骤雨，少林和尚虽然彼斩倒了数人之多，但群僧手中的飞钹，却是无法发出。

但闻一阵金铁触击和铜铁落地之声，彼起此落，不过片刻工夫，十个和尚，都已受伤。

还有一个未受伤，却被俞秀凡的长剑，逼在了前胸之上。

十个受伤的僧侣，都是伤在于臂和手腕之上，伤的不算大重，也不算太轻，有的筋断，有的骨折，但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都无法施用飞钹。受伤的十个僧侣，既未呼叫，也未逃走，只是呆呆的望着那俞秀凡出神。他剑招的快速，似是已到了不可想象的境界，使人根本无法逃避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师怎么称呼？”

那和尚道：“贫僧一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但请位大师不信。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贫僧等想不到阁下的剑招，如此之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证明了，诸位大师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冷云师叔已死，其他诸位师兄也都受了伤，贫僧等已经败了，还有什么话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出身正大门派，受尽天下武林同道的敬仰，何以会做出此事，甘愿为造化城主鹰犬？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贫僧等亦有苦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！什么苦衷？诸位神志清醒，总不能说是被药物所迷吧！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俞少侠鉴谅，贫僧无法奉告。”

但闻巫灵哈哈一笑，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想不到啊！威力最为强大的飞钹大阵，竟然如此轻易的瓦解冰消。”

无名氏，石生山。萧莲花等鱼贯行了过来。

石生山伏身捡起了一面铜钹，道：“这铜钹如此锋利，再加上旋转之力，无怪连金钟罩等横练工夫，也是无法抗拒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俞少侠的剑招过于快速，对他们出手的飞钹，以快打快，

便飞钹大阵完全失去了威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主要是仗凭了一大半运气。他们太大意，又是在近身相搏之下，使他们的飞钹大阵，无法发出威力。如是他们放出了飞钹，在下也是无法招架。”

这时，巫灵已行到了一元大师身前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运气不错，满院中人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你竟然连一根毫发也未伤到。”

一元大师睁眼望了巫灵一眼，又高喧一声佛号，闭上双目。

巫灵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和尚，别来这个。姓巫的不是善男信女，俞少侠人家是正人君子，不屑施用逼供的手段，姓巫的可不管这个，你如是不怕受活罪，你就忍住不要说话。”

伸手取起一面铜钹，接道：“大和尚，我要削下你一只耳朵来。”

铜钹一挥，鲜血溅飞，果然削下一元大师一只耳朵。

一元大师脸色大变，伸手一摸，满手鲜血，骇然睁开双目，满脸都是惊慌之色。

巫灵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和尚，我还认为你修为深厚，不怕死亡，想不到你也是一个很怕死的人。”

一元大师叹息一声，重又闭上双目。

巫灵把两个铜钹，相互一击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和尚，我要斩下你另一个耳朵，削平你的鼻子。”

一元大师又突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贫僧位卑职小，知道的内情有限。”

巫灵道：“是要问造化城中事，你大和尚不见得比区区知道的多。”

目光凝注在俞秀凡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俞少侠，咱们要问他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问问他，他们为什么要听从造化城主的令谕行事？”

巫灵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我们都被引诱破了色戒，又服下了一种奇怪的药物，不得不从他们的令谕行事。”

造化城主果然是手段毒辣的很，控制各色人等，手段全不相同。

俞秀凡道：“再问他，他们服下的什么药物，有些什么作用？”

巫灵笑一笑，道：“大和尚，你既然说了，干脆就说个明白吧！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那是一种很奇怪的药物，在一定的时间内，无法控制自己。唉！贫僧……贫僧……’他似乎无法说得出口，贫僧了半天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萧莲花接道：“是不是一定要找女人？”

一元大师叹口气，道：“惭愧的很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给你们服用的，是春花门中的春花散。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不知道什么散，反正每隔三日，我们就需一女人伺候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所以，诸位没有办法再作名实相符的和尚了。”

一元大师道：“只好到造化城中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可悲，也很可叹！”突然一指，点中了一元大师的肩井穴。目光一看巫灵道：“废了他的武功，但要保全他的性命。”

巫灵道：“这个不难。”两手铜钹一转，划断一元大师的双腕筋脉。

俞秀凡目注一元大师道：“你出身正大门派，对江湖上的黑白是非，应该分辨的很清楚。”

一元大师长叹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有足够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反抗，现在使你们无法施用飞钹，也是教训你们不要助纣为虐。希望你能大悟前非，保持下半世的清誉。”受伤群僧，各个低头无语。

俞秀凡转过身子，大步向外行去。无名氏、石生山、萧莲花、巫灵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快速剑法，心中的那份佩服，已到了无法形容之境，鱼贯相随身后。

俞秀凡道：“到造化城这中间还有多少的距离？”

巫灵道：“大概有十里左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夜色幽暗，出了北大街，即无灯火，如是他们要暗中计算咱们，那真是防不胜防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公子明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就在此坐息半宵，候天亮之后再走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身处险境不得不防人暗袭，在下守夜。”

巫灵道：“用不着。看兄弟的雕虫小技。”

右手一探，把身上的毒蛇，毒蜘蛛，全都取了出来，投出室外。

毒蛇在室外，毒蜘蛛在门、窗之上结网，毒蝎子隐在暗处。

半宵易过，竟也无人施袭。直到日升三竿，俞秀凡等群豪，才简单盟洗一下，收拾就道。

无名氏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巫兄，这一片广大的草原，作用何在？”

## 第二十九回 禅唱克敌 快剑扬威

巫灵说道：“看上去很壮观，也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片碧绿草地，确也给人一种莫可预测的神秘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最可怕的是，他们如在这草地中，设下了什么恶毒的埋伏，那就叫人防不胜防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有一种血蚁，能够在这草中穿行，此物虽然不大，但毒性很重，而且成群结队而来，如再有这些青草掩遮，无法早些发觉他们，那确是一桩很可怕的恶毒埋伏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咱们就先放一把火，烧去这片草地。”

巫灵道：“血蚁虽然厉害，但易发难收，他们平日集中饲养：用时才会放出，恶毒到极点，但血蚁无法分辨敌我，可以伤敌人，也可以伤自己人，非到情势危恶之时，不会施用。”

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他们会不会用血蚁对付咱们？”

巫灵道：“这个，公子，可以放心，有我巫灵在此，百毒不忌。血蚁虽然厉害，但它们最怕毒蜘蛛，天生一物降一物，在下开路，诸位请随后而行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等鱼贯随在身后。行过这一片广辽的草原，景物又是一变。

但见一座矗立的高峰拦路，都是峭立的石壁，中间却辟了一条车马可通的大道。

大道中撑着了张黄罗伞，伞下锦墩上坐着一个黄衣丽人。锦墩前一矮

腿木桌上，放着一张七弦琴，古琴一旃放着一把长剑。

黄衣丽人身后面，一排叶白衣少女，手中分执白玉箫。这不是对敌的阵势，丝竹俱齐，像迎宾的乐队一样。

黄衣丽人扬扬柳眉儿，飞来娇媚的一瞥，道：“几位中那一位是俞少侠？”她口中在问，目光却已扫过俞秀凡。

俞秀凡示意大家停下，越过巫灵，道：“区区就是。”

黄衣丽人挽宫发，修眉开脸，已是妇人的身份。

黄衣丽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很标致，不像江湖人嘛！”

俞秀凡冷冷道：“夫人夸奖了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你能剑创飞钹大阵群僧，使他们无法再用飞钹，剑道造诣，深奥绝伦，如非找亲眼看到了你，决难相信你是这么个文雅人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像夫人这等艳丽容色，娇弱之躯，应该是深闺中人，准能想到你是身负绝技的高手？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咱们之间，恐怕无法排解，必然要有一番搏杀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怎么样？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那就请俞公子选出一样比试之法，以免双方挥戈群殴，造成无谓的伤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可以约束从属，不作无谓杀戮。”

黄衣丽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年轻人，戒之在斗，但阁下却似乎是一个杀性很重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过奖了。”

黄衣丽人双目中冷芒如电，盯注在俞秀凡的身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既是非打不可，贱妾觉着，咱们也该打的文明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费了不少言语，似乎是用心在此。如今水到渠成，夫人似也用不着再弹弦外之音。”

黄衣丽人忽然间粉脸一红，笑道：“看来，你果然有非凡的才慧，先听我一曲迎宾的琴声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佳奏必有妙用，俞某人也希望一聆仙音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俞少侠雅人高士，杀人的至高境界，就是要杀的不带血腥气。”

俞秀凡突然回顾了无名氏、萧莲花等一眼，道：“这位夫人的琴声，必具玄机莫测之妙，如是诸位觉着不解音律之学，最好能俺上双耳。”

黄衣丽人已借着俞秀凡说话的机会，调整好琴弦，几声弦响，隐隐有金戈跃马之声，琴音未入正奏，杀机已起。

俞秀凡本懂音律，只听调弦之声，已知遇上了高人，那里还敢大意。一提丹田真气，全神戒备。

黄衣丽人手抚琴弦，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不问问我的来历么？”

俞秀凡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不用、既非论交，又何用相识太深呢！”

黄衣丽人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贱妾虽有惜才之心，但冰炭却又难同炉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女人灵智未昧，如能引她动了弃暗投明之心，对日后武林大局，必有大助。”他这里心念转动之际，琴音已陡然掀起。

那琴声之中，似万箭飞蝗，挟泰山压顶之声而来。俞秀凡心中大骇，急诵天龙禅唱。

佛门中降魔心法，自具神妙之力，禅唱一缕，混入琴音之中，那排山倒海而来的杀伐之势，立时受到了禅唱中和，有如洪水入谷，被疏导排泄而去。

琴声忽住，黄衣丽人原本艳红的粉脸之上，此刻却微现苍白之色，缓缓说道：“想不到公子对音律之道，竟有如此高深造诣。”

俞秀凡回目一顾，只见无名氏，萧莲花等，一个个面色惨然，如有骤然间受到重击一般，心中大是惊恐。暗道：这女人琴音一振，竟有如此的威势，的确是非同小可。

身躯移动，挥掌在四人后背上各击一掌，肃然说道：“四位还不打坐调息，堵上双耳。”

”

四人神情似是还未完全清醒，但已听懂了俞秀凡的招呼，依言盘膝而坐，撕下一块衣袖，堵上了双耳。

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，目光凝注到黄衣丽人的身上，道“夫人！

琴音忽起，有如万箭骤发，这算不算是暗箭伤人呢？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七弦联弹，合力并攻，我只想一举击倒诸位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可惜，夫人这一击并未成功。”

黄衣丽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，我要和你谈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，可是想再找一个暗中算计我们的机会。”

黄衣丽人脸色一变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论什么事，可一不可再，就算是我刚才暗施算计，大概也不会有第二次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着，夫人应该让让路了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按理说，你应该已经通过我这一关了。不过，我心中还有一些不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说，夫人还有绝技没有施展？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不错。我还有琴，萧合奏，那是我所学中最厉害的一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不把这些施用出来，可是有所不忍么？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是！我不希望闹到那等血淋淋的境界。因为，不论什么人胜了，败的一方，必然会遭遇很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战阵凶危，这是难免的事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俞少侠是一位很嗜杀的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嗜杀二字，很多的解说，大夫动刀，旨在医病，霹雳手段，菩萨心肠，虽然手段毒辣一些，但他的用心却很善良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俞少侠可是自比操刀医病的大夫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当仁不让。区区么，确有这份心胸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很可嘉！只是太狂了一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面对着江湖上凶恶之徒，在下不嗜杀并不成了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俞少侠！似是咱们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咱们是没有法子商量，除非夫人能够让开去路。”

黄衣丽人叹口气，道：“很多的不幸事，都发生在任性二字上。”

俞少侠，不论你武功多强，就算能击败我的琴萧合奏，那对你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听不懂夫人的意思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造化城中的高手太多，如若你击败我，那将会换来一个

更强的敌手。所以，对你未必有好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条路很长，也很崎岖，但在下也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。”

黄衣而人道：“你凭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是大非的抉择，给了我无比的勇气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告诉你，你不能胜过造化城中的众多高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可以死在他们的手下。”

黄衣丽人接道：“人死不再复生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留下一片碧血、丹心，虽死何憾！”

黄衣丽人暗然一笑，道：“一个人如不罕命了，那真是叫人没有法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世上人，包括区区在下，大概没有真的不怕死的，但有些事比死亡更为重要，大节大义之下，生死事何足道哉！”

黄衣丽人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咱们识见论事，南辕北辙，无法再谈下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夫人似是还未被在下说服。”

黄衣丽人道：“所以，我不愿再和你谈下去了，至少，我已被说的起了怀疑。”挥右手玉指，拨动了三声弦响，道：“公子！小心了。”

三声琴音未绝：身后八个白衣少女已然举萧就唇。一缕萧音，冉冉升起。八双白玉萧，混合成了一缕萧声，由极低微的声音起，逐渐拔高。这萧声未带铁戈杀机，曲折回环，哀艳凄伤。

似新寡怨妇，在坟前哭祭她死去不久的丈夫，其声悲凉，有如绞人夜哭，拨动了听萧人的心弦。

俞秀凡突然间感觉着一缕哀伤之气，冲了上来，不能自己的鼻孔酸酸，热泪盈眶。

只听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，混入了萧声之中。俞秀凡心头一震，由哀伤中清醒过来。

侧目望去，只见萧莲花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悲伤情绪，放声大哭了起来。无名氏、石生山等，虽然未哭出声，但也都张大了嘴巴，泪落如雨。

他本是极端聪慧的人，目睹到无名氏等悲伤的形态，心中突然一震，立刻清醒了过来。

他人虽清醒，情绪却仍然无法控制，心头酸酸，泪落如雨。但这一点清醒，已使他灵台清明，立刻高诵禅唱。

禅唱声起，立刻使得心神镇静下来。

只听铮铮铮三声弦响，一阵琴声，混入了那袅袅的萧声之中。

萧声凄凉，琴声却有如重病卧床，痛苦呻吟，使人惨不忍闻。

这两种声音，混在一起，给人精神很大的危害，把人的情绪引入极端忧伤、凄凉的境界之中。

幸好的是俞秀凡及时禅唱高拔，一片祥和之气，渗入了那琴声和萧音之中。

双方相持了片刻工夫，萧声一变，忽转急快，有如千军万马，奔腾而来。琴声配合，泛起了无边的杀伐之声。禅唱有如高山流水，在急萧繁琴之中，独树一帜。

琴、萧数度转变，忽急忽慢，变幻出七情六欲的各种怪声。但天龙禅唱，却有如明月朗昼，一柱擎天，不论琴音、萧声，如何变化，但禅唱之声，有如泰山北斗，屹立不摇。

大约有半个时辰光景，八个吹萧的白衣少女，已然香汗淋漓，渐呈不

支。忽然，萧声中断，八个白衣少女，一齐倒摔下去。汗透重衣，有如得了一场大病，倒摔在地上之后，竟然无法再站起来。

只有琴弦盈耳，仍然是十分强劲。

不过，这时的琴声，已变成一片急攻、猛打的杀机，有如白刃相搏，攻势猛烈至极。但天龙禅唱，却有如铜墙铁壁一般，坚守不渝，不论琴声如何的猛烈，但却一直无法攻入。

又相持顿饭工夫之久，俞秀凡头上淌下了汗水，那黄衣丽人，已然发乱仅横，神情间呈现出无比的痛苦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也不停的口诵天龙禅唱，但神情间，也有着极大的痛苦。萧莲花和巫灵，完全依靠俞秀凡的天龙禅唱保护，人似已晕了过去，蟋伏在地。

忽然间，琴弦崩断，黄衣丽人张嘴吐出一口鲜血，伏卧在琴身上。

俞秀凡收住了禅唱之声，缓步行近了黄衣丽人身侧，只见七弦尽断，琴身上有数道显明的指痕。显然，那黄衣丽人在这番决斗之中，用尽了全身的真力，劲透指尖，把指痕印在了琴身之上。

俞秀凡拭拭头上汗水道：“夫人！在下得罪了。”

转过身子，行到了无名氏等身侧，在每人后背上拍了一掌。四个人立刻清醒了过来。

巫灵伸展一下双臂，道：“厉害，厉害！我还认为只有刀剑才能杀人，想不到琴音、萧声，一样也能伤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巫兄感觉如何？”

巫灵道：“难过极了。有如无数的虫蚁，在身上爬行，直似要钻人心腑之中；有如乱箭飞蝗，齐集而来，使人躲无可躲，避无可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琴音萧声的厉害之处，就在能引发人的七情六欲，使人进入忘我之境，控制人的精神，随着琴音萧声变化，不能自己。”

巫灵道：“公子唱的什么歌曲，有如祥云普照，使我们获得了不少的帮助，要非有此功力，只怕我们早已死于蚀心的琴音萧声之下了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那是天龙禅唱。”

巫灵道：“天龙禅唱？从未听人说过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是佛门中一种至高的降魔心法。”

巫灵道：“无名兄，公子由何处学得此等心法。”

无名氏笑一笑，道：“来自一位高人传授，除了公子之外，在下和石兄也学会一二，所以，咱们心神的耗损，就不像两位那样厉害了。”

巫灵嗯了一声，未再多问。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此刻的精神如何？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、巫灵、萧莲花同时答应，但四人的回复，却是显然不同。

萧莲花和巫灵的回答是十分疲累，无名氏和石生山却异口同声道：“功力复元。”

俞秀凡回头望去只见那黄衣丽人和八个白衣少女，都还沉睡不醒。暗暗吁一口气，付道：想那天尤禅唱，本属佛门心法，大概不致于伤人至死。心中念转，决心不再管那黄衣丽人和八位少女的事，缓缓说道：“四位咱们走吧！”

巫灵道：“下一道拦阻咱们的人，又不知道是什么稀奇古怪的武功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巫兄也不知道造化城中的事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知是知道一些，只是知道的太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过造化城内，确是藏龙卧虎之地，咱们虽然闯过了第一道拦截，但后面的一道，想来比那第一道更为厉害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唉！千百年来，武林中发生过不少的变迁，只怕从来没有一个组合，像造化门这样的庞大、复杂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更可怕的是，他们一直在暗中行动，神出鬼没，难以测断。”目光突然转注到巫灵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巫兄，你见过那位造化城主没有？”

巫灵道：“见过。”

俞秀凡脸上泛现出兴奋之色，道：“是什么样子一个人物？”

巫灵道：“一个很和善的老人，白发如雪，满脸笑容，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巫兄江湖阅历丰富，想必可瞧出他是否经过易容改扮了？”

巫灵道：“看上去，不像是经过化装，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世上真有面如春风迎人，心似蛇蝎恶毒的人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在下么，也是觉着奇怪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那样一位人物，怎会领导这样充满着杀机的神秘组合。”

俞秀凡沉吟有顷，道：“其中也许别有隐情，只是未见到那造化城主之前，怕是很难揭开其中之秘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贱妾职位卑小，没有见过造化城主，但我听师父说过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令师怎么说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初见他之面，如沐春风，但如相处了一阵之后，就会发觉，他具有着一种慑服人的威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姑娘能否说的具体一些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说不出具体的内容，只是听人家这么说，造化城主能在不同的见面次数中，给人不同的印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自号造化城，看来，真有造化手段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这个，就非贱妾所知了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中间定然有很多曲折内情，只可惜咱们一时没有办法找出它的原因何在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只有公子的才慧，才能找出原因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我总觉着，脱离了常情常轨的事，都有存疑之处，也都有踪迹可寻，只要咱们能找出原因，那就可以揭穿真象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跟着公子这样的人物，使我们也感觉到自己的才慧增进不少。”

俞秀凡举步向前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人总归是人，不管他武功多么高强，也不管才慧多么超人，但他的本身，仍然是人，无法脱离人所具有的潜能，至于造化城主这个人，不论他有多大的能耐，总也是人，不是神。对么？”

谈话之间，又通过一个山弯。只见广阔的山道，并肩儿坐着三个身着白衣的人。三个人，一身的衣服，一样的打扮，坐着一样的椅子。连两只手，

都被长长的衣袖掩住。三个人，没有露出任何一片肌肤。

无名氏打量了三人一阵，道：“这三个人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这一问，所有的人，都不禁为之一呆。原来，经过了一番打量之后，没有一个人能确定三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。

无名氏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跑了大半辈子江湖，还未遇到过这等事，连男女都无法分辨。萧姑娘，你帮帮忙，看看是男的还是女的。”

萧莲花摇摇头道：“我也瞧不出来！他们未露出一片皮肤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动作，叫人如何看得出来。”

无名氏回顾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公子，可要在下去问问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不过，要小心一些。”

无名氏大步向前行了过去，行近三人五尺左右时，停了下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三位当路居中而坐，拦住了咱们的去路。”

只听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无名氏的话，道：“路还很宽，那一个有勇气，就请从旁边走过去。”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只能从旁边走过去，那就行了，是么？”

说话的是居中的白衣人，这一次，又是他开口，冰冷的说道：

“不错，只要你能走过去，那就算你们过了这一关，这一关简单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简单的很。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就这样简单。不过，愈是简单的事，危险也就愈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想当然耳！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你们哪一位姓俞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是区区在下。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听说你的剑法很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夸奖，夸奖！如是要在下自己说么，在下的剑招，确然很快，三位也请小心一些。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咱们自会小心。你们那一位先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是由俞某先过。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那么，阁下请吧！”

俞秀凡手握剑柄，向前行去。这虽是一条山道，但却很宽阔，两侧留有数尺可以通行的道路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转，发觉右面一条，稍为宽了一些，立时，一侧身子，向右面行去。

三个白衣人仍然静静的坐在原位之上，看上去动也未动一下。

但俞秀凡一对凌厉的双目，却已瞧到靠右侧坐的白衣人，右手微微在伸动，似乎是在抽动兵刃。

表面上看去，这是一个很文静的对峙，事实上，愈是文静的局面，也隐藏着愈多的险恶。萧莲花、石生山、巫灵、无名氏，全都睁大着眼睛，望着两人。

文静之中，却含蕴着奇大无比的压力。所有的人，不自觉的都紧张起来。

萧莲花神情严肃，双目却流现出无比的关怀之色。俞秀凡的俊逸潇洒，给予她无比的羡慕，但他的豪勇，更加深她生自内心的一份爱慕之情。虽然，她明白，自己这份感情，永远无法表达出来，也不配表达出来。但她又无法按耐住内心中那一缕深深的爱慕。

俞秀凡像泰山明月一般的高，对萧莲花而言，是那样不可攀登。

世间的情爱中，如若有一种是痛苦的，这种情感，大约是最痛苦的感情了。

俞秀凡内心也有些紧张，他虽然瞧出右首白衣人在缓缓移动着右手，但却无法判断出，他打出的是兵刃还是暗器。如若是一支歹毒的暗器，这样近的距离内，闪避实也非易。

行近白衣人时，俞秀凡不自禁的放慢了脚步。

听听那居中的白衣人道：“姓俞的，由现在开始，你行进一步，就接近了一步死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！咱们接近一步，就多一份死亡的机会，至少，会闹出流血惨局，只是，不知道死的是谁，流血的又是些什么人？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是你，姓俞的？”

俞秀凡仍然缓慢向前行进，口中却冷肃的应道：“不见得吧？”

三个白衣人脸上垂着自纱，全身上下，不见一点肌肤，那一份无法形容的诡秘，给予人一种很强大的恐怖压力。俞秀凡又缓缓向前行进了两步。双方面更接近了，接近的只余下三尺左右的距离。

白衣人仍然静静的坐着。像三尊雕刻的石像。像三个矗立的古坟前面的翁仲。

俞秀凡提聚了一口气，突然大步向前行去。直到和白衣人身上成了平行之后，右首白衣人突然一挥手，闪起了一道冷电般的寒芒。就在寒芒闪起的时候，俞秀凡的长剑也同时出鞘。

不闻金铁交鸣，也未闻呼喝之声，直接的看到了结果。双方都太快了，快的无法呼出叫声。

靠右首的白衣人，突然间连人带椅子倒了下去，鲜血激射而出，湿透了白衣。原来，那白衣人被俞秀凡一剑刺过了前胸，剑势刺中了心脏要害，一剑毙命。

俞秀凡肋间也透出了鲜血，一滴滴落在地上。敢情俞秀凡的右肋，也被对方的兵刃击中，衣裂皮绽。由于左臂的掩遮；看不出他伤口多大，但血却流了不少。

这是俞秀凡自入江湖以来，第一次受伤，而且还伤的不轻。

只听那居中的白衣人道：“老二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那右首白衣人早已气绝而逝，自然无法再回答了。

俞秀凡静静的站着未动，长剑虽已出鞘，但右手仍然握在剑柄上。他第一次遇上这样强劲的对手，使他尝试到江湖上搏杀的滋味，也使他尝试到受伤的痛苦，但也激起他的豪勇气概，强忍伤疼，蓄势以待。

眼看着俞秀凡鲜血不停的滴落下来，萧莲花忽然有一股莫可名状的冲动，快步向前奔去。

江湖经验丰富的无名氏，似乎是早已料到了这一着，一伸手抓住了萧莲花，道：“姑娘！你要干什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你们没有瞧到么，他受了伤，不停的流着鲜血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看到了，他受了伤，但你过去有什么用呢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不能帮助他，但我可以替他包扎一下伤势。”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还有两人活着，你过去只能分他的心神，还可能白白的送上你一条命，对他无助，对你有害，这又何苦？”

了了然了利害得失之后，萧莲花镇静了下来。抬头看去。

只见那倒卧的白衣人，身上白衣已完全为鲜血湿透，一把软剑，缓缓由袖中滑落下来。

那是一把长逾五尺的软剑，薄的像纸。

宽不过二指多些。

只听居中那白衣人凄然说道：“老二，你可是死了么？为什么不答应为兄的话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右首白衣人血透重衣，早已气绝而逝，他竟然还未瞧到，难道他是个瞎子不成。

居中白衣人的凄凉声音，突然间变的很高，道：“老二，你真的死了么？那也该听到一声惨叫、难道这世间真有使你无法出声的快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很不幸的是，令弟遇上了。”

居中白衣人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一剑杀死了他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！我一剑杀死了他。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你刺了他什么地方，能使他一剑毙命，这一声惨叫也未出口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心脏要害，一剑致死。”

居中白衣人声音有些颤抖，道：“好剑法！你可知道，杀人偿命这句话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人间惨事，莫过如斯。两位一定要报仇，在下只有奉陪了。”

居中白衣人身子微微一拱，整座的木椅，突然转动过来，和俞秀凡成了面对面的相峙形势。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三位中的老大？”

居中白衣人点点头。

俞秀凡又道：“不论准死谁生，这一战中定会有个结果。”

白衣人又点点头。

俞秀凡道：“因此，在下想请教一下三位的姓名。”

居中白衣人答非所问的，道：“你不会逃走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可以血溅五步，伏尸此地，但却不会逃走！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好！咱们三兄弟，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你既然能杀死我们的老二，那就要杀死老大和老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如是别无选择，只好舍命奉陪了。”

居中白衣人道：“咱们三兄弟剑道造诣，一向在伯仲之间，你既然能杀死我们老二，自然也可能杀死我们两个兄弟了。不过，刚才你只是对老二一个，现在你却是对着两个敌人。

”

语声甫落，靠左首而坐的白衣人，突然身子一转，连坐下的木椅，也突然飞了起来，转成面对俞秀凡。这时，两个白衣人双椅并列，相距也就不过是两尺左右。

俞秀凡吸一口气纳入丹田，道：“两位的眼睛，是不是无法视物？”

那自称老大的白衣人道：“是，咱们三兄弟都是瞎子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佩服！佩服！三位不能视物，却把剑法练到了这等程度，实在是叫人佩服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咱们三兄弟练剑把眼睛练瞎了，并非是天生的瞎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两位联手吧！”

白衣人道：“咱们兄弟，实未想到世间还有快过我们的剑法，俞少侠请多多小心，我们要出手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两道寒芒，突然飞闪而起，卷了过去。两个人没有招呼，也没有连络，但却能在同一时间中，两剑并出。其默契之好，实已到了心有灵犀相通的境界。

俞秀凡长剑出鞘，剑光绕身而飞，幻起了一片绕身的剑幕。但闻叮叮当当之声，传入耳际，剑剑相击，响起了一连串金铁之声。

剑气敛收，一切重归平静。

俞秀凡长剑已然归鞘，但右手仍然握在剑柄上。两个白衣人仍然并肩而坐。

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两位！咱们已拼了一招，未分胜败，似乎是用不着再打下去了。”

白衣老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行！就算我们明知非敌，也要打个生死出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！请听在下一言如何？”

白衣老大道：“任你舌灿莲花，也无法说服我们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平心而论，两位的剑法，是在下所见到最快的剑法，但如果说超过在下，那就是欺骗你们了。”

白衣老大道：“如若你没有杀死我们老二，如若我们刚才没对拼一剑，我会觉着你的活十分狂妄。但现在情形不同了，你能杀死我们老二，刚才又和我们拼了一剑，证明了你确是我们的劲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既然有此感觉，为什么还能和在下决一死战。”

白衣老大道：“因为你杀了我们的老二，所以，我们已成了誓不两立的局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再想想看，咱们是不是还有商量的余地？”

白衣老大道：“没有。绝对没有，你不用再存这份心意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既然如此，两位也请小心了。”忽然拔剑一挥，有如一道长虹般，直飞过去。

几乎在同一瞬间，两个白衣人双剑并飞，布成了一道剑幕。两张木椅和两个白衣人突然疾飞而起，分向两侧。

俞秀凡挟一道闪电般的剑光直冲了过去。像一阵狂风般，由两人之间穿了过去。

没有看清楚三个人交手的情形，也没有人看清楚双方面交手的经过。

两个木椅再落实地之后，右首一张木椅突然分裂成两半，椅上的白衣人，也像木椅一般裂成了两半。

鲜血和内脏，流了一地。

俞秀凡也多了一处伤口，是后背上衣衫破裂，手掌大小一片肌肉翻垂下来，鲜血像泉水一般涌了出来。他似是很痛苦，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抽动，脸色也很苍白，但他却咬着牙，勉强忍受。

对付这样的剑道高手，以一抵二，实是艰苦万分。

俞秀凡的剑势偏向了白衣老三，但却无法再封闭白衣老大的软剑，削下他背上一片肉，还算他运气不错。晴暗吁长一口气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何苦呢？阁下！大家都拼的鲜血淋漓。”

余下的白衣人，正是三人中的老大，急急叫道：“老三！老三！”

你怎么了？”声音充满着惶急、凄凉。

俞秀凡叹了口气道：“他死了！”

白衣人道：“我不信。为什么我听不到他的叫呼之声？”

俞秀几道：“他来不及呼叫，我一剑劈开了他的身子。”

白衣人突伸手揭下了脸上白纱，圆睁一对环眼。那是一对失明的眼睛，瞳仁已模糊难见，果然是目难见物的瞎子。

他的神情中充满悲忿，但语声却出奇的冷静，道：“是真的了！”

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只要他还能发出一些声音，他一定会回答我的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但他不能了，永远也不能了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又杀了老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的剑势太凌厉了，我没有法子不杀他。”

白衣人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俞秀凡静静的站着。

半晌，白衣人停下了笑声，道：“看来，我也是难逃要在你剑下溅血了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如是初见时，二位就联手合击，此刻横尸的可能就是在下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我们低估了你，所以，我们付出了代价，老二、老三都已死于剑下，如今要我一个人，独自活下去，那也是无味的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一对一的硬拼，只怕是阁下的胜算不大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用不着威胁我，生死事，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心中有很多不明之处，不知俞少侠可否见告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知无不言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是否受了伤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！而且受伤不轻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受了几处伤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处。一处伤在你那老二的剑下，一处伤在你阁下的剑下。”

白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这一战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难说了。我两处伤势，可能影响到我运剑的速度，所以，咱们这一场拼杀，鹿死谁手，也得难预料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这样没有信心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是信心，而是事实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多承你的夸奖，你是不是还想知道咱们兄弟的名号“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加肯见告，俞某洗耳恭听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长白三剑，你听人说过？”

俞秀凡还未来得及答话。

无名氏和巫灵已同声惊叫道：“长白三剑！长白三剑！”

白衣人冷冷接道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。江湖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咱们三兄弟死于别人剑下，也算不得什么大事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三位清誉，向重江湖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造化城主，能把我们兄弟请来，自然也有他的条件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

“俞少侠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晚辈二十多些。”他恐怕太伤害对方。故意把年龄说的大些。

白衣人道：“咱们三兄弟自斗剑以来，只败过一次。此番重出，原想洗雪一败之辱，想不到大辱未雪，又败亡在你这位年轻人的手中；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替旧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第一次挫败于何人之手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金笔大侠艾九灵的手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能把你们一起请来造化城中，如若没有超越你们之处，你们三兄弟怎肯听命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造化城主只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就把我们三兄弟给请来了造化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句什么样的话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他只告诉我们说金笔大侠艾九灵，要到造化城来。”

所以，我们三兄弟就这样的赶来了。”

俞秀凡叹气，道：“但在下不是金笔大侠艾九灵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你是不是艾九灵的弟子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阁下怎么会有此想法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除了艾九灵之外，天下还有什么人能教出你这样杰出的弟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可以奉告阁下，在下的剑法，和艾大侠并没有关连。”

白衣人笑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我们又上了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造化城主告诉我们兄弟说，你是艾九灵的弟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三位才肯出手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兄弟只答应过造化城主，对付艾九灵和与他有关的人，其他的，决不过问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场很大的误会。如是三位肯早问一声，这一场杀劫就不会发生了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可惜太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觉着咱们还有一点……”

白衣人接道：“不可能了，我不能弃他们独生于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阁下还有什么遗言，可以告诉我了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没有了，要说的都说完了，你小心！我要出手啦！”

右手一挥，一道白芒激射而出。

俞秀凡长剑脱鞘，化一道银虹迎去。两道白芒，闪电交错而过。俞秀凡还剑入鞘时，那白衣人已倒了下去。

一颗人头，突然由白衣人的项颈上滚了下来。血冒三尺，尸体倒地。

俞秀凡身上，也多了一处伤口。这一次，伤在腿上，血如泉涌，染湿了一尺方圆的土地。

萧莲花疾步如飞的奔了过来，道：“俞少侠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想要开口说话，话还未说出口突然向前栽去。

萧莲花一伸手，抱住了俞秀凡。无名氏、石生山、巫灵，鱼贯奔了过来，团团把俞秀凡围转了起来。

萧莲花双目不停的流着泪水，道：“他晕过去了。”

无名氏一面动手替那俞秀凡包扎伤势，一面说道：“他都是一些皮肉之伤，晕过去是因为他失血过多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一个人流了这么多的血，只怕不是一两天可以复元的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俞少侠内功深厚，只要能给他一点养息时间，很快就可以复元了。”

萧莲花拭干了泪水，开动替俞秀凡包扎伤势。

俞秀凡原本俊秀的脸上，此刻却一片苍白。

一阵敷药、包扎，足足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。萧莲花转头看去，只见俞秀凡已然清醒过来，不知何时，早已睁开了双目。

拭去脸上的泪痕，萧莲花低声说道：“你醒过来了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醒来一会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伤势很疼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一点疼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幸好都没有伤到筋骨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我的运气还不错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但你失血很多，只怕得一段时间养息。”

俞秀凡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只怕造化城主不肯给咱们太多的时间，诸位请替我护法，我要坐息一阵。”

站在一侧的巫灵，突然冷冷接道：“诸位！咱们仍然身处险境，每一刻时光，都可能有强敌攻来，还是早些让俞少侠坐息恢复体能要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巫兄说的是。”

突然挺身坐了起来，盘膝闭目，运气调息。

他伤口刚刚包好，这一挣扎而起，马上迸裂了两处伤口，鲜血又渗了出来。

萧莲花屈下了双膝，跪在地上，伏着身子，很耐心的替他重新的包扎，敷药，她表现出了无比的关心和温柔。

俞秀凡心神专注，立时进入了神定忘我之境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、萧莲花三个的心神，都专注到了俞秀凡的身上，忽略了四周的变化。

只听一阵步履声响，巫灵极快的由三人身侧行了过去。

无名氏忽然警觉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去路上，出现了一行人影，直行过来。他轻轻拍了一下石生山，低声说道：“萧姑娘，你好好的保护俞少侠。”

伸手抓起兵刃和石生山并肩向前行去。

巫灵一马当先，在距离俞秀凡坐息的八丈左右处停了下来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赶到的时候，巫灵已放出了身上的毒物，布满了一地。

来人很快到了毒物布设之处，这是很宽的山道，可容两辆马车并行，但大道两侧，却是深逾百丈的悬崖。除了这条大道之外，无法通过。但大道上已被巫灵布满了毒物，毒蜘蛛结成了一片大网，铺满了整个的路面。数十条奇形毒蛇，分布蛛网之后。

来的是四个佩着长剑，身着银衣的年轻人。

无名氏道：“巫兄，这四个银衣人可是造化城中的嫡系人物？”

巫灵点点头，道：“无名兄看到他们银衣在袖上绣的那朵金色的标志么？”

无名氏抬头看去，果然见那四条银衣人的袖口上，绣着一个金色飞龙，当下点点头，道：“绣一条张牙舞爪的小龙。”

巫灵道：“不错。这是金龙堂下的嫡系杀手，袖口上绣着金龙。

那表示他们是龙字号的剑士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些人的武功如何？”

巫灵道：“听说凡是龙字号的剑手，武功都很高强，剑术上造诣都很深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巫兄的看法，咱们这几块料能不能阻挡这些龙字号的剑手？”

巫灵道：“这个很难说了。龙字号剑士的武功，十分高强，在下也是听人说的。至于他的武功高到什么程度，在下就不大清楚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巫兄的意思，是说咱们有问题了？”

巫灵道：“我是说，兄弟这份武功，也许勉强可以拼他们一个人，至于两位能拼他们几个人，在下就不知道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照兄弟的看法，我和石兄的武功，决不会强过巫兄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就算咱们愿意舍命相拼，也不能冒这个险。因为，俞少侠正在坐息，不能受到任何惊扰，咱们万一顶不住四个龙字号的剑士，自己牺牲事小，万一影响到俞少侠的安全，那就是江湖之上大大的罪人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石兄说的不错，咱们不能冒这个险，万一伤到了俞少侠，咱们就万死不足恕罪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两位的意思呢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要巫兄想办法了。”

巫灵道：“我现在就把一些毒物，献出来了，自然，还有一两招压箱底的本领，那要等到拼命的时光，再用出来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巫兄一面施展毒物，我和石兄全力助你，咱们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想法子把他们挡住，不让他们过来。”

巫灵道：“咱们尽力而为吧！等他们冲过来时，两位全力拦截，我再用毒物助你们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现在，他们会不会冲过来？”

巫灵道：“他们正在考虑。”

无名氏抬头望去，只见四个银衣人，站在那蛛网四五尺处，低声商讨。

只见左首一个银衣人，望了望巫灵等停身之处，高声说道：“什么人在这道上放了这些毒物？”

### 第三十回 怒诛剑士 惨遭凌辱

巫灵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那短衣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在这路上澈下这些毒物，用心何在？”

巫灵道：“咱们用心很简单，此路暂时不能通行，四位请等候一会见。”

银衣人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巫灵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姓巫名灵，来自湘西五毒门。”

银衣人道：“那是我们自己人了。”

巫灵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算是自己人了。”

银衣人道：“既是自己人，为什么还不肯收回毒物，放我们过去。”

巫灵有心拖延时间，随口应道：“两个到此有什么事？”

这时，那站在最右首的银衣人，怒声喝道：“别和他罗罗唆唆了，这人有意拖延时间，我不信这些毒物真的能挡住咱们。”

巫灵道：“我这些毒物，都是天下至绝至毒之物，只要被咬上一口，决无活命之理，诸位如是不信，那就不妨试试。”

右首银衣人哼的一声，拔出长剑，扫向一片蛛网。

这些巨蛛，吐出的丝线，有烧香粗细，粘性奇大。

银衣人长剑过处，蛛丝断了一片，但蛛丝被剑风带动，飘然而起，又和别的蛛丝，接在了一起。

那少年一连三剑，只能把蛛网斩断了两尺左右一片空地。但蛛丝震动，引来了两个蜘蛛，疾扑而来。这些蜘蛛，平常行动十分缓慢，但在蛛网之上，却是运行奇速疾如流星一般，急扑而至。

银衣少年冷哼一声，二剑劈出，把一只巨蛛劈作两半，但另一个巨蛛，却借毒丝之势，扑到了银衣少年的面前。那银衣少年吃了一惊，飞起一脚踏了下去。

他动作快速，一脚把那蜘蛛踏成了碎浆。但另外三只毒蛛，却如飞而至。

银衣人长剑挥扫，又劈死了一只，遥发一掌，震毙了一只，但第三只却已冲到了银衣人的身上，爬上了银衣人刚刚收回的右腿。

毒蛛爬上了身躯，动作快速无比，一眨眼间，已爬到了银衣人的后背之上。

另一个银衣人叫道：“吴兄小心！”长剑出鞘一挥，斩向毒蛛。

右首银衣人虽然听到了招呼，但身躯仍然移动了一下。出剑认位奇准，一剑劈开蜘蛛，但因那姓吴的银衣人身躯移动，毫厘之差，划开了吴姓剑士的衣服。

那被斩作两半的蜘蛛，趋势而入，几去之前，在吴姓银衣人的背上咬了一口。

这些巨大的蜘蛛，都是异种毒物，腹中的剧毒，强烈无比。那姓吴的银衣人，又被长剑划破了肌肤，毒蜘蛛腹中的毒液，随着鲜血，很快的渗入了内腹，不过片刻工夫，吴姓银衣人脸上，已泛起了一片片蒙蒙黑气，身躯摇动了几下，便摔在地上。

三个银衣人很快的跑着过去，发觉那吴姓银衣人早已气绝而逝。

他由中毒到死亡，一直在咬牙苦忍，没有呼叫一声，也没有说过一个疼字。仔细看去，发觉他牙齿紧咬，深入下唇，显然，他在忍耐着无比的痛苦。

巫灵长吁口长气，高声说道：“在下早已说过，我这些毒物，都是异种奇毒之物，腹中奇毒，强烈的很，诸位却似是不肯相信。”

排在左首的银衣人，似是四人中的领队，望望死去同伴的尸体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认为这片蛛网、毒蛇，真能够拦阻我们么？”

巫灵道：“四位中已死去了一个，血淋淋的经过，在下希望三位，不要再逞豪强之气，须知一个人，只能死一次。”

银衣人冷冷接道：“龙字号的剑士，一向视死如归。”

突然举手一招，另两个银衣人应手行了过来，三个人低声商量了一阵，又忽然分散开去。

只见那领队银衣人飞起一脚，竟把同伴尸体踢的飞起七八尺高，蓬然一声，摔在网当中，蛛网的震动，四面八方的蜘蛛，一齐向尸体拥了过去。

巫灵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及说话，三个银衣人，已然飞跃而至。

但见三个银衣人，喇的一声，拔出了背上的长剑，剑尖一点实地，第二次，飞身而起。

所有毒蜘蛛，都已被吴姓剑士的尸体吸引而去，三人的长剑，虽然触到了蛛网，但却没有毒蛛攻来。

巫灵忽然发出一声怪异的啸声，他布在蛛网后面的毒蛇，忽然向后退下，拉长了这片蛇区的距离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也跟着向后退了一丈。

这一来，三个银衣人原准备一举间飞越过蛇区的，也突然间停下来。三个银衣人的第二次飞跃，竟然也有两丈以上的距离。

巫灵及时拉长毒蛇布守区域，三个银衣人虽然算好距离，但却未料到巫灵及时后撤了毒蛇。

三人身子落地，仍然在蛇群之中。但见群蛇发出咕咕之声，昂首吐信，纷纷向三人攻去。三个银衣人长剑挥动，闪起了一片银光剑花。涌上的蛇群，不是被斩断蛇头，就是彼拦腰斩作了两段。

无名氏看三个银衣人挥剑一击，斩死十余条毒蛇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巫灵这蛇阵只不过十余条毒蛇，三个银衣人，只要再挥剑一击，就要去了大半，那时，再无毒物阻止三人了。心中念转，低声说道：

“巫兄，这些毒蛇，都是千辛万苦选来之物，如若被人杀死，岂不是可惜的很。目下，咱们是三对三的局面，倒不如放手和他们一决生死。”

巫灵道：“尽力而为，多阻挡他们一刻是一刻。”他的话说的虽然很婉转，但言下之意，无疑是暗示三人的剑法凌厉，凭三人之力，拦人家不是易事。

无名氏还未来得及接口，巫灵已双袖挥动，打出三道红光。

三个银衣人疾快的挥动了长剑，银光闪动中，响起了三声低微的咕咕之声。

原来，那巫灵打出的暗器，竟然是三条红色的小蛇。三个银衣人长剑挥动，斩断了三条红蛇。那红色小蛇前冲力很强，身子虽被腰斩，但头部仍然向前冲去，蛇口大张，白牙森森。

三个银衣人由于同伴的死亡，心中都提高了警觉，眼看蛇口张启，立时向旁侧闪去，三个人虽然逃避开那半截红蛇，但地下的毒蛇，却又借机向上拥了上来。同时，巫灵一扬腕，又打出三条红色的毒蛇。

三个银衣人确有过人的功力，同时发出一声长啸飞跃而起。

不但避开地面上蛇群的攻击，而且也避开了三个红色暗器般的毒蛇。

这一次，三个银衣人拔起三丈多高，有如三头巨鸟一般，分向巫灵、无名氏、石生山扑了过去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各自挥动兵刃，大喝一声，迎了上去。一声金铁大震，双方兵刃相接，硬拼了一招。

巫灵却不肯和那银衣人硬拼，疾快的向后面退了两步。银衣人冷笑一声，身于还未站稳，长剑已然向前递去。巫灵被逼的又向后退了两步。银衣

人长剑展开，有如狂风暴雨，落英缤纷，着着逼进。

巫灵因一步退让，失去了先机，被迫得手忙脚乱，穷于应付，一时间竟然无法还手。

但无名氏和石生山却是锐不可挡，竟然和两个银衣人，打的激烈异常，而且是攻多守少。

三人就这样恶斗了四十余个回合。巫灵已被逼的一头大汗，淋漓而下。

直到了四十个回合之后，巫灵才找出了一个空隙，挥手打出了一团黑影。银衣人挥剑击出，立刻闪起了一片镶芒，迎了上去。剑花闪动，那巫灵击出一团黑物，被斩作数段。

突然间，银衣人感觉到脸上一凉，紧接着一股腥臭之气，直扑入鼻，不禁心中一震。

就这一分心神，巫灵已扳回了先机，右手二探腰间；抖出一物，唰的一声，扫了过去。

银衣人匆忙问挥剑一挡，巫灵手中的兵刃，忽然一软，弯了过来，扫中那银衣人的左颊之上。银衣人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，但被击中的地方，已然变成了一条黑色的伤痕。

原来，巫灵的手中，拿的竟然是一条三尺多长的黑色括蛇。用一条活蛇当作兵刃，在气势上，已给人一种恐怖的感受。

巫灵冷冷说道：“我手中这条铁甲蛇，不畏刀剑，而且含有剧毒，凡是被击中之人，不过一会工夫，毒发而死，你阁下死定了。”

银衣人呆了一呆，还未来及说话，人已倒地死去，那铁甲蛇果然是含有剧毒。

两个和无名氏、石生山动手的银衣人，目睹同伴又死一个，不禁大怒，厉喝一声，双剑灿闪，全力反击。无名氏、石生山立刻被逼落了下风。

巫灵大喝一声，挥动手中的铁甲蛇，猛攻过去。

三人联手，逼的两个银衣人也联手合战。两个人合手之后，攻势敏锐异常，而且数番相试之后，两个银衣人已然下再急进求功。

剑上的威力，逐渐的发挥出来。

突然间，两个银衣人联手剑势中，闪起了一片剑花，银芒飞洒，响起了两声闷哼，无名氏、石生山，各自被刺中了一剑。

一个被刺中左臂，一个被刺中右腿，鲜血淋漓，涌了出来。两人的伤势很重，中剑之后，手中兵刃，立刻慢了下来。巫灵手中铁甲蛇一紧，立刻把两人的剑势给接了下来。

他一人独挡两个银衣人的剑势，立刻被逼的连连倒退。勉强挡过三招，左肋被刺中了一剑。

他练有金钟罩的功力，刀剑不入，这一剑刺的衣服破裂，但人却没有受伤。只听一阵啪啪之声，巫灵连中了三剑。这三剑，力道奇大，内力从剑上传了过去，这三剑虽然未能刺破巫灵的肌肤，但强大的内力，却震的巫灵内腑翻动，真气流散。

第四剑刺到巫灵的前胸之上。巫灵真气散失，无法再避刀剑，这一剑直刺而入，深及心脏。

银衣人拔出长剑，一股鲜血激射而出。巫灵身子摇了两摇，倒摔在了地上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正在自包伤势，眼看巫灵倒了下去，心中大为震动，

顾不得再包扎伤势，抓起兵刃冲了上去。两个银衣人长剑一挥，洒出一片银芒，无名氏、石生山又都被剑上银芒削中，身上多了一道半尺长的伤口。

这当儿，突闻大喝：“退下来！”石生山、无名氏闻声而退，奋起全力，倒退五尺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俞秀凡手握剑柄，肃然而立，脸上满面怒容。

两个银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俞秀凡。”目光一掠巫灵的尸体，道：“是谁杀死了他？”

站在左首的银衣人道：“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知道，杀人偿命么？”

银衣人道：“咱们兄弟死了两个，杀了他，咱们还未收回本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该死！”突然拔剑一挥，击了过去。

那右首银衣人还未来得及出剑，寒芒已掠颈而过，一个人头，飞起了七八尺高，跌落在实地上。一股鲜血喷出，尸体倒摔在地上。

俞秀凡目光转注到左侧银衣人的身上，道：“你上吧！”

银衣人呆呆的站着不动，也未说话。显然，俞秀凡的快剑，已使他震惊不已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突然挥剑攻出一招。只一剑，斩下了银衣人握剑的右臂。

俞秀凡疾上一步，扬手点了银衣人右“肩井穴”，止住了那银衣人的流血，道：“回去！告诉他们，就说俞秀凡的剑势，不但很快，而且很恶毒。”

银衣人一语未发，伏身捡起了断臂、长剑，疾奔而去。

巫灵死去之后，那些散布于道上的毒蛇、蜘蛛，纷纷星散而去。

俞秀凡缓步行到了巫灵身前，满脸严肃之情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弟晚来了一步，致巫兄死于非命，虽然凶手已伏诛，但俞某人将永存一着一份愧咎。处境凶险，情势非常，恕咱们无法盛殓巫兄了。”言罢，扑身下拜，恭恭敬敬行了一个大礼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顾不得本身伤势，也对着巫灵拜了三拜。

如非两人受伤，巫灵不会遭两个银衣人的合攻，自然不会死于银衣人的剑下。追究起来，巫灵是为救两人而死。

萧莲花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两位，死者已矣，他能受俞公子大礼，也足可慰他九泉阴灵了。前途险恶，咱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，两位还是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无名氏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公子！咱们很惭愧，不但无能帮助公子，反成了公子的累赘。”

俞秀凡望望无名氏和石生山的伤势，道，“萧姑娘！替他们包扎一下伤势。”

萧莲花应了一声，动手替两人包扎起伤势来……。

俞秀凡突然抱起巫灵的尸体，道：“巫兄，不能让他们再触你的尸体，有玷英灵。”双臂加力，把巫灵的尸体，投入了悬崖之下。

萧莲花动作熟练，很快的包扎好两人的伤势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可要休息一下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用了。咱们都是一些皮肉之伤。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巫灵已死。咱们四个人中，三个人都受了伤，是否能撑到见造化城主，连我也没有把握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贱妾发现公子的剑势，愈来愈是凌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不错。旁观者清，我虽然不会剑术，但我看到了公子的剑法，一次比一次凌厉，一次比一次明快。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话当真么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千真万确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萧姑娘说的不错，在下的看法，公子的剑法确实一次比一次凌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你们说的很真实，那就是我现在的剑法中，带了很重的杀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公子的剑法愈来杀机愈重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这就得了剑法的精髓。咱们走吧！”说罢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所指剑法自然是指“惊天三式”而言。

无名氏回顾了石生山一眼，道：“石兄！你怎么样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伤势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能不能支撑得住？”

石生山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放心，别说这一点皮肉之伤，就算是斩断了一臂一腿，在下相信也能撑得住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走吧！”迈开大步，追在俞秀凡的后面石生山一咬牙，也大步向前行去。

其实，无名氏和石生山两个人的伤势，都很沉重，但两人却苦苦咬牙苦撑。两人的伤势，不过刚刚包好，这一行动，伤口迸裂，鲜血又涌了出来。

萧莲花放缓了一步，走在石生山和无名氏的身后。

俞秀凡似是也发觉了两人在勉强支撑，故意放缓了脚步。又行了三里之遥，转过了一个小弯，只见十二个身着银衣，袖口绣着金龙的武士，一字排开，拦住去路。

俞秀凡停下脚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这一样人中，那一个领队？”

站在最左首的一个银衣剑士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咱们都是一样的身份，没有什么大小，阁下有什么话，只管请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在下俞秀凡。你们是准备让路呢，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十二个银衣人，个个都怒目相视，哼了一声，抽出了长剑。十二把长剑，闪动跃目的光辉。这代表了答复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很好，在下正感为难，你们倒先亮了剑。”

十二个银衣人忽然间移动身躯，布成了一个圆阵，团团把俞秀凡围了起来。

俞秀凡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俞某人原本还存有三分忍让之心，但你们的恶毒，已激起我愤怒的杀机，由此刻起，我俞某人手中的长剑，再不会留情了！”这番话由丹田发出，用内力直送出来。

十二个银衣人没有人回答俞秀凡的问话，二十四只圆睁的怒目，集注在俞秀凡的身上瞧看。

忽然，寒芒闪动，一个银衣人突然发难，大喊一声：“杀！”剑势如电，疾射向俞秀凡的前胸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突然拔剑击出。

双方面都以极快的速度，交接了一招。那银衣人的剑招很快，但俞秀凡的剑招更快。

似乎是那银衣人执着长剑的右腕，有意的撞向俞秀凡的剑上，齐肘被斩落下来。

十一个银衣人，紧随着发动攻势，十二人本来有一套连环的攻敌招术，但因这银衣人的右腕被斩作两断，影响到了整个的攻势变化。

俞秀凡手中长剑连续转动，一连刺伤了七人。

四个未受伤的银衣人，突然向后跃退，望着俞秀凡呆呆出神。

他们练剑练了二十年，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剑招，每出一剑，必伤一人。

须知在那拔剑一击中，是千败老人修正了一百多个错误击出的一剑，虽非全无瑕疵的一剑，但已接近了完美的境界，那不是任何一个练剑人，凭籍本身的才慧所能悟出，必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，修正，才能达到这等迹近无缺失的境界。

千败老人，经过了近千次的失败，才纠正了出剑的缺点，这是习剑人中，从未有过的事。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望望八个身受剑伤的人，三个伤了握剑的右臂，三个伤在右肩，两个人伤到了前胸的要害，已因伤势太重，倒了下去。

目光转注四个呆呆出神的银衣人身上，道：“四位准备如何？”

四个银衣人，已感觉到和人动手，无异是飞蛾投火，心中早已生出畏惧，不自觉的摇摇头。

俞秀凡道：“回去告诉造化城主，用不着再派别人来此送死，造化城主如若自觉是藏龙卧虎，何以他连我俞某人也不敢见？”

四个银衣人相互望了一眼，却没有一人答话。显然是俞秀凡出的题目太大，他们不知如何回答。

俞秀凡怒道：“走！带着那些受伤的人。”

四个银衣人没有答话，但却一起动作，抬起两个伤势较重的人，和六个轻伤的人，转身而去。

无名氏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痛快！痛快！不过眨眼工夫，公子已伤了他们八个，造化城也该受到震动了。”

俞秀凡神情凝重的说道：“这只是造化城中的剑士，在他们之上，还有很多等级的高手，高一级人的造诣，必然也高明一些。”

萧莲花笑一笑，道：“公子，你剑上的造诣，不知是否该说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但我这半生中从没有见过像你那样快速，凌厉的剑势，甚至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过。剑术能练到像公子那样的境界，造化城藏龙、卧虎，有很多的高手，他们在别的方面，也许能胜过公子，但他们要想在剑道造诣上胜过公子，那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道：“莲花，不用激励我，我自己并不害怕，我担心的是你们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我们——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这几日来，咱们和公子相处，已由内心之中，生出了敬慕之心，仁侠胸怀，清明风标，绝世武功，满腹经纶，那一样都叫人生出了敬仰之心。此生如能得生死相从，实是人生一大乐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有此一念，我就安心多了。咱们的处境，虽然是九死

一生，但咱们却不能完全放弃了求生之心，两位先请坐息一下，尽量使体能恢复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还撑得住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却有些累了，咱们坐息一会吧！”

其实，无名氏、石生山伤口迸裂，十分痛苦，但两人都怕影响到了俞秀凡，使他分心旁顾，暗里咬牙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萧莲花心中也明白，两人已坐下休息，立刻动手替两人再敷药物，重新包扎伤势。

俞秀凡似是有意的使两人获得充分的休息，足足休息了一个时辰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，功行广周天，坐息醒来，体能尽复，抗拒伤痛之能，大大的增强。

两人也明白俞秀凡的苦心，相视一笑，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公子！咱们真的好了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从此刻起，对敌捕杀的事，都由我一人担当，你们不许出手。”

”

石生山道：“如是一些唆兵小卒，不屑公子一顾的，由咱们打发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重要的是，我要借重两位的阅历经验，所以，两位要多多珍重。我援救不及，已经失去了一位巫灵，两位不能再受伤害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这等老江湖，也听得心头酸酸，感动莫名。

俞秀凡突然仰天发出一声长啸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无名氏抢前几步，道：“属下的阅历多些，走前面为公子带路。”

俞秀凡知他心意，也未拦阻。无名氏向前奔走，一口气跑出了四五里，竟然未遇拦阻。

这时，几人已快登上了峰顶。就在峰顶之下的登峰大道上，有一座像门楼、又像佛殿的大宅院，拦住了去路。似乎是这一条登山的大道，就是为了这座广大的宅院而修筑。

山峰形势，到此处也有了变化，那广大的宅院，就根据山峰形势修筑。两侧的围墙，紧依峭壁用青石修筑而成，下面是深不见底的绝壑，一道巨烛粗细的铁栅门，横拦住去路。铁栅之间，虽然间隔不大，但仍可清晰的看到了里面的景物。只见一条宽大道路，直通一座矗立的二门前面。后面的景物，都已被那二门挡住。铁栅紧闭，不见守门人，整个的宅院，都静悄悄的，不见有人往来，也听不到一点声息。但见二门后面地形渐呈广阔，巫起一幢幢楼阁。

无名氏停下脚步，道：“这地方应该有一块门匾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萧姑娘，能说出这是什么所在么？”

萧莲花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我从来没有到过这地方。唉！

也许我的身份太低，如是巫灵还活着定然会知晓，”

无名氏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地方好像是迎宾的馆驿，咱们进去休息一下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不像馆驿，太静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管是什么地方，看来建筑很宏伟，造化城花了不少工夫，我去开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小心一些！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放心。属下会先礼后兵。”

大步行近铁栅，高声说道：“哪一位当值？”

宅院中仍然是一片静，静的听不到回应之声。

无名氏冷笑一声道：“如是有人当值，应该听到在下的喝叫，如是没有，在下只有自己动手了。”

仍不闻回答之言，无名氏已忍耐不住，一提气，飞跃过铁栅。

无名氏跃入门内，正想伸手开门，那紧闭的铁栅，突然自行大开。

这变化大过意外，不但无名氏吃了一惊，就是站在铁栅外面的俞秀凡也看的大吃一惊。

无名氏纵身退避一丈多远。俞秀凡忽然放步而行，直入栅门。

流目四顾，找不出一可疑之处。

石生山低声道：“无名兄，瞧出点门道没有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我看那控制这铁栅门的机关，似乎是在二道门以内，咱们的行动，也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那要如何才好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给它来一个见怪不怪。”

石生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对！这一次，由我闯二道门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用不着争，我早已和公子谈好了。”

石生山一语不发，突然转过身子，直向二门跑去。事出突然，无名氏想阻止已来不及了。

石生山快步如飞，直冲入了二门的门口。第二道门，只是两扇木门，轻轻的乙推，木门已呀然而开。但石生山进入二门，两扇木门又立刻闭上。

无名氏心中一急，大声喝道：“石兄，不可孤身深入。”

但他喝叫大慢，石生山已进入了二门之内。像投入大海的砂石，再也听不到一点消息。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陷阱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就算是陷阶，也应该听到一点声息。”

俞秀凡神情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什么样一个情形下，石兄才能够有这样的遭遇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一种可能是那二门之内，有一种绝毒的暗器，见血封喉，石兄不小心闯进去中了暗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没有第二种情况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有！那就是石兄已进入了二门，就被人点了穴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希望他是被人点了穴道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大概是如此吧！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不能再受任何折损，希望咱们还能再看到石兄。”

无名氏一提丹田真气，道：“我去打开门户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俞秀凡道：“慢着！”

无名氏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公子有什么吩咐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进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！我们这些人，如若一定要死在这里，那也是应该由我们先死。对么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无名兄！话不是这么说。我先上去，还可有活命

的机会，如是你，很可能没有活命的机会。”

无名氏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公子说的有理，不过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没有不过，这不是理论上的争执，而是血淋淋的事实。”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如若我不幸死了，你们也不用打下去了。”

萧莲花接道：“我们还不是一样要死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如若我死了，你们自然也用不着打下去，至少，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死的方法。”

无名氏默然不语。

俞秀凡突然举步向前行去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你们站远一些，听到我呼叫之声，再进去不迟。如是一顿饭工夫之内，还得不到我的消息，应该如何，你们就自己决定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吉人天相，身怀绝技，我相信一定会履险如夷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仁者无敌。公子胸怀大仁，如是真的遭了不幸，那是天道无眼，我们追随九泉，也觉着荣耀的很。就此一言为定，如是公子顿饭工夫内没有消息，贱妾就举剑自绝。”

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定非死不可么？”

萧莲花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活着将受尽屈辱，比死了岂不是更难过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你们自己酌量，能不死，最好别死。”

无名氏大声喝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咱们不用再讨论生死之事。”

这几句话，豪气干云，俞秀凡也听得精神一震，道：“好！两位接应我。”大步行了过去。

隔着那一道门，但却有如两个世界一般，不论俞秀凡如何去想，也想不通里面的情形如何。不解敌势，兵家大忌。所以，俞秀凡变的十分小心。行近木门，并未立刻用手去推，横过剑鞘，轻轻推开了一扇木门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丈左右处，放着一个锦墩，锦墩上盘坐着一个美艳的白衣少女。桃腮杏面泛微笑。除了那锦墩、少女之外，再无其他之物。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见着我的朋友么？”

白衣少女静坐不动，脸上的笑容依旧，似乎是根本就没有听到俞秀凡的问话。

俞秀凡一皱眉头道：“姑娘！听到在下的话么？”

白衣少女仍无反应。

不知何时，萧莲花已追到了俞秀凡的身后，道：“公子！什么样子的姑娘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女，盘坐那里，面泛微笑，不言不动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给我看看。”伸过头去，向里面望了一眼，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她长的很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萧莲花道：“任何人看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，都不会失声惊叫，是怎么？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萧莲花道：“所以石生山也没有发出惊叫之声。”

俞秀凡若有所思，道：“你是说，石生山就是受了她的暗算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没有这么肯定。如若是这里面只有她一个人，石生山会

是受了谁的暗算呢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，咱们过去瞧瞧吧！”

萧莲花低声道：“公子！小心些！玫瑰多刺，前车可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会小心。姑娘请守在门口，”

萧莲花意犹未尽的，说道：“你记着，她可能会用毒，也可能会突然打  
出一种见血封喉的绝毒暗器，伤害了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多谢姑娘提醒！”

萧莲花叹口气，未再多言。

也许是石生山的突然失踪，在俞秀凡心中留下了根深的记忆，也可能是萧莲花的警告，提醒了俞秀凡的谨慎。俞秀凡走的很小心，手握剑柄，全神戒备。

但事情很意外，一直走近了那白衣少女的身侧，仍然未见到任何改变。

距离那白衣少女三尺左右，估计是自己手中的长剑，可以击中她全身上下时，才停了下来。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在下俞秀凡。”

一直不言动的白衣少女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的剑招很快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也知道。你伤了龙字号的剑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既然知道了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在下也用不着解释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只有这几句话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的话很多，但必须有层次的慢慢说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请说吧！我在听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只要妄动一下，我可能会一剑刺死你，也可能一剑斩下你一只手臂。

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好大的威胁！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我说的很认真，希望姑娘能相信在下的话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所以，我一直坐着未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你听着——我一位朋友，刚刚冲了进来，他受了什么暗算，现在何处？”

白衣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刚才坐在这里的不是我，我没有见过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刚才，你...”

白衣少女接道：“我刚刚坐下来，你是第一个进来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说的很真实，你不信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！我在怒火填胸中，你最好小心一些，别太激怒我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说过没有见他，就是没有见他，骗了你，叫我死。”

突然流下了两行清泪。脸上早已没有了笑容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凄苦之色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冤枉了我，我为什么不哭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那就叫刚才坐在这里的人出来。”

白衣少女举起衣袖，拭去脸上泪痕，道：“你一定要见她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姑娘如若能够交出那个人，那就和姑娘无关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要见她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先退出去，等一下再进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因为，我们每人的工作时间不同，所以，只要你再晚来一会，就可以见她了。”

俞秀凡突然冷静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等一会，一定是她么？”

白衣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明白了，你们在这里只有两个人工作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是。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不是她，就是我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长剑突然递出，剑尖寒芒，直逼在白衣少女的咽喉之上。笑道：“姑娘！你小小年纪，能哭能笑，单是这一点本领，就非常人能及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既然不相信我，那就一剑杀死我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会伤害你，但不会把你杀死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和造化城主作对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问的好！因为造化城主，所作所为，都是伤天害理的事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要活活的伤害一个女孩子，比起造化城主，也好不了多少。”

俞秀凡神情肃然，道：“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在下敬重的是忠臣孝子、仁人义士。

姑娘助纣为虐，在下不能心存仁慈。”

白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好听，冠冕堂皇，但你做的事却未必强过造化城主。

至少，造化城主不会欺侮一女孩子，而且，他对我们很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你甘为爪牙，助他为恶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他有什么不好，他使人衣食无忧，生活的安居乐业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这些事姑娘怎么知道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身受其恩，难道还不算真实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本是孤苦无依的小叫化子，衣不蔽体，三餐不继，造化城主把我们扶养长大，供我们鲜衣美食，传我们武功，教我们读书，世间如只有一个好人，造化城主当之无愧。”

俞秀凡嗯了一声，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难道这还不够，我能有今天，全是造化城主所赐。”

俞秀凡淡淡的的笑一笑，还剑入鞘，道：“姑娘！想和在下谈谈么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看你拔剑身手，实是罕见的奇才，我也不想你死在造化城主之手，你如肯归依城主，小妹愿为引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可以考虑答应，不过，我心中有几件疑问，先要请教姑娘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什么疑问，你请说吧！我会尽量为你解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姑娘给在下片刻时光，我要和同伴们打个招呼。”

白衣少女温柔的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请便吧！”

俞秀凡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无名兄、萧姑娘，请进来吧！”

大门呀然，无名氏、萧莲花等，鱼贯而进。

萧莲花望了那白衣少女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姑娘……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造化城中的高人，正试图说服在下，投入造化城中。”

白衣少女颌首一笑，道：“一旦俞少侠投入了造化城中，诸位也就获得了安全，这就叫大树底下好遮荫。”

俞秀凡示意无名氏等不要发作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想要在下投入造化城，并非难事，只要能使在下心生敬服，在下立刻就弃剑投降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姑娘觉着造化城主对你很好，是么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不错。他对我恩同再造，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正和姑娘劝在下投入造化城中的原因一样，那是因为我本身具有了相当的造诣，姑娘的聪明才智，才是造化城主把你收养的主要原因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同，如是没有他，我就永远没有今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如若能救苍生，使天下孤女寒士，人人能如姑娘生活的十分舒适，他不仅可当武林霸主，必将为万家生佛。

俞某人仗剑当前，谁要危害造化城主，我就第一个不放过他。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难道还不可信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着，姑娘只是造化城主培养出来的工具。”

白衣少女厉声喝道：“你胡说！造化城高手如云，岂会嫌少了我一个，他用不着花费若大的工夫培养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自然不是你姑娘一个人，你只不过是很多人中的一个罢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好像是存心要和我抬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非也！非也！在下是在和姑娘讲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有一个很冷酷的事实，不投入造化城中，你非死不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一点，姑娘又算错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也许是不太好听，但却是字字真实，出于肺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请看看这位萧姑娘吧，她出身春花教，也算是造化门中的人……”

白衣少女突然扬起了右手。

俞秀凡似乎是早已顾虑及此，就在那白衣少女右手扬起的同时，俞秀凡也已经长剑出鞘，刺了过去。

但见寒芒一闪，红光迸射。白衣少女的右腕突然冒出了一股鲜血。红血白衣，看上去，更显得刺目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这就是造化城主教你的手段么？”

但闻卜的一声，白衣少女右袖中掉下来一把寒芒闪烁的匕首。

那是一把五寸长短的匕首，全身闪动着蓝色的光芒。一望之下，即知是剧毒淬练之物。

白衣少女脸色铁青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出剑很快，无怪造化城主，把你看作劲敌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如何才能见到造化城主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还早的很，你才勉强算过了我这一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……”

白衣少女接道：“我只是一个开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，在下见到姑娘之前，已经闯过了不少关口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知道。但你进了那座门楼之后，才算真的进入了造化城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由此地开始算起，见到造化城主，还需要过多少道关口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七道。我只是第一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在下算不算过了这一关呢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自然是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请姑娘让路。”

白衣少女坐了下去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仔细想一想我说过的话。

你本来可以斩断我的手腕的，结果你手下留情，这一点，我会很感激。”

忽然一转坐垫，身子突然向下沉去。一道铁板横里伸了过来，刚好掩住那白衣少女向下沉落的洞口。凑合的十分严密，那铁析上放着一样的坐垫，只不过变成了翠绿的颜色。

俞秀凡提气戒备，发觉自己停身的地方，尚无异样，立时回顾了无名氏等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忘记了造化城主是一位精通机关消息的能手，这里面很可能步步凶险，快退回去，想别的法子逼他们出来。”

他心中的警觉虽高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一步，但仍是晚了一步，只听蓬然一声，一个铁板，落了下来，封住了他们的后退之路。

无名氏伸手一推，只觉那落下的铁板，坚厚异常，竟然无法移动分毫。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公子，晚了一步，现在，咱们只有一条路，有进无退了。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这是墙壁夹峙的雨道，宽约八尺，两边都是白色的缎子帜了起来，只要一点微光，看上去，就十分明亮。

萧莲花道：“前面一段路，是一个活动翻板，但不知有多少长度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南道顶棚，高有一丈，无法飞跃跳过，路又不能走，看来只有施用壁虎功，由墙壁上游过去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墙壁被白缎子蒙了起来，只怕连壁虎功也无法施展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不能坐待困死，总要想法子走过去才行。”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没有人能从这一条函道中行过去，诸位都听说过铜墙铁壁，今日你们很有幸的见识到了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造化城主的神通，就是这一条甬道了。”

那冷冷的声音应道：“你是俞秀凡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区区正是俞某。”

那冷冷的声音接道：“年轻人，别狂的太过分了。这样通道，长不过二十四丈，却有七十二种埋伏，老夫只提两种，毒烟、毒火，你们就没有应付之能。只要老夫开动机关，立刻可以使你们身化劫灰，不过，城主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存置你于死之心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只有一种办法，坐上那翠绿坐垫，老夫送你们离开这一条死亡之路。”

俞秀凡略一思付，道：“你送我们到什么地方？”

那冷冷的声音道：“自然不是送你去洞房花烛，那地方虽然也不太好，但却没有死亡的凶险。老夫言尽于此，听不听，那是你们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？”他一连喝问了数声，已不再闻回答之言。

皱皱眉头，俞秀凡低声道：“无名兄，咱们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刚柔互济，才能遇挫不折，就日下情势而言，咱们似乎是只好暂时从权。”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也只有如此了。”他忽然感觉到第一流的武功，举世无匹的拔剑手法，有时候，一样无法解决问题。

三个人，都挤上了那翠绿色的坐垫之上，忽然间，坐垫向下沉落，但势道很缓，不像那白衣少女那样的快速沉落。沉落三丈左右，似着实地。抬头看去，头上的洞口，又完全被另一块铁伐给封了起来。四周一片黑暗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

萧莲花缓缓把娇躯靠入了俞秀凡的怀中。幽寂黑暗中，俞秀凡感觉到了萧莲花心脏的跳动。忽然间，一道强烈的亮光，直射过来，照的人眼花缭乱。

几人也不过刚刚适应黑暗，亮光疾射而至，使俞秀凡等视觉，忽然间又变的一片模糊。

一个幽冷的声音，随着那照射而来的强光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哪一个俞秀凡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区区便是。”

那幽冷的声音道：“你仔细的听着，老夫不会再讲第二遍，老夫的每一句话，都可能和你们的生死有关。”

俞秀凡忍耐心头怒火，没有答话。

幽冷的声音接着道：“十二支强力弹簧针筒，正对着你们，稍有妄动，十二支针筒中的毒针，都可能一齐射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”

幽冷的声音道：“听老夫的吩咐行事，一步走错，就难免身化劫灰。”

无名氏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在仔细的听着，阁下有什么话，尽管吩咐。”

幽冷的声音道：“俞秀凡向前走十步。”

俞秀凡略一沉吟，举步向前行去。那一道强烈的灯光，始终照射俞秀凡的脸上，使他双目无法见物。走过了十步，俞秀凡停了下来。

那幽冷的声音，又响了起来：“伸手向前，可以摸到了一张坐椅。”

俞秀凡依言伸手，果然摸到了一把太师椅。

“坐下去！”

俞秀凡依言坐了下来。

“双手放在木椅的扶手上，后背紧靠椅背。”

在此等情势之下，俞秀凡虽然心中不愿，但已经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只好依照那人的吩咐，双手放于扶手之上，挺直了脊梁。

但闻啪的一声，两只扶手之上，冒出了一把铁钳形的利刃，把两手固定在木椅之上。

紧接着椅背上也伸出了两把利刃，交叉于前胸，而且，逐渐收缩到紧勒前胸处，才停了下来。

这时，俞秀凡的双手和身躯，都已无法自由的伸缩行动。

那幽冷的声音，重又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现在被刀椅上利刃所

锁，全身都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自由，稍一挣动，就可能被利刃所伤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看到了，用不着阁下再提醒了。”

那幽冷的声音道：“你现在有如粗上之肉，说话最好能小心一此！”

俞秀凡强忍下心头一股怒火，未再答话。木椅突然开始移动，逐渐的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、萧莲花，还有先前不见的石生山都遭受到同一的命运，被刀椅利刃所锁。

木椅行速，保持着相当的稳定，只要能稍为小心一些，就可以避免为利刃所伤。

感觉中自动行进的木椅，经过了高低不平的轨道。足足走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木椅才停了下来。这一段相当长的距离，俞秀“凡暗中计数，至少有三四里远近。

突然间，木椅停了下来，停在一座很大的厅堂中。四周的窗上，都蒙着紫色的垂帘，但天光透帘而入，大厅中的景物已隐隐可见。无名氏、石生山、萧莲花，紧随着都被刀椅送入厅中。

俞秀凡低头看去，只见刀椅下面都装着滑轮。这控制刀椅的机关，构造的很精密，四张刀椅很整齐的排成了一行。垂帘缓理拉开，厅中的景物，已清晰可见。

一张宽大的木案上，摆着文房四宝，木案后的高背虎皮交椅上，坐着长长的白髯垂胸，身着青袍的老人。那人生的双颧高突，三角眼，下颧尖削，嘴唇奇薄，一望即知，这人属于那种冷厉残忍的人物。

一把很细很长的窄剑，横放在木案之上。

白髯老人两道锐利的目光，打量了俞秀凡等四人一眼，冷冷他说道：“谁叫俞秀凡？”声音不大，但却有如寒冰地狱中吹出的阴风，听得人毛发直竖，心生凉意。

暗暗吁一口气，俞秀凡缓缓应道：“区区在下就是。”

青袍老人突然伸手在宽大的木案旁侧一按，俞秀凡坐下的刀椅，缓缓移到了木案前面。

同时，青袍人坐下的虎皮交椅，也缓缓升高，半个身躯，都高出了木案之上。这时，只要他伸手拿起木案上的长剑，都可刺中俞秀凡全身任何一处地方。

青袍人三角眼怒注在俞秀凡的身上。一裂嘴巴，皮笑肉不笑·说道：“你就叫俞秀凡？”一派过堂问案的口气。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青袍人冷厉一笑，伸手抓起了木案上的窄剑，锋利的剑尖，轻轻在俞秀凡脸上划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知道，老夫可以刺瞎你的双目，削去你的鼻子，或是割下你的耳朵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也可以一剑刺穿我的咽喉，刺入我的心脏，不用客气，尽管下手！”

青袍人突然哈哈一笑，放下手中的长剑，道：“你很想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！”

青袍人道：“很豪壮的气势。不过，老夫还不想一剑把你杀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杀一剑和一百剑，并无不同。阁下喜欢怎么杀，就怎么下手。”

青袍老人双目中暴射山两道冷厉的寒芒，道：“你知道老夫是什么人么？”

俞秀凡微微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但知道你不是造化城主。”

青袍老人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，大奸巨恶，至少在外表看来，他有着领袖群伦的气度。”

青袍老人怒道：“你说老夫没有气度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么？”青袍老人怒道：“俞秀凡！老夫见过铁一般坚硬的人物，但他在老夫手下，都变成了知无不答的懦夫。别说你是血肉之躯，就是铜饶罗汉，我也能让你化成一片铜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威胁。”

青袍老人突然又恢复了冷静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可要试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尽管请便。”

青袍老人冷笑一声，突然又拿起手中的长剑，一阵挥动，俞秀凡的前胸上的衣衫被划成了块块碎片，洒落地上，露出了雪白的前胸。

俞秀凡虽然在刀椅上全身被制，但他一身功力，并未丧失，神志如常，暗中盘算目下的形势，无论如何也无法解脱这刀椅上的束缚，纵有一身功力，精绝剑技，也是无法施展出手。

青袍老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！我要看你小子的心，是铁打的，还是铜铸的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只管出手！”

青袍老人怒道：“你不怕死？”

俞秀凡暗暗付道：这刀椅上利刃封锁之处，都是关节要害，稍一挣动，就难免裂肤切骨之苦，倒不如激怒于他，让他一刀刺死来得痛快。心中快转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俞某人已无反抗之能，阁下看着那一块地方好，尽管出手。”

青袍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确然不怕死亡的威胁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进入造化城时，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有种！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既然不怕死，咱们就从头来过。老夫先要见识一下你精神上的忍受能力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精神上忍受能力？”

青衣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不错。老夫让你见识一下，开开眼界。”

咯的一声，耙短剑摔在了木案之上，接道：“来人啊！”

一个黑色劲装大汉，快步行了进来。青衣老人一按木案的机钮，萧莲花的刀椅，突然向旁侧移动，缓缓驰行到一片空阔之处。

俞秀凡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青袍老人道：“咱们先从这女人身上开始。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萧莲花已存下了必死之心，紧咬银牙，一语下发。

青衣老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臭丫头，你也敢跟老夫摆起架子来了，先把衣服剥下来。”

那黑衣大汉应了一声，一松腰间的扣把，抖出一条四尺长短的皮鞭。抡动皮鞭，抽向萧莲花。但闻沙的一声，萧莲花身上的衣服，被抽落一片。皮鞭挥动，风声呼啸，萧莲花身上的衣服，有如飘花落叶一般，纷纷落下。

原来，那皮鞭上带有倒刺。黑衣大汉施用皮鞭的手法，不但精巧绝伦，

而且极有分寸，萧莲花整个上身，已无片缕遮盖，但仍未伤到她的身体。

萧莲花长发散乱，本能的一举双手准备掩护前胸，忘了椅上利刃，被利刃划破了玉臂，鲜血涌出。

黑衣大汉皮鞭抡动，嘶的一声，抽在了萧莲花的双腿之上。一条紧裹双腿的长裤，被抽落了一片，露出一片玉腿。

萧莲花尖声叫道：“杀了我吧！”

青衣老人一挥手，阻拦住那大汉，冷冷说道：“想死么？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萧莲花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俞少侠！恕我不能追随了。”突然伸颈向前撞去。

那大汉皮鞭及时而出，快如闪电一般，缠在萧莲花的玉颈之上。

青衣人道：“收起椅上的利刃！”

黑衣大汉快步行近木椅，右手在木椅之上一按，但闻几声弹簧收缩之声，椅上的利刃，全部缩了回去。

萧莲花身子一挣而起，双手掩住前胸，右脚疾飞而起，踢向那黑衣大汉的前胸。她上身赤裸，腿上裤子也碎裂了一片，双臂上满是鲜血，乱发覆面，狼狈形态中，含有一种凄厉。

黑衣大汉冷笑一声，左手疾进，抓住了萧莲花踢来的右脚，用力一抖，竟把萧莲花摔了出去。右手一挥，皮鞭挥出，啪一声，击在萧莲花的右腿上。

但闻嗤的一声，萧莲花已破裂了一片的裤子，又被扯下了一半。

如若萧莲花身上还穿着衣服，她怀中还有春风散，可以施展克敌，但事实上，上身赤裸的寸缕不存，下半身又被扯去了一大半。

在俞秀凡的面前，萧莲花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和羞耻感，眼看那黑衣大汉武功高绝，自己难是敌手，如其被他羞辱，不如早些撞壁一死。

心中念转，不再和那黑衣人动手，转身一跃，疾如流矢直向石壁上撞去。

但那黑衣人动作更快，长鞭一挥，缠住了萧莲花的双足，硬把萧莲花给拉回来。顺势又扯了萧莲花一些衣物。这时，萧莲花几乎已成了全裸的形状。

俞秀凡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青衫老者大声喝道：“点了她的穴道。”

黑衣大汉应声出手，点了萧莲花身上的两处穴道。

青衫老者哈哈一笑，指着全身赤裸，横卧于地上的萧莲花，道：

“这不过只是刚刚开始，俞少侠，似乎受不了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准备要把她如何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要她死！而且，死的很凄惨。”

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现在，你们要杀死她，也已经很悲惨了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还不够。老夫要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死的十分凄惨，要她死不瞑目。”阴沉一笑，接道：“老夫看她是一位颇知羞耻的人，所以，老夫要她感觉到很大的痛苦，就使她受最大的羞辱，我要她全身不留寸缕，要在她死去之前，受到最大的羞辱。”

俞秀凡怒道：“你这人一把年纪了，作事怎的全无一点德行？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老夫如是很有德行的人，怎会执掌这行法堂之位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，谁无子女，彼此敌对相处，杀了她

也就是了，如是这样污辱她，阁下能够安心么？”

青衣老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别对老夫说教，我年近古稀，无妻无子，也不怕什么报应临头。”仰面打个哈哈，接道：“不过，俞秀凡，只有你可以救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能救她？如何一个救法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投降造化门，老夫就可饶过她，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，他们也可以跟你享用不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要我投降造化门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不错。你只有这样的一条路走，除了投降之外，无法救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。”

### 第三十一回 情重如山 直捣黄龙

青衫人道：“你要好多时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顿饭的时光如何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吧！就给你一顿饭的时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还有条件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我们对你，已经极尽容忍，你如想的条件太苛刻，那就不要谈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静静的思索一顿饭的时光，这里不许留下你们的人监视我们，也不许你们在暗中偷看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吧！”老夫也答应。我冷面血手一生中从没有这么凑合过人。举手一招，道：“把那丫头送上刀椅，咱们离开！”

黑衣大汉应了一声，抱起萧莲花，重又放上刀椅，上了刀箍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俞秀凡道：“慢着！扣活她的穴道。”

黑衣大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小子什么身份，也要指令老子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照他的话做，拍活这丫头的穴道！”

黑衣大汉无奈，拍活了萧莲花的穴道。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夫一顿饭后，再来此地，希望你能有决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论是什么样子的结果，我都会给你一个决定性的答复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！就此一言为定。”大步行了出去。黑衣大汉紧随身后而去。

萧莲花人早已清醒过来，但直待青衫老人等离去之昏才忽然睁圆双目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贱妾很惭愧，恕我不能追……”

俞秀凡急急接道：“不可造次！听在下一言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我这样赤身暴露于众目瞬腰之下，活着还有什么颜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！目下不是顾及颜面攸关的时刻，你受尽了委屈，受尽了屈辱，但你必须活下去。需知这一场正邪存亡的搏斗，在过程中难免要忍辱负重，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分野，就在此地了。如果姑娘因此而死，那岂不是全无价值了么？”

萧莲花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少侠！我还能活下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！你身上的伤痕，今日的羞辱，都是日后的光荣标识和记忆。”

萧莲花道：“别人的看法呢，难道也都和你一样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至少也应该和我一样，对你敬重。”

无名氏接道：“严格点说，江湖人对你萧姑娘的敬重，应该是超过俞公子。”

萧莲花果然安静下来，静坐不动。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无名兄，如何能打开这些刀枷？”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公子请把坐椅向后移动，如若咱们能前后相距到两尺左右的距离，就可有机会打开刀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氏看到了那控制刀枷机钮的位置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没有看的很清楚，只能估算出一个大概的位置。”

所以，咱们要多一点的时间了。”

这刀椅使人双手受制，无法运用，但它最大的缺点，是没有困制双腿的刀枷。也许留下一双可以活动的双腿，使被困于刀椅上的人，感觉着自己还在活着，也就有更增加恐怖的感觉，留恋生命的可贵，更容易屈服在威吓之下。

但有利的事，也往往有弊，双腿不受控制，一个人就可自由的运用他的两只脚。

俞秀凡双腿移动，尽量把刀椅接近无名氏。

这些刀椅虽然受机关控制，但因椅腿上装有滑轮，俞秀凡双足推动，尽量向无名氏移动。无名氏也尽量使自己的刀椅，接近俞秀凡。但这刀椅中有弹簧控制，移动了两尺左右，就停了下来。

无名氏暗中运气，举起右脚，但距俞秀凡刀椅三尺，就是无法再接近木椅的后背。

无名氏、萧莲花，都尽量把刀椅移近俞秀凡的坐椅，但两人的距离更远，都无法接近俞秀凡三尺以内。

萧莲花目光微转，望望几乎全裸的身躯，脸上突然泛起了一片圣洁的光辉，道：“无名兄，你看到了那控制刀枷的机夫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就在椅背正中间那根木柱上。”

萧莲花笑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不会看错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我无法说出在那一点，也无法确定每一张刀椅上的控制机关，是否相同，但姑娘坐椅上的机关，却是在那根正中的木柱上。”

萧莲花轻轻吁出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说一个人在死去之前，应该自给别人一些怀念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姑娘怎会忽然有此想法？”

萧莲花脸上闪起了异彩，道：“俞相公！你不能死，为了江湖正义，为了天下苍生。”

无名氏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萧姑娘！此是何时，先要想法子解去公子椅上刀枷。”

萧莲花暗在提聚真气，一脸庄严的说道：“俞公子！你坐稳了。”

突然一跃而起，直向俞秀凡的刀椅上撞去。椅上枷刀，锋利无比，萧莲花全力飞跃而起，立刻被利刀分尸，双臂、前胸、脑袋，分成数段，挟一

片血雨，撞向俞秀凡椅后背上。

这跃飞一撞，萧莲花用尽了全身的功力，虽然被利刀分成数段，但撞击之力，仍然十分强大。萧莲花跃飞起来时，全心全意都集中向俞秀凡刀椅的后背之上。所以，双臂、脑袋、胸前，都集向那木椅后背木柱上。

但闻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，俞秀凡木椅上的刀枷，突然缩了回去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目睹这一场惨事，都不禁呆在刀椅上。俞秀凡见刀枷缩回，这一跃而起。回头看去，只见萧莲花早已变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肉泥。因为那撞击之力十分强大，萧莲花的一颗脑袋也撞的片片碎裂。

俞秀凡神情肃然，脸色一片苍白，对着萧莲花的尸体，缓缓跪拜下去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一个头。

在极度悲痛哀伤之中，俞秀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清醒，一拜之后，站起身子，行到了无名氏和石生山的身后，右手挥动，拍在无名氏和石生山的椅后木柱之上。刀枷收回，无名氏和石生山全部站起了身子，两个人脸上一片铁青，行到了萧莲花尸体前面跪了下去。

无名氏黯然泪下，悲凄的说道：“萧姑娘！咱们在为七尺之身，惭愧的很，如英灵不昧，请受在下一拜。”

石生山没有说话，但双目中的热泪，却像是断了线的真珠一般，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，以头触地出声，连叩了三个响头。

俞秀凡冷冷的站在一侧，望着两人的举动，没有阻止，也没有劝解，瞪着一双星目，泪水由圆睁的星目中滚落下来。谁说丈夫不流泪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

拜罢了萧莲花的身体，无名氏脱下了上衣，用手把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收在一处，包了起来，放在那宽大的木案上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萧姑娘救了咱们，咱们捡了性命，但却增加了责任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说的是，萧姑娘的这轰轰烈烈的死法，叫咱们惭愧，也叫人感动。”

俞秀凡举起衣袖，拭去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无名兄！萧姑娘有什么心愿么？”

无名氏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么，倒是没有听她说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唉！无名兄阅历丰富，就没有瞧出来一些蛛丝马迹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我着她好像对公子十分有情。”

俞秀凡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你没有看错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错不了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在下也有这样的看法，萧姑娘对公子用情甚深，但她自惭形秽，不敢表达出来，目睹公子受伤后的焦急之情，似乎是尤过她自己受伤后的痛苦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！萧姑娘舍命相救，固然心同日月，光照武林，但如说对公子完全没有一点私情，那也叫人难信了。如若受制的不是公子，而是另一个人，只怕萧姑娘也不会拼受肢残腰斩之苦，撞开你坐椅上的刀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真的相信萧姑娘对我有情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萧姑娘情重如山，难道公子一点都体会不出来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都有这样的看法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想来是不会错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怎么有错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氏！萧姑娘对我俞某有情，那是她的心愿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但她自知不配，只有把这份心愿深藏于心中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像萧姑娘具有这样崇高的情操，这样伟大的人，不配她的是我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萧姑娘已经死了，咱们能够生离此地，自会把她这等壮烈的事迹，传扬出去，让整个武林中，都知晓这件事，让所有的人都对她生出敬意，萧姑娘之死，也算是重如泰山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世人对她看法如何，自有公论，但咱们却应该对她有一份救命的敬意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。萧姑娘的人虽然死了，但她死的轰轰烈烈，煞煞须眉，死的只是她的躯体。她的精神，却永远活在咱们心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救命之德，恩同再造，何况她是以自己的性命，救了咱们的性命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萧姑娘那份豪勇之气，在下就无法办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，石兄！两位觉着在下真能配得上萧姑娘么？”

无名氏一时间还未想通俞秀凡的言中之意，道：“以公子的完美，怎会配不上萧……”心生警觉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俞秀凡平静的笑一笑，道：“既然两位觉着在下能够配上萧姑娘，那就烦请两位作个大媒如何？”

石生山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作媒，公子看上了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萧姑娘！我要娶她为妻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萧姑娘死了啊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说过了，死去的只是她的躯体，她的精神却永在咱们心中，是么？”

无名氏叹道：“萧姑娘为武林正义，其重如山，咱们会把她事迹公诸世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她对武林同道的贡献，至于她个人的心愿，尚未完成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公子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可是不肯作这个媒人了？”

无名氏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好吧！公子一定要我们作媒，咱们恭敬不如从命。但在下走了数十年的江湖，还未作过这样的媒，也未见过这样的事，应该如何，在下也无从着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两位答应了。”无名氏、石生山，齐齐点头。

俞秀凡对着萧莲花尸体行了一札，道：“莲花！虽然阴阳阻隔，但心存灵犀相通，俞某从权娶你为妻，只是处境险恶，不能以世情礼法，迎你过门。暂时委屈你一下了。我如能生离此地，自当补行婚典。”

那木桌上除了一把窄剑之外，还有文房四宝，俞秀凡撕下一片衣襟，提笔写道：“情真无分阴阳界，心中灵犀通幽明。”中间正楷恭书：“亡妻萧莲花灵位。”

俞秀凡吹干了衣襟上的墨迹，折好衣襟，揣入怀中，投去狼毫笔，顺手取过案上窄剑。

只听一阵木门启动之声，那青衫老人带着两个黑衣大汉，疾步行了进

来。

目睹俞秀凡等站在了木案前面，不禁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……”

俞秀凡双目神光闪动，逼注在那青衫老人身上，冷冷接道：“阁下！可想知道在下的答复么？”

这几句话的工夫，青衫老人已完全平静了下来，道：“不错。但老夫希望先知道你们如何脱开了椅上的刀枷，而能不受伤害。”

俞秀凡淡淡的说道：“一条人命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一条人命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刀椅构造的很精巧，椅上的刀枷也很锋利，能把一个人肢体分解。”

青衫老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道：“那臭丫头呢？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说话小心一些，那位萧姑娘是俞秀凡的正房妻室。”

青衫老人先是一怔，继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
面对着凶残的敌人，俞秀凡已完全恢复了冷静，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室中的形势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阁下笑什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那丫头虽然不丑，但却算不得什么美人，造化城中，美女无数，你如是喜爱美女，老夫禀明城主，任你选它个十位八位的，作为侍妾也就是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说过，萧姑娘是我的正房妻室。”

站在青衫老人左侧的黑衣大叹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萧莲花不过是春花教下一名叛徒，造化城中九等以下的守门弟子，不知道经历过了多少男人，怎会忽然间变成尊夫人了？”

俞秀凡脸色一变，怒道：“住口！”

那黑衣人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怎么，她会成了你的夫人，像这样的女人，稍有一点骨气的男人，大概都不会再要她吧！”

俞秀凡冷漠但却坚定他说道：“这是你的看法。在我们的眼中，萧姑娘是一位智勇兼备的人，她有常人所难及的大勇，她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大事。”

黑衣人接道：“不论你如何推崇她，她是出身春花教的人，知道春花教的人，都会了解内情。”

俞秀凡严肃的说道：“像你们这些人，不配谈她，就算我肯告诉你们，你们也无法了解。”

黑衣人道：“姓俞的，你如真和那萧莲花订了亲，你就先收了很多绿帽子。”

俞秀凡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！这人是不是刚才折辱莲花的人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。一个专会欺侮弱者的九流武士，头等凶手。”

黑衣人厉声喝道：“利口匹夫，老子先宰了你！”横移一步，接道：“你出来，你如能在我手底下走过十招，就算你小子祖上有德。”

无名氏怒道：“血手恶徒，狂吠鹰犬，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闪舌头么？”口中说话，人却大步向外行来。

俞秀凡伸手拦住了无名氏，道：“无名兄！他口舌无德，伤害到我的亡妻，就是这一点，我就不能放过他。是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是！他出言伤害到俞夫人，自然应该付出代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！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他用手伤害到夫人，应该先断去他的右手，他用口污辱了夫人，应该打落他一口牙齿，断了他的舌头。”

那黑衣大汉听得怒火暴起，大喝一声，直飞过来，右手挥处，长鞭出手，卷向了俞秀凡。

俞秀凡不闪不避。手中的窄剑，忽然间刺了出去，是那么准神，好像是那黑衣人执鞭的右手，撞向那窄剑一般。

寒光闪动，鲜血溅飞，黑衣人的右手，齐腕被切了下来，但他五指仍然紧抓着长鞭的握把。

无名氏一伸手，接住了长鞭，才发觉这油浸牛皮合以少许银丝作成的软皮鞭上，有很尖利细小的倒刺。

那黑衣大汉右手虽然被一剑斩断，但因事情太过突然，一下收势不住，身子仍然向前冲了过来。

俞秀凡右手握拳，迎面撞了过去。

他除了用剑和擒拿的手法之外，第一次用左手握拳击人。但闻蓬然一声，击个正着。

原来那黑衣人冲近了俞秀凡时，才发觉右手已然齐肘被断，心中大惊之下，顿觉右手剧疼，痛彻心肺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黑衣人的神志感觉到一阵眩晕。俞秀凡拳头击来，他已是无法闪避。这一拳击的着着实实。

黑衣人向前奔冲的身子，也被这一拳，击的向后倒退回去。满口牙齿被击落了大半，和着鲜血，喷了出来。

黑衣人右手被断，满口牙齿又被击落，整个的神志已快昏迷过去。他虽然勉强拿稳桩，站住了脚步，人没有倒下去，但神智已在半昏迷的状态中。

这时，俞秀凡加若要再斩下他的左手和断下他的舌头，不过是举手之势。但他没有下手。

俞秀凡的心中虽然积满了悲愤，但他不是个生性冷酷的人，残人躯体的事，还是下不了手。

青衣老人目睹了俞秀凡的快剑，但却看不出任何奇幻的变化。

他只是那么轻易的一举剑，就斩下了一个江湖高手的右腕，就像是切菜一样，是那么轻便，利落。

抬头望望那断腕的黑衣大汉一眼，青衣老人，突然回头对另一个黑衣人人道：“上去！”

小心一些。”

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这些人终日以行刑为业，人已完全麻木，对至亲好友的生死伤疼，也到了漠不关心之境。

但那断去一腕的黑衣人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。他平日杀人极多，听别人惨叫哀号，自己完全无动于衷，但自己的手腕被斩断之后，却感受到强烈的痛苦，断腕之疼，疼的他全身微微发抖。

终于忍不住痛苦的呻吟出声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你也知道痛苦！”

但闻一声大吼，另一个黑衣人，突然向前冲了过来，双刀挥舞，直冲向俞秀凡，刀光如雪，分左右袭向了双肋要害。俞秀凡手中长剑陡然而起，后发先至的刺向了那黑衣人的顶门要害。

他剑势快速，那黑衣人的双刀还未到俞秀凡的双肋，俞秀凡的剑势，

已到了那黑衣人的顶门。

这黑衣人虽然剽悍，但面对死亡时，突然心生寒意，一吸气。

向后退出了三尺。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长剑一送，贯穿了那黑衣人的咽喉。

这一剑，直中要害，黑衣人双腿一软，倒摔了下去。咽喉中标射出一股鲜血，气绝而逝。

俞秀凡目光转注到那青衣老人的身上，道：“阁下，你可以上了。”

青衣老人双目射往在俞秀凡的脸上，道：“你一定要和老夫动手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忽然间，俞秀凡发觉那青衣老人，双目中似是现出了恐惧的目光，不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一生杀了不少人吧？”

青衣老人色厉内在，高声喝道：“老夫杀了多少人，连我自己也记不得了。”

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那很好，坏事做的太多了，总有报应临头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我两个助手，一个被你杀死；一个被你重伤，你要和老夫动手，老夫自然要替他们报仇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你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和老夫动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只是听命行事的行刑手，你却是下令行刑的人。所以，你的罪恶，比他们要大上千倍、百倍，你的际遇，也要比他们凄惨上很多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你放肆的很。”突然一扬双手，两道寒芒，有如闪电一般，电射而出。

俞秀凡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眼看两道寒芒交叉而至，不禁心头一震，窄剑疾起，扫向两道寒芒。他的剑势，所以能够快速，大部分原因在他出剑的角度选择的十分正确，剑势出手，完全走的正路。

只听一阵轻微的金铁交鸣，两道近身寒芒，竟被俞秀凡的剑势封开。窄剑一转，寒芒疾闪，长剑忽然间刺向了青衣老人的右臂。

这一剑快速至极，而且出手位置，也大出了一般常规。

青衣老人横里闪避，竟然未能闪避开去。波的一声轻响，尖利的窄剑，穿过了青衣老人的右臂。

青衣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剑法？”

俞秀凡右腕一挫，拔出长剑，道：“这只是第一剑。第二剑，我要刺你的左腿。”一挥窄剑，果然向青衣老人的左腿刺去。

这一次，事先说明了，青衣老人早已有备，立刻飞身一跃，横里闪去。

俞秀凡长剑一转，突然又刺了过去，这一剑妙到极处。

那青衣老人刚刚着落实地，俞秀凡的窄剑也刚好到了那青衣老人的左腿之上。

其实俞秀凡的剑势已经一收再发，只是他出剑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。

须知一个第一流高手武功上成就，所取部位不会有大大的距离，俞秀凡直觉出剑的方法，更增加了它剑势的速度。但就是这一点超越的速度，使他的剑势的威势，增加了千百倍。

青衣老人极力想避开那一剑，硬用内力，把落足之地移开了三寸。但他没有避过，窄剑刺入了大腿之中。剑势洞穿了青衣老人的左腿，鲜血分由前后涌出。

这位造化城中行刑的舵主，江湖上冷血的杀人凶手，在中了一剑之后，

突然感受到了死亡的成协。也许两个助手的重伤和死亡，在他心中已经留下了极深的恐惧，忽然间变的十分软弱，竟然呆在了当地。

俞秀凡收剑再出，冷厉的剑芒，已然逼上了那青衣老人的咽喉。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平常残人身躯，两手血腥，今日，我也要你尝一尝残伤的味道。”

青衣老人急急叫道：“俞少侠！老朽杀人，也并未出于自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也是受人之命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受何人之命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惜造化城主，已无法救你之命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俞少侠！你杀了老朽，不如留下老朽之命。”

俞秀凡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像你这等疯狂、冷酷、血手、黑心的人。

应该是不怕死才对，想不到，你似是比别人还要怕死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正因老朽伤残他人太多，才知道身躯被残的痛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你如留下我的性命，对你的价值，强过杀死我数十倍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怎么帮助我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朽可以指点你去见造化城主的办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我指点你们去见那造化城主的方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阁下请说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说是可以，但咱们之间，总得有一个协定才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协定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夫可以指点你们去见那造化城主，但老夫要毫发不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，只怕是有些困难了。我已经在你的腿上刺中了两剑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由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对我再有任何伤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青衫老人杀人极多，看出了人性中的缺憾，眼看俞秀凡有了就范之心，人已变的神气活现，但俞秀凡突然间似是已改变了态度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俞少侠是否答允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叹口气，道：“阁下这副多变的面孔，真叫在下感慨万端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俞少侠也许对人性还了解的不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在下倒希望能在这方面，听听阁下的高见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死亡并不可怕，不过，那是初出茅庐年轻人的看法，他们真的不怕死。

因为，他们不知道死亡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知道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不错。经我之手，杀死的人数大多，所以，我知道可怕。第一，是人死了不能复活，第二，死亡时经过的痛苦；决非一个人所可以忍

受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你杀别人时，就没有想到这些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唉！老夫见的太多了，所以人已变的麻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十年来，你杀了多少人，自己能够记得么？”

青衫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记不清楚了，大约总在千人以上。”

俞秀凡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以一个江湖组合而言，单是在行刑主事之下，近十年的时光，就处决了千余人，这个组合的冷酷，实是已到了可怕。可悲的境界。造化城主的罪恶，恐已是罄竹难书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现在，你决定了没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决定什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是否杀我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真会相信我的话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朽昔年在江湖上走动，确看过很多英雄好汉。

那真是视死如归，豪情万丈。但自掌了行刑堂之后，就未见过一个真正不怕死的人。”

突然间，俞秀凡发觉了生与死之间，竟也有这样大的学问。忖道：人性的美、丑，在面对死亡时，最容易暴露出来，这人行刑十年，这方面所见之博，自非常人能及，倒得听听他的见识了。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进入这造化门中的人，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也不尽然。一个人在江湖上行走，讲求的是义气、豪情，他们面对死亡时，凭一股豪勇之气，慷慨赴死，只想到死后英名。但进入这行刑堂中之后，所见情景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见的是刑具、残躯，听到的是悲呼哀嚎，豪情雄心，很快被消磨不见，他们开始体会到死亡的可怕，生命的可贵，和那些残躯断肢的痛苦。英雄变懦夫，此念一起，立刻会变的软弱起来。这时，你只要稍施恐吓，他就知无不育，言无不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不会自绝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刚刚进入此地之时，我不会给他们自尽的机会，等他们软化下来，他们又已消失了自绝的勇气。就这样，把一个钢铁的强人，变成了柔可绕指的懦夫。

俞秀凡道：“人性真的是这样可悲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不错。消磨去英雄肝胆，就余下了人性的软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谈这些了，告诉我，如何才能见到造化城主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俞少侠！咱们的条件还未谈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可以不取你的性命，但不能不给你一点惩罚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有时候伤疼之苦，比起死亡更为可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行刑是动手，还是动口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大部分时间动口，但也有动手的时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那就割了你舌头，废去你的双手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这太重了。”无名氏接道：“公子！善恶到头总有报，像他这种人，如是一剑把他杀死了，那未免太过便宜他了，目下咱们也不用和他太计较了。”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我不再伤害你。不过，你不能再耍花招，如有一字虚言，在下会让你尝到千剑寸刳的滋味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朽既然说了，怎会再说一句虚言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你这算不算背叛造化门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算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怕造化门主判你个叛逆之罪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朽看到了俞少侠的快剑，所以存心赌一赌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如何一个赌法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朽相信，俞少侠的快剑，足可以制服造化门主。”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但愿你说的话，能叫那造化门主听到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在下相信你俞少侠见到造化门主之后，两位之中，必有一个死去，死的如若不是你，在下自有保身之道。如若死的是造化城主，阁下已经饶过老朽，一诺千金，想来也不会再变卦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但手辣心黑，而且，还是精于计算的老狐狸。”

青衫老人突然发出一掌，把那重伤朱死的黑衣大汉击毙。笑一笑，道：“江湖险恶，如是想要保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随机应变。老朽活了这把年纪，已是深通此道变化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和你这种人多说几句话，就叫人觉得羞耻。告诉我，如何能见到造化城主？”

青衫老人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串钥匙，道：“造化门中很少有几个人能够见到城主，在下就是那很少人其中之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这一串钥匙……”

青衫老人接道：“你开秘门的钥匙，过了九重秘门，才能够见到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我把这串钥匙，交给阁下，阁下就根据这一串钥匙，去见那造化城主。”

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咱们有了这一串钥匙，又如何能找到通往造化城主的门户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朽自然会告诉你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阁下要跟我们一起同往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这个么，实叫老朽为难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我不想知道你的姓名，也不相知道你的过去，我们谈条件，只希望你能够遵守条件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们开启之法，和行进的路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行！非要阁下带我们一起去不可！”

青衫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是老朽不去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会立刻遭到最悲惨的报应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吧！老朽带你们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你走在前面，去开启门户，但别忘了我紧跟在你的身后。”

青衫老人无可奈何说道：“看来，老朽只有听命行事了。”转身向前走去。

俞秀凡紧追在青衫老人的身后，道：“阁下！不论你发动什么样的机关埋伏，我相信，我都能先取你性命。”

青衫老人伸手在石壁上一按，好好的石壁，突然裂开了一条门户。

俞秀凡长剑忽出，森冷的剑锋，忽然间，顶在了青衫老人的后颈之上。

青衫老人停下脚步，缓缓回过身子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这是何意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只是试试看，你是否还想玩什么花样，也让你知道我的快剑，是无所不在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你答应老朽的条件……”俞秀凡接道：“答应了就是答应了，决不会改变。见到造化城主之后，我不用杀你，也不必杀你，只要你失去了这个靠山，自会有人取你之命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你答应不要我死，那不能只包括你不杀我，而是，也不许别人杀我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保护你多少时间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十天如何？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由杀死造化城主开始，你保我十日无事，十日之后，不论我是生是死，那就和你无关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十日之后，我是否也能杀你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如是要杀我，也得按现在的约言行事，要过了十天再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你已经为恶了很多年，多等十天也不要紧。

不过，你要守规矩，如若是不守规矩、约言，很可能你连一天也恬不过去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夫如是带你见到造化城主，你也要遵守约言，十日内不许对我有毫发之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丈夫一言，快马一鞭。你尽管放心，不过，咱们之间这些约定，纯是利害条件，其间决不含私人情感成份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也有自知之明，老朽两手血腥，一身罪恶，也下敢高攀阁下这个朋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你不但不配和我作朋友，简直不配作人。”

青衫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人在矮檐下，怎能不低头。老朽既然屈服了，那就笑骂由人了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！咱们不用再谈这些废话了，你可以开启门户了。”

青衫老人点点头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条甬道，似是穿行在山腹之中。行约十余丈，甬道已然暗了下来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通往造化城主住处的密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地方很黑暗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再转一个弯，就可以见到了灯光，也到了第一道门户前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可是穿行在山腹中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希望我们能早些看到灯火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差不多，就可以看到了。”

果然，又转过两个弯子，见到了灯火。那是一盏高吊的琉璃灯，虽然灯焰不高，但光亮很强，照的雨道中一片通明。距灯光一丈左右处，就到了石道的尽处。

青衫老人拿出钥匙，伸手在墙壁上一块突出的石块上一拨，露出一个小孔。

俞秀凡、无名氏，都看的十分仔细。只见那青衫老人在一串钥匙中选了一根，伸入那小孔之中，轻轻一拨，伸手推去。一扇厚厚的石门，应手而开。

里面也是一条甬道，也有一盏琉璃灯。形式宽度，完全一样。

只是中间隔一道厚厚的石门。

青衫老人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由此前去，每一道门户，相隔不足三尺，有了这启门之钥，固然是可以畅行无阻，但如没有这启门之钥，不论武功如何高强的人，也无法通过这重重门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谈好的条件，你为了保命，咱们自然也用不着感激你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感激倒是不敢。不过，老朽只想说明一下，你俞少侠并没有吃亏。”

青衫老人不但心黑，而且脸厚，自己干笑了两声，又向前行去。

无名氏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突然加快脚步，行到了青衫老人的身侧，沉声说道：“老兄！有一句俗话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老兄如若真的存心向善，这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。”

青衫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对在下的成见很深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俞少侠为人正直，对阁下这等做法，自然是有些看不下去。不过，你如表现的很好，可住他的观念改观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老弟！你相信我能改过来么？”突然快步而行，打开了第二道门户。

出人意外的是青衫老人十分合作，连开了八重门户。

到了第九重门户前，那青衫老人的右手突然间开始抖动起来，叹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打开这一道门户，就是造化城主的客室。他是否在客厅之中，老朽无法预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你不敢打开这重门户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十余年的积威，岂是一时间所能改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怕我，也怕造化城主。不过，你如不守约定，我立刻可以取你性命。”

青衫老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朽打开这一重门户之后，老朽就算是完成了责任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。

青衫老人道：“这一次，老夫不能再走前面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以。你开门吧！”

青衫老人吁一口气，又道：“俞少侠！老朽开了这一重门之后，是否可以先行告退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老兄！我看不用了。咱们目下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局面。”

青衫老人摇摇头，接道：“这个，我看不用老朽跟去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让他走，我不信他能逃过造化城主的手掌。”

青衫老人不再多言，伸手打开了最后一道门户。

只觉一阵光亮透了进来，眼前出现了一座豪华无比的敞厅。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只能看到了半个敞厅的形势。正待举步入厅，突然

一个娇媚无比的声音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诸位请进来吧！敝城主已经侯驾多时了。”

青衫老人突然右腕一软，手中一串钥匙跌落在地上。

俞秀凡提一口真气，手握着窄剑剑柄，道：“那一位是造化城主？”口中说话，人却缓步行入了敞厅之中。

一阵幽香扑面，一个全身绿衣的美丽少女，已莲步细碎的奔了过来。婀娜的身段，摆动的腰肢，充满着诱惑，但却又十分快速，只见她身躯扭动着，很快的到达了俞秀凡的身前。

她快速的举动，使得俞秀凡无暇流目四顾，打量敞厅四周的形势，但俞秀凡感觉中这敞厅有着不同凡响的豪华。这就像一个人，进入一座美丽的花园一样，还未见到那似锦的繁花，已感觉到芬芳的花气。

像一阵香风般，绿衣女冲到了俞秀凡身前三四尺处时，忽然间停了下来。

俞秀凡握在剑柄上的五指，紧了一紧，但却忍下去没有拔剑击出。

如若俞秀凡拔剑一击，以他快速凌厉的剑势，必会将人伤于剑下。

其实，经过俞秀凡仔细的一番观察之后，才觉着那绿衣少女的停身的距离，是一个绝大的关键，那是一个习剑人拔剑击出的微妙距离。这距离，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判定，那是属于一种本能支配的意识，只要那绿衣少女再前进一步，俞秀凡就无法控制自己，会在本能的支配下拔剑击出。

能在这样一个距离下，停住了向前奔冲之势，这绿衣少女，必然是一位用剑的高手。

这念头迅速的在俞秀凡的脑际中转动了一下，也不过就是一转念的工夫。

绿衣少女已经轻启樱唇后，婉转吐出一缕清音，直：“来的可是俞少侠？”

她长的秀致、俏丽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妩媚气息。紧身的水绿衣服，充分的表现出她美妙的身段。这是属于那种娇丽、俏皮那一型的少女，但她说话却又是那样稳健。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俞某人。姑娘是……”口气、神情问，都流露出相当的敬重。

绿衣少女暗中点头，口中却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丫头！造化城主四位从婢之一。俞少侠孤身进入造化城，却又能就地取才，把我们的人手收作已用，单是这一份才能，就叫我们好生佩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姑娘这么一说，在下确然有些高兴了。造化城主，能这么看得起我俞某人。”

绿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很短的时间中，你由第四级的敌人，被城主提升上第一级强敌，那真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了。”

只听另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接道：“二妹！俞少侠进入这道暗门开始，已被城主提成为特级强敌了。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全身桃红衣着的女子，缓步走了过来。一张粉白透红的肌肤、宜峻宜喜的脸儿，衬着那一身桃红颜色的衣服，看上去，简直是一朵盛放桃花。

俞秀凡暗暗忖道：这造化城主，果然是一位很能享受的人，单是这两个女婢之美，就是人间绝色，不知她如何选到这样的美女。

绿衣少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大姊！快过来，我替你引见、引见。”

红衣少女笑道：“用不着了，虽是初见俞少侠，但早已耳熟能详。”口中虽是这么说，人却还是婀娜娜娜的行了过来。

绿衣少女低声道：“这是我们的大姊，四女从婢之首，人称桃花女何湘红，”

俞秀凡微微一颌首，道：“原来是何姑娘，久仰了。”

何湘红一躬身，道：“不敢当。俞少侠！我只是一个大丫环罢了。”目光转注到绿衣少女的身上，嗯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二妹！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人家的，可要我这作姊妹的替你说一声？”

绿衣少女笑道：“大姊艳色当前，小妹么，不提也罢！”

何湘红笑一笑，道：“一见面，你就把我连名带姓加绰号的告诉了人家，自己却还没有介绍啊？”

绿衣少女道：“大姊来了，自然要先替大姊引见。”

何湘红道：“那大姊就替你代劳了。”目光又转到俞秀凡的脸上，接道：“我这位二妹子，号称绿凤凰，而且也有一个适宜雅致的名字，叫作陈娟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是又雅致，又动听的好名字。”

这时，无名氏、石生山，都已行出了暗门，却不见那青衫老人跟着出来。

俞秀凡没有回答何湘红的话，却回顾了无名氏、石生山一眼，道：“见过何，陈两位姑娘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一抱拳道：“见过两位姑娘。”

陈娟黛撇撇嘴巴，道：“两位都是由地狱中出来的人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是脱离地狱，拨云见日。”

陈娟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由人间地狱中出来，再到真正的地狱中去，那还不如自在人间地狱中，多活几天。”

无名氏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就算姑娘说的不错吧！咱们进入了真正的地狱，也比在人间地狱中活着好些。”

陈娟黛冷笑一声，不再理会两人。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身上，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请随便坐吧！”

俞秀凡目光一转，只见不远处放着一个锦墩，缓缓坐了下去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陈姑娘！在下几时才能见到造化城主？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，立时移动身子，分立在俞秀凡的身后。

陈娟黛道：“城主已知道俞少侠进入造化城中，也预计到你会找到这地方来。不过，你来的这样快速，倒是出了城主的意料之外。所以，他没有能及时赶回来。”

俞秀凡表面上虽然表现得十分大方，但他内心中仍有着极为严肃的戒备，一直暗中留心着防备对方突然暗算，所以没有时间打量一下这座豪华大厅中的布置，轻声一笑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以贵城主布置的森严，在下到此的机会不大。老实说，这有七分运气在内，贵城主竟然能料到在下到此，判事能力真是迹近神奇了。”

桃花女何湘红，忽然接口说道：“俞少侠说的如此坦诚，咱们也但然相告了。城主能成此大业，得力于‘谨慎’二字，他虽然布下了铜墙铁壁，但也想到了百密一疏，所以，你能进入此地的机会，也预算其中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何湘红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江湖大事，等你见到我们城主时再谈，

咱们目下先谈一些不扫兴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谈什么呢？两位姑娘请出个题目吧！”

何湘红道：“主随客便，随兴所至，贵宾想谈什么，咱们妹妹奉陪就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姑娘的口气，是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皆精了。”

何湘红道：“作丫头嘛！各方面都要涉猎一点，才能够待候的叫主人愉快。是么？”言下之意，无疑是说只要俞秀凡能够提出来，她都可以应付。

俞秀凡低声吟道：“六代豪华，春去也，更无消息，空怅望，山川形胜，已非畴昔……”

何湘红道：“俞少侠好悲壮的情怀！”

陈娟黛道：“王谢堂前双燕子，乌衣巷口曾相识，听夜深寂寞打孤城，春潮急。思往事，愁如织，怀故国，宽陈述，但荒烟衰草，乱鸦斜日……”

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看来，那造化城主，还是一位雅人。”

何湘红笑一笑，道：“城主文武双绝，小婢不过得其一二，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二位姑娘的诗文、武功，都是那造化城主亲自调教的了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城主渊博加海，无物不容，我们四姊妹限于才慧，只能磨墨、拭剑，作为从婢罢了。”

俞秀凡剑眉耸动，星目放光，豪气忽发，朗朗吟道：“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杀人亦有限，列国自有疆，苟能制侵陵，岂在多杀伤。”

何湘红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这是杜甫的前出塞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引用出口，不觉着口气大狂一些么？”

俞秀凡淡淡道：“俞秀凡如没有三分狂气，岂敢进造化城来。”

陈娟黛低声劝道：“大姊！咱们是奉命迎客，不管他狂气如何，自由城主裁决发落，用不着和他生气。”

何湘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二妹陪他吧！我不愿再和这等狂妄之人交谈。”罗袖一拂，转身而去。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那造化城主，不知是用的什么手法，造就出这等才色双绝的女婢，但不知她们在武功上的成就如何。心中念转，陡然升起了出手一试的心意，宜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站住！”

何湘红霍然停下脚步，缓缓回过身子，脸上怒气勃现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少侠！对我说话么？”

俞秀凡本是彬彬多礼之人，但他心有所计，变的蛮横起来，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过是丫头身份，也敢说俞某无礼么？”

何湘红眉梢间杀机隐现，道：“遇文王说礼仪，遇桀王动干戈。

像你这等狂情暴态，却也值不得我们做丫头的敬重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暗敬佩此女的刚烈性情，却故意仰天大笑，道：

“你可知道骂我俞某人的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么？”

何湘红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”

俞秀凡眼看已逗起对方的怒意，立刻平静的说道：“姑娘可要听俞某人奉告么？”

何湘红道：“说与不说，任君自主，小婢不愿裁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利的口舌！”

何湘红道：“咱们本是以礼相恃，但公子口气狂妄，那也怪不得咱们失礼了。”

俞秀凡吸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骂过我俞秀凡的人，必得自己掌嘴三下。”

何湘红接道：“恕难从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接我一剑。”

何湘红道：“但请出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小心了。”忽然一剑，刺了出去。像一道闪光，剑势直奔心脏要害。

何湘红早已戒备，右手一抬，一缕寒芒，疾飞而出。当的一声。

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剑，在前胸半寸处，架住了俞秀凡刺来的剑势。

俞秀凡未存心伤人，长剑去势，未竟全刺，但那一剑之快，也非常人能够封挡，但何湘红竟然身躯未移的在胸前封住了剑势。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快的剑法！能挡我俞某一剑，足见造诣，姑娘请去吧！”

何湘红虽然及时封住了俞秀凡刺来一剑，但剑尖寒芒，已及前胸，她在全神戒备下尚且如此，心中实已惊骇莫名。暗暗忖道：这俞秀凡的快剑，果然是雷奔电闪一般的快速。

心中生出了敬服之意，心中的气愤顿消，缓缓把短剑收入袖中，望了俞秀凡一眼，躬身一礼而去。

她未发一言，但表现出来的柔顺，已胜过千言万语，陈娟黛低声说道：“俞少侠！好快的剑法，大姊已然认输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她能及时封住我的剑势，也叫在下敬服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大姊生性虽然刚烈，但她却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

她已觉着你俞少侠确有着可以狂妄的本钱，部就不算狂妄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俞某这剑法，比起造化城主，还要逊色很多了。”

陈娟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两位都是剑道中绝顶高手，婢何敢妄作论比。”

俞秀凡忖道：这丫头好紧的口风，却又能应对得体。

陈娟黛道：“俞少侠！小婢想到一件事，想请教俞少侠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陈娟黛道：“如是你无法和城主谈成合作，那将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怕是难免一场血战了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我们的人手很多，真要动手，只怕轮不到你和城主相搏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就算姑娘说的句句真实，但在下已经别无选择的余地了。”

陈娟黛叹口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非要把事情闹到绝顶不可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！要避免这场搏杀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想法子，改变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你看那一个应该改变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的城主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为什么呢？到目前为止，城主还掌握着绝对的优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！在下一路行来，遇上了重重的拦劫，但却证明了一件事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证明了什么？”

### 第三十二回 城主化身 智勇无双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已派出的高手中，没有人能够封拒我的快剑，包括令姊何姑娘在内。”

除非，这里还有比令姊武功更高明的人物，否则只有造化城主自己动手了。”

陈娟黛是属于温婉、柔和一类的女人，和何湘红的刚烈，有着很大的不同。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的剑法诚然很快，但我们有四姊妹，加在一起的力量，不知是否会两败俱伤？”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就要看你们是否能一起出剑了？”

陈娟黛道：“这个么，如是我们不能同时出剑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你们都将死于我的剑下，”

陈娟黛道：“如是我们分四个方位同时出剑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无法知道你们四人的剑法，是否会在同一水平之上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我们可能比大姊稍差一筹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！这一筹是多少，大有关系。如是相差的很小，那可能造成我的重伤。如是相差的较远一些，那就会留给我很大的机会。语声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姑娘！你应该从我的谈话之中，了解了一个大概。我想，你不会再问什么了。”

陈娟黛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城主说过一句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陈娟黛接着道：“他说我们四人合手出剑；天下没有人能够闪避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能是贵城主说的夸张一些。也可能是他没有见到过我的剑法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我们见识过了。大姊很精明，剑上的造诣，也会比我们高明很多，她会描述出俞少侠的剑法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我的剑法，不在招式变化之上，如何姑娘真能说出我剑法的精要所在，那她应该是很高明了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俞少侠！我们四姊妹的剑法，都是得造化城主的指点，他是否会比我们高明一些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应该是高明一些了。”

陈娟黛道：“不要说还有别的高手很多，单是我们四姊妹加上了造化城主，我相信，就足以使你俞少侠招架不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以造化城主之尊，难道还会以多为胜么？”

陈娟黛道：“自然是不会。不过，我只是提醒你一声罢了。”

但闻一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会！绝对不会！老朽这一生中，还从未打过群攻群殴，以多为胜的仗。”

陈娟黛立刻一欠身，道：“见过城主！”站起身子垂手站在一侧。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慈眉善目的白发老人，神情肃然站在七八尺外。

他穿着一件玄色长袍，神情很和蔼，怎么看，也不像一个嗜杀成性的

人。

俞秀凡双目，注在玄衣老人身上，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阁下就是造化城主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老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总有一个姓名吧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他们都称我造化城主，所以老夫把姓名也已经忘去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不是如此吧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俞少侠的看法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以阁下尊高的身份，也许不愿随口捏造一个姓名来欺骗在下，但如你说出真的姓名，又怕暴露出你的身份，只有以城主代名了。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当真是一位聪明绝世的人。

不过，就算是很聪明的人，也常常会猜错事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姓名，像阁下这样有成就的人，只怕不会没有姓名吧？”

玄衣老人仍然带着慈和的笑容，道：“年轻人口舌如刀，只怕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进入这造化城时，就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，不放在心上。”

玄衣老人笑道：“贵宾可以失礼，老朽身为地主，却不能失去迎宾之道，二丫头，吩咐摆酒！”

陈娟黛一躬身退了下去。这时，整座的敞厅，只有俞秀凡和造化城主两个人。如是俞秀凡拔剑相迫玄衣老人动手，此情此景之下，造化城主纵然是不愿动手，但也是无法推辞了。

可惜俞秀凡做不出这等蛮不讲理的事，心中念转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慈眉青目，外貌仁厚，实不像满身罪恶的人。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俞少侠对老朽的成见很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只是很深，而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形势。所以，在下觉着咱们应该尽早作个了断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说的也是啊！与其拖延下去，不如早作了断的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很好！城主请亮剑吧！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既然见到了老朽，还会怕老朽跑了不成？咱们总会有一个了断，不过，容老朽先尽地主之谊，咱们再打不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么，我看不用了。在下本是找事而来，阁下也用不着把我待如上宾了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你既然能够打到这个地方，老朽对你的武功、才智，都十分敬服，单凭此一点，老朽也该款待你一番。”

俞秀凡手握剑柄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这人老谋深算，外貌忠厚，内藏阴险，何况，江湖上一向有‘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’的传说。老实说，就算阁下准备的酒席上，有着龙肝凤髓，玉液琼浆，俞某人也吃不下去。”

玄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弟！可惜，你说的太晚了一些。”

俞秀凡还未来及答话，只见何湘红、陈娟黛带着八个白衣女婢，行了过来。

四个女婢抬着一张木桌，四个女婢各捧着一个木盘。木盘上各放着细

瓷碗。叩着大花瓷盘。

木桌就在两人的面前摆了下来，另外四个女婢，放下了手中的瓷盘，取开叩碗，是四盘美肴。

何湘红笑一笑，道：“老爷和俞少侠都请坐吧！小婢给你两位斟酒。”

早有白衣女婢替两人移过锦墩，陈娟黛却打开了一瓶女儿红。

玄衣老人道：“俞少侠，先请坐下，如是你觉着酒菜之中有毒。

可以不用。”说完话，自己却举起了筷子，在每样菜上尝了一筷，然后，后又干了面前一杯酒。

陈娟黛低声道：“俞少侠！酒菜之中无毒，请放心食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。贵城主已然表露的非常明显，不过，在下决定的事，一向不想更改，城主和陈姑娘，也不用多费心思了。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既然是不想进用酒菜，老朽一人吃也是无味的很。

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只管慢慢的吃，在下会很耐心的等候阁下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你来势汹汹，似乎是非要杀造化城主不可，你可认识造化城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了不是么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俞少侠！你能肯定我是么？”

俞秀凡怔一怔，道：“你不是造化城主么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老朽是不是造化城主，是另一回事，你不能认出老夫，那是可以确定了。”

俞秀凡双目注在玄衣老人的身上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这些话的意思是……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接道：“你对造化城中的事务，太过陌生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又太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够了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找到造化城主，然后，把他一举杀死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俞少侠！你可能找错人，也可能杀错人。”呵呵一笑，接道：“就算你真的找到了造化城主，又如你之愿，取了他的性命，你又能得到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没有求得什么，所以，我也不会得到什么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别说你杀不了造化城主，就算你杀了他，你不过只会受到武林道上几句赞扬之言，那只是浮云流水一般的虚名罢了，但造化城主能给你的，却是无比的尊贵，和号今天下武林同道的权威、财富、美女，应有尽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究竟是不是造化城主呢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这个么，要你俞少侠多费一些猜疑了，”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故弄玄虚。”

玄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造化城主，身外化身，自然是不会只有一人，俞少侠能见到老朽，已经是不容易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了只是造化城主的化身之一了？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这个老朽不会告诉你，你要凭籍自己的智慧去

判断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如若我把你杀死，造化城主至少又少了一个化身。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杀死老朽，并非是绝不可能的事，不过，那很需要费一番手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已经费了很多的手脚，才到了造化城中，自然是不怕再费手脚了。”

玄衣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！你不觉着自己的口气太大了么？”

俞秀凡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你果然是一个化身。”

玄衣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怎能够确定老朽是化身之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邪中之邪，恶中之恶，一代梟雄人物，怎会像你这样容易动怒。

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哦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所以，我确定你不是造化城主，他不是轻易动怒的人。”

目光一掠陈娟黛道：“陈姑娘！在下是否猜对了？”

陈娟黛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无用的丫头，你们据实说吧！我是不是造化城主？”

陈娟黛道：“我们见到的城主，和你一样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既是一样，你这丫头怎的竟不能肯定我是不是造化城主？”

陈娟黛一躬身，道：“城主有身外化身，有时间我们也不清楚。”

俞秀凡站起身子道：“在下有办法分得清楚。”

忽的长剑出鞘，寒芒一闪，闪电一般的快速，剑尖已逼到了那玄衣老人的前胸之上。

玄衣老人很镇静，望了抵在前胸的剑尖一眼，道：“造化城主如若这样轻易的被你杀死，还能称为造化城主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培养一个化身，也许要三年、五年，至少也要一年，两载，才能模仿的唯妙唯肖，但在下杀死一个化身，只需要一眨眼的时间。”

玄衣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完全误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误会什么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老朽是说，你杀不死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要不要试试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尽管请便！”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暗运劲力，手中窄剑向前一捩。但见那玄衣老人随着向前推进的剑势，向后一侧身子，俞秀凡的剑尖竟从玄衣老人的前胸上滑了过去。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那玄衣老人已双筷并出，挟住了俞秀几手中的长剑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现在是否已经相信了杀不死老朽的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信！”

玄衣老人颇感意外的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因为，你身上的衣服作怪。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承认了。”

玄衣老人笑道：“就算你猜对了，我也不会承认。你永远无法证明，我用的什么方法，避开你的刀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上一次当，多一次经验，我第二次出剑，就会改变一个位置。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道：“俞秀凡！能不能告诉我你第二剑刺向什么地方，我就再给你试一剑的机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不觉着在下说出来，太过吃亏了一些？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年轻人，老朽已安排很多使你吃惊的事，一要你见识。不过，你必需要有一些耐心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阁下之意，在下真得再忍耐一时了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你想动手博杀一阵，老朽可以保证下会让你失望，不过，那是最后的办法，也是最下等的策略，非到万不得已的局面，老朽实不愿意用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好吧！在下就先见识一下阁下故弄的玄虚。”

玄衣老人竹筷一张，放开了俞秀凡手中的窄剑。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道：“我第二剑刺出的部位，是你没有衣服掩遮的地方。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老朽倒是希望你下一次，仍然有出手的机会。”突然伸手合击三掌但闻步履声响，四个玄衣老人，鱼贯行了出来。

玄衣老人笑一笑道：“俞秀凡！你看看这四位，和老朽有何不同？”

俞秀凡定神一看，顿时大吃一惊。只见四个玄衣老人衣着。高低、脸型、神情，全身上下，没有一处不同。再看看那先前的玄衣老人，和四人也是完全一样，不禁一呆。

玄衣老人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他们不但外型一样，而且，连平常举动行为，也完全一样，对一件事的反应，和内心中的感受，也有着接近的观点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又仔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果然是惟妙惟肖的改扮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我们五人不但外貌相同，就是武功上，也有着很接近的成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很惊人，阁下还有什么更震惊人的东西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老朽准备了很多，很多，不过，咱们先一样一样的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已经见识过了，你们的易容术，高明的很。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！在我们五人之中，有一个是真正的造化城主，你能够确定是那一个么？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是阁下么？”

玄衣老人笑道：“如若老朽说不是，俞少侠是否相信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些事算不得什么，在下不愿用这份心思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你错了。这是一次很严重的考验，也是一道关口，你必需找出真正的造化城主，才算过了这一关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俞少侠！这是一次智慧的考验，希望你俞少侠能够安然过此关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发觉陈娟黛早已走的不知去向。

只见那说话的玄衣老人，突然举步而行，走人一排而立的四个玄衣老

人身前。

俞秀凡目不转睛，瞧在那玄衣老人身上，心中暗暗付道：不论你如何奸诈，我不信，你混入了四个人中，我就找不出你的真身来。

但见四个玄衣老人突然一转，迎上那快步而来的玄衣老人，五个合在一起之后，突然疾快的转动起来。人影一阵闪动，五个玄衣老人突然排成了一排站好。

只见当先那玄衣老人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！你看老夫是不是造化城主？”

五个老人转动的身法很怪异，俞秀凡确已无法找出哪一个是和自己谈话的玄衣老人。

俞秀凡没有立刻回答为首玄衣老人的话，目光由二、三、四、五人身上扫过，心中暗暗叫苦，忖道，这五人一模一样，如何能分辨出来？一时间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但听第二个玄衣老人说道：“俞秀凡！老未是不是造化城主？”

依序是三、四、五个玄衣老人，各自问了一声。

俞秀凡心中忖道：改扮出这几个如此相像的人，固然是十分为难的事，但如又能使他们武功也一般高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但闻那站在第五位的玄衣老人说道：“俞秀凡！你无法决定了，是么？如是你连这一点困难也无法解决，倒不如听老朽相劝，放下兵刃，投入造化门的好。”

俞秀凡突然脑际灵光一闪，暗暗忖道：造化城主能有今日成就，是何等自狂自大的人，岂会和这些人混在一起，这五个人怎么会是真的造化城主呢，心中念转，冷冷说道：“五位都不是真的造化城主。”

五个玄衣老人怔了一怔，面面相觑，答不出话。

俞秀凡察颜观色，心中落实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一关幸未难住在下。”

只见排在第四的玄衣老人突然向前行了一步，接道：“俞秀凡！

认识老朽么？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认识。五位不但衣服一样，面貌也改造的一模一样，更难的是诸位的声音也都是一个样，真是叫人无法分辨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老朽就是刚才要和你俞少侠一桌共饮的人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不论你是谁，那都不太重要，反正你们五位，都是冒充的。”

玄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就算是冒充的，但我这一身武功只怕是冒充不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会永远都是好运气，我也不相信你全身上下都穿有暗甲，这一点，希望你阁下心中明白。”

玄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狂的有些过分了。难道老朽这身武功，还不配和你动手一战？”

俞秀凡豪气勃发，仰天打个哈哈道：“我进人造化城来，早已想好这件事情。不论遇上了什么样的高手，在下都难免和他一战。

所以，阁下如若想以武功恐吓在下，那是打错算盘了。”

玄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！咱们五个化身，出迎阁下，有两个目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教！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第一，咱们考验阁下的智慧，算你运气好，通过了这一关的考验，但咱们还有第二个目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第二关么，咱们要考教阁下的武功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当然耳！但不知五位是一齐上呢，还是车轮大战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我们先有一人领教，俞少侠如是胜了，咱们就以四象阵法对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策划的很精密，设计的也周到，不过，要看诸位的运气如何了？”

玄衣老人踏上一步，道：“在下先行出手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你亮兵刃罢！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你小心了。”左手一挥，拍出一掌。

掌势带起了一股凌厉的暗劲，掌势未到，潜力先至。

俞秀凡并未拔剑击敌，却一吸气，向旁侧退开三尺。

玄衣老人冷笑一声，拍出的左掌衣袖之中，突然暴射出一道寒芒，疾如流星一般，刺向俞秀凡的前胸。俞秀凡万万未料到，他的衣袖之内竟然藏着兵刃，匆忙间拔剑一封。他出剑手法之快，天下似已不作第二人想。

但对方占尽先机，寒芒如闪电一般，俞秀凡的剑势虽快，但也只勉强封住了前胸要害，寒光吃剑一挡，斜斜向一侧滑开。只听一声噎的轻响，寒芒划着左臂而过，衣衫破裂，臂上也被划了一道数寸长的伤口鲜血淋漓而下。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这袖里刀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恶毒，也很卑下。”

玄衣老人怒道：“俞秀凡！你能够活着到达此地，全是城主的仁慈，要是城主真要下令把你处死，就算有十个俞秀凡，也早已魂归地府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造化城主，对在下并非仁慈，如是真夸了一份好生之德，那也希望把在下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。”

玄衣老人接道：“你这人，简直是不堪救药了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已经失去了先机。”

玄衣老人冷哼一声，右手一挥，迎头劈下。

俞秀凡对他已生出了极大的惕警之心，不敢稍存大意，就在那玄衣老人举起右掌的同时，长剑也刺了过去。

一进一迎，快速至极。只见到寒芒一闪，耳际间已响起那玄衣老人的惨叫之声。凝目望去，只见俞秀凡的长剑，由那玄衣老人的手中刺了进去，直透入一尺多深。

这一剑的方位，巧妙之极，剑循手心刺入，穿骨破肌，一尺多深，剑尖还未透出肉外。

站在一侧的四位玄衣老人，看的脸色一变，神色间露出了畏怯之情。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你的双手和没有衣服掩遮之处，就没有保护的甲冑，你应该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极度的痛苦，使那玄衣老人的身躯，有些微微的闭抖。但他却强行忍着，忽然一挥左手，一把长约九寸的匕首由袖中飞出，斩下了右臂。冷冷说道：“俞秀凡！告诉老夫一件事，你用的什么剑法？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用的剑法是……”

这本是无招无式的剑法，俞秀凡一时间也想不出它叫什么名字。

玄衣老人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好恶毒，竟然叫老夫死不瞑目。不过，造化城主动参天地，你也难生离造化城。”左手一扬，自断咽喉而死。

俞秀凡右手震动，扔去剑上的一截手臂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很抱歉，老前辈！我很想告诉你，但我也不知道应该给这剑法起个什么名字？”

就这一阵工夫，另外的四个玄衣老人，已然布成了四象阵法，把俞秀凡困在中间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四位准备合手而攻了？”

四个玄衣老人神情肃然，各自举起了右手。

俞秀凡忽然感觉自己已陷入了四只手掌的围困之中，全身方位，都在四只掌指的笼罩之下。

四个玄衣老人的神情，十分严肃，随着俞秀凡移动的身躯，缓缓移动双手。

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，盘算目下的处境，不论对那一个出手，就可能受到另外三方面的攻击。而且，这种攻击，有如洪流、狂潮一般，无法遏止。

也就是说，不论俞秀凡的剑法有多么快速，也无法在杀死一人之后，抽回长剑，杀死另一个人，或是封挡另外三人的攻势。心中推算的结果，俞秀凡自觉以最快的速度，出剑收剑，最多能杀死两个人，自己亦必在另外两个人的攻袭下，伤在两人手下。

俞秀凡并不怕死，但他感觉到此时此情之下，自己还不能死。

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，他必需保下性命。他开始考虑，准备牺牲一条左臂，或是一条腿，以求保全性命的办法。四个玄衣老人似乎也被俞秀凡的快剑吓着了，一时间，也不敢出手。双方面暂时形成一个僵持之局。

无名氏回顾了石生山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石兄！咱们应该帮个忙了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对阵相搏，以命拼命，全要凭真功实学，除了武功之外，还有别的什么办法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有一条命，可以替公子死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哦……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四个玄衣老人的架式，分站了四个方位，看起来，似乎是同时出手。俞公子的剑法虽快，但他也无法同时对付四个人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不错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所以，咱们替公子分担一下，你攻正南方位的玄衣老人，我攻正西方位，只要引开两人，就算给公子帮了忙。”

石生山点点头道：“好！你下令咱们立刻出手。”无名氏低声道：“石兄，记着！这些玄衣老人，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咱们必须全力施为，至少，这一击，要使两个人分心对付咱们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就算他们武功高绝，但咱们全力一击，至少也可以逼他们出手封架。”无名氏道：“有咱们两个人，至少可以帮公子一半的忙。”

石生山下再多言，吸了一口气，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准备出手。

无名氏也暗暗把功力提聚到十成，只听俞秀凡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两位不可莽动，那将乱了我的章法。”

无名氏一皱眉头，拦住了石生山，生恐他独自发动，一面说道：

“咱们自己无能助公子对付强敌，但我们全力攻向两人，至少，可以分分他们的心神。”

我相信，只要一分敌人精神，就可能给了公子很大的帮助。”俞秀凡道：

“这造化城中的高手，不是只有这四个人。”

只听一阵哈哈大笑，接道：“说的是啊！老夫化身千百，如若不存心和你见面，就算你们找遍了造化城每寸土地，也无法找到老夫。”

随着那说话之声，又一个玄衣老人，大步行了进来。

这老人也生的慈眉善目，和适才五个老人全是一样。

只见他举手一挥严阵待敌的玄衣老人，突然各自收掌后退。

俞秀凡目注那最后现身玄衣老人身上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玄衣老人接道：“别管老夫是谁，我想先证明一件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我要你先看一个人，亲自看看他背叛老夫的下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玄衣老人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带他进来！”

一侧室门大开，两个剑手押着那出卖主人的青袍老人行了过来。

俞秀凡一眼就看出那青衫老人，正是冷酷残忍，但自己又很怕死的刑堂堂主。他双手反绑，双目也被一条黑色的布带勒住，所以，那青衫老人还没有看清楚室中的情形。

只听那玄衣老人冷冷说道：“挑开他蒙眼的黑布带子。”

随行剑手长剑一探，寒芒掠面而过，挑开了青衫老人脸上蒙面的黑纱。

青衫老人蒙面黑纱已经挑开，看清了室中之人，突然双腿一软，对着玄衣老人跪了下去。

玄衣老人望也未望青衫老人一眼，却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

“俞秀凡！你已经见到了老夫，似乎是用不着再急了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夜长梦多，在下希望早些和你作个了断。”

玄衣老人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能够确定老夫的身份么？”

俞秀凡回目望去，只见另外的玄衣老人，都已悄然而去，一具尸体，也同时被人带走。

宽敞的大厅中，似乎是只余下了一个玄衣老人。但俞秀凡仍然无法分辨出这人的真实身份。

轻轻吁一口气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阁下，请教一件事。”

玄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别抱大大的希望，老夫不愿说谎，但也不愿回答所有的问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究竟有多少化身，在下如何才能见到真的造化城主？”

玄衣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也许你已经见到了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造化城主就是阁下了。”

玄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老夫处置了叛徒，咱们再说吧！”

俞秀凡转眼一顾那青衫老人一眼，冷笑一声，转过脸去。他心中对此人有着无比的厌恶，只觉他杀人的冷酷和他求命时的卑下，都是天下最丑陋的面孔。

但闻青衫老人说道：“属下被迫，献上了秘道之钥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情非得已。”

青衫老人接道：“城主明察。”

玄衣老人笑一笑，道：“你帮我多年忙，不知道替我惩治了多少叛徒，这份功劳不算大，也不算小。”

青衫老人接道：“城主明察。”

玄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几时原谅过背叛我的人。”

青衫老人突然飞身而起，向外冲去。他武功高强，虽然是双手被反绑，但这一冲之势，仍然是强大无比，疾如闪电一般，向外冲去。

只听那玄衣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想走么？”突然一扬右手，三点寒芒，疾如流星一般，破空而出。

那青衫老人向前奔冲的身子，被那飞出的寒芒击中，惨叫一声，身子生生被拉了回来。

原来，那三点寒芒之后，带有着三道极细的银线。

无名氏失声叫道：“三星夺魂镖！”

玄衣老人回顾了无名氏一眼，却对两个剑手说道：“斩断他两条腿。”

两个剑手应声出剑，察的一声斩下了青衫老人的双腿。

青衫老人口中发出一声惨叫，玄衣老人却一挥手，冷然说道：

“段堂主！你一生杀了不少的人，手段惨酷，使整个造化门中人，听到行刑堂主四个字全身发抖，看到你的人，不寒而栗，一个人的威风被你抖尽了。”

青衫老人口中发出惨厉的叫声，道：“我替你们建立了无数的功劳，逼问出多少别人无法逼问的口供，我落下残忍冷酷之名，你们却得到了想知道的内情。罪恶和错误，都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，你们却坐其享成。”

玄衣老人冷冷接道：“住口！”右手用力一收，三个血洞，激射出三股鲜血。

目光转到了两个剑士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拖出去，丢在狼窟里！”

两个剑士应了一声，抬起那青衫老人的尸体，也捡走了残脚断腿。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号称人间仙境的造化城，竟然还有狼窟。”

玄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有狼窟。而且，那座狼窟的规模十分大，只要打开铁栅，千只恶狼，立刻就可以冲了出来，择人而噬。”

俞秀凡突然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阁下也不是造化城主。”

玄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这样武断，可有所本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，一代枭雄，他决不会拿狼群来施以威胁。”

玄衣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果然是造化城一个劲敌，目下，你只有两条路走了，一个是埋骨此地，一个是投入造化城中。”

俞秀凡目睹他施放三星追魂镖的快速手法，心中早生警惕，手握剑柄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之间，也该作个了断了。”

玄衣老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很急于拢一个结果出来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，有如许多的化身，不知几时才能够见得到他，阁下多耽误我一刻时间，在下就可能减少一分体能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减少体能，此言何意？”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有着重重的保护，在下如不能过关斩将，就无法见得到他。过关斩将，难免搏杀，这就要耗消不少体能。而且，诸位可以轮流出战，分别进食，但俞某人非要苦撑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玄衣老人道：“你怕我们在食物之中下毒，未免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造化城对付俞秀凡，大约还不用下毒手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你们的食物之中，没有下毒，在下也不愿食用。”霍

然站在身子，接道：“在下话已说完，阁下可以出手了。”

玄衣老人缓缓站起身子，突然挥扬双手。

双方还有着相当的距离，那玄衣老人未拔兵刃，加若只用双手攻敌，俞秀凡很可能有疏忽大意之心。但他看到了那玄衣老人施放三星夺魂镖，那是快如闪电的手法。

俞秀凡心中有备，以最快的手法，拔剑击出。玄衣老人双手抬起了一半，俞秀凡的剑已然刺入了老人的咽喉。三星夺魂镖，也由那玄衣老人的手中射出，但因方位不对，都射在俞秀凡身侧地上，镖尖冲入了三寸多深。

玄衣老人睁大着一双眼睛，瞪着俞秀凡，有着死不瞑目的感觉。

俞秀凡冷然一笑道：“你想知道哦这一剑，用的什么剑法，是吗？”

玄衣老人点点头，口中发出呱呱的怪叫声。

原来，俞秀凡手中的一把窄剑，虽然刺中了玄衣老人的咽喉要害，但剑身太窄，只刺断了一半的咽喉，再加上他深厚的功力，虽中要害，但他仍能支持着不倒下去。

淡然一笑，俞秀凡缀缀说道：“我用的剑招没有名，我要刺你的咽喉，就拔剑刺向你的咽喉。”

玄衣老人口中咕咕两声，一闭双目，倒了下去。

俞秀凡还剑入鞘，回顾了无名氏和石生山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，请记住！加若未得在下同意，两位最好不要出手，免得分我心神。”

无名氏笑道：“如是公子不幸被人杀死，咱们两个人，对方也下会留下我们的性命。所以，咱们至少要死在公子前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因为他们还未把两位看成强敌，所以，两位的机会很多。再说，我还有很多借重之处。”

无名氏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借重我们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诸位的江湖阅历，比在下高明很多，在下正需要两位的指教。”

无名氏叹口气，道：“公子，目下的情势十分明显，造化城主似是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起来，准备对付公子了。”

俞秀凡潇洒一笑，道：“无名兄，这是区区进人这造化城时的心愿，我希望造化城主，拿出最大的力量对付我。”他说的声音很高，这座敞厅中如若有人，都会听得很清楚。

石生山低声道：“公子！如若刚才那四个玄衣老人一齐出手，你有几成胜算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十成！”他本是从不说谎之人，话说出口，顿觉双颊飞红。

石生山哦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多余的操心了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所以，两位要多多保重。”

无名氏四顾一眼，突然高声大笑，道：“公子！咱们进入此城之前，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咱们也不能拖延时间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那就不容等他们安排好了一批一批的来对付咱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无名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无名氏接道：“打进去！见一个，杀一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办法不错，咱们向里面搜进去。”

但闻一阵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用不着诸位搜进去了。”屏风后面，转出了四个人来。

那是四个身份完全不同的人，但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四个人都够老。

一个白眉垂目，身着黄色袈裟的老僧，手执戒刀，腰间挂着两面铜钹。

一个花白长髯飘垂胸前的青袍老道，背上斜插长剑。

一个土布长衫，稀疏一个白发，留着花白山羊胡子的矮老头儿，手中握着一根龙头杖。

一个头戴竹笠，身披蓑衣，手中执着一根金色鱼竿的老人。

这四人，四种完全不同的身份，一字排开，拦住去路。

俞秀凡挥挥手，示意无名氏和石生山退开一些，一抱拳，道：

“四位老人家，在下俞秀凡，给四位见礼。”

黄衣老僧合掌喧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你就是那位身怀绝技的俞少侠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晚辈，大师是……”

黄衣老僧接道：“老袖法号忘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忘情大师！”

黄衣老僧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的法名倒是含有禅机，但不知可否告诉在下来自何处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出身在嵩山少林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嵩山少林寺，一向彼武林同道视作泰山北斗，今日有幸得会高僧。”

忘情大师淡淡一笑道：“夸奖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德高望重，不知何以会投入造化城中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俞少侠和老袖初见面，怎知老袖德高望重？”

这等称颂之言，本是随口说出，俞秀凡却未想到这老和尚竟然会这么反口相问，不禁一呆。

忘情大师脸色一变，冷冷接道：“年轻人，不可随口胡说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佛门高僧，想不到，竟然还涉猎儒术。”

忘情大师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小施主，看你年轻俊雅，骨格情奇，又带着满脸书卷气，死了实在可惜。”

两人一番交谈之后，俞秀凡原本对他有着极高的崇敬之心，已然消失，冷冷说道：“原来大师还会麻衣相法，当真是饱学高僧。”

忘情大师冷冷说道：“年少气盛，戒之在斗，似你这般狂妄，怎能活得久长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也粗通相术，揽镜自视，发觉颇有长命之征。”

忘情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药医不死病，佛渡有缘人。阿弥陀佛！”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俞秀凡目光转到那老道身上，道：“这位道长，仙风道骨，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，当今之世，以武当盛名最著，阁了不会是出身武当吧？”

青袍道人拂髯一笑，道：“贫道么，武当金星子。”

俞秀凡摇摇头，道：“意外呀，意外！”

青袍道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造化城中，藏龙卧虎，你这点年纪的人，如何能透悟玄机。

你如能活得下去，遇上的意外还要多些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到那土布长衫的矮老头儿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能和少林高僧，武当名道同进同出，想来，阁下也是大有名望的人物了。不知可否见告姓名？”

上布老人道：“老夫土龙吴刚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土龙吴刚一裂嘴，皮笑肉不笑的说道：“老夫退出江湖已经二十余年，那时间你大约还没有出生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阁下虽然退出了江湖很久，但阁下的声名，仍然在江湖上传诵。”

吴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是吃米吃面长大的，不是被人骗大的。阁下这点年纪，就想对老夫施展诈术，真是有些自不量力了。”

俞秀凡不再理会上龙吴刚，却望着那头戴竹笠、身披蓑衣子执金色鱼竿的老者，说道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竹笠老者缓缓说道：“老夫金钓翁。”

俞秀凡睛中观察这四人，发觉了都不像邪恶之徒，除了那位土龙吴刚有些介于邪正之间之外，另外三人，一个个都是满脸正气不像是邪道中人。

俞秀凡有些想不通，何以这些人，竟都会甘愿作那造化城主的爪牙。内心中感慨万端，忍不住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师！这长！在下进入过人间地狱，也到过少林和武当别院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他们都好吧？”俞秀凡道：“好！他们虽然在毒物折磨之下，但还有不少人凤骨鳞峒，不甘屈服于毒物折磨。”忘情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兰因絮果，勉强不得，俞少侠，不回弹弦外之音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咱们不说前因，只谈眼下，四位虽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前辈，但我俞某人决不会轻易认输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大师已示禅机，这种事，勉强不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也不会因俞某人的不屈，而甘愿退让了。”

吴刚道：“废话。如是我们甘于退让，也不会现身出来了。”

金钓翁道：“我们四人现身之后，还没有留过一条活命的纪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想当然耳！以四位修为之高，同时现身出手，武林中有什么人能够逃过生命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并非是绝不可能，就老袖所知，当今之世，就有一可能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金笔大侠艾九灵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艾大哥……”自知失言，立刻住口。

上龙吴刚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是艾九灵的师弟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艾九灵芝出诸位前辈的人合力调教，他们都已逝世，不可能是他师弟。”

吴刚道：“他如非艾九灵的师弟，怎会称那艾九灵为大哥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这个么，有很多原因。”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可能是艾九灵的义兄弟，也可能是艾九灵培养的一位年轻高手，专门来对付咱们了。”

吴刚道：“如若他是艾九灵培养出来的新人，那应该称艾九灵力师父才对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会不会是故弄玄虚，要咱们揣测不透。”

吴刚主：“不错，不错。定然是这个原因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艾大侠是何等江湖君子，武林高手，不用这等诈欺手段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那你小子究竟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兄弟！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艾九灵和你可是金兰之交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用不着多费心机了，有什么话，问我就是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好！先说说你和艾九灵的关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兄弟相称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艾九灵是你的大哥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是！”

金星子道：“你们是金兰兄弟，叙过年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没有。我们一句话，他是大哥，我是兄弟，用不着换什么金兰谱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这一身武功，可是艾九灵传授你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不觉问的太多了么，就算我愿意说，诸位也不好意思听下去罢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道兄，看来，今天是难免一场血战了。”

吴刚接道：“你是准备拼命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不过，在下希望未动手前，向诸位请教一件事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你想问我们为什么甘愿投入造化门中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四位都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何以会甘愿在造化门中，听命于人，作造化城主的爪牙？”

金钧翁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是我们的事，阁下似乎是不用多问了，因为你问了也得不到答复。”

俞秀凡突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造化城主能使诸位武林高人，为他效命，自然是有它不凡之处，在下真是想识一下那位造化城主的真实面目。”

金钧公笑一笑，道：“有一个办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像诸位一样，卖身投靠人造化城中。”

吴刚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在下想不通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”

### 第三十三回 惊天剑法 百招大战

俞秀凡道：“除非四位能把我系死此地，在下就无法见到造化城主，如是在下能过四位这一关，大约不会再遇上更厉害的人了。”

金星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，别把我们估计的太高，在造化城中，我们并不是武功最强的人。”

俞秀凡心中震动了一下，口中淡然一笑道：“道长的意思，是说在下就算过了四位这一关，仍然见不到那位造化城主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如若你算我们四人是一关，见到造化城主时，你最少还要再过三关以上，一关比一关难过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也许诸位说的很真实，不过，在下既然来了，不论结果如何，在下都要全力以赴，四位是一个个出手呢，还是四个人一起出手？”

这一问，顿然使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问答不上话。原来，四人自投入造化城中之后，一向是联手拒敌，但俞秀凡这么一问，四人反而有着不好意思开口的感觉。

沉吟了半晌，吴刚才冷冷说道：“你们三人一齐出手，我们四个人联合对敌，人数上，你们只少了一个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对敌，一向是单枪匹马，不容群打群殴。”

吴刚道：“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我们四人这些年来，一直是联手拒敌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四位如想一齐出手，实也不用找很多的理由出来。”

吴刚冷冷说道：“就算我们四人一齐出手，你也无法把此事传扬于江湖之上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听阁下的口气，似乎是俞某人一定要死在诸位之手了。”

吴刚道：“不错！你小子死定了。”

俞秀凡仰天大笑，道：“想不到武林道上的前辈风范，竟然是如此的不堪承教，好叫在下失望，”

四个人都听的脸上一热。

金星子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！咱们既然投入了造化城中，个人的声音利害，早已抛置九霄，就算你把此事传扬江湖之上，咱们也不会放在心上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道：“道长这一解说，倒叫俞某惭愧。一个人。

如是完全不理睬名誉的价值，就算是万人唾骂。千夫所指，那也算不得一回事了。”

吴刚怒道：“你小子骂人的技术不错啊！入骨三分，却又不带一个脏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骂几句不痛不痒，又有什么关系，阁下既然能做出来，难道还会怕别人说么？”

吴刚道：“大师！道长！金钧兄！咱们出手，这小子口舌如刀，叫人听了难过。”

忘情大师白眉微耸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施主！事已如箭在弦，徒逞口舌之利，于事何补，咱们四人合手，让你一招先机。

请出手吧！”俞秀凡望望手中的窄剑，道：“这把剑，是造化城中行刑堂主所用，沾满义士碧血，小可不愿使用。如是四位还有一点公道之心，交还小可的佩剑如何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你用的可是一柄宝刃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凡铁铸成的普通兵刃，但不知四位，是否有这个风度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还给他顺手的利剑，要他输的心服口服，不知大师。道长和吴兄的意见如何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袖亦有此意。”

金钧翁高声说道：“把他的兵刃送上来。”

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，由屏风后传了出来，道：“金老稍候，在下立刻

去取。”

忘情大师等也未再出言相激，四个人分占了四个方位，把俞秀凡围在中间。大厅中沉静下来，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一个全身白衣的佩剑少年，手捧一把长剑行了过来。

土龙吴刚抢先伸手接过，一按机簧，抽出长剑，仔细看了一阵，又瞧瞧剑柄、剑身，还剑入鞘，道：“拿去！”五指一松，用掌心的内力，把剑投向俞秀凡。

俞秀凡接过长剑，冷然一声，道：“吴前辈！在下的宝剑如何？”

吴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是一把凡铁长剑，如若一定要老夫评论一下，这把剑唯一的可取之处，就是它有些年代了。”

俞秀凡弃去手中窄剑，弹剑长啸，道：“一把剑的名贵与否，锋利固很可贵，担它只是剑的本身。但名剑侠士，红粉佳人，好的剑，必需施用的有。”

吴刚怒声喝道：“住刚老夫是何等身份，岂能听你这个后生晚辈说教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突然摆出一个剑式，道：“诸位既然不愿听晚辈的相劝之言，那就请出手吧！”

吴刚抢前一步，正想发动攻势，但却突然向后退了一步。金钊翁摆动手中的金竿，但也没有出手。金星子移动了两步，又回原位。只有忘情大师没有动，但却皱眉头，一脸冷肃神色，肃立不动。四个人，八只眼睛，都睁的大大的，望着俞秀凡。

俞秀凡脸上是一片诚正冷肃之色，右手中的长剑，斜斜指向左面。这是个很奇怪的剑式，但全身上下，却全都保护在剑身之下。以忘情大师等四人的武功，竟然也找不出下手攻击的地方。

俞秀凡也有很沉重的感觉，这四大高手分站方位，有如一道环围的铜墙铁壁一般，没有一点可以子人突袭的空隙。但更难：

承受的，是那四人冷厉的气势，不用出手，那一股强大的气势，已然直逼过来。就像是四团火，不用烧到你，但那散发出的热力，就有着一股炙人的力道。

土龙吴刚有些暴躁的说道：“金星！你是用剑高手，看看他：

这是什么剑法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贫道如是能瞧出来，不用你吴兄吩咐，我早就出手了。”

金钊翁道：“这不是艾九灵传他的剑法，咱们和艾九灵动过手，从来没有见过他练这招剑式。”

俞秀凡不断的运集真气，把真气逼注剑身之上，一把凡铁兵刃，透出了俞秀凡运集的内力，逼出了阵阵剑气。

金星子道：“贫道浸沉剑道数十年，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剑式。”

吴刚道：“难道这是他自己创出来的不成，老夫就不信这个邪。”一侧身，准备出手。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知道，这是惊天三剑中的第二式——

‘石破天惊’。”

吴刚移动的脚步，又收了回来，道：“惊天三剑，不是已经失传很久了么？”

金钊翁道：“大和尚！你既识出惊天剑中的剑式，就该想一个破解之法才是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没有破解之法，才被称为剑中之绝。”

吴刚道：“总不成，咱们就这样干耗下去吧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多耗一刻，咱们就多一些机会。”

吴刚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等他先发动，咱们才能找出剑中的破绽，”

吴刚道：“你知道他攻向谁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不知道，他这守中寓攻的剑式，防守四面八方。

咱们四个人，任何人，都可能受到他的攻击。”

吴刚冷笑一声，正待开口，发觉了俞秀凡剑气更盛，西道目光，也逼视了过来，心中忽生畏惧之感，不敢再多开口。

金钧翁突然又摇动手中的金钧竿，道：“老夫发动，三位给我接应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好！”长剑斜斜指出，剑诀领动，摆出了迎接金钧翁的气势。

吴刚微微一抬龙头杖，也准备出手相助。忘情大师右手握住了戒刀的刀柄，左手大指，食指，捏住了一面铜拨。局势已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，双方面立刻就是一场火拼。

俞秀凡手中的长剑，忽的开始微微摆动，剑尖忽而指向金钧翁，忽而指向吴刚，忽而转向忘情大师。忽然转向金星子。

金钧翁等准备发动的攻势，又突然的停了下来。原来，四人发觉那俞秀凡整个的人，已和长剑凝结在一起，剑势转动时，整个气势，也都随着摇摆的剑势在转动。这就便四个人，都为之犹豫起来，肃立不动。

四个人停下来之后，俞秀凡摇动的剑势，也缓缓停了下来。

忘情大师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诸位！咱们向后面退开一些，再商议一阵。”

这四个人都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，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，自有很高明的辨别能力，他们发觉了俞秀凡是一位很难对付的人物，那静如山岳的气势，使人感觉到极难对付。

金星子首先响应，一吸气，脚未移步，腿未屈膝，人却突然间向后退出两尺。金钧翁也向后退了三步。

土龙吴刚一提气，也准备向后退开时，俞秀凡手中的长剑，突然寒芒暴长，疾向吴刚攻去。

这一剑势道如长虹电射，快速之极。吴刚疾举手中龙头杖封向俞秀凡的长剑。

金钧翁一抖金竿，一条银线，疾飞而出，带着一个金钧，击向长剑。

同一时间，金星子的长剑，也伸了过来，封挡俞秀凡的剑势。

吴刚的龙头杖，虽然很快，但仍然慢了一步，俞秀凡的长剑，已然先行攻到，龙头杖举起时，长剑已然划过了吴刚的左肩。但闻当的一声轻响，金钧翁飞出的金钧，击中了剑身。

金星子的长剑，也化做了一道银虹，护住了吴刚半个身子。三人一齐施为，才算把俞秀凡的剑势变化封住。

俞秀凡一击中敌之后，伸出的长剑，又突然收了起来。

吴刚脸色铁青，左肩上裂了一个半尺长的口子，鲜血淋漓而下。金钧翁一挫腕，飞出的银线金钧，又缩回了金竿之中。金星子也收回了长剑。

土龙吴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老和尚！你为什么不出手，他攻向老夫时，目下了一个空隙，你可以趋势出手的。”

熊大师道：“他出剑太快，时机一闪即逝，换了被人也一样无法出手。”

吴刚怒道：“老道士和金兄，都能攻出兵刃，至少你可以打出飞钹，为什么站着不动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没有把握的事，老衲怎能轻易出手。”数十年来，我这一对飞钹，一出手从未落空，至少，也要见到对方流出鲜血才行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两位不用争执了，大敌当前，此刻不是吵架的时刻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秀凡的剑势太快，对咱们的威胁也太大，不杀了他，咱们是席难安枕，食难知味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可以奉告三位一言，俞秀凡刚刚攻出的一剑，并不是惊天三剑中招式，他只是刺出一剑，快如电光石火的一剑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是惊天三剑中的招术，那是什么剑法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他就是简简单单的刺出一剑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刺出一剑，就有这样的厉害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不错。就是平平凡凡刺出的一剑，只是他得了个要诀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什么要诀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快、准二字。老衲在武林行道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、准的剑法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个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咱们四人合手以来，从未遇过对手，而且，出手一试之下，立刻就可以判断出胜负之数，不但老初心中有数，就是三位心中，也都还有着致胜的把握。当年咱们合手对付艾九灵，虽然觉着他武功精绝，但咱们都还有着不会败给他的感觉，果然在苦拼了百招之后，他负伤而逃。现在，咱们虽然面对着一个后生晚辈，但三位是否有胜他的把握？”

三人面面相觑，沉吟了良久，金星子才缓缓说道：“贫道心中，实无把握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金钧兄呢？”

金钧翁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

忘情大师道：“吴兄呢？”

吴刚道：“一对一，咱们谁也无法封住他的快剑，但如说四人联手，也无法胜他，那就未免有些夸张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四人一齐出手，各出全力，也许可以制他死地，但咱们至少也要死亡两人。”

吴刚道：“大师的意思，可是说咱们四人之中，哪两个应该死亡是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是绝对的死亡，另两个人，也有一半的生存机会。”

吴刚道：“咱们总不能知难而退吧！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不能退缩，但也不能糊糊涂涂的死去。”吴刚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师！”

咱们总不能就这样对下去吧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是最高明的办法。目下的形势，不但要比武功，而且还要比修养，何况时间愈久，对咱们愈是有利。”

吴刚道：“干耗着，等他出手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对！不过，俞秀凡不会轻易出手，这表示他不但在剑术上有着特殊的成就，就是在涵养上，也有着极深的修为。”

吴刚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咱们四个人，和一个毛头小孩子面对面的干耗下

去；岂不是落人笑柄的一件事！”

金钧翁道：“咱们作了造化城主的杀手，难道还怕落人笑柄。

再说咱们杀了俞秀凡，这件事也不会有别人知道，不论怎么算，都比死了好一些。”

俞秀凡这一阵全神贯注，思索惊天剑谱中的剑法，他本有过目不忘之能，这一全力思索，顿然感觉到脉络分明，连接三式的剑法，——呈现脑际。原来这惊天剑谱中，有一套剑法变化，惊天三剑式，只是这套剑法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已。

俞秀凡想通了剑法之后，突然弹剑轻啸道：“四位打算的很好啊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，“衡度情势，咱们只有如此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四位把在下估计的太低了一些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愿和四位拼搏百招；让你们见识一下！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是说彼此交手百招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咱们互拼百招，以定胜负，如是四位在百招之内，还未胜得在下，四位准备如何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阁下如是准备和咱们搏拼百招，我们还不能胜你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试试如何？”

吴刚道：“好！只要你不用快剑制敌，咱们过手百招，我们如若不能取胜于你，我吴某人第一个引剑自绝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你不愿死，还有一条可选之路，那就是追随我俞某人，作一个从卫。

”

吴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吧！就此一言为定。”

俞秀凡目光一掠忘情大师和金钧翁道；道：“三位如何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阁下的意思呢？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四位心中都相信在下如若和各位以剑术相搏，百招之内一定可取我之命，是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不错。自我们四人联手以来，很少有遇上十合之将。艾九灵之能，也没有和我们拼过百招，要么、你能在十招之内伤了我们，如是拼搏百招，你取胜的机会实在很渺小。”

俞秀凡道；“在下就是有些不信邪，咱们以百招为限，如是过了百招，请位还没有伤了我，诸位就要脱离造化城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小施主口气太大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打足百招，在下如若被四位所制，那就甘愿弃剑听命，任凭四位处置，或是横剑自绝，或是把在下缚往去见造化城主。但是四位呢？”

金星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大师。金钧兄，你们觉着如何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咱们有十之八九的胜算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老夫也是这样的想法。”

吴刚道：“赌一下吧！咱们胜算在握，那就不用再犹豫不决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好！俞秀凡，老衲答允了，如是能过百招，还未受制，老衲愿弃刀认输。”

金星子、吴刚。金钧翁齐声说道：“我们也愿赌一下。”

俞秀凡疾退两步，长剑斜指，道：“诸位请出手吧！”

吴刚龙头杖缓缓举起，道：“俞秀凡！如是在百招之内，你伤了我们，那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难道那也算在下输么？”

吴刚道：“理当如此。讲好的你要撑过百招，百招之内，你不能取我们四人之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岂不是要我自缚手脚？”

吴刚道：“主意你出的，条件你提的，我们要四人合手，攻你百招，如是我们四人缺了一个，百招威力，减低很多，那自然不能算数。”

原来，他心中明白，俞秀凡对他衔恨最深，很可能先取他性命，所以提出了四人合攻百招的条件。忘情大师、金星子，金钓翁虽然是觉着吴刚之言，有些强词夺理，但这时四人利害所致，所以无人提出反对。

俞秀凡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！但四位要说话算话。”

金钓翁道：“放心！放心！我们既然答应了，决不会改变。”

无名氏突然说道：“公子！这太不公平了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他们四人，公子一个，还要在百招内不能取他们性命。这是一个阴谋，诡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两位！自咱们进人造化城中，哪一件事对咱们公平了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至少，公子不应该答应他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事情说的很清楚，我只是不能取他们的性命，但他们如是要作亡命的硬拼，我可以伤他们，斩下他们一条臂。

或是砍下他们一条腿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唉！公子决定了，属下等也不再多言了。公子一身承担着武林正义的绝续，还望多多珍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站开些，替我掠阵，不许出手相助。”

无名氏、石生山应了一声，向后退出了四五尺远。

俞秀凡长剑突然抖起一片剑花，换了一个剑式，道：“四位请上吧！”这是一个完全守势的剑式。

吴刚道：“大师！咱们用什么手法攻他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先用密雷急雨，各攻五招、看看他如何防守。”

只听那四字代号，就知道这是一阵狂急的猛攻恶势。

金星子首先发动；长剑一探，突然间幻起了一片剑花，分向俞秀凡五处大穴刺到。这剑势很奇怪，幻起的剑花，有如同时用五把剑分射出来。叫人无法分辨虚实。这是精深的内功，硬把一支剑化成五道剑气，每一道部可以由虚变实，由实变虚，除非能同时把五处攻袭，一起封住，任何一道，抵隙而入，就可以取人之命。

俞秀凡右手一挥，长剑挟一股疾风，挥扫而出，化成了一片护身剑幕。但闻一连串金铁交鸣，金星子五道剑气，尽都被封挡开去。

吴刚大喝一声，龙头杖挟一股凌厉的风声劈下，有如泰山压顶一般，直落下来。俞秀凡突然间长剑化龙，斜斜里由里由一个不可能角度转了过来，斩向吴刚的右臂。剑势捷劲，迎向吴刚的右腕，身子却随着剑势转向一侧。吴刚被形势所迫，一吸气，硬把向前的攻势，给收了回来，向后退开五步。

俞秀凡还未来得及借势攻敌，一道金光，闪电般点向前胸。

是金钩翁发动的攻势。

俞秀凡长剑斜转，剑上蓄力进发，当的一声，封开了金钩翁的鱼竿。

这不过是一瞬间的时间，金星子。金钩翁和吴刚，各攻了一招。只有忘情大师，仍然站着未动。

俞秀凡接过三人各攻一招之后，全神贯注在忘情大师的身上。那知忘情大师竟未发动攻势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！怎么对俞某手下留情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我们各攻五招，老初亦必会凑足五招之数，俞少侠只管放心。”

俞秀凡脑际中熟记的剑法，如潮水一般涌了过来，立时长啸一声，挥剑攻出。这一次，他抢先出手，剑势却直取肃立未动的忘情大师。

石生山低声道：“无名兄！老和尚誉满武林，沦落为造化城中杀手，大概内心也有些惭愧，他一直动口不动手，岂不是给公子减少一个劲敌，在下想不通，公子何以出于撩拨他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老和尚腹笥渊博，如若给他多些时间，只怕他会看出公子的剑路，所以公子要迫他动手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石兄，公子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智慧、才略，也在咱们之上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这一点，兄弟也感觉到了，只是不如无名兄这样透彻罢了。”

两个人谈几句话的工夫，场中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。

忘情大师在俞秀凡有意的撩拨之下，出手还击。避开了俞秀凡刺来的一剑之后，还击了三刀。虽是三刀，但看上去有如一刀，快如星火的攻势，把三招完全不同的攻势，绵连成一招。

俞秀凡剑起如风，铮铮铙三声金铁交鸣，硬把三刀封开。

双方刀剑、内力交触互击的一拼，也不过眨眼之间的工夫，但心中都已感觉到遇上生平少遇的强敌。

忘情大师原来十分严肃的脸色，在这一刀互拼之后，忽然间轻松下来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好剑法啊！好剑法！只是在下不明白，俞少侠，何以会舍长取短？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是说，你这剑法虽好，但和你那出手如电的快剑相交起来，实不足相提并论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心怀大愿，只希望能攸四位顽石点头。”

忘情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心愿！大心愿！不过，大愿难偿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求其在我罢了。”

但问吴刚大喝一声，龙头杖有如排空巨浪一般，挟一股疾猛的杖风，横扫而至。

俞秀凡心头凛然，只觉这一杖的威势，可以横断钛桅，碎碑开山。虽然，俞秀凡感觉到自己内力充沛，行气似虹，但也不敢以轻灵的长剑，硬接对方的杖势。

一提气，身子忽然间向后退去。有如一片落叶般，又加一点飘絮，随着那凌厉的杖风，飘退了五步。金星子长剑一起，如水银泻地一般，抵隙而

入。剑光掠过了俞秀凡的后肩：斩落下俞秀凡头上一增长发。强厉的剑风，使俞秀凡感觉到后肩处有些生疼。

金钧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！咱们太过高估他了。”忽然一竿，迎头点来。有如一道主光激射而至。

俞秀凡一偏头，金光掠着耳根而过，金风如刀，刺的俞秀凡左耳生疼。

吴刚道：“金兄说的不错，老夫不信，世上真有独力对付咱们合手的剑法。”

龙头杖纵送权击，威风凛凛的又扫出了一杖。俞秀凡顿然间有着被压缩的感觉，只觉这四面四方涌来的攻势，有如一片聚合的铁墙，正把自己压迫的四面收缩。

金星子笑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！这就是惊天三剑么？”

俞秀凡长剑疾起，接下了金钧翁攻来的一竿，人又被迫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这时，俞秀凡已被迫的退向一处墙角。

吴刚强大的龙头杖势，使得俞秀凡被迫出了四人合击的因子之外，已退后一丈多远。

但这也有好处，这一闪退，使得四人原本分由四面的攻势。

变成了迎面的扇形攻势。

只听忘情大师道：“老初也只是听人说过了惊天三剑，那只是三个剑式，各具有无穷的威力，但这俞秀凡使用的又不但惊天三剑。”

吴刚横杖而立，眼看金星子、金钧翁收回了鱼竿、长剑之后，接道：“大师！我看不用五招了，这第四招，就可以要溅血在老夫的龙头杖下。”

龙头杖悠然悬空绕了一个大圈，迎头击了下去。一条龙头杖，忽然间幻化出数十条杖影，乌云盖顶般压了下来。这是土龙吴刚龙头杖中的绝招——“天罗罩”。

俞秀凡有如被压缩的一个气泡，人已被迟的退无可退，身但，距离石壁只不过三尺左右。他心中有些后悔，不应该用剑法区厘四人的攻势。如是使用那千败老人传授的拔剑手法，至少可以饼他们两个，最不挤，也可以捞一个垫背。

心中悔恨交加，人却提聚真气，全力击出了一剑。这一剑，用尽了他全身的内劲，剑势出手，身子竟然也随着这全力击出的一剑，向上升去。正如尖锥一般，长剑由那重重杖影中直射而去。

但闻一阵连珠般的金铁交鸣之声，俞秀凡挟持一片剑气寒芒，脱出了那重重杖影，射向了金钧翁。

金钧翁未料到俞秀凡能脱出吴刚这一杖，略一犹豫，寒芒已然逼近了前胸，匆忙中横里扫出一竿。

两人的兵刃上，都贯注着强大的内劲，硬接之下，竟把俞秀凡向前奔冲的身子，硬给挡了下来。

金星子长剑一摆，闪起了两朵剑花，刺了过去。俞秀凡长剑疾举，封住了金星子的剑式，长啸一声，展开了剑法。但见寒芒回滚，银虹闪转，全身都被围在一片寒幕之中。

金星子、金钧翁。吴刚，一剑、一杖。一钓竿，展开了猛烈的攻势。这武林三大高手，展开了快速的合手攻势，直如狂风急雨，奔雷闪电一般，带起了一阵阵破空金风。

俞秀凡开始几个回合，剑法还有些生疏，打了一阵之后，剑法逐渐的热练，剑势也更见绵密。

这真是激烈绝伦的恶斗。双方以快打快。不过一会功夫，已过百招。

俞秀凡剑招也愈见熟练，虽然明知过了百招，但三人仍不停手，也就装作不知。

金钧翁愈打愈是心惊，只觉对方的剑招，变化越来越奇，简直如行云流水一般，快速顺畅，愈见精厉。这时，双方已然拼搏了将近二百招，金钧翁突然一收鱼竿，道：“够了！咱们打够一百招了。”

金星子也及时收住了剑势，向后退了一步。吴刚龙头杖仍然攻出一招“立劈华山”。

俞秀凡避过杖势，突然削出了一剑。剑势掠着吴刚的须边削过，斩落下吴刚颊上一片胡须。

土龙吴刚星然而退，望着俞秀凡缓辍说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如若四位中有人要死，阁下是第一个人。”

吴刚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俞秀凡目光掠金星子和金钧翁，道：“咱们打了近两百招，不知诸位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金星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们谈些什么条件，也可以履行了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诸位准备怎样履行条件？”

但闻忘情大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一次不能算。”

俞秀凡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没有出手。”

俞秀凡冷哼一声，忖道：原来最阴险的人是你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已打过两百招，就算你没有出手，那也该补足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很大的不同。我们是四个人，不是一个人，老衲有老衲的修为。”

俞秀凡气极而笑，道：“大师的意思是……”

忘情大师接道：“老衲的意思是，我没有出手，虽然打了两百招，但这两百招不能算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师！你是德高望重的高僧，在下实在想不到你竟然是如此一个卑下的人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能忘情，就能忘去人间的各种事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包括了信诺和礼仪廉耻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不管你怎么说，反正老衲认定了这场比试不能算，不论你怎么说，也无法改变老衲的主意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忘情大师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忘情大师冷冷说道：“不算就是不算。咱们之间，也没有什么条件好谈。”

俞秀凡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想总该有一个办法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请教高明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如若死了，自然就不会拦阻在下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自然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，咱们两个先来吧！你阁下刚才没有出手，现在，咱

们单打独斗，大师也可以施展了。”

忘情大师漠然一笑，道：“俞秀凡！老衲已经再三的说明了，我不会为你言语所激，俞少侠！老衲已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，你阁下不用对老衲动任何心机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大师果然是修养深厚，好叫在下佩服。不过，咱们之间，嗯要有一个结束的办法，大师准备如何，自己说个办法出来。”

忘情大师回顾了俞秀凡一眼，道：“其实，你也不用和老衲商量，只管对老衲出手就是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我要看透你，看你究竟能耍些什么花样？”

忘情大师突然哈哈一笑。道：“金星道兄！对此事有何高见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大师的意思，可是要贫道决定这件事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我只是希望听听金星道兄的意思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咱们是输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输了应该如何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咱们和俞秀凡早有了约定，但是否应该遵守，贫道无法作主，这要大师裁决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讲的四人合攻，但老衲没有出手，这一场比试，自然是不能算了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说的也是。”

忘情大师目光又转到金钧翁的身上，道：“金钧兄弟，有什么看法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在下么，也觉着大师的决定不错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吴兄呢？”

土龙吴刚道：“在下么，一向是听从大师的决定。”

俞秀凡突然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大师！在下发现了一件事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这四人之中，阁下似乎是一位领导人物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现在你才瞧出来，不觉着太晚了一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不晚，而且，正是时间。如是一开始你大师就加入攻袭在下，也许在下可能已经伤在诸位手中了。可惜你自作聪明，竟然不肯出手，他们三人凌厉的攻势，矾励了在下的剑法。”

忘情大师愣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俞秀凡道：“至少金星子道长、金钧翁前辈，甚至土龙吴刚，都似乎是受着阁下的控制，他们虽然不满你背信行为，但却不敢抗你之命。”

忘情大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知道的事情，似乎是愈来愈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觉着，我知道的已经够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哦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要能把阁下除去，金星子、金钧翁和土龙吴刚，似乎不至于再会以命相搏了。”

忘情大师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能在极短的时间中，求得到如此的结果，这份聪明才智，好生叫老衲敬服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和大师这一阵交谈之后，在下感觉到接近造化城主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哦！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，我想，你如伤在了区区的剑下，我可能会早一些见到造化城主。”

忘情大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！你不觉着咱们之间的关系很是密切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此言何意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知道愈多，咱们愈不能生离，不能合于一处，只有死别一途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也有此感觉。”目光一掠金钧翁、金星子和吴刚说道：“诸位！由现在开始，哪一位先对区区出手，哪一位就可能先作区区的剑下之鬼。”

金星子、金钧翁相互望了一眼，默不作声。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三位身受痛苦，在下已然看了出来，请位和我拼命，忘情大师决不伸手相助。诸位如是没有胜我的把握，那就最好不要出手了。”

金星子吁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

俞秀凡正容说道：“如是诸位不伯死，那就别再受制于人，如是诸位怕死，那先和区区动手的人，死的成份更大，在下言尽于此，应该如何，由诸位考虑了。”

目光转注到忘情大师的身上，冷冷接道：“大师！咱们该动手了。”右手一掠摆出了一个剑式。

正是惊天三剑中的第一式——“惊天动地”。这剑具有着无比的威势，摆出之后，立刻有一逼人的杀机。

忘情大师脸色微变，右手疾快的举起了戒刀，左手大指、食指，捏在一面飞钹之上，道：“金星道兄。吴兄。金钧兄，三位可以出手了，这一次全力施袭，求得一击成功。”

金星子望望金钧翁，金钧翁望望吴刚，三个人都没有出手。

忘情大师怒道：“三位听到老衲的话了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忘情大师冷冷说道：“现在距离子时，不过几个时辰，行血回集之苦，决非一个人的体能所可承受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这个么？贫道早已想好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想好了什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在下不会等到午夜子时，就会自绝而死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金星子道兄准备死了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贫道想了很久，这些年来活的很窝囊，再这样苟延残喘的活下去，也是无味得很，那就不如死了的好。”

忘情大师的脸色很难看，缓缓说道：“金钧兄呢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想一想金星子道兄的话，倒也十分有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如是金星子道兄可以横剑而死，兄弟就是死了也可以和金星子道兄作个伴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道兄既然如此说，老衲倒是不便再劝你了。”

金星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贫道竟不知大师对这等生活，如此爱好。”

俞秀凡摆出攻袭的剑势，但听他们的争执激烈，也就忍下不出手，看他们的争执。

需知在两人这样的争执之中，暴露了不少的内情隐密。聪明的俞秀凡，

虽然已瞧出了不少的内情，但他一直隐忍着，不肯接言，以免对逐渐形成的自争，傍移到自己的身上。

忘情大师情绪显然有些激动，双目中闪动杀机，厉声喝道：

“金钧翁、吴刚！金星子已然决定背叛造化城主，你们两位是否也准备背叛造化城主呢？”

金钧翁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！咱们四人之中，一向以大师最为冷静，但此刻，大师却似是十分激动。”

忘情大师冷冷说道：“金钧翁！你还没有回答老衲的话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大师一定要问么，老朽倒是和金星子道兄，有着一样的感受。”

忘情大师忽然问恢复了冷静，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吴刚！你也是一样了？”

吴刚笑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在下心中忽然间生出了很多的疑问，但不知大师能否为在下解说一下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吴兄先请忍耐一二，等老衲对付过俞秀凡后，咱们再仔细的谈。”

吴刚道：“不！大师，老朽的看法是，如若我们三个人不出手助你，你不是俞秀凡的敌手，你如是一旦死在俞秀凡的剑下，老朽这心中之疑，岂不是永无解开之日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其实吴刚不必问的，今夜子时之前，诸位都已经决定了要自绝而死，不过还有几个时辰好活，就算你知道了很多的事，那又干事何补？”

吴刚似是想到很多的事情，高声说道：“俞少侠！你们搏杀动手之前，可否延迟片刻？老朽先向忘情大师求证几件事。”

俞秀凡心中已盘算好了，如若能够把金钧翁、金星子、吴刚等收为己用，收获之大，比杀忘情大师强胜百倍。是以，吴刚一提，俞秀凡立刻向后退了两步，剑式也把攻势改成了守势。

他心中明白，面对着这位狡恶的强敌，任何一点疏忽，就可以造成很大的错失，有性命的危险。

果然，俞秀凡在收剑后退时，忘情大师一直注意着俞秀凡是否留下了松懈的空隙，但俞秀凡小心谨慎，未露出一空隙。吴刚突然一横身子，挡在了俞秀凡和忘情大师之间、妙的是，他是面对着忘情大师，而且，戒备森严，却把后背交给了俞秀凡。

忘情大师道：“吴兄，当心俞秀凡在你身后出剑。”

吴刚摇摇头，道：“不会的。你刚才和我们交谈时，神情激动，露出了不少破绽，俞秀凡却一直没有借机会向你出手。”

忘情大师接道：“也许那俞秀凡没有看出来。”

吴刚道：“老朽能看得出来，俞秀凡岂有看不出的道理。经过这一阵观察，老朽发觉了俞秀凡一直在遵行着江湖上的规矩，正正大大，不施暗袭，是一位很守分的君子人物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哦！吴兄就是想和老衲说这句话么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吴刚道：“咱们相处了二十年，和俞秀凡不过刚刚见面，而且，他还伤了我一条臂，我心中应该对他积恨甚深。”

忘情大师接道：“是啊！如若咱们齐心合力出手，也许早就替你报了仇，消去你心头之恨。”

吴刚道：“你错了。此刻，我心中不但不恨他，反而觉着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。所以，我敢把后背着他，而且全不戒备。

因为，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对我暗下毒手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面对老衲，可是表示对老衲不信任了？”吴刚道：“不敢相瞒，老朽么确实有这一点感觉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咱们相处了这么多年，同行拒敌，日夕相对，吴刚，现在你怎会对老衲生出此等之心？”

吴刚道：“那是因为老朽一直没有时间想过这件事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么多年，就没有想过？”

吴刚道：“可悲的也就在此了。我们似乎每天只想着如何度过到子时之关，过去之后，又醇酒美人的受用起来，日日只似有一天好活，实在很难抽出余暇，想些别的事情。”

忘情大师接道：“现在吴兄怎么有时间想了。”

吴刚道：“因为我们不怕死了。所以，我们有时间想很多的事情。”

忘情大师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吴兄，老衲只要奉告你一件事情。”

吴刚笑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。”

吴刚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咱们不是已经告诉过大师了，毒性发作之前咱们会自作了断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吴兄，你还记得当年受到痛苦折磨时，苦求老衲代向城主求情，赐你解药，你立下的誓言么？”

吴刚最怕人提起这一件丢人的事，立刻脸色大变，“冷冷说道：“忘情，你这名字，当真是没有起错，忘情无义。”

忘情大师冷冷说道：“吴刚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论是俞秀凡也好，金钧翁和金星子也好，他们都无法逃过造化城主的掌握，如若吴兄能够及时悔悟，时犹未晚。”

吴刚突然一顿子中龙头杖，厉声喝道：“贼和尚！老朽现在明白了。”

### 第三十四回 为虎作帐 力诛化身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吴刚道：“真正受苦的，只是我和金星子道兄、金钧兄，你和尚没有吃到一点苦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咱们四大从卫人人都是一样。老初亦无特异之处。”

吴刚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贼和尚！咱们幸得遇上了俞少侠，要不然咱们是死也是一个糊涂鬼了。”目光一掠金星子和金钧翁，接道：“两位！咱们既然决心死了，临死之前，何不作一件心中高兴的事！”

金星子道：“什么事，打能使咱们心中高兴？”

吴刚道：“这些年来。咱们受尽了忘情这贼和尚的欺骗，如今咱们既然明白了这件事，何不痛痛快快的和这贼和尚打上一架，也可以节省一下俞少侠的体力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你是说，咱们要先和忘情大师打上一架？”

吴刚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应该和他一决生死，既可助俞少侠一臂之力，也可以发泄一下咱们心头的怨忿。”

金星子回顾了金钧翁一眼，道：“金钧兄！有何高见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咱们相处了很多年，一旦反脸，就要动手，岂不是大失义气么？”

吴刚道：“和这贼和尚还讲的什么道义？”

只听忘情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找死！”左手一挥，一片钹光，疾飞而至。

双方的距离既近，那忘情大师的铜钹，又突如其来，快如闪电，以吴刚武功之高，竟然也无法避开那急如星火的一拨。但见金光一闪，鲜血迸溅，吴刚一条右臂，生生被斩落下来。

飞钹斩断了吴刚一条手臂之后，借一股旋转之力，突然打了一个转，又飞回到忘情大师的手中。

金星子突出一指，点了吴刚一处穴道，停止流血，冷冷说道：“好厉害的飞钹。”

忘情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不过让他长点见识，也让你知道吴刚不过名符其实的是一条土龙，并不能腾云驾雾。”

金星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和我们相处了很多年，虽然我们每日忧虑子时毒发之苦，无暇多想别的事情，但这些年的相处，咱们对大师的武功，总该有些了解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了解了什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大师这一手飞钹绝技，在咱们对敌之中，从未用过。想不到第一次出手，却是用来对付多年相处的故友。”

忘情大师冷冷说道：“老初身佩飞钹，诸位早就该知晓老衲是一位用钹能手。再说三位都已决心背叛城主，要老衲如何向城主交代？”

金钧翁冷哼一声道：“看来，吴刚没有说错。表面上，你和咱们一样，是造化城主四卫之首，其实，你受着强过我们十倍的优遇，我们不过是造化城主手中的一个小卒，你却是他由心腹大将。”

忘情大师接道：“老衲既然四卫之首，就算稍受一些优遇，那也是应该的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造化城主是不是借你之手，在咱们身上动的手脚？”

忘情大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金钧翁！你真的想知道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错。事至如今，你如还有一点人性，就该实话实说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好吧！老衲告诉两位，三位进入造化门下，都是由老衲一手设计，自然，也是老衲在三位身上动的手脚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过去你那些伤发之苦，也是装作的了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不错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看来，咱们还不如吴刚，他似乎比咱们早一点想通此事。”

忘情大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现在时犹未晚，两位何不出手一试？”

原来，忘情大师狡猾异常，感觉俞秀凡的剑法非凡，一旦出手，必极凌厉，倒希望能先和金星子、金钧翁等动手一战，或许可以拖延一些时间。

这等窝里翻，自相残杀的事，想那俞秀凡，绝对不会出手干预了。

果然，金星子已忍耐不住，长剑平举，护住前胸，道：“贫道先来领教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咱们一向对敌，都是合围而上，早为武林同道不齿，也不

用顾及什么了，在下和道兄联手。”

俞秀凡冷眼旁观，心中念头不停的转动，不知是否应该插手。

眼看吴刚的断臂之痛，金星子、金钓翁早已都已有了戒心，两人在说话之时，都已暗作戒备，早已沟通了彼此的心意，立刻联袂而上，金星子长剑一振。寒芒闪动，直奔忘情大师前胸。

金钓翁手中的鱼竿同时以迅雷骤雨之势，攻了过去。忘情师右手戒刀一挥，划出一道银虹，但闻一阵金铁交鸣，金星子、金钓翁的长剑、鱼竿，尽彼戒刀封开。

金钓翁冷冷说道：“大师，阁下这一刀，力量很雄浑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夸奖！夸奖！”

金钓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见得就能胜了老夫。”鱼竿挥动。

连攻七竿。

忘情大师戒刀幻起了一片护身的银虹，一片当当声中，封开三杆。

原来，情绪十分激动的忘情大师，经过这一阵交手之后，却突然间，变得十分平静。

金钓翁攻出三竿之后，横竿待敌。但忘情大师却肃然而立，停手不攻。

金钓翁冷冷说道：“你怎么不出手？”

忘情大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衲忽然想到了咱们相处故年之情，如若真的以命相博，岂不是太过分么？”

金钓翁道：“你几时变得如此仁慈了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如若没有一份仁慈之心，只怕你们早已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一直没有说话的俞秀凡，此刻却突然开口说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他是在拖延时间，如若诸位肯给晚辈一个机会……”

金星子接道：“你要什么机会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对付这位身披佛门袈裟，胸藏蛇蝎心肠的假和尚。”

忘情大师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俞秀凡！你说什么？”

金钓翁、金星子相互望了一眼，退后两步。两人行动的用心，显然是同意了俞秀凡的要求。

俞秀凡捧剑一礼，道：“多谢两位老前辈！”

金皇子道：“贫道惭愧的很，俞少侠如此客气，真叫我等无地自容了。”

俞秀凡慢条斯理地把目光抬注到忘情大师身上道：“我说你是假和尚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是对佛门弟子最大的污辱，你不但污厚了老衲，也污伤到整个的佛门弟子。”

俞秀凡缀缀说道：“如若你真是佛门弟子，你就该有佛门弟子的心肠，可惜你没有。”

忘情大师怒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如此狂放，也不怕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中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佛有灵，先进地狱的应该是你。”

忘情大师突然又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老初亦有苦衷，俞少侠是否要听一听呢？”

俞秀凡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大师，就凭你这份做作之情，忽喜忽怒，在下也无法相信你了。”

忘情大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人是一张脸，树是一张皮，你这样羞辱老柄，老袖只有放手和你一拼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初见四位之时，觉着大师慈眉善目，在这四位之中，是一位最仁慈之人。想不到四位之中，却以你最为阴险。”

忘情大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你就能这样确定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师！用不着这些做作了，咱们免不了一场拼杀，自然是愈早愈好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俞少侠……”

俞秀凡冷冷接道：“任你舌灿莲花，在下也不会听了，你如不出手，在下就出手了。”

但见金芒一闪，忘情大师突然发出了一面飞钹。金光如轮，扑面而来。这一击迅如电光石火，而且距离不过数尺。

无名氏、石生山，连同那金钹翁和金星子都失声而叫。

俞秀凡突然间举起长剑快速的就像和忘情大师发出的飞钹一样。飞钹吃长剑一挡，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金铁之声，斜斜向一旁飞去。忘情大师大约自己也明白，自己这一钹，无法伤得对方，第一钹发出后，第二钹连续发出。

俞秀凡的剑势，快的不可思议，忘情大师食指挟着的飞钹，还未出手，俞秀凡长剑挟一寒芒，已然袭到。只见血光一闪，忘情大师左手食、中、无名三指，已被削断。

鲜血和断指，跌落地上。但忘情大师内力已然推动了铜钹，铜钹和断指，一齐脱离了手碗。

飞钹向下沉落半尺，突然向下旋转起来，斩向了俞秀凡的双腿。金钹翁早已全神戒备，右手疾挥，藏在钓竿中的鱼钩，突然飞了出来，当地一声，击在了钢钹之上。

那鱼钩虽是细小之物，但在金钹翁的强大内力之下，力道甚强，一撞之势，硬把飞钹击出半尺。飞钹旋转着由俞秀凡的身侧掠过，划开了俞秀凡左腿裤管。

如若不是金钹翁适时的一击，俞秀凡一条腿，势必要被生生斩作两段。

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，俞秀凡已然疾翻而起，剑尖指向忘情大师前胸，寒光摇曳，剑光拨开忘情大师前胸的袈裟，露出来一片细皮白肉。

俞秀凡突然发觉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这和尚身上的肌肤和他脸上以及手上的肌肤！有着很大的不同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忘情大师感觉着那剑尖上发出的强烈剑气，直似要裂肌而入。面对着生死时，忘情大师神情间忽然流现出畏惧之色，道：

“俞秀凡，我如不是忘情大师，我是什么人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么，要你自己说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是一件很大的隐密，也是一桩很长的故事，但不知俞少侠是否愿意听下去，”

俞秀凡心中虽然很想急于知道内情，但口中却冷厉的说道：

“这件隐密，咱们能否知道，并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就算知晓了内情，也未必对咱们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如是咱们不知晓内情，也不过和目前的情况一样罢了。”

金星子、金钹翁两人，四道目光，全都投注在忘情大师脸上，神情间

是一片奇异神色。

忘情大师突然一闭双目，道：“如是俞少侠不愿知晓内情，那也用不着留下老衲的性命了，希望你能给老衲一个痛快。”

金星子叹息道：“咱们被骗了这么多年，一直错把冯京当马凉，原来你不是忘情大师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咱们早该知道的。那忘情大师乃是出身少林寺的高僧，怎会如此的没有骨气。”

一直在闭目养息的土龙吴刚，此刻却忽然睁开了双目，道：

“俞少侠，不要一剑杀死他，你是君子人物，不愿酷刑迫供，我姓吴的可不管这些，我要一刀一刀的割了他，看他会不会说出实话来。”忘情大师紧闭双目，一语不发。

金钧翁道：“金星道兄，如若他不是忘情，他怎会有这样的武功，又怎能发出闪电一般的飞钹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也许忘情大师，早就被他们囚禁了起来，逼他交出了武功和飞钹手法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倒可能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个中玄机变化，岂是你们能测想得出来的？”

俞秀凡突然一送长剑，剑尖刺入了忘情大师的肌肤之中，一缕鲜血，顺长剑滴了下来，道：“论个中有多少变化，但你的性命只有一条。”

忘情大师恩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老衲是非死不可了。”

俞秀凡接道：“你还有话命机会，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活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初如何才能话得下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简单的很，只要你告诉我造化城主是谁，我就可以放了你，而且，让你离开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么简单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说出他的姓名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最好除了他的姓名之外，再说出他的形貌。”

忘情大师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要老衲说实话呢，还是说谎言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没有人能知道造化城主是什么样子，也没有人知道造化城主的出身。”

俞秀凡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金星子道长，忘情大师说的是真是假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就贫道所见而言，那造化城主只是文雅仁慈的长者。”

俞秀凡一皱眉道：“文雅仁慈的长者，有多大年纪了、是不是须发皆白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没有。他须发如漆，着上去只不过五十左右的年纪，但却有一种仁慈长者之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是化身万千，叫人难测高深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他们见到的，只是造化城主的一面，在下见到的造化城主，有两种形貌。一种是文雅仁慈的长者，一种是威严冷酷的至尊，一举足，一投手，都带着无与伦比力道，使人震服，不敢抗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就算精通易占之术，也不能把他的神韵和身形完全

改变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一个人自然是不可能，如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呢？”

俞秀凡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造化城主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了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大概是一个很难答复的问题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因为，咱们没有人知道造化城主是怎样一个人，也没有人知道造化城是怎样一个集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。以造化城主的雄才大略，岂肯和很多人联合一处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情况的复杂，也就在此了，任何一个接近造化城主的人，都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巧妙的易容术，再加上虚虚实实的变化，叫人眼花缭乱，无法分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还值得你如此忠实的效命于他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我虽比金星子道兄等稍受优待，但我仍然有着无法忍受的痛苦，不能不听命于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，一代枭雄，想来定然不会是那位文雅仁慈的长者了。那位气度威严，举手投足间，带有逼人气势的，可能是真的造化城主了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问问金星子和金钧翁吧！看他们能不能很肯定的答复你，老袖言尽于此，是放是杀，悉凭尊便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要问你一件事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问一件和十件，并无不同，俞少侠请问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不是忘情大师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是！真正的忘情大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个人身体上的肤色，和手脸的肤色，总有差别，也应该不会太大，但你却判苦两人，这又作何解说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我替造化城建了不少的功勋，已登传投腕胎神功的名次，你看到我身上肤色，和手脸之上有着很大的不同，正是脱胎神功的成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世上还有这样的奇功？当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了。”

大师可否说的更明白一些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少林寺有伐毛洗髓的神功，也可以使一个人返老还童，至少也可以长驻青春。但这脱胎神功，却是更进一步的神功，有如蛇之脱皮，一种内为的修练之法，加上药物的神奇效力，不但可以使一个人整个的肌肤变色，而且连内腑五脏，都有了强烈的增强。

肤色先由身上变起，渐及双手、头脸，不过，到了两手脱皮变色，就要坐关静修，百日功行圆满，出关之后，那就完全变了一个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变成什么样子的人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看天分，也看机缘。如是天分深厚的人，可能变成了一个二十三四的少年，天分差一些的，会变成一个三十四五的人。总之，那是生命的再生，躯体的蜕变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可思议啊！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深入了造化城之后，就可遇上这样的奇事，一个年轻的后生，具有着深厚异常的功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造化城主，真有功参造化之能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这个，老衲无法答复。不过，老衲练这脱胎神功，并不无不适之感：而且，三年有成，把自己全身的肌肤，练成了细皮白肉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道：“大师，希望你说的很真实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说的句句真实。”

俞秀凡长剑挥动，挑断他的系着飞俄的绳索，道：“放下你手中的戒刀，你可以去了。”

”

忘情大师丢了手中戒刀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了！豪气尽消，对死亡髓如此的恐惧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因为你心中有鬼，你想练成了脱胎神功之后，恢复一个翩翩少年，所以，你甘愿为人所用，为人效命，不惜把一世的英名；付尽流水。”

忘情大师点点头，道：“也许你说的有理。”

俞秀凡一挥手，道：“你去吧！希望你真能练成脱胎神功，也好让我们长一番见识。”

吴刚突然高声喝道：“贼和尚！给我站住！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老衲没有走。”

吴刚道：“那很好，俞少侠放了你，吴某人不能放你，你斩下我一条臂，应该如何？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你准备要老衲如何？”

吴刚道：“我也要斩下你一条手臂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就是你完全无伤，也不是我的敌手，何况你受了伤。”

吴刚道：“老夫杀不了你，至少可以让你杀掉我。我只是碰你一下，斩下你一根手指，踢你一脚，老夫也消去一点心头恨意。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除非老衲甘愿承受，这些你都办不到。”

吴刚神情激动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夫办不到，但我总可以试试吧！”

忘情大师道：“可以。吴兄如是一定要出手，那就不妨试试了。”吴刚神情激动，挣扎着准备出手。

金星子长剑一伸，拦住了吴刚道：“吴兄，你身受重伤，如何会是他的敌手？”

吴刚道：“咱们今夜子时之前，都要自绝而死，是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吴刚道：“咱们最多也只不过有几个时辰好活，与其等到毒发而死，何不死个轰轰烈烈，就算战死于贼和尚的飞钹、戒刀之下，也好消去胸中一口闷气。”

金星子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只有几个时辰好活，自然要珍惜这仅存的生命，咱们也应该去找真正的罪魁祸首。”

吴刚道：“找谁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造化城主。”

吴刚道：“咱们常见的那位文雅仁慈的长者？”

只听一阵慈和的笑声，传了过来道：“什么事使诸位心中，对我有着如此深重的记恨？”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紫袍。白髯，慈日修长，带着一身衍洒气度的文

雅长者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尽管金星子等对这人早已充满着恨意，但一旦看到这紫袍老者时，仍然有着极大的震动。

金星子，金钧翁相互望了一眼，金星子道：“贫道心中对阁下确然有着很大的记恨。”

紫袍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两位对在下如何会有如此深重的仇恨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咱们也正想找你问个明白。”

紫袍老人道：“问什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你阁下是不是造化城主？”

紫袍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看呢？诸位追随我二十年了，应该对我已经有个认识了，是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如是贫道没有看借，你应该不是造化城主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我不是造化城主，又是什么人呢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所谓造化城主，也不是一个人。”

紫袍人接道：“阁下之意，可是说，在下也是几个造化城主之一了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照贫道的看法，你阁下未必是那些首脑之一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哦！阁下的看法呢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贫道的看法，阁下不过是那造化城主的化身之一而已。”

紫袍人笑一笑。道：“这是你的看法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紫袍人笑一笑，道：“就算在下是替身之一，诸位又准备如何呢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咱们这些年来，一直在阁下的控制之下，受尽了屈辱，为你们卖命，为人们作了不少的坏事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道长的意思是……”

金星子接道：“咱们受了很多年的窝囊气，但却一直有些糊糊涂涂的不明所以，现在，咱们遇上了俞少侠，经他这么一点拨，咱们有如拨云雾重见青天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你现在的打算呢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咱们想杀了你，想来你阁下决不会束手待缚了！”

紫袍人道：“只有你一个人么？”

金钧翁一挺胸道：“在下也算一份。”

吴刚道：“还有吴某人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三位一齐上么？”

俞秀凡突然接口说：“用不着，在下和阁下，一对一的搏杀一阵如何？”

紫袍人目光转注俞秀凡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准备和我一对一搏杀一阵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紫袍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，不过，在下不喜刀来剑往的搏杀，咱们变一个花样，比拼胜负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说说看！”

紫袍人道：“用你的剑，在下先斩下一条手臂，阁下也斩下一条手臂，如是双方干了，咱们割耳挖目，一直到比出胜负为止。”

郝氏道：“这算什么比试，练武人各仗武功决定胜负，那会有这样的自残身躯的比法？”

紫袍人道：“俞少侠，你认为这个比试方法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很新奇，不过，身体肤发，受之父母，如是被人残杀，她是没有法子的事，自残躯体，那就愧对父母了。”

紫袍人笑一笑，道：“看来，你读了不少的书，才能说出这样似是而非的堂皇道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能否解说的清楚一些。”

紫衣人道：“俞少侠，如有惜爱受之父母的身躯，就不该历险江湖，到造化城来。既敢进入造化城来，想来，定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一个人如若连死都不怕的，还爱惜什么身躯？”

俞秀凡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造化城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，果然有着不少的人才，阁下这份辩才不错，可惜的是俞某人不是轻易受激上当的人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进入了造化城，诚然是抱有必死之心，但我要凭仗自己的艺业，和剑道上的成就，为武林同道，争取一些武林正义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俞少侠，对自己在剑上的成就很自负了”

捅凡道：“谈不上自负，不过，在下倒是有一份斗斗造化城主的勇气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阁下可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这样的情景之下，在下相信，还无法见到造化城主。阁下，至多不过是造化城主的众多化身之一罢了。”

紫袍人未置可否的笑一笑，道：“照俞少侠的算法，如何才能见到造化城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是笨办法，造化城主的替身，死完了，他总可以现身了。”

紫袍人点点头，道：“看来咱们这一战是无法避免了。不过，请俞少侠给在下片刻时光，让在下先办一点本门私事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希望越快越好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快的很，一盏热茶工夫如何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不过，阁下不能离开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未和你分出胜负之前，在下不离开这座大厅，在下处理本门中私事，也希望俞少侠不要插手。”目光转注到忘情大师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一向被城主视作心腹，但你临阵弃刀，又泄露了本门中不少的隐密，你自己说，该当何罪？”

忘情大师望望俞秀凡，又望望那紫袍人，道：“老衲就算犯了什么戒规，似乎也用不着由阁下问罪。”

紫袍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可是觉着我无法处置你么？”

忘情大师右手一招，一股吸力，把弃置在地上的戒刀，重又取回手。

紫袍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忘情，你何止忘情，简直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！”双手互搓了一下，推出了一掌。

忘情大师手中的戒刀疾挥，迎面劈下。

紫袍人视那迎面落下的百练精钢，直如朽木顽铁，轻轻一伸右手，食，中二指，竟然把迎面斩落的戒刀挟住。那紫袍人的动作，看上去，举手挥掌，十分清楚，但却极为快速、利落，右子挟住了忘情大师劈出的一刀，左手虚空点出一指。

俞秀凡冷眼旁观，目睹那紫袍人双指挟刀之举，心中大力展骇。忖道：这一刀至少有数百斤的劲力，但那紫袍人竟然能轻轻二指挟住，这份功力，

我是万万难及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忽见忘情大师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，全身抖动，五官扭曲，似乎是正在承受着无比的痛苦，他握刀的五指已松，那紫袍人也同时松开了挟刀的食、中二指。当的一声，戒刀又跌落在实地上。

忘情大师突然张大嘴巴，似是想说什么，但他的舌头已经僵直，无法发出清楚的声音。

紫袍人冷然一笑，目光由忘情大师的身上，又转到了金星子的身上。

金星子横剑当胸，已然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随时准备出手。

紫袍人笑一笑，道：“金星子，你很紧张，是么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不错。贫道有些紧张，不过，贫道这些紧张，倒不是为了怕死，而是我在想着如何杀死你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人贵自知，你自信比那忘情大师如何？”

金星子道：“我不用和忘情大师作比，贫道只求在奋力一击中，能取了你的性命。”

紫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大概心中明白，你没有这份能耐。”

金星子道：“试试看吧！”

紫袍人右手突然一挥，击向金星子。

目睹那忘情大师的遭遇之后，俞秀凡早已留上了心，看的十分仔细。

那紫袍人虽然武功诡异，但如说一掌能把忘情大师那等高手击毙，实不可能，可见掌中定有古怪。

但闻蓬然一声，忘情大师已然跌摔在实地之上。只见他脸色铁青，嘴巴大张，全身蜷缩成一团，似乎是全身的肌肉都在开始收缩。

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中，那紫袍人掌力击出的同时。

金星子的长剑，也以迅如雷奔的速度，刺向了紫袍人的前胸。

闪动的剑尖寒芒，就在将要接触那紫袍人的前胸时，突然间停了下来，紧接着五指松开，长剑落地。好像是金星子忽然间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劲力，无法再握紧长剑。

俞秀凡心头震动了一下，暗暗忖道：这是什么掌功，如此厉害。

金星子有如发了急病，其形状就和忘情大师一样，口中喷出鲜血，大张嘴巴，舌头僵硬，说不出话。

紫袍人冷然一笑，目光又转到金钧翁的身上，道：“阁下也要试试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我是否还有选择的机会？”

紫袍人道：“当然有。要不然，我也不会出面对付你们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哦！”

紫袍人道：“我隐身在暗中，一样也可操纵你们的生死。”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好啊！原来，他们早在这些人身上动了手脚，那一掌只是引它发作而已。”

但觉心中之疑，片刻间，得到了解答。但这些答案，有如划空而过的一道闪光般，只那么一闪而逝。

深一层想，俞秀凡又觉得茫然难解，这些人身上，究竟是毒药，还是彼一种特异的武功所伤，和自己动手相搏时，全无二状，但那紫袍人挥掌一击，竟然能引得它潜伤突发。

只听那紫袍人冷冷说道：“金钧翁！你可以选择了，在下无暇多等。”

又是一声蓬然轻响，金星子倒摔在地上。

金钧翁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忘情大师、金星子，全部死于阁下毒手，吴兄重伤未愈，老朽一人，决非俞秀凡的敌手，只怕难在他手下走过三合。”

紫袍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就是你的抉择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老朽有些不解之处，请教！”

紫袍人道：“快些说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和阁下动手，那是难免一死，和俞秀凡动手，也难免死于他的剑下，横竖我是死定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，你只有在两种死法之下，选择一个。”

突然间起了一股疾风，土龙吴刚，悄无声息的突起发难，用头作为兵刃，直向紫袍人撞了过去。

这一下，大出人意料之外，急如流矢划空。但那紫袍人应变够快，右手一挥，急推而出。

蓬然一声轻震，那紫袍人的右掌，正拍在吴刚的头上。血光迸冒，吴刚的脑袋被紫袍人一掌拍的粉碎，但吴刚猛冲之力，也把那紫袍人撞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这一下，看出了紫袍人的真实武功，也激的俞秀凡热血沸腾。横跨一步，俞秀凡拦住了金钧翁的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时间到了。”

紫袍人笑一笑，道：“还有一个金钧翁，请俞少侠再给我片刻工夫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很守信诺，最讨厌不守信诺的人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哦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在片刻之间，连杀了武林中三位顶尖的高手，这份威风，这份煞气，实是叫人佩服的很。”

紫袍人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俞少侠，心中可是有些不服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区区是有些不服。所以想领教两招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在下平日里太过和气，使得他们四位错把老虎当病猫，今日之死，咎由自取，实也怪不得在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们帮你杀了不少的人，尤其是忘情大师，虽是身难由己，但也罪不可恕。但他们死亡之前，忽然彻悟，这一点，倒叫在下有些替他们惋惜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可惜的是，他们已经死了，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以你俞少侠之能，只怕也无法使他们复生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因为我给了你的承诺，如若我是个不守信诺的人，我相信可以阻止你杀死他们三个。自然，他们手沾血腥，满身的罪恶，死的也是罪有应得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这金钧翁和他们一样，也是一手沾满血腥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他的运气好。在下觉着对阁下承诺的时间已经到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不过是片刻之差，阁下怎能把时间如此划分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本来就是一个概略的分法，在下觉着你杀过第三个人之后，时间已经到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如是我觉着还不到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大丈夫一言如山，那只是心理上的一点束缚，但求心之所安罢了。如是阁下强词夺理，那就要拿出一些真实的本领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俞少侠不过是想和在下分个胜负，是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何不多等片刻，让在下除了金钧翁，咱们一对一的好好打上一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已经给你机会，只怪你手脚太慢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别忘了金钧翁也是双手血腥、满身罪恶的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可能是他的运气好一些，也许他积了什么得，所以，四个人死三个，却偏偏留下了他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哼！俞少侠，你认为你就能保全他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也许不能。不过，至少他可以晚死一些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俞秀凡你应该明白，金钧翁不死，你并非是多一个朋友，而是多了一个敌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就不用阁下关心了。”

紫袍人脸色突然冷肃，道：“金钧翁！给你一个自绝的机会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土龙吴刚死了。但他死的轰轰烈烈，而且，还给了阁下一点教训。在下要死么，至少也该学学吴兄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试试看！看看你有没有这份机会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用试了。在下不想称英雄，俞少侠如若杀了你，在下落得捡个现成的便宜，打个落水狗。”

紫袍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金钧翁，你会比忘情大师死的更惨一些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管怎么样一个死法，在下也不会放在心上了。”

阁下也用不着这样威胁我。”

俞秀凡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阁丁！咱们似乎是用不着再动口舌了，咱们应该动手了。”

紫袍人点点头，突然向后退了三步，道：“好！阁下请出手吧！”

俞秀凡手握剑把，道：“你亮兵刃吧！”

紫袍人道：“听说你剑法很快，在下倒是想赤手空拳的见识。”

见识。”

俞秀凡冷冷说道：“我希望你阁下再考虑一下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用不着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如此夸口，想必是身负绝技了。”

紫袍人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俞少侠再三要和兄弟动手，何不出手试试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阁下小心！”忽然一挥右腕，长剑疾如闪光一般，直劈了过去。

但见那紫袍人身如随风飘絮一般，随着那刺来的剑势，忽然间向后飘开五尺。剑尖掠胸而过，划开了紫袍人前胸的衣衫。

紫袍人脸色微变，道：“好快的剑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能避开俞某人一剑，确也身手高明。”喝声中，连攻三剑。

但见紫袍人双手飞舞，两道金光，由袖底飞了出来，一阵叮叮哆鸣之声，竟把俞秀凡的三剑挡开。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横剑而立，道：“该阁下出手了。”

他连出四剑，未伤对方，心中也是暗暗震惊。自出道以来，俞秀凡第一次遇上了这样的敌手。

紫袍人虽然封开了四剑，但也用尽了全身的解数，对俞秀凡的快剑，

也感到震撼莫名。

长长吁一口气，紫袍人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惊天剑法绝技尚未施展，在下恭候教益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展开了惊天剑法，攻了过去。剑光如长江大河一般，倾泄而下，绵绵密富，攻势锐利至极。

那紫袍人双手突然多了两把金色的短剑，左飞右舞，竟然封住了俞秀凡的攻势。

自学剑以来，俞秀凡第一次遇上单打独斗的劲敌，不禁激起了争胜之心，提聚真气，全力施为。

百合之后，剑光扩及到一丈开外，无名氏、石生山等，都感觉到冷厉的剑风侵肌。

金钧翁手执金竿，全神贯注在两人的搏杀之上，等待最有利的一击。

忽然间，俞秀凡发出了一声长啸，手中的剑法忽然一变。但见剑气宠收，散布的剑光，凝聚成一道冷芒，直卷过去。一阵金铁交鸣之后，双方又恢复了对峙之势。

那紫袍人身上的一件长衫，被划了数道裂口，鲜血由裂口中渗了出来。显然，那紫袍人不但被划破了衣衫，而且伤及肌肤。

俞秀凡脸上也见了汗水。这一仗，他似是用出了全力。缓缓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还不认输么？”

紫袍人道：“俞少侠剑气逼人，不过，在下还有再战之能。”

忽然间，双手齐挥，两把金剑脱手而出，分袭俞秀凡前胸、咽喉。

俞秀凡右手疾举，身子微侧，避过了咽喉要害，但他兼顾攻敌。

已无法避开前胸的金剑。匆忙间，一侧身子，金剑刷的一声，掠过前胸，划破了衣衫，也划破了前胸的肌肤。鲜血泉涌，流了出来。

但俞秀凡却有机会刺出了一剑。这一剑快如闪电，由那紫袍人的前胸，洞穿到后背。鲜血由前胸至后背，两面喷出。

紫袍人脸色惨白，缓缓说道：“俞秀凡，你的剑法很快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阁下这一招偷袭，也很凌厉。”

紫袍人五官扭曲，泛起一个痛苦的笑容，道：“多谢夸奖，我只是一个...”是一个什么，他没有说出口来。吐出一口鲜血，倒地而逝。

俞秀凡望望那紫袍人的身体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一剑，如能偏一些，我们就可以多得到不少内情。”

金钧翁行前两步，伸手取出一包金创药，道：“造化城主的金创药，俞少侠要不要用？”

无名氏接道：“药中有毒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知道。不过，在下用过两次，止血生肌，极具神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金创药中，不会含毒。”

金钧翁打开金创药，替俞秀凡敷上、包好。道：“俞少侠，老朽还有几个时辰的性命，不知有什么可为效劳之处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老前辈只有几个时辰的性命了，应该十分珍惜，老前辈想干什么，悉听尊便了。”

金钧翁笑道：“我糊涂了二十年，现在应该做几件清醒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准备作什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老朽先把胸中所知造化城中的形势，告诉俞少侠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这是我们最希望知道的事情，不过你只有……”

金钧翁接道：“我只有几个时辰好活了，至少应该活的正正大大，清情白白对么？”

无名氏接道：“老前辈，可否告诉咱们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，竟然叫人想而生畏，恳求自绝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凡是人，都不可能忍受那种痛苦，那是一种无法形容出来的痛苦，像万千只毒蚁，在经脉中爬行，像千百支钢针，在内腑刺挑。痛的人全身冷汗淋漓，但这倒可以忍受，最难忍受的，是那一股怪痒，痒的人心神皆惶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果然是一种超过一个人可能忍受的痛苦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在那种痛苦之下，一个人有什么话就会说出什么话，想想看，在那种情形之下，到底还有什么机密可言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在下本不当问，希望老前辈不要生气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只管请说，就是指骂老朽几句，老朽也甘心情愿的接受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老前辈既然早已知晓无法忍受这种痛苦，为什么不早些自绝呢？”

金钧翁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们也曾谈过这件事。但一个人谈谈可以，真要面对着死亡时，又觉着有些可惜。何况，我们因受到死亡威胁之后，禅定的工夫，打了很大的折扣。受不了女人、美酒的诱惑，日子过的很荒唐。不瞒你俞少侠说，除了土龙吴刚拥有着很多的妻妾之外，金星子道兄和忘情大师，都是一生中从未近女色的人，老朽因习武成癖，少年时也逃避女色，以后步入中年，自然也未再想此事，一旦和女人接触，那一种狂热，实叫人无法自禁。就这样，我们在痛苦和欢乐的交替中活了下来。”

俞秀凡叹口气，接道：“老前辈既已为他们所用，难道还要承受那些痛苦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造化城主的厉害，就在折磨一个人时，折磨的叫你由心中害怕，征服一个人时，不但要征服你的躯体，而且要征服你的灵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人才具之高，设计之密，化身之多，实已到了叫人疑幻疑真的境界，想一想，实是可怕极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开始让我受的痛苦时间很短促，只不过片刻工夫，但欢娱却是很长的时间。以后，只让我们发作一下，然后，再连那份发作的时间也完全减去。不过，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警告，每隔上十天八天，再让我们发作片刻，不过那时间极为短促，刚一发作，立刻就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英雄只怕病来磨，这等征服人的手段，的确高明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就这样，我们为他所用，替他作了护卫，也替他杀了不少武林同道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你究竟见过了造化城主没有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十几年的时间，我想我们一定见过他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不能把它描述一下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能。我相信见过他，但却无法指出他。”

望望紫袍人，俞秀凡接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一位呢，是真是假？”

金钧翁双目凝注在那紫袍人的尸体上瞧了一阵道：“这一位么，老朽倒

是常常见到。但老朽可以肯定，他不是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对造化城主，有多少了解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谈不到了解，因为我根本无法确知谁是造化城主。”沉吟了良久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真的见过他，如若有什么化身和他坐在一起，我能够分辨出谁是真的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如何一个分办法呢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我无法说出仔细的内情，那只是一种感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能不能在他的精神气质上，分辨出他是真的造化城主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是由气质上去分辨，我是凭藉一种感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了。多谢老前辈的指点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老朽还有几个时辰好活，但不知现在应该干些什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么，我看不用了。老前辈这几个时辰，应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被说我身受怪伤，活不下去，就算能活得下去，也无法再见故人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。佛门中有一句禅语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

金钧翁接道：“俞少侠，被劝老头子了。他们三位死的很惨，但他们死的一点也不可借。他们作的恶，和我一样多，俞少侠如是觉着我老头子没有用处，老头子就立刻自绝而死。

如是觉着我老头子还有点用处，那就指派我一点事作。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如此吩咐，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目下最重大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想法子找出那位造化城主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容易，俞少侠，除他自愿见你，咱们没有法子把他逼出来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他那四大从婢在造化城中的地位如何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他们虽是丫头身份，但他们在造化城中的地位，却是十分崇高。老实说，就算我们号称近身四卫的人，也未必比那四大从婢的身份高些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她们在剑道上的成就，决不在四位之下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个老朽也有同感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你们号称近身四卫，想来是应该经常和造化城主守在一起，但你们竟然无法分辨出谁是造化城主，这人的高明，深沉，的确是十分可怕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所以，十几年的相处，我们竟没有一点宾主之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，想想看，所谓造化城主，是不是集很多高手的代名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个，确叫人有这样的怀疑。不过，老朽思及此情，觉着有些不大可能。”

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么一个神秘的组合，这么庞大的实力，那创办之人，定然是雄才大略，阴险无比，岂容他人和他分权而治？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前辈和晚辈的浅见相同，造化城主，只有一个，

其他的都不过是他的化身罢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同的是，他要求的化身，并非是完全相同。而是在不同场合，他以不同的化身出现。这一些，某些不同相处的人物，对那造化城主，都有不同印象。我们这些近身侍卫，表面上更接近他，事实上，却是眼花缭乱，无法确定，我们保护的人，竟然不知他是不是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任他心机精密，化身千百，但这个地方，定是他的安身之处。发号施令的中心地位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是的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要咱们能深入腹地，定可见到他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应该如此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是否愿意和咱们合力冲入内府，逼他现身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但有所命，老朽无不遵从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吧！咱们都是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就算里面是刀山油锅，也不会放在心上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对！老朽带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慢着！老前辈，可否先把里面的内情告诉我们？”

金钧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老朽知道的有限。这座大厅屏风之后，有一道门户，向后通去，每一个转弯之处，就有一座宅院，我们四人，合住在一座宅院之内。自然，那里布置的十分豪华，各具数室，就在那里，我们过着醇酒美人的生活，忘去了自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后面，你们就没有去过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没有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那咱们就换个法子。”突然提高了声音道：“有人在么？”他一连呼叫数声，不闻有人相应。”

这时，大厅之中，除了金钧翁、俞秀凡、无名氏、石生山之外，只余下几具尸体。

轻轻吁一口气，俞秀凡低声接道：“老前辈，那里面可有什么机关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老朽从未见过他们用过什么机关埋伏”

俞秀凡道：“走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金钧翁道：“老朽带路。”

抢在俞秀凡前面，向前走去。他手执金竿，抬头挺胸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豪壮气势。

屏风后果然有一道门户，很宽大的门户，可容三个人并肩而过的大门。目力可及到七丈之处，有一座拦住去路的宅院。

金钧翁指着这座宅院，道：“就是那一座宅院，是我们四人的宿住之处。”俞秀凡道：“可有穿宅而过的甬道？”

金钧翁叹口气，道：“这是一座很奇怪的建筑，依着山态形势，筑成了宅院回廊，那围墙之外，就是悬崖，百丈深渊，应该有险恶异常的山径，但那两条青石围墙，却掉去了所有的险恶，凡是穿出岩石，都用来筑成阁楼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有一条折转的去路，绕过那座宅院向后通去，但巧妙的建筑，却使人有着到此为止的感觉。”

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到过那宅院后面的通道中去过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没有，甬道折转五尺处，有一道铁门，封闭了甬道。”

那铁门十分坚牢，由里面关着，除非里面的人愿意打开，外面的人无法打开铁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瞧瞧去吧！”

金钧翁当先带路，行入宅院之中。这座宅院占地下大，一道青石围墙，把宅院完全围了起来，里面分成一座小厅，四个房间）房间不大，但却都十分精巧。四个穿着粉红衫裙的少女，呆呆的坐在厅中。

一见那金钧翁等行人厅中，立时站起身子迎了上来，一躬身，道：“金爷！”

金钧翁一挥手，道：“忘情大师、金星子道长、土龙吴刚，都已经死去了。”

四个少女相互望了一眼，黯然垂首。

金钧翁道：“至于老夫么，也活不了多久。大概三五个时辰内，就要死了，也许会更早一些。四位姑娘在此陪了我们数月之久，咱们无以为报，至少不能拖累四位姑娘。”

左首一个红衣少女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接道：“金爷，要我们如何自处？”

主钧翁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也无法回答诸位了。我不能牵累诸位，但也无能保护诸位。”

左首红衣少女道：“我们不是自愿来的，也无能自主离去。金爷有事，我们也不便多麻烦你了，我们只有坐在此宅，等候着变化了。”

俞秀凡一直很留心四个红衣少女的举动、行止，发觉他们都是不会武功的人。

金钧翁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就委屈四位姑娘了，俞少侠，咱们走吧！”

### 第三十五回 巧败豹阵 误陷罗网

俞秀凡点点头，站起身子，向外行去。金钧翁带几人绕过小厅后面，果然有一条向后通行的甬道。一道铁门，横阻去路。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侧的围墙，高约一丈五尺，那铁门的高度，恰与围墙相齐。

无名氏低声说道：“这铁门不算太高，在下上去瞧瞧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还是我上去吧！”

俞秀凡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不用争先了，请无名兄上去，咱们准备接应。”

无名氏一提气，呼地一声，腾跃而起，落在铁门之上。他江湖上经验丰富，双足一搭上铁门，身子疾向一侧斜卧。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四周的景物一眼。

只见围墙外面，紧邻峭壁，一眼望去深不见底，铁门后是一条八尺宽窄的甬道，在两道围墙夹峙之下，向里面蜿蜒而去。真是不登山墙不知墙外的凶险，如是没有两道青石砌成的坚牢围墙相护。

单是这一道险径，就叫人有着惊心动魄的感觉。不见有暗器袭来，无名氏才缓缓挺直身子，向铁门里望去。

只见数十只闪动的金睛，瞪着望向铁门上的无名氏。夕阳下，看得清

楚，那竟是十几只金钱豹。轻轻吁一口气，无名氏倒翻而下。金钧翁久居此地十余年，但却一直未向铁门里面瞧过，好奇之心，更胜他人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可有什么埋伏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十几只豹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豹子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是的。最凶狠的一种金钱豹，真不知他们如何能养在一起，这种凶兽，最不合群，向是独来独往，十几只散布于铁门之内，竟然互不侵犯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几头猛兽，也能拦住咱们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如是地方广阔一些，咱们自然不怕，但那甬道太狭窄，两面的围墙之外，都是深不见底的绝壑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只是那十几头金钱豹么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是！只是那几头金钱豹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无名氏兄，那一条南道，有多长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约估有十五六丈的距离，甬道随着山势向右弯去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有没有人？”

无名氏道：“没有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老朽当年在深山大泽之中走动，有着对付金钱豹的经验，我先过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既是如此说，咱们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金钧翁飞身一跃，超过铁门。俞秀凡、无名氏、石生山几乎同一时间，飞身而起，越过铁门。四个人，也就不过先后之差，落在实地之上。

俞秀凡目光转动，果见十三只生着灰、黑花纹的金钱豹，瞪着二十六只大眼睛，凝注着四人，前腿半伏，摆着一副攻袭的姿态。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这十几头豹子，都受过严格训练，才不会立时向人攻袭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它们似乎是在等着什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攻袭咱们的令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是说暗中仍然有指挥它们的人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就算没有人在暗中指挥这群猛兽，它们也练过攻袭人的方法，似乎是要选择有利的时机，合群而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甬道宽不过八尺，咱们如是站在一排拒挡兽群攻袭，只怕施展不开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哪一位有对付猛兽的经验，和老朽站在前排。”

无名氏踏前一步，道：“我来。”

石生山和俞秀凡站在后排，前后两排，相距约六七尺远。十三只金钱豹，仍然静伏未动，既未向人攻袭，也未发出吼声。

金钧翁目光转动，看俞秀凡等已摆出了迎击之阵，立时大喝一声，金竿一挥，击了出去。

一只金钩，疾飞而出，直击向两丈外一只巨豹头顶。那些豹群，似已通灵，眼看金钧翁一竿击出，立时厉吼一声，飞扑而上。三只花豹，并排而出，带着一股腥风，闪电而至。

金钧竿中飞钩，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，暗中运气，贯注于系钩的银线之上，飞出的金钩，突然中途折向，波的一击，击在中间一头花豹的左眼之

上。

那金钩不大，但在金钩翁的内力贯注之下，力道却十分强劲。

但闻波的一声，金钩深入豹目、金钩翁右手一收，生生把花豹一只左眼，给钩了出来。

花豹受创，张口怒吼，鲜血飞溅中，反而加速了扑击之势，迎向金钩翁当头落下。

金钩翁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畜牲找死！”金竿浑摇，斜里击出。顺花豹向前飞扑之势，借力用力，呼的一声，硬把一头花豹，摔出围墙之外，带着一阵凄厉的吼叫声，摔落深谷。

无名氏手中执着一把单刀，刀平胸而举，蓄势戒备。

左面的一只花豹，大张巨口，迎头落下。将近无名氏身前时，忽然一伸前腿，露出了利牙，抓了下来。

这就是“金豹露爪”，在武功上，也是一式很有名的招术。

无名氏忡然推出一刀，一片刀光，斩向双爪。这花豹攻势猛烈，但对无名氏这等高手，还构不成威胁，刀光过处，斩落下花豹两条前腿。花豹受创，身子向下沉落，大口一合，咬向无名氏的脑袋。

这一下，变出意外，无名氏未想到这花豹在受伤之后，还能伤人。一时间，来不及举刀封击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幸好石生山疾冲两步，一挥手中得自少林僧侣一把戒刀横里拍出。啪的一声，击中那花豹的脑袋。花豹吃石生山一刀拍出五尺，跌落在石地之上。

俞秀凡忽然间拔剑击出，寒芒一闪，刺入了花豹的头内。

三头扑上来的花豹，片刻间全数死去。只听见声豹吼，又是三只花豹，扑了上来。

俞秀凡疾上两步，长剑一挥，寒芒闪过，腰斩了一头花豹。

金钩翁、无名氏，全部挥动兵刃击出，又击毙了另外两头花豹。

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些花豹，似是受过了很严格的训练，每一组，都是三头合扑上来。”

金钩翁道：“就算是受过训练的花豹，也无法合作到如此佳妙的境界。”

俞秀凡抬头看去，只见另一批花豹身作扑击之状，但却未立刻发动，似乎是在等待什么。

金钩翁轻轻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俞少侠看出来了吧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出什么？”

金钩翁道：“一直有人在暗中操纵这些花豹向人攻击，这等野兽，却无法作攻袭时机的选择，只有人才会有此能力，”

俞秀凡道：“目力所及处，不见人影，也听不到什么声音。”

金钩翁道：“可能是一种很轻微的声音，也可能是咱们不注意的暗号，但一定有人在暗中主持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的意思是咱们先找出那操纵这些花豹的人？”

主钩翁道：“正是此意。不知俞少侠的高见如何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办法不错，但不知如何才找出那个人？”

金钩翁双目凝神，缓缓在群豹之中搜寻。

俞秀凡心中一动，低声道：“老前辈，那人可是混在豹群之中？”

金钩翁道：“造化城主的机诈，叫人防不胜防，如若有一人，披着豹皮，装作成一头花豹，岂不是很容易瞒过人的眼睛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这该是最好的办法了。真亏老前辈想得出来。”

金钩翁道：“俞少侠，果然是有着过人的才慧，老朽在造化城中日久，知道造化城主的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但俞少侠，却能在老朽的目光中，找内情，这一点，就非常人能及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那人在装出豹吼之声，指挥群豹，那就更天衣无缝了。”

金钩翁道：“老朽也有同感，但不知俞少侠找出那人没有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惭愧晚辈还未找出可疑目标，老前辈有何教我。”

金钩翁税利的日光，凝注在三丈外一只紧靠石壁的花豹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俞少侠，看到那只花豹么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到了，但晚辈看下它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金钩翁道：“虎豹属于兽类，不会把身子那样靠在石壁上。”

俞秀凡恍然大悟，觉着那头花豹倚在石壁上的姿态，有些可疑。他目光过人，仔细观察之下，发觉那只花豹，不但姿势可疑，而且目光也和其他的花豹不同。除此之外，全身都扮的惟妙惟肖，如非有经验的人，决难看得出来。

轻轻吁一口气；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高明的很，那不是一头花豹，那是一个人扮装的。”

金钩翁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待老夫赏他一钩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忖道：“他那金竿之中的系钩细索，难道有四丈以上的距离么？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金钩翁已然出手，右手一挥，一道金芒，破空而出。日光下，但见金光闪了一闪，立时响起了一声吼叫。那是人的惨叫，声音凄厉，似是受了极重之伤。

金钩翁金竿一带，收回金钩，带起了一股鲜血。那一股鲜血很细，但却激射出一丈多高。只见那花豹前腿一震，一副豹皮由身上脱落了下来。豹皮退下，现出了个人来。

那人穿着黄色的劲装，双手按在前胸之上，鲜血由指缝中透了出来。他五官曲扭，似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脸色狰狞，满是恨意。

俞秀凡心中大奇，暗道：小小一个鱼钩，就算钩下来了一块肉，也不至于疼到如此难以忍耐的地步。

只见黄衣人向前奔跑了一阵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倒在地上死去。

微微一怔，俞秀凡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一钩打在了什么地方，如此厉害。”

金钩翁道：“钩断了他的心脉，我只对准了豹腹上面击去，却不料击中了他的要害。”

那豹群失去了指挥的人，顿形星散局面，有不少竟然掉头而去。

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对付凶人恶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以杀止杀，以暴制暴。这些花豹，在猛兽中最为凶残，但它们似也知道死亡的可怕。”

金钩翁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十多只花豹，集于一处，就算是第一流武功的人，也难免心生畏惧。如是咱们适才稍有退缩行动，这些花豹，必前仆后继的猛扑过来。老实说，这十多只花豹如若是一拥而上，就算是咱们能够应付下来，亦必要伤在花豹的利爪之下。”

俞秀凡略一忖思，道：“以兽御人，造化城主也无什么可怕之处了。”

这时，那些花豹，都已倦伏一恻，不再作势欲扑。

金钧翁道：“花豹生性凶残，但它们常常和驯豹之人接近，已完全受制于人。一旦失去了指挥的人，它们连扑击敌人的勇气也完全消屯因为，它们明白，只要不向人攻击，人也不会伤害它们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也是如此。只要，咱们能一举制服了造化城主和他一部分死士，这组织庞大的造化城，也可能在失去主宰人物之后，风消云散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语含禅机，发人深省。想那造化城主每页不是一个人罢了，如是咱们早有抗拒他的决心，单是我们四大从卫，就可以和他一决胜负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觉着，造化城主，可能是数人或十数人组成的一个首脑集团，才能这么神出鬼没的，造成这等神秘的一处巢穴。”

金钧翁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一点，老朽和俞少侠的看法稍有不同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教高见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论造化城主的为人如何，但他能造成这样一个局面，定是一位才智绝世的人物。这样一位高人，似乎是不可能和数位或十数位同道，组成一个首脑集团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也曾这么想过，但有很多地方，叫人思索不透。”

金钧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这件事，咱们不用再谈下去了，揣测无补干事，何不闯进去瞧瞧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老前辈说的是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伏于甬道的花豹，竟然静卧不动，只是用两只眼睛望着几人。

行至甬道尽处，忽然甬道折转，又向一侧弯知但弯角五尺处，又是一道铁门俞秀凡一提气，飞身登上铁门。在他想来，那铁门外面，仍然是一条甬道。那知一足踏空，身于忽然向下落去。原来，那铁门之外，再无去路，竟然是一道百丈深谷。到山谷云封雾锁，深不见底。

俞秀凡大吃一惊，急伸左手抓住了铁门，一个倒翻，重又跃回门内。因为那铁门外深谷，有一股不大不小的卷吸之力，如是心中无备，很容易被那卷吸之力，引的一脚踏空。

俞秀几轻轻吁一日气，道：“好恶毒的设计，这一次，算我运气好，逃过了一劫。”

无名氏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铁门之外，是一道深谷，那铁门下面紧临峭壁。

而且，铁门外面，光滑得连一个着脚之处也没有，如若身子离开那铁门，超过一步，只怕就很难再有逃命的机会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这设计当真是恶毒的很。”

俞秀凡目光转到金钧翁的身上，道：“老前辈！这也是一片绝地，似乎是后面再无去路了。”

金钧翁皱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个么，老朽就不清楚了。不过，就老朽所知，有不少人，常常从后面行来，如是完全没有出路，他们都到了何处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座造化城的设计，变化多端，虽然不能说有巧夺造化之功，但却处处出人意外，如是老前辈确实看到了很多人自后面行来，这其中定然有什么花样了。”

无名氏道：“如若那铁门之外的悬崖，和围墙外面一般的深，要想挖一条地道，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了。”

俞秀凡沉吟不语。

金钧翁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毛病就在这条甬道中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目下看来，这似是一片绝地，一座孤峰，咱们似乎是被困在这孤峰之上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照老朽的看法，这地方一定有路，而且，可通达四方，问题是咱们如何去找这条路了。”

俞秀几道：“老前辈，这座深谷，有多少丈深？”

盆钧翁道：“第二道铁门之后，老朽从未来过，这道峭壁有多少丈，老朽也不清楚。不过在我们住的地方，两面峭壁，大约有二百丈深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飞样的距离，就算是一块生铁摔下去，也会摔成碎片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错。不论何等高明的轻功，也要被摔成粉身碎骨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哪是说，咱们无法横越这道深谷，他们也一样无法越过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是。俞少侠不能的事，只怕天下无人能够办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不是住在这里面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老朽也是这样的想法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地方也只是一个陷阱。”

忽然听到无名氏大声叫道：“快些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俞秀凡等转头望去，只见铁门外面，冉冉升起一个白衣人来。

这突然出现的白衣人，使得场中之人，全都大吃一惊。俞秀凡亲身经历，那铁门外面，是滑不留手的峭壁，这人怎会在铁门外面出现。

那现身的白衣人，似是有意造成俞秀凡一种诡异的感觉，腰部超过了铁门之后，立刻停下。

无名氏低声道：“公子，你说那铁门外面，是一道滑得难以着足的峭壁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下临深谷，烟封雾锁，无法瞧到谷底形势。”

无名氏接道：“但这位白衣人……”

俞秀凡已镇定下心神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

他不会长出那样长的两条腿，由深谷中把身子撑起来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如是在铁门外的峭壁上，横插上一座可以着足之物，这就不足为怪了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道：“既能在这峭壁上修筑围墙、铁门，自然是不难在那足着的峭壁上设下埋伏。”

那白衣人一直静静的听着，直待俞秀凡说完了话，才冷冷的说道：“你就是俞秀凡？”

俞秀凡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区区正是，阁下是……”

白衣人接道：“引渡使者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引渡使者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听说你想见造化城主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在下冒千险万难而来，用心就在一见造化城主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如无本使者的引渡，阁下再找十年，也一样无法见到造化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希望见到是真的造化城主，不希望再见他的化身。”

白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可以。但不知你要出什么价钱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出价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是。想那造化城主，乃人中之仙，岂是轻易可以见得的！”

俞秀凡道：“咱们干脆一些，阁下想要什么，还是一口说出来吧！”

白衣人道：“老夫如是开了口，只怕你付不起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阁下，造化城中的凶险。在下已经见识了不少，似是用不着再故弄玄虚了。你如是要天上的星星，在下自然是付不出来。”

白衣人道：“老夫要的东西，自然是你能够付得出来之物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那就请说出来吧！”一面却仔细打量那白衣人，他虽口口声声自称老夫，但却连一点胡子也看不到。

只听金钧翁冷冷说道：“阴阳叟，你作了引渡使者，连太湖故友，也不认识了么？”

阴阳叟皮笑肉不笑的一张嘴巴，道：“金钧翁，别说你还是人，就是你骨化灰尘，老夫也能认出你来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倒是老夫眼拙一些了。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一位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是！纵横东南道二十年的阴阳叟。”

俞秀凡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有一件事，实叫晚辈不解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些武林中的名人高手，为什么都甘愿作为造化城主的爪牙？”

金钧翁笑一笑，道：“有很多为形势所逼，有很多却生具恶根。”

但闻阴阳叟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金钧翁未完之言，道：

“俞秀凡，你还未回答老夫的话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还未开出价来？”

阴阳叟道：“一条臂膀。不妨害你用剑的手臂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要我一条左臂膀？”

阴阳叟道：“不错，要你一条左臂膀，这代价不算太大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嗯！不算太大，不过，在下觉着无此必要。”

阴阳叟接道：“不错，付一条手臂，立刻见到真正的造化城主，也可留下你一条性命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要见我，为什么又不肯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，我已经受了很多处的伤。体力方面，已然打了很大的折扣，再让我斩下一条手臂，还有什么动手的能力，这一点，不知道阁下是否想到了。”

阴阳更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说的不错，但那造化城主，是一位非常好胜的人。他知道了俞少侠闯过了重重的险关，所以，他也希望见你。不过。他有一个规矩，任何一个陌生的人，要想经由引渡使者去见他，到队就必须自残一处身体，或者是挖出一只眼睛，至少也要割下鼻子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若阁下说的很真实，割下鼻子一事，在下倒可以考虑。”

阴阳叟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这么一幅美好的面孔，如是割下了一只鼻子，那岂不是破坏了所有美感么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，道：“男子汉、大丈夫，面貌的夫丑，有得什么关系，

割下一个鼻子，大不了难看一些。”

阴阳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那你割下一只鼻子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慢着！”

阴阳叟怒道：“金钧翁，你吃里扒外，已不可原谅，竟然又来破坏大事。”

金钧翁笑一笑，道：“阴阳叟，你没有看到忘情大师、金星子道长和土龙吴刚的死状，你要看到了，你也会寒心的很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他们可是死在俞秀凡的剑下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如是死在俞秀凡的剑下，那也是应该的事，还有什么凄惨可言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哦！”

金钧翁道：“他们不是死在敌人之后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自己人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是！自己人的手中，造化城主的化身之手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就是你们四大从卫保护的那位化身么？”

金钧翁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他呢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死在俞少侠的剑下。”

阴阳叟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俞秀凡果然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了。”

俞秀凡没有讲话，金钧翁却接口说道：“不错，就老朽所见，俞少侠的剑法，是老朽这一生所见的最好剑道高手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就算你说的很真实吧，但也无补于事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你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屈辱于引渡使者之位。”

阴阳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金钧翁，另想在中间挑拨离间，老夫不吃这个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你执迷不悟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阴阳叟冷冷说道：“咱们的身份不同，老夫这接引使者，比起你那从卫的身份，高出甚多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从卫固然不是什么很高的身分，但引渡使者，也不过是一个带路的人罢了。”

阴阳叟突然尖笑一声，道：“金钧翁，你似乎应该休息一下了。”

咱们还有一笔老帐没有算清楚，过去咱们同属于造化城丰之下，老夫还不好意思找你，如今你背叛了造化城主，咱们应该清一清老帐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数十年之事：你似乎是还没有忘记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忘不了。任何伤害到老夫的事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，你等着。办完了俞秀凡的事，咱们就结算旧帐。”

金钧翁笑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不会割下他的鼻子，你也不用心存心忘想了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他不割下鼻子，就不可能见到造化城主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错，造化城主一样也见不到俞少侠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造化城主不一定要见他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也未必急在一时要见造化城主。”

阴阳叟道：“你该明白，如是造化城主想见俞秀凡，可以各种不同的化身，和他见面，在造化城主而言，那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错，但我们自然会发觉他的改扮。老实说，目下俞少侠

已是造化城主的眼中之钉，背上芒刺，急于要见俞少侠的是造化城主，咱们似乎是不必再割一只鼻子见他了。’”

阴阳叟怒声喝道：“金钧翁！你这老奴才，似乎是已认俞秀凡为主子了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言重言重！咱们就是俞秀凡的奴才，那也是心甘情愿。”

俞秀凡急急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这叫晚辈如何能够担待得起。”

金钧翁接道：“阴阳叟，你听听，俞少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至少，我们是平行论文，你和造化城主敢么？他会称你一声老前辈么，你才是真正的奴才。”

阴阳叟怒道：“你们四大从卫是奴才的奴才，老夫追随的，至少是真正的造化城主。”

金钧翁笑一笑，道：“就算是吧！但我们觉醒了，现在我是金钧翁，太湖霸王，昂然七尺之躯，堂堂大丈夫。你呢？还不过是个引渡使者罢了。”

阴阳叟只听得脸色大变，咬的牙齿格格作响，道：“金钧翁，城主不会饶过你的。你会尝试到造化城中最惨酷的刑罚，你会被片片碎裂，分喂狼群。”

金钧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觉得这些话说的阳气太重了一些吗？你像不像王婆骂街？”

阴阳叟怒叱一声，突然一扬右腕。一团银芒，疾如流星般直飞过来。

金钧翁哈哈一笑，手中金竿疾飞而出。一点金光，闪电迎去。

金光、白芒，突然一接，立时闪起了一团火光。

耳际间响起金钧翁的声音，道：“诸位快请闪开！”

其实，无名氏、石生山等，都是江湖上阅历极为丰富的人，眼看火光爆闪的刹那，已然向旁侧避去。

而人都有着同一的心意，觉得俞秀凡的生死，比自己的生死还要重要，所以，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伸手抓住了俞秀凡向旁侧带去。无名氏更是一闪身子，拦在了俞秀凡的身前。

但见那爆裂的火光，射入铁门之内，敷落在地上。立时间，化成了一团一团的惨绿火焰。

无名氏左袖上沾染了一点火星，立刻熊熊燃烧起来。俞秀凡一剑削出，剑锋掠着手腕滑过，削落下一片衣服。也削落那燃烧的衣袖。

金钧翁金竿抖动，又是两点金芒射出，击向数丈之外的阴阳叟。

但见上半身浮动在空中的阴阳叟，突然向下一沉，消失不见了。

金钧翁右腕一挫，收回击出的金钧，道：“这老妖物，越来越阴险了。”

俞秀凡低声说道：“我一直想不明白，那阴阳叟怎会停留在铁门外面的深谷之上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老朽倒是想明白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请教高明。”

主钧翁道：“那机关不在这道铁门之内，而在这铁门之外。”

无名氏低声接道：“两位只管大声交谈，在下瞧瞧去。”

俞秀凡脸色一变，欲待出言喝止，无名氏却不停的摇手阻拦。

只见他轻步行近铁门，悄然向上游去。

金钧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如若老朽没有看错，必然另有门户，通入那峭壁之中。”

俞秀凡也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老前辈看法不错，可惜咱们无法找到那座

门户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如是咱们想法子把这座峭壁炸毁，那就省去了不少的麻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一时间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火药？”

这时，无名氏已爬上铁门，缓缓伸出头去，向下探望。他举动小心异常，竟未发出一点声音。

俞秀凡则眉头微皱，暗中戒备，一面说道：“那阴阳叟用的是什么暗器，竟然如此厉害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那是老妖物赖以成名的恶毒暗器，阴磷水火弹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刚才，是一颗阴磷水火弹了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不错，还有一种毒水弹。这两种暗器都不能用兵刃触及，尤其是刀剑一类击中，立刻爆裂，洒出毒火、毒水，逼及数尺方圆。就算是一流武功的人，如在骤不及防之下，只怕也无法防止这毒火、毒水。据说那毒火沾染肌肤，燃烧不熄，毒水中人之后，溃烂不止的是恶毒之物，老朽想不到他会突然打出此物，还未乎得及告诉俞少侠。”

这当儿，无名氏已然把整个的人头伸出铁门外面，大约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，心有未甘，整个的上半身，伸了出去。忽然无名氏探出铁门的身子，似是遇上了极大的吸力，整个身子，向下沉去。耳际间，响起了一声闷哼，似是无名氏的咽喉，被人堵了起来，叫不出一声声音。”

这不过极快的一瞬，俞秀凡等怔了一怔，无名氏已完全消失。

俞秀凡吸一口气，飞身而起。

但金钧翁却似是早已防到，伸手一把抓住了俞秀凡的左臂，道：“俞少侠，镇静一些！”

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不能乱了章法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手段太卑鄙了。”

金钧翁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俞少侠，造化城主的手段，如果是堂堂正正，也不会设立这座造化城了。”

石生山突然行动，飞身一跃，登上了围墙。凝目望去，但见深：

谷千丈，那里还有无名氏的影子。

俞秀凡大声喝道：“下来！别再中了别人的暗算。”

也许是石生山选择的方位很正确，竟然未遇到意外暗算，飘身落着实地上。

金钧翁道：“瞧到了什么？”

石生山道：“没有瞧到什么。不过，如是无名氏跌入深谷之内，我定然可以瞧出一点蛛丝马迹。”

金钧翁道：“俞少侠，看来是不会错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钧翁道：“门户机关就设在那铁门下面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无名兄小心异常的探出头去，怎么会全无警觉的就遭了人的暗算。”

俞秀凡双目凝神，沉思了一阵，突然伸手在地上写道：“无名兄只顾注意到正面，忽略了两侧。”

金钧翁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石生山道：“咱们现在应该如何？”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将计就计。”

这句话说来很简单，人人都懂，但此时此情之下，连金钓翁那样的老江湖，也听得瞠目结舌，不知俞秀凡言中之意。俞秀凡稍一沉吟，低声说出了自己的将计就计之法。

金钓翁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太过于危险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此刻咱们已到了别无选择的余地，纵然冒险一些，强过损一条左臂了。”

金钓翁道：“这一个让给老朽如何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老前辈，不论咱们谁去，都是一样的冒险，何不由在下试试呢？”

金钓翁道：“不！老朽还有几个时辰好活，就算不幸跌下深谷而死，也不算什么了。”

俞秀凡正容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的主张，老前辈应该振作起来，和毒发时的痛苦对抗，也许，那时，咱们能找出解救之法。”

金钓翁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石生山自知武功不济，所以，只静静的听着，没有开口。

俞秀凡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也不闲着，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金钓翁道：“如何相助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晚辈如若以无名兄相同的速度，跌下去时，你可用金竿中的飞索，缠住我的双腿。”

金钓翁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是老朽早作准备，大约可以办到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好！我身不由主，向下跌落时，你用竿中钓索，缠住我的双腿，但尽量放长你的钓丝，我如跌下深谷，有你这一索之力，我自信可以不致于掉下去了。”

金钓翁有些茫然不解，但他却没有再问，只是迷惑的望着俞秀凡。

俞秀凡低声道：“我如有了什么发现，会设法招呼你们。”

金钓翁也以极低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公子多多小心。”

俞秀凡点点头，举步向前行去。金钓翁一提真气，蓄势戒备。

俞秀凡的举动，十分小心，行近了铁门之后，突然一提真气，身子飞腾而起。

他早已打算好了应付之法，上半身露出铁门时，身子向前一倾，半个身子探出了门外。

金钓翁右手一振，金钓长索飞出，卷上了俞秀凡的左腿。

果然，俞秀凡的身子向前探出时，两侧突然飞过来两条套索。

那套索飞来的位置，都在两侧死角，所以俞秀凡虽然早已留上了心，仍然无法看到，等到俞秀凡看到，套索已到了头顶。

原来，那飞来的套索，不但角度隐密，而且，手法熟练，快如闪电套向了俞秀凡。

俞秀凡右手急摆，但仍然没有摆开，被右面一条套索套中了项颈。但觉一股强大的吸力，向下拖去。这股力量强大无匹，俞秀凡竟然感觉到抗拒不易。身不由主的被那股强力向下一拖，向下坠去。自然，俞秀凡在全神戒备之下，可以挥剑斩断套索，但他别具用心，并未挥剑。

金钓翁放长了金竿中的鱼索。俞秀凡身子下坠到一丈左右处时，那陡立的峭壁中，突然伸出了一个网兜，接住了向下坠落的俞秀凡。

那是设计的十分精巧的机关，配合的佳妙无匹，网兜是丝索织成，兜中了俞秀凡之后，立刻收紧，又缩回峭壁。这不过是一四间的功夫，俞秀凡来不及有所反应，那网兜已紧紧的收起。

俞秀凡长剑贴身，平平放起，身子和长剑并在一处。但闻砰然一声轻震，网兜被摔在石地之上。俞秀凡只觉那网兜愈收愈紧，全身都在那绳索的收缩之下，压迫的蛤伏在一处。形势逼得他不得不运气抗拒，那网兜有着很大的空隙，俞秀凡发觉自己正陷在四个人的包围之下。

四个穿着黑衣长衫的大汉，腰中各系着一条很宽的白色带子。

四个人年龄相若，都在四十以上年纪。手中各执着一根熟铜棍，粗如鸭蛋。至少，也有六十斤以上的重量。四条铜棍，都已举起，随时可以击下。

俞秀凡定一定神，俞秀凡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一个浓眉长脸的汉子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就是俞秀凡么？”

俞秀凡尽量使自己保持着平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要你命的地方。阁下，准备就范呢？还是咱们动手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可不可以预先知道，就范如何？要你们动手又如何？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要动手么？咱们四条铜棍一齐击下，先打断你的双臂双腿，然后，再松网兜，带你去见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么？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不错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如是在下自愿就范呢？”

浓眉长脸的大汉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是阁下愿意就范，先要弃去兵刃，加上铁枷手铐，去见咱们城主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看来，这两种方式，都非待客之道。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阁下觉着自己客人？”

俞秀凡笑一笑道：“不论我是不是受欢迎的客人，但我远道而来，是客人总是不错。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就算你是客人，也是一位恶客。咱们无暇和你多费口舌了，如何决定，快请说出，否则，咱们只好动手了。”

俞秀凡仔细看去，果然发觉四条铜棍，分别对准了双臂、双腿的关节之上，如是真的击下，就算是坚石、铁棒，也要被击碎、打断，如双臂双腿俱废了，再强的武功，也无法出手。

处此形势，似是也只是就范一途了。俞秀凡心中暗作决定，笑一笑，道：“诸位，看到了么，在下已然弃去了手中长剑。”当真的松开了握剑的五指。

浓眉大汉仔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阁下，就闭上双目，咱们先替你加上手铐。不过，咱们的防备很森严，你最好别打歪主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只是想见到造化城主，不会和你们这等身份的人为难。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你如真的是想见造化城主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如何下手？”一面暗用左手，解开了缠在腿上的钓索。

浓眉大汉冷冷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先请闭上双目，咱们自然解开兜网。”

俞秀凡轻轻拉动鱼索，作出了约好的暗号，人却依言闭上双目。

浓眉大汉道：“看起来，俞少侠似乎一个很合作的人。”

俞秀凡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所以，诸位对在下最好也能守些信用。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只要俞少侠能守咱们之间的约定，咱们决不会伤害到俞少侠。”俞秀凡道：“你们动手吧！”

浓眉大汉道：“好！咱们先替你加上手铐。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目下我被网在软索之中，但不知他们要如何解去这座网索。心念转动之间，突然感觉到全身十数处关节一麻。

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俞秀凡只是在盘算着，一旦被解开双手之后，如何反击。但却未想到，忽然间全身关节都觉得一麻。

睁眼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黄衣的女人，站在七八尺外，双手各握着一把金针，望着俞秀凡颌首微笑。

俞秀凡颈子以上还可以转动，低头看时，只见那双肩、双肘、双膝的关节之上，各中了一枚金针，这六枚金针，使得俞秀凡整个人变的如同瘫痪。双手，双臂、双腿，不但无法运气，而且完全不能行动。

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身上，中这枚金针，可有什么说明么？”

黄衣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叫定穴金针，凡身中此针的人，四肢乏力，难再运气和人动手，俞少侠如是不信，不妨运气试试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金针刺人了关节之中，自然是不能行动了，用不着试验了。”

黄衣女人道：“这真是聪明人不用多说了。你们快些替俞少侠解开网兜。”

浓眉大汉应了一声，解开了俞秀凡身上的索网。

俞秀凡只觉双腿有些软，在两个大汉的扶持下，才算把身子站稳。

黄衣女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快些替俞少侠搬把椅子坐下。”

这时，四个黑色长衫的大汉，已然把铜棍收起，那浓眉大汉应声搬过来一把木椅，道：“俞少侠清坐！”

俞秀凡的双手，就在膝上金针之处，可惜他的双手已没有移动的能力，手指虽然碰到了金针，但却没有法子把它拔出来。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失望过，这一次，他真的觉着自己完了。身上六枚金针，使他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，已完全不能自主。

暗暗叹息一声，目光转注到那黄衣女子的身上，道：“姑娘这金针定穴的手法，果然是高明的很！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俞少侠太夸奖了。”

俞秀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目下，在下已然全无抗拒的能力了。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看来，一个人的命运，真是很难预测！俞少侠想尽办法，混入这里，而且满怀雄心大志，但俞少侠只怕却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。”

俞少侠道：“完全没有想到。不过，事已临头，再说过去，似乎是也没有什么用了。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俞少侠，不要这样绝望，你还有保命的机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哦！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而且，这保命的机会，还不算大小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姑娘可否说的清楚一些呢？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很抱歉，我无法给你决定什么，不过，有人能决定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造化城主。”

黄衣女子点点头，道：“俞少侠果然是聪明的很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诸位，是否现在就带我去见造化城主呢。”黄衣女子道：“俞少侠的意见呢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败军之将，不足以言勇。我想，现在，在下已无法作主了。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金针定穴之法，只有一个好处，不会伤害人，只要把金针拔下来，俞少侠就立刻可以复元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。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俞少侠，金针定穴，虽然不会伤害人，但它如不拔出来，俞少侠这一身武功，只怕很难发挥作用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所以，俞少侠还要小妹帮帮忙了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那就有劳姑娘。”

黄衣女子莲步珊珊的行了过去，一挥手，道：“你们退开！”

四个黑衣长衫人应声退了下去。

俞秀凡骤然间失去了扶持的力量，只觉站立不稳，几乎要仆倒在地上。

黄衣女子收起了手中的金针，伸手扶住了俞秀凡。

俞秀凡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就去见造化城主么？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俞少侠想不想问问小妹的姓名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这个么，我看不用了。反正姑娘也无法决定在下的生死，就算咱们套上了交情，似乎是对在下也没有帮助。对么？”

黄衣女子道：“说的是啊！不过，在未见到造化城主之前，小妹至少可以使你多受一些痛苦。”

俞秀凡道：“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姑娘准备要在下付点什么代价呢？”

黄衣女子笑道：“别人都说你俞秀凡是一个不太讲理的人，但小妹的看法，你好像很和气嘛！”

俞秀凡心中暗道：造化城主，是举世第一号好险人物，造化城中的人，在这样一个好险人物的领导之下，就算是好人也会变坏。

处于此情此境之下，确也不能充什么英雄，装什么好汉，应该对他们动点心机，耍点手段。心中念转，口中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夸奖了。”

黄衣女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俞少侠，听说你的剑术很高明？”

俞秀凡道：“不错，在下的剑术还差强人意。”

